

中华野史

留东外史

中

不肖生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留东外史

第二部

不肖生 著

第三十一章

诗等驴鸣侈谈风雅 心期燕婉乃遇戚施

话说张全回到新权馆，已七点多钟。吃了晚饭，正想到外面去散步，刚走到门口，只见一个四十来岁的人，穿着同文中学校的制服，望着他点首。张全一看，认得是同馆住的河南人，便也点头答意。那人趋近前道：“看那旅客一览表，知道先生是姓张。小弟久想过来奉看，因春假试验，忙碌得很，所以没得闲。昨日想过来领教，先生又出去了。先生此刻还是要外出吗？”张全忙赔笑道：“失敬得很。我出外原没有事，不过想去散散步。”说着回身引那人到自己房内，让了座，问那人姓名。那人道：“小弟姓王，名贵和。是取那书上‘天下之事和为贵’的意思。小弟平日喜欢作诗。中国的诗，就是杜甫作得好，所以又号学杜。”张全忍住笑恭维道：“久仰得很，改日再领教足下的佳作。”王贵和连忙起身道：“正要将拙作呈教，我此刻便去拿来，请先生斧削斧削。”说着，已莲步姗姗的跑出去了。

张全心想：这人必是个诗疯子，不然也没这般热心，且看他作的诗何如。一会王贵和捧着两本寸来厚的书来了，双手递给张全道：“这两本都是在日本作的，所以名《东征纪诗》。”张全点点头让他坐。翻开那《东征纪诗》一看，见上面写着牛眼睛大的字，开宗明义第一章，便是无题两首道：

天赐良缘逢浴家，玉似肌肤貌似花。
问余虽不通莺语，口唱足蹈亦可嘉。

罄竹难书倾国貌，英雄夜夜不禁情。
天上美人余不爱？佳人快快发慈心。

张全忍不住笑道：“足下的诗真有杜甫之气，佩服极了。”王贵和喜道：“特来领教。不通的地方，诚恐不免，请不必客气，斧削斧削罢！请看以下，还有好一点的没有？”张全再看下去，感怀一首道：

昨夜驱蚊二更天，身痒心焦极可怜。
帐中若有同床妻，驱除何得用蚊烟。

张全只得笑着说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，留在这里慢慢领教罢！”王贵和道：“下面还有一首感怀，请先生看是何如。”说着起身将诗夺过来，翻过几页递给张全，上面写道：

昨夜寤寐脸朝东，梦见腰妹在怀中。
醒来想想一尝梦，气得我涕泗滂沱。

张全实在不能再忍，扑的一声，喷得一诗本的唾沫。恐怕王贵和难为情，忙敛住笑容掩饰道：“我昨晚受了风，喉咙里发痒，时时会呛出来。”一边说，一边用手巾揩那书上的唾沫，随即将书覆了，推在一边道：“足下于诗一道，颇有研究，可惜我不会。足下来日本几年了，便有这么厚两本诗稿？”王贵

和道：“去年七月才来的。因为学诗与我性情相近，每日总得几百。几个月积下来，便不觉得多了。”张全不好拿什么话和他说，只谈谈天气。王贵和见张全有倦意，便起身告辞。张全不敢挽留，送到房门口，问了他房间的番号，说改日奉看。王贵和去了，张全也不回房，随着脚走到第一民兴馆，去会他的同乡周正勋。这周正勋也是同文学校的学生，年纪二十三岁。在同文学校成绩很好，只是性情也和张全差不多，最喜修饰，遇着女人便如苍蝇见血，一丝也不肯放松。与张全先后到日本。他胆大心细，更兼脸皮厚，日本良好女子，被他弄上了手的，也不知有多少。好嫖的人，日本话多半说得好。他仗着日本话的势，在外面吊膀子，无所不至。他从前住在神田，每早晨由水道桥坐高架线电车到目白上课。那高架线的电车，上午从七点钟起至九点钟止，下午从三点钟起至五点钟止。有一种女子专用车，不许男子坐的。日本的电车，本来不分男女的，为什么有女子专用车哩？因为这条路上的女学堂太多，上下课来往乘车的女学生，常是攒三聚五的。男学堂也不少。从前没有女子专用车的时候，两下混作一块，不是女学生失了汗巾，便是男学生不见了墨水壶，挤拥的时候，有些轻薄的男学生，便暗地里摸摸这女学生的屁股，捏捏那女学生的手腕，时常会闹得不是满车的笑声，便是满车的骂声。实在闹得不成体统了，才设这女子专用车。然有许多女学生却另有一种心理，情愿和男学生做一块儿坐。好在那女子专用车有限，愿和男子坐的没人禁止。因是虽有女子专用车，而周正勋来往，仍得有女学生同载。

一日，遇着一个年约二十岁的女学生，生得面如秋日芙蓉，身如春风杨柳，挟着一花缎书包，在饭田町上车。周正勋见了，便结实盯了几眼。那女学生因没有坐位，站在车当中，用手攀

住皮带。周正勋正想讨好，连忙起身让她坐。那女学生用眼瞟了周正勋两下，微笑点头坐了。周正勋见有了些意思，便不敢怠慢，使出全副精神，不住的用眼睛去瞟。那女学生煞是作怪，也不住的用眼睛瞟周正勋，两个人在电车上眉来眼去。凑巧周正勋到新宿换车，那女学生也换车，各人心中都以为有意赶着吊。周正勋等车的时候，便走过去向那女学生脱帽行礼。那女学生却只微微点头，不大作理会。周正勋轻轻问她在哪学堂，那女学生还没答白，车已到了。大家争着上车，话头便打断了。从新宿到目白只有三个停车场，刹那间就到。周正勋心想：这一带没有什么女学堂，只有一个女子大学在高田丰川町。哦，是了，她从饭田町上车，若走早稻田那边去，比这边还得多走路。我拼着牺牲几点钟的课，不怕不将她吊上。她那眉梢眼角，俱见风情，年纪又是二十来岁了，岂有个不上吊之理？并且看她的举动，不像个小家子，下手尤其容易。

且慢，周正勋这理想怎么讲？难道大家女子比小家女子喜吊膀子些吗？这却有个很大的道理在内。大凡小家女子，多缘穷苦劳其心形，人欲因之淡薄。即有些不成人的女儿，知道在偷人养汉中求快乐，她住的小门小户，出入自便，来往的男子，不待说是下等人居多。下等人遇着下等人，有什么规矩？只三言两语就成了功，家中又不十分管束。这方便之门一开，女人偷男人，到底比较容易，真是取之左右逢其源，何必在外面旁求俊？又真知道好色的，能有几个？所以吊小家女子，容易而实不容易。大家女子，和小家女子一般的人欲，或且更甚。家中多一层束缚，自己存一层身分，来往的人又多是顾面子的，那欲火有日长无日消。若有个身分略相当的人去引动她，真如干柴就烈火，哪得不燃？所以吊大家女子，不容易而实容易。

周正勋这种理想，也是由经验得来。他既主意打定，下车

便紧跟着那女学生走。哪晓得才走出车站，只见一乘东洋车停在那里。那女学生走到车旁，回头看了看周正勋，从容上车，车夫拉着就走。周正勋慌了，提起脚就追。幸转弯是上阪的路，平行得慢。周正勋恐怕到了平地追不上，赶紧几步，窜上阪，只一条大路，知道是必走的，头也不回，向前追赶。差不多跑到高田老松町，那车才慢慢赶上。周正勋恐怕车中人不知道他的热心，车近了身，故意高声咳嗽。那女学生果然从车棚上琉璃孔内向外张望。车行迅速，转瞬已抢了先。幸路不曲折，东洋车不容易逃形。看看到了女子大学门口，停了车，那女学生下来，站在地下和车夫说话。周正勋赶过去听，已说完了，只听得“十二时”三个字。

周正勋见已进去了，车夫也拖着车转回原路。空洞洞一个大学门口，几树垂杨无可留恋。心想：她对车夫说十二时，必是教车夫十二时来接，我且赶回去上几点钟课，十二点钟在车站上等，定等个着。连忙赶回学堂，幸好只逾了几分钟。十二点钟未到，便收拾书包，跑到火车站坐着等。十二点半钟果然来了。周正勋暗自得意，思想不差。那女学生进了车站，周正勋起身迎着行礼，那女学生掉过脸去。周正勋见左右没人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真冤屈死人，腿也跑酸了，课也耽搁了，眼也望穿了，只落得个掉头不理我。早知道这般不讨好，我也不让坐位子。”那女学生听了这可怜的声调，不禁回过脸儿来嗔道：“谁教你跟着跑？我又没要求你让位。”周正勋忙赔笑道：“我因为爱你，所以让你坐，怎么待你要求哩？我既爱你，你难道一点儿不爱我吗？”女学生又掉过脸去，周正勋无奈，只得打算破工夫跟她几日。一时车到了，同上了电车。周正勋挨近那女学生坐着，那女学生并不避让，周正勋利用着电车走的声音，掩住了隔座人的耳鼓，低声问道：“你家不是住牛込吗？

”周正勋这话本是无意说出来的，恰好说中了。那女学生以为知道自己的住处。必是见过面的人，便换了副笑脸点点头。周正勋见她点头，遂接着问道：“同去你家里坐坐使得么？”那女学生打量了周正勋一会，似笑非笑的，鼻孔里哼了一声。周正勋不知就里，车停了，不能再说，跟着在饭田町下车。心中却也有些怕不妥当，只是仗着自己平日机警，纵出了事，不怕没有解脱方法，仍大着胆跟了走。径走过神乐坂，到了表町。周正勋曾在这一带住过，知道大户人家甚多。心想：这女子上课，有东洋车接送，必是个贵家小姐。要是吊上了，不特不用使钱，说不定还有好处。心中一高兴，利令智昏的胆更大了，走过去牵女子的衣道：“你家里若不能去，你就送了书包再出来，我在门外等你。”那女学生见周正勋动手，吓了一跳，登时将袖子一拂，故意笑道：“你等么？很好，你可不要走了。”说着几步跨进一所有铁栏杆的门，一直进去了。周正勋知道这一次走了眼色，这膀子是吊不成功的。垂头丧气的站在那门口，想使个什么方法报复她。偶然抬头一看，只见门口挂着个尺来长的磁牌子，上书着“子爵鸟居正一”。不觉吃了一惊，暗道：不好，我吊的方法错了。这种人家的女儿，岂是这般可以到手的吗？快走，出了别的乱子，才真是做三十年老娘，孩儿倒绷。周正勋正待要走，铁栏杆里面忽然跳出两个男子来，拖住周正勋的书包叱道：“你站在这门口做什么？”周正勋虽则心虚，到底胆力不弱，见已被人拖住，只得翻过脸来，也叱道：“你管我做什么！你这门口又没贴禁止行人的字样，为什么不许我在这里？”两个男子道：“这门口不是通行的路径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周正勋道：“不是通行的路径，我为什么走到这里来哩？我只问你，我在这里，于法律上违反了什么？你说！你说不出，我们同到警察署去，看你为什么无故侵犯人

家自由。”说着，松了手中的书，捋着袖子，做出要拖他们到警察署去的样势。这两人本是子爵家的用人，有什么见识？见周正勋一硬，早就软了。日本又不像中国，可以借势欺人，而警察对于学生，尤其优待。这两人恐怕事情弄坏了，坏了家主的名誉，接了书包，倒没了主意。周正勋口中虽说得硬，其实何尝肯闹到警察署去？乘胜骂了几句，抢过书包，挺着胸膛，大踏步走回原路，走了几丈远，才听得两人各念一声骂中国人的专门名词(チヤンゴロ)(日语字典无此字，其义不可知，惟用之骂中国人)。周正勋只作没听见。

第二日上课，有意等这女学生，并未等着。过了几日，同文学校不知因什么事，校长某子爵出来演说。演完了下坛的时候，忽然说道：“鄙人还有句话，是专对于中国学生说的。然不是对一般中国学生说，是对一个人说。这一个人是谁哩？鄙人也不知道。诸君听了我这句话，必然好笑，说我人都不知道，有什么话说？其实不然，鄙人要说的话，是关于这个人道德的事，与本学校丝毫没有关系。与本学校既没有关系，于鄙人是不待说不生关系的了，然则鄙人何必说哩？只因为与中国留学界有关系，鄙人既待中国政府施教育，纠正错误之责，是不能不负的。鄙人昨日接了一封信，信面上由鸟居子爵家来的。信中写的事，鄙人为这人名誉起见，也不当众宣布。这人的名字信中也并没有写，鄙人也不必查问。只是这人听了鄙人这话，自己干的事，自己是知道的，以后将此等行为改了罢。这不是留学生应干的事。”校长才说完，满座的人都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。周正勋听了，怒不可遏，不假思索的立起声来道：“请问校长，来信没有写出姓名，校长知道这人姓名不知道？”校长见周正勋怒容满面的立起身来，打量了几眼，答道：“鄙人并无知道这人姓名之必要，你为什么起身质问？”周正勋道：“

校长固无知道之必要，同校的留学生，却有知道的必要。一个人破坏了大众的名誉，恐怕不好。”校长道：“这人的姓名你知道吗？你就说了出来，使大家知道也好。”周正勋道：“我知道是知道有一桩事，但不知与信中说的相合不相合。且等我说出来，给校长查对查对。这人住在神田，每早到本校来上课。前两日在电车上，遇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学生。两下都眉目传情。后来那女学生约这人到他家去，这人同走到牛込表町一家挂子爵鸟居正一的牌子门首。那女学生教这人站在门口等，说进去送子书包就出来。这人在门口等了一会，不见出来，正待进去质问她，铁栏杆里面忽跳出两个男子来，说这人不该站在他家门口。这人辩了几句，就走了。不知写信的，是不是这般一回事？”

满座的学生，听了周正勋的话，都扑嗤的笑起来。校长大不快乐，皱着眉头问道：“这人又是谁哩？”周正勋道：“不对不必说了。对呢，这人便是我！请问校长，来信要求将这如何处置？”校长踌躇道：“周正勋，你不是将近毕业了吗？你平日的成绩很好，勉力考个最优秀等罢，以后不要在外面这样。他信中要求我查出这人，除了他的学籍。认真讲起来，学生而有这样的行为，除他的学籍，也不为过。姑念你是本校的优良学生，恕了你这一次，以后改过就是。”周正勋不服道：“我不承认校长改过的话，这事我并不自以为过。校长既认定有这种行为即当开除学籍，请校长执行就是。”说完出位就走。校长用手招回道：“三年的成绩，弃之可惜，你定要去，你就去罢。”周正勋点点头，折转身走出来，坐车径到表町。走进门房里，抽出张名片道：“有特别要事，要会你家爵爷。”门房看了名片，望了周正勋几眼说道：“请你将事由写出来。”周正勋道：“你只说有要事便了。”门房不肯动身，周正勋大怒，

收回片子自己往里面走。门房拦住道：“请你到客厅里坐着，我就去回。”周正勋停了步，仍将名片递给他。门房引周正勋到一间西洋式的客厅里坐着，自去通报去了。不一刻出来说道：“刚到华族会馆去了。”周正勋哼了声道：“那么，会会你家小姐也使得。”门房听了，站在一旁发怔。周正勋挥手道：“你去向你家小姐说，同文学校一个中国学生来会他。”门房不知就里，只得进去如言通报。此时子爵并没有出去，只因存着身分，不肯轻见百姓，并不问事由。今见门房回出要见小姐这不伦不类的话来，又说是同文学校的中国学生，知道是那话儿来了，实在吃了一吓。虽料定那信必发生了效力，实不料他敢公然上门请见，一时哪有回答的主意？旁边一个姓林木的清客说道：“且等我出去，看他怎么说法。他若说得无礼。将他推出门去就是。”子爵忙摇手道：“这事不可鲁莽。随他说什么，你只将他敷衍出去就罢了。于今的留学生，因为中国革了命，气象变了些儿，他们的气焰盛得很。闹警察署的事，倒见过几次呢。仔细想来，这事我本来也太过了，你出去，不可委屈他。”林木答应了，整了整衣服，大摇大摆的到客厅里来。周正勋起身问了姓名。林木问道：“鸟居家里与足下素无往来，不知今日有什么贵干？”周正勋道：“你家爵爷、小姐都不在家里吗？我今日并不是拜访，因有桩事，关系爵爷与小姐的名誉，所以来找他们说话。他们既不在家里，我明日再来罢。”说完，提起帽子就走。林木连忙阻住道：“有事不妨对我说，代足下转达就是。”周正勋仍转身就座道：“既这样，便请你代我说了罢。你家小姐亲自约我来这里，你家爵爷为什么写信教同文学校开除我的学籍？我在同文学校，只差几个月就要毕业了。这中学文凭，是我将来求学、考高等、进大学的基本。他无缘无故将我的学籍除了，使我将来一生不能达求学的目的，恐怕

不能如此罢休。他回了，你和他说我立刻提起诉讼，请他小姐出庭对质。我还有她约我来的确实证据。如诉讼结果我负了，情愿一生废学，我也没有别的话说。”

林木听了周正勋的话，疑心小姐说的话不实在，或者与这人有什么勾染，因事情翻了脸，故意约了来给他苦吃。小姐平日的行为，并不十分正当，这人又生得不错，她为什么忽然这般决绝起来？这事倒不可大意，闹出来，关系太大。便对周正勋笑道：“我家主人回了，替先生说知就是。但是这事，只怕是校长先生误会了。我家主人写信的时候，我也在旁边见着，信中并没有开除学籍的要求。不过说有个贵学堂中国学生，于路上对小姐无礼就是了。既是校长先生误会将先生的名籍除了，我家主人知道，也必心里不安。先生且坐坐，我进去看主人回了没有。”说着起身进去了。一会儿跑出来笑道：“刚从华族会馆赴宴回来，已吃得烂醉，竟不能出来陪先生，命我向先生道歉。我已将先生的话一字不遗的说了，我主人大为不安，说确是校长误会了，当立刻写信去，要求将先生的学籍复起来。请先生将住址留下，复了籍，好写信通知。”周正勋心想：也算占上风了，便说道：“我来无非为这学籍，只要你家爵爷能要求复起来，我便没有话说。”说时用铅笔写了住址给林木，告辞回家。

不到三日，林木果然写信来，学籍已复了。周正勋依旧进同文上课。只是心中总丢那女学生不下，一意的想图报复她。每日上下课，都留心在电车上探望，半个月一回都没有遇着。心想：不如搬到目白停车场旁边住着，总有遇着她的时候，于是遂定了民兴馆一间房子，搬了过来。这民兴馆也是中国人开的，差不多是同文学校的寄宿舍，不过没有寄宿舍的章程罢了。周正勋搬来才几日，这日吃了晚饭，下女报张全来了，周正勋

忙不知张全来说的什么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三十二章

谈丛容与绮语任溯洄 武库优游剑术争同异

话说张全被王贵和鬼混了一顿，随脚走到民兴馆来会周正勋。周正勋迎了出来，彼此同乡，时常见面，各不客套。张全笑问道：“老周，你还记得去年这时候，在神保町等车，看见的那一对小男女么？”周正勋寻思道：“不错，我近来才渐渐的将那一对影子忘了。此刻被你提起，我又如在目前。你忽然说起他们，必是知道他们的历史了。”张全笑着摇头道：“他们历史不知道，他们的所在倒知道了。”张全接着将两次到荒川的事说给周正勋听。周正勋听了，沉吟半晌道：“怪道那时仿佛听得他说日本话，这女儿也怪可怜的。”两个人研究叹息一会。周正勋忽然想出一件事来，笑道：“我今日在三崎馆见了一桩奇事。一个湖南人姓郑的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他搬到三崎馆才住了几日，不知是哪里跑来一个淫卖妇，到三崎馆找人，上楼的时候被姓郑的看见了。姓郑的与这淫卖妇曾有一度之缘，因为争论住夜的钱，两下伤了和气，淫卖妇恨姓郑的入骨。这次见了面，便不理姓郑的。姓郑的打招呼，她只作没听见。姓郑的气不过，见她在一个中国学生房里不出来，知道她会在这里住夜。到十点钟的时候，见那房里的灯已经熄了，姓郑的便悄悄的去报警察。事有凑巧，姓郑的偏将那房子的番号记错了一个字。老张你说那隔壁房里住的是个什么人？事真好

笑，隔壁住是一个日本人，新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了业，和他新结婚的夫人，到东京来旅行。这晚恰好那学士有事出外，十点多钟还没有回来，只剩了新娘子一个人坐在房里，偏偏又遇了一个鲁莽警察，听了姓郑的一篇之话，便风发火急的来拿淫卖妇。日本人素怕警察，馆主人见得来势凶猛，哪敢动问？不知自己馆里出了什么事，缩着头不敢出来。这警察对于三崎馆的住客，久存了个厌恶的心思。什么原故呢？因为每夜在三崎馆一带巡走，有一夜三四点钟的时候，三崎馆的三层楼上一位中国先生睡梦中起来撒尿，一时小便急得很，来不及下楼，便跑到一间空房里，将对街上的窗门开了，扯开裤子便撒。刚巧这警察从底下走过，听得楼上窗门响，停了步抬起头来看。那一泡尿，不偏不倚的淋了一脸。警察‘哎哟’一声，离开了尿的注射线，用袖子揩了揩脸，怒气填膺的捶开门，直跑到三层楼上。那位中国先生撒完尿，听得底下有‘哎哟’的声音，接着又听得警察的佩刀响，知道不妙，已匆匆忙忙的关了窗门，逃回自己房里，拥着被，装鼾睡了。警察见是一间空房子，捞不着人，怒气无处发泄，一片声叫馆主去查。你说哪个肯出来承认？白闹了一会，恨恨的去了。他从此见了三崎馆的人，仿佛个个都是他的仇敌，巴不得三崎馆出事，好消他的积忿。听得姓郑的说有淫卖妇在馆里歇宿，心中如获至宝。问明了姓郑的那淫卖妇歇的番号，也不要人引路，连窜带跳的到那姓郑的告诉他的房里一看，只有一个女子。那警察以为男子下楼去了，不分皂白的跑过去，拖了那女子的手就走，口中骂道：‘你这混帐东西，专门在神田卖淫，今日被我拿住了，有什么话说？请你到警署去坐几天再说。’那女子吓的战战兢兢，一句话也分辩不出，被警察横拖直拽的到警察署去了。”张全大笑道：“拖了去怎么样哩？”周正勋笑道：“警察刚将她拖了去，那

学士回来了。听了这个消息，气得暴跳，拿了一张什么侯爵的证婚书并婚约，跑到警察署。警察署长正疑心这女子不像淫卖妇，在那里盘问根底。学士走过去，将证婚书、婚约放在警察署长面前道：‘请你不必问她，我说给你听罢。我和她结婚，是这人证婚的。’说着将证婚书向署长脸上一照，接着说道：‘我和她结婚才一个月，不知道她是个淫卖妇。你既知道她的底蕴，将她拿了来，我很感激你。我清白身世，不能讨淫卖妇做女人。就请你做证明人，我即刻提出离婚书来。’署长见了证婚书，听了学士的话，吓得汗流浹背，连忙鞠躬让座，一迭连声的嚷道：‘了不得，了不得。有这样糊涂东西，也不问个清白，在外面乱拿人。’随掉转脸向外面说道：‘你们还不快备马车，送夫人回去。’下面的巡警也吓慌了，听得署长叫备马车，一片声答应备好了。其实马车还在马车行里，不过要备也容易，只须打个电话就来了。署长对下面作了几句，复掉过脸来向学士及学士夫人赔罪道：‘万分对两位不住，求两位原宥这个。那糊涂巡士，我立刻撤他的差。’学士冷笑道：‘署长是这样办法，倒很容易。照这样办法，怕不可以拿住内阁总理当贼吗？被警察拿过的女人我决不要，婚是退定了的，也不怕你不做证明人。’说完，气冲冲的要走。你说那署长怎敢放他走？登时纠合了许多巡士，围着这学士夫妇赔罪。有一个聪明的巡士，四处去打听这学士平日往来的朋友。一刻工夫，居然被他请了一个来，说了几句调解的话，学士才依了。署长备马车亲自送到三崎馆，这事情才算完了。那要撤差的巡士，怀着一肚皮的怒气，跑到三崎馆来找姓郑的，却又不知道姓名，楼上楼下各房里都找遍了，哪有姓郑的影子呢？这件事出来，三崎馆整整闹了一晚。我昨晚因在那里住夜，所以知道得这般详细。”

张全笑道：“事真有趣。那真淫卖妇到哪里去了？”周正勋道：“她听了这风声，早跑得无影无踪了。”张全道：“那警察也真倒霉，姓郑的便不逃走，那警察也没有方法摆布他，不过骂姓郑的几句罢了。”周正勋点头道：“是吗。日本警察教他吃点苦也好。”二人接着又谈了会别的事，张全自回新权馆。

周正勋的事，后文尚有交待。于今且说那三崎馆姓郑的，便是南周北黄的嫖弟子郑绍畋。这人言不惊人，貌不动众，所行所为，一无可取。然而，在《留东外史》中，要算他是个紧要人物，半年来投闲置散的不曾理他，在下心中很有些过不去。且说他去年和周撰在牛込租了一所房子窝娼聚赌，拖人下水的事，也不知干过了多少。松子介绍了一个淫卖妇给他，这淫卖妇姓大宫，名字叫作幸枝。在郑绍畋眼中看来，说她有几分姿色，心中十分满足，便今日替她买这样，明日替她买那样。辛勤算计人家的几个冤枉钱，不上一月工夫，都使罄了。幸借着神田大火，和周撰商量，假冒作大方馆的住客，每人领了七十块钱。一时手中又宽裕起来，引了许多人来聚赌。赌后与周撰分钱不匀吵了一会，两下便有些不睦。周撰生成了个厌故喜新的性格，见幸枝并不十分刺眼，便有心抽点头儿。郑绍畋起初以为周撰有松子监督着，不至有意外之虞。哪晓得周撰和松子立了特约，双方皆得自由行动，非当面遇着不能起而干涉。一日，幸枝和郑绍畋拌嘴，骂郑绍畋和疲癯残疾一般，并说出周撰如何的好处，其意不过想使郑绍畋呕气。郑绍畋听得，便生了疑心。郑绍畋于此中颇有阅历，不费几日侦察的工夫，便得了十分证据。

看官，你道郑绍畋用什么方法侦察出来的？原来郑绍畋知道周撰的性格，越想偷这女人，越装出那目不邪视的样子。已

经偷到了手，更是当着人笑话都不说一句。近来见他的态度，全是如此，所以知道两人已经有了关系。说不尽心中的气恼，捕风捉影的捏造些话出来，告诉松子，想播弄松子吃醋。松子听了，心中未尝不有点酸意，奈已有约在先，闹不出口。沉思了一会，倒得了主意，笑吟吟的对郑绍畋道：“男子汉变了心，教我有什么法子？譬如幸枝，你待她也不算不好，她居然会干出这样事来，你不是也没有法子吗？我劝你也不必吃醋，谁也不是谁的正式夫妇，便乱混一顿，也没有什么要紧。”郑绍畋见松子开口，已知道她的用意。既听她说得这般放任，心想却之不恭，并且负了盛意，斯时恰好周撰不在家，便传了他的衣钵。

这事情没有便罢，有了决不止一次。周撰为人何等机警，哪有看不出来的。周撰和幸枝鬼混，郑绍畋尚不觉十分难受。郑绍畋与松子勾搭了，周撰真气得半晌开口不得。他们两人的特别条约，虽订了各持开放主义，然对于郑绍畋是应该不发生效力的。况郑绍畋明持报复主义，怎能忍受？周撰思量了一会，除解散贷家外，没有别的方法。立刻借着事和郑绍畋说要搬家。郑绍畋也知道他是为这事，自己却甚愿意。他为什么愿意呢？他因为幸枝有了外遇，对自己完全是一派巧语花言，恐怕后来还要上她的当，想借此退了她。他们原没有长远的条约，想离开就离开。不过没有事作，回头不好启口。听说要搬家，他正得了主意，连忙答应甚好。各人清理帐目，周撰多用了郑绍畋七十多块钱，约了个半年归还的期，两人都搬了出来。

郑绍畋退了幸枝，打算在三崎馆住几日再找贷间。不料才住了两天，无意中秀子来了。前集书中不是说郑绍畋花了五块钱，与秀子有一度之缘吗？后来和周撰同住，他的便毒平复了，幸枝还没介绍到手，腰间有了几个钱，一时嫖兴又发。虽因秀

子害了一身的病，然在日本嫖淫卖妇，哪里去找没有病的？心中又仗着有前次五块钱大出手的资格，哪舍得不去回头摆摆架子？一个人跑到竹早町去重寻旧梦，秀子不待说是备极欢迎。郑绍畋去的时候，正是午后七点多钟，秀子姊妹还没吃晚饭，拿住郑绍畋当瘟生，扭着他到日本料理店去叫料理来。郑绍畋待说不肯，面子上实在有些下不去，忍住痛由她敲了五角钱的竹杠，她们姊妹还嫌少了。这一晚秀子看出郑绍畋的鄙吝相来，虽一同睡了，懒得取乐。拿了一本小说，将电灯放下，垂在枕头旁边。任郑绍畋如何动作，她捧着一本小说和没事人一样。郑绍畋忿极了，将她骂了顿说一顿，无可奈何的才睡了。次日早起，郑绍畋拿出五角钱来，往席子上一撂，脸也不洗，拿着帽子就走。秀子听得钱响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冷笑了一声，爬起来拖住郑绍畋的裤脚道：“五角钱拿出来干什么？”郑绍畋将脚一抽道：“昨晚五角，今早五角，一块钱还嫌少吗？你快把眼睛睁开些，看看我是不是个瘟生，岂能由你随心所欲的敲竹杠！你去打听打听，我姓郑的可是个初出茅庐的人？仔细你们的巢穴，不要恼发了我的性子，将来翻悔不及。”秀子见郑绍畋说出恐吓的话来，又气又怕。她姐姐在隔壁房里睡着，听得郑绍畋高声大叫，吓得披着衣跑出来，向郑绍畋赔不是，郑绍畋才耸了耸肩膀走了。秀子既受了郑绍畋这回气，无处发泄，逢着中国留学生，便绘出郑绍畋的图形来痛骂，郑绍畋并不知道她这般的怨恨，见她仍旧收拾得和美人一般的到三崎馆来，不觉向她打招呼。秀子正恨不得生吃郑绍畋的肉，哪里肯瞧睬？所以会弄出这样的笑话来。

郑绍畋报了警察之后，恐警察拿着秀子走出来，当面碰了不好，故意绕着路缓缓的回。听说警察拿错了人，秀子从厨房里逃了，料到事情免不了连累，连夜一溜烟坐着电车到代代

木黄文汉家里来。黄文汉已睡了，听了郑绍畋的声音，问道：“老郑，你这时候跑来干什么？”郑绍畋进房，笑着将事情说了。黄文汉笑道：“走开一步也好，免得和那倒霉警察闹唇舌。只是这早晚没地方租铺盖，好在已是五月的天气了，就在我这里分床被睡在席子上罢。”郑绍畋答应着，解了衣服，就在一旁躺下。黄文汉笑道：“今日《朝日新闻》上还载了桩笑话，你留神没有？”郑绍畋道：“什么笑话？我看新闻的时候很少。”黄文汉一边伸手到书架下抽本日的新闻，一边说道：“这条记事很怪，须调查调查才好。”说着已将新闻抽出来，打开来指给郑绍畋看。郑绍畋接过来，借着电光见上面用头号字标题道：前大臣の息が强奸し訴ら事。旁边注一行小字：但し支那前农相。郑绍畋沉思道：“谁呢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我也不知道是谁。你往下看。”郑绍畋看下面写道：

十二日午前一時頃神田区仲乐猿町五番地元支那農商部
總長の息王家祥(二二)は十一日同区表神保町一番地雇人口
入業都屋の周旋び、雇入れたる荏原郡馬込八百九十 八番
地糶木ハナ(十八)の寢室に；侵入し强奸したんはぴハナよん
西神署へ訴へ出てしかだ王た召喚され目下双方取調中学ん
と(前大臣之子强奸案支那前农相

据云，十二日午前一時頃，神田区仲乐猿町五番地原支那
農商部總長之子王家祥(二十二岁)，侵入十一日由同区表神保
町一番地雇人口雇入所紹介雇入荏原郡馬込八百九十八番地糶
木花子(十八岁)之寢室，并强奸之。花子业向西神署自訴，王
已受傳訊，目下双方正受調查中。)

郑绍畋看了笑道：“这事情真奇怪。人口雇入所紹介来的

下女，为什么会弄出强奸案子来？”黄文汉道：“强奸不待说是假的，别地方介绍来的下女，或还有一二个不容易到手的，表神保町一番地都屋，谁不知道他是专拉下女皮条的？其中必有别的原故。”郑绍畋道：“农商总长哪里有姓王的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中国的姓，日本素来弄不清楚，只要仿佛像什么就说姓什么。调查出这人的籍贯来，就知道了。你将报叠起来，我问你，你和老周解散了贷家，老周到哪去了？”郑绍畋道：“他的神通大得很，居然要入连队呢。搬出来的时候，他装一个钱没有的样子，要和松子借衣服去当。松子背地里对我说不愿意，怕当了，没得钱去赎，死了可惜。”黄文汉问道：“松子有值钱的衣服吗？”郑绍畋道：“衣服是有一两件值钱的，只是当起来，不过值五六十块罢了。”黄文汉微笑点头道：“这衣服只怕有些难保。老周那东西，不打这人的主意罢了，他一存了这个心，哪怕松子不服服贴贴的双手捧出来，送到当店里去。”郑绍畋点头道：“那东西驾御淫卖妇的本事真大，我看他对松子的情形，纯是得着牢笼手腕，绝没有一点真心。这样下去，将来松子必不得好结果的。”黄文汉大笑道：“你还在这里做梦呢。淫卖妇能得老周的好结果，还算是老周吗？莫说是老周，就是你这样瘟生，也没有多大的便宜给淫卖妇讨。”郑绍畋扑嗤笑了出来道：“我此刻在东京真不算瘟生了。他们新来的人，都赶着我叫东京通呢。”黄文汉也笑了，当晚各自安歇。

次早起来，郑绍畋听得院子里冬冬的脚响。推开门看，见黄文汉同住的郭子兰在草地上练把式。郑绍畋高兴，趿着拖鞋跑过去。郭子兰见了，住了手点点头。郑绍畋笑问道：“你每早起来练吗？”郭子兰笑道：“每早能起来练就好了。偶一为之罢了。”二人说话时，黄文汉已洗了脸出来，拖着草鞋，反

抄着手，走到院子里，向郭子兰笑道：“住在早稻田的一个姓吉川的剑师，前日邀我去射箭。我约了他今天十点钟，你同去么？”郭子兰道：“到哪去射？”黄文汉道：“大久保新开了一家，射十五间远。馆主见尾入农，射得很好。”郭子兰道：“他是哪一流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日置流。”郭子兰道：“日本射法流仪太多，闹不清楚，其实没有什么道理。拈弓搭箭，手法微有不同，又是一个流派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大凡一样技艺，习的一多，就不因不由的分出派别来。其实不过形式上罢了，精神上哪有什么区别？都是些见识小的人，故意标新取异的立门户。我到射箭场较射，最不喜欢和他们讲流派。一时高兴起来，中国的射法，我也参着使用。他们便惊奇道怪的，议论个不了，这都是他们不知道这射箭的道理。日本射手所以为秘密不肯教人的，就是调息吐字的诀。以外的法子，都能一望而知。”郭子兰道：“法子有什么不容易，依着法子做成功就难了。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一分钟的知识百年做不到，做到是功夫，知道不是功夫。‘忠孝节义’四个字，解说起来，不过三言两语。几千年来，做成功的几个？”郑绍畋笑道：“面包冷了，去吃了再说罢！”三人遂同进房，吃了面包。黄文汉问郑绍畋去看射箭不去看，郑绍畋道：“我想找一个贷间，三崎馆不好住了。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你不知道射箭，不去也罢。老郭，我和你早点去罢！”郭子兰道：“你带弓箭去么？”黄文汉道：“走路才能带去。从代代木跑到早稻田，又从早稻田跑到大久保，一天的工夫就跑完了。见尾弓场的弓箭还不坏，可以使得。”郭子兰点头换了件绒单和服，披一件罗夹外衣。黄文汉道：“到见尾弓场去，穿和服须系裙子。我前回不知道，穿件寡和服跑去。见他们都系着裙子，整整齐齐的，一丝不苟，真弄得我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。”郭子兰皱眉道：“

什么弓场，这般的规矩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不要怪人家规矩，只怪我们自己不规矩罢了。射以观礼，本要整齐严肃才是。”郭子兰系好了裙子，黄文汉也换了衣服，各人提了射箭用的皮手套，带着郑绍畋一同出来。分道扬镳的，郑绍畋自去找货间。

黄、郭二人坐电车到目白，走到早稻田。黄文汉引着郭子兰到一家门首道：“到了。”郭子兰见门外挂着一块剑术教授的牌子，下面写着几个小字，被风雨剥蚀得模糊认不清楚，仔细看去是“吉川龟次”四个字。郭子兰问道：“这人多大年纪了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三十多岁。”郭子兰诧异道，“他一二十岁便出来当剑术教师吗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见他招牌这样古老，便以为他当了几十年教师吗？这你就错了，他前年才出来当教师。这招牌是故意做作出来的。”黄文汉说着话推开门，郭子兰跟着进去。见门内一个草坪，纵横足有十来丈。草坪尽处，便有许多的小树，围着一所房子。郭子兰不禁失声道好。二人走到房子跟前，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，留着满嘴黑须，迎着黄文汉笑容满面的让进。黄文汉用手指着郭子兰介绍道：“这位郭君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湖南人，自费在大森体育学校，现在已经毕了业。柔术曾得过三段的文凭。”回头向郭子兰道：“这便是吉川教师。”两下互行了礼，进房坐着。郭子兰见房中陈设古朴得很，一张小黑漆几上，搁着一个剑架，剑架上横着三把老剑。壁上挂着一件击剑穿的衣服，前面的竹衬都着红了。郭子兰暗笑这剑师不知从何处找了这一套古行头，挂在壁上恐吓人。忽听得吉川说道：“郭君在体育学校，想必学过剑术？”郭子兰见他问这话，知道他的意思，便答道：“惭愧得很，只有剑术不曾学。”吉川偏着头沉吟道：“体育学校不习剑术也行吗？”黄文汉代答道：“郭君的剑术，在中国学了多年，所以不曾再学。”吉川连连点头道：“中国日本都是一样，

本可不再学了。”郭子兰道：“样却不一样。不过知道中国的。日本的就不用学了。”吉川道：“不一样吗？我往年教过一个中国人，在中国也习过几年的剑术，我看他和我日本的差不多。”郭子兰笑道：“那人恐怕学错了。中国没有和日本一样的剑术。”吉川不乐道：“恐怕是郭君弄错了。中国的地方这么大，习剑的人又多，郭君哪里得一一知道，安知便没有和日本一样的？”郭子兰见吉川发起急来，便忍不住笑道：“中国的剑术家数诚多，我能知道几种？不过我有最充分的理由，可断定不和日本一样。”吉川翻着一双白眼睛，望着郭子兰。黄文汉只知道郭子兰的剑术不错，因自己不知道剑术，不解郭子兰有什么最充分的理由，也翻着一双白眼望着他。

不知郭子兰说出什么理由来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三十三章

游侠儿一拳破敌 射雕手片语传经

话说郭子兰见吉川、黄文汉都望着自己，不觉笑道：“中国剑术与日本剑术不同的理由，说出来甚是好笑。其不同乃是从根本上解决，不特运用的方法不同。日本所谓剑，乃中国之刀。剑两面有刃，刀丫面有刃。吉川君，日本有两刃的剑没有？”吉川点头道：“有。但是日本不叫作剑，叫作匕首，每把尺来长。”郭子兰笑道：“错了，匕首是匕首。中国的剑，一般的二尺多长，间有三尺四尺的，那是看各人的力量说话。既是两面有刃，使法自然不同。你日本的剑术完全是陆军用的，所以纯用对劈，有上盘没有下盘；能对习，不能独习。运用的方法也极为简单，练得久的还略有把握，若只两三年的程度，遇了中国的剑术家，只须一顿乱劈，便眼花缭乱了。中国的剑术五花八门，纵横如意。那变化之神奇，实在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。不过中国人近年来以为武器发达到了极点，学了这剑术无用。不知道这剑术，在平时可发舒筋骨，锻炼身体，战时亦可补武器之不及。即如你日本辽阳之战，不是得力于柔术剑术很多吗？”吉川道：“中国的剑术既这般奇妙，何以世界上都知道有日本剑术，而我日本反没听说有中国剑术的名词哩？恐怕未必如你说得这般神妙。”说完摇摇头，望着郭子兰嗤嗤的笑。

郭子兰见黄文汉听了这话，有些装形作色，恐怕他发作，

从容笑道：“你自不听见，不能怪中国的剑术不好。”黄文汉抢着说道：“不是这般说法。日本人学了人家的东西，素来是忘本的。吉川君，你于今使的剑术，是日本剑术吗？”吉川道：“不是日本的，难道是中国的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我说你日本人忘本，你还不服。你们现在使的剑术，是西洋来的？”吉川生气道：“日本的也好，西洋的也好，总拉不到你中国去。中国的虽好，用不着也是枉然。许多人嘴里说得天花乱坠，一对阵便慌了手脚。我这里中国人来学的也不少，说起来，人人都像很有研究似的。只要他把衣服一穿上，搭上手，吼一声，劈进去，他便将照应的手法都忘记了。手慌脚乱的败下来不打紧，还累得一身大汗，喘个不了。这也不特你中国人学剑术的是这样，便是日本人初学的，也一般的手不应心。”黄文汉见吉川任意鄙薄中国人，禁不住心头火直冒上来，连连扬手道：“吉川君，不用再说了。我始终不信日本这样剑术有用。我于这一道，绝对没有研究，然我敢一双空手；和你较量。你不信，就请试试。”吉川笑道：“空手吗？笑话笑话。一些儿不谨慎，我还犯了伤害罪呢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放心，你若怕伤害了我，有个安全的法子，你用竹剑就是。我身上随便什么所在，只要轻轻的着了一下便算是我输了。请郭君在一旁作证。”郭子兰望了黄文汉一眼，点点头道：“吉川君只管放心，包不妨事便了。”吉川听了，偏着头寻思道：空手也能和剑术家斗吗？我倒不信。我手中有一把剑，无论如何，也不会输到哪里去。又不是初临敌的人，心中不慌，觑定他近身，就是一剑，怕不把他的头劈肿起来？答应他便了。想完，便望着郭子兰道：“你能保着不妨事吗？”郭子兰点头道：“你放心砍就是，砍坏了有我包诊。”吉川高兴，起身披挂起来，问黄文汉换衣服不换。黄文汉摇头道：“我就是这样，只略动两手，便分了高下，何

必换衣服！”说着，也立起身来，问在什么地方比较。郭子兰笑道：“这样宽广的草场，怕没地方比较？只是你须留神点儿，我不知道他的功夫怎样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什么功夫，我见过他多次，有几斤死力罢了。你看我打他个落花流水。”

吉川披挂停当，提着一把竹剑，耸肩挺脊，一步一步的走下草场。黄文汉、郭子兰跟着出来。吉川右手持着剑把，用剑尖指着黄文汉，左手离剑把两寸来远。日本击剑的规矩，两手没有合并，敌人不能动手。这规矩黄文汉是知道的，便向吉川道：“我不知道日本的剑术，若动手犯了条例，你得喊明。”吉川道：“条例是多着，不过对于徒手的不适用。你随便来罢！”说着两手已并了拢来，踩着丁八步，一步一步向黄文汉逼来。黄文汉故意用手做格剑的样势，吉川剑一举，正待劈头砍下，黄文汉身腰一伏，一梭步已踏进吉川的裆，劈胸一掌。日本剑术家从不讲究下部功夫的，哪里挡得住一下，连退步都来不及，一屁股就坐在草地上。幸而胸前有竹甲护住，不曾透伤，然而已跌得发昏章第二。黄文汉连忙扯了起来，说了几声失敬。吉川满面羞惭的，连说不妨事。黄文汉替他解甲，问他受了伤没有。黄文汉这种问法，在中国很像揶揄人家，有自鸣得意的意思。日本不然，无论柔术、剑术、相扑，得了胜的人都得这般慰问，才显亲切，败了的人，方不记仇恨。吉川跌下的时候，本不好意思，有黄文汉这般一问，他倒没事了，对黄文汉笑道：“中国的拳术，我没见过，所以不知道招架。并且见你空着手，光着头，我心中总怕砍下来，你没东西挡，伤了皮肉。手法略松了些儿，你就乘虚打进来了，并不是使剑还打你空手不过。你若同样的使剑，那么我打过于多少剑师，从没弱似过人。”郭子兰见黄文汉打得这般痛快，实在有些技痒，不过不好赶跛脚老虎打。听他还是这般吹牛皮，哪里忍得住，便用中国话对

黄文汉说道：“你教他和我比剑，我输了，便拜他为师。”黄文汉因吉川是日本人，侮弄他一会子，乐得开心，登时接着吉川的话说道：“不错，我还见你胜过了多少次。你的剑术，有几手特别的地方，是一般剑术家做不到的。郭君很想和你演几手，不知你的意思何如？”

正说话时，从外面进来了几个日本人，吉川如见了救命恩人，对黄文汉笑道：“不凑巧来了，下次再请过来演罢！”黄文汉见来的三个日本人，都提着射箭的手套，知道也是邀吉川去较射的。走近身来，一个二十来岁雄赳赳的青年，望着吉川笑道：“你和谁击剑吗？”吉川点头替大家介绍。那青年姓今井，是大成中学的学生。他生性喜欢打球击剑，凡关于体育上的事，他无不临场，所以身体十分强壮。见吉川穿着击剑的衣服，手中提着竹剑，他偏要问吉川和谁比试。吉川不好意思，勉强笑道：“没有和谁比试。”因指着黄文汉道：“这位是中国的拳斗家，很有本领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十个也打他不过。”今井一边听吉川说话，一边打量黄文汉，心中有些不信似的，问黄文汉道：“你知道日本的柔术么！”黄文汉本不曾学日本柔术，但是和郭子兰同住了几个月，耳濡目染的，懂了许多，知道日本柔术，不和中国拳术一样。中国拳术，有十几岁小孩就练得可观的。日本的柔术，非到二三十岁，不能有两三段的功夫。是什么原故呢？说起来，却是日本柔术的好处。因为提倡柔术的嘉纳冶五郎，是个文学士出身。提倡这柔术的意思，原不求单独胜人，但求他普及，使国民都有尚武的精神。他见中国人知道几手拳脚的，多半好逞凶，一言不合，就两下打起来，决斗伤生的事，也不知出过了多少。所以他提倡柔术，绝不用那些伤人的手法。并将交手时的规矩礼节定得很严，阶级也分得很清楚。任这人如何肯用功，不到红白选胜的时候，连

打翻了五个同级的，不能升级。因有这时间经过之必要，所以非到二三十岁不能有两三段的功夫。黄文汉见今井不过二十来岁，知道他的功夫有限，并仗着郭子兰得了讲道馆的三段文凭（讲道馆系嘉纳治五郎所办，专习柔术。每年暑假，学者恒至千余人），自己便打输了，有郭子兰出来报仇，因连连点头道：“大概都知道，不过不精罢了。你上了几段？”今井本来才上初段，因嫌初段的阶级太小，说出来不响亮，随便说已得了四段的文凭。黄文汉笑道：“了不得，要算是很强的了。”吉川因今井抵死盘诘和谁比剑，无意中犯了忌讳，心中大不舒服，恨不得借黄文汉的手，毒打他一顿，怂恿黄文汉道：“今井君最喜和人比较的，你何不同他试试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他已得了四段文凭，我比初段还差得远，哪里是他的对手？不要弄出笑话来难为情。”吉川笑道：“不必过谦，大家闹着玩玩，胜负原没什么关系。”说着回头对今井道：“我那柜里有两套柔术衣服，你们同去换了来比比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就要比也不必换衣服。”今井道：“不换衣服，不大便利，还是换了的好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我懒得换。”今井见黄文汉不换，只得一个人去换了，赤着双脚，跑到草场上来。搓搓手，一连用背心在草地上跌了几下，这是练柔术的独习法。郭子兰见了，向黄文汉道：“仔细些儿，这小鬼很用过苦功的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只要他不限我的条件，怕什么。”同来的两个日本人，拖了吉川悄悄在一边说话。今井跑过去问道：“你们鬼鬼祟祟说些什么？”三人都笑着不说了。吉川道：“动手罢，还要去射箭呢。”今井又跑了回来，对黄文汉道：“你不换衣，怎么好？打这洋服，不一会儿就扭坏了吗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谁始终扭着打？你过来，我先给你扭住。”今井近前搭上手，往左右摆了两步，正待踏进裆将黄文汉掀倒，不提防黄文汉肩腰一侧，身

子往下一顿，连头带肩撞入今井怀中。今井见黄文汉使的不是柔道手法，连忙将身子退了一步。黄文汉见他没有跌倒，哪敢放松，趁他退步没稳，换了个连打的手法，两条臂膊穿梭似的逼过去。今井连退了几步，一双眼睛如鹞子一般，寻黄文汉的破绽。黄文汉取的攻势，周身骨节都是没动的，最容易露出破绽。郭子兰见了，替黄文汉着急。喝彩声中，叫黄文汉仔细下部。黄文汉明白了，立刻将身一缩，变了个坐马，等今井进攻。今井的功夫虽不佳，却甚有经验，只想引动黄文汉的马，好寻瑕蹈隙，在黄文汉左右乱跳。黄文汉忍不住笑道：“好汉难打跑教师，下次再来罢！这样跑法，我实在无力取胜。”说着站起来。

今井见黄文汉奚落他，又听得吉川在旁边拍着手笑，气得红了脸，要和黄文汉复斗。黄文汉指着郭子兰道：“你和他斗罢！你四段，他三段，比较起来差不多。”郭子兰摇头道：“还斗什么，射箭去罢！”今井不依道：“我巴巴的换了衣服，为什么一次也不斗完，便叫我脱掉？随是谁来都不管，总得斗斗。”吉川便怂恿郭子兰动手。世界上人的心理都是一样，没有不欢喜看人家决斗的。这样没关系的决斗，尤其可借着消遣。因人人都有这心理，所以那同来的两个日本人，也大家帮着来劝郭子兰。郭子兰不能推托，也换套柔术衣服。为什么黄文汉并不知道柔术，可以不换衣服，郭子兰的柔术到了三段，倒要换衣服呢？有个原故。因为黄文汉不能用柔术和今井斗，穿洋服不妨事。郭子兰不仗中国拳术讨巧，不换衣服，恐怕撕破了失体面。郭子兰换好了衣服，来到草场上，和今井对行了礼。两人照着柔术的斗法，各扭住各人的衣，游动了几步。郭子兰的气劲最足，在国内久练把式，身子非常，灵活。又是和初段的人比，不待说是所行无事，任今井揉擦掀摆了一会，他只是

不动。今井起先听黄文汉说他是三段，心中有些不肯信，到这时候才知道黄文汉不是吹牛皮。掀摆了一会，掀摆不动。见郭子兰并不回手，便扭住郭子兰的衣，自己将身子用力往后一跌，想将郭子兰拖下身来，再用脚底将郭子兰的小腹一抵，使郭子兰跌个筋斗。这种手法，在柔术里面是一种极横蛮极粗浅的手法。郭子兰如何得上当，只手一紧，早将今井提住躺不下去。郭子兰故意扭着他久斗，将他放翻了又提起来，只是不松手。今井年少气盛，又当着大众吹牛皮说是四段，连跌了几交，羞得无地缝可入，恨不得请出有马纯臣来(有马纯臣，有名四段)，立刻将郭子兰翻倒。又恨不得乘郭子兰不提防，一把按在地下，随自己侮弄着泄忿，然而都做不到。还是郭子兰因闹得时间太久了，松松手来摩挲慰劳。今井累得满头是汗，喘不过气来，坐在草场上歇息了二十来分钟，才一步一跌的进房换衣服。郭子兰、吉川的衣服早换好了，催着他同去射箭。他哪里能走得动，连摇头道不去。吉川也不强他，等他换好了衣服，六人一同出来。今井独自提着手套回去，不提。

黄文汉道：“十二点多钟了，我们且去牛乳店吃点面包。”四人都同声道好，就在大学对门一家牛乳店里坐下来。黄文汉叫了五份面包牛乳，各人吃了，郭子兰回了四角五分钱的帐，五人步行到大久保。吉川近来时常在见尾弓场射箭，黄文汉同吉川射过两次，同来的两个日本人与郭子兰是初次。进了弓场，郭子兰看房屋都是新造的，箭道异常轩敞。箭道两边新栽着四排桧树，夹成两条来往拾箭的道儿。箭厅上一个白须老头儿，正在那里弯弓引满的调鼻息。黄文汉指给郭子兰道：“那就是馆主见尾入农。你看他的姿势，何等闲雅！”郭子兰点头称叹。五人走近箭厅，馆主从容发了手中的箭；“朋登”一声。各人回头看，正中在靶子中间，不约而同的齐叫了声好。馆主收了

弓，与大众见礼。吉川给郭子兰及两个日本人介绍了，馆主一一说了几句仰慕的话，大家就坐。不一会，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婆端着一盘茶出来，吉川慌忙起身说道：“不敢当。怎好劳动老太太！”黄文汉等都起身行礼，馆主也连忙起身笑道：“请坐，请坐，不必客气。寒舍没有用人，炊灶之事都是拙荆主持。只是她于今也老了，有些婆婆。”大家接了茶归座。吉川喝了一口茶便起身说道：“我们五人，连见尾先生六人，拈阄分曹射好么？”各人不待说都道好。见尾即从桌上笔筒内选出六根签来，分送给各人抽了。郭子兰见签当上刻着一个花字，看黄文汉的是一个月字，吉川的也是月字，见尾是花字，那两个日本人，一花一月，郭子兰笑道：“不必射，我这曹一定胜。”吉川道：“怎么讲？”郭子兰指着见尾道：“老将在这里，怕不胜吗？”吉川笑道：“不必老将在你那曹，你那曹就胜。一次射四箭，老将便全中了，若你们二人一箭不中，不仍是平均不及半数吗？”见尾捻须笑道：“我是个老不成用的，哪是你们的对手？你们都在壮年，眼明手稳，又能耐久。还有一层弄你们不过，我历来习射不求中的，成了一种习惯，拿起弓就觉得不中不要紧，只要姿势一丝不错。”吉川道：“姿势一丝不错，哪有不中的呢？”见尾摇头道：“不然，中的别是一问题。中的有偶然，姿势没有偶然。你射箭多年了，还不觉得吗？”吉川道：“我以为这一箭射中了，姿势便没有错，几年来都是这样。”见尾笑道：“是这般习射的很多，还有许多这样的名手呢。”见尾说着话，用杌子垫着脚，从天棚上取出几把弓下来。去了花套，一一抵住壁上好了弦，望着黄文汉等笑吟吟的道：“我这里没有好弓，请各位将就着用罢。”黄文汉起身谢了，各人袒出左膀，量自己的力量分弓。惟郭子兰都嫌太轻，拣了把最重的才六分半（弓之轻重在厚薄，六分半约中国六

力)。见尾道：“郭君自己的弓几分？”郭子兰笑道：“我喜略硬的，平日所用七分三厘。”见尾道：“太重了。日本全国射七分弓的不过三人，然皆射得不好。射箭不必求增长气力，越软弓能射远箭，越是真力量。一枝箭原没多重，只要力不旁漏，顺着势子吐出去，哪有射不到靶的？弓硬了，纵有力量能和开软弓一样，一般的箭，怎能受得住？若再加以势力旁漏，便永远没有走直道的日子了，不是弄巧反拙吗？”郭子兰听了，思量平日射箭的成绩，才恍然大悟。那佩服见尾的心思，立时增到十二分，连忙谢了教。见尾进房拿出五个箭筒来，各人打开取了四枝。见尾对吉川道：“请你拿三个五寸靶去安好。”吉川答应着从壁上挑了三个靶子来，跑去安放了。见尾拿了他自己用的弓道：“我们花字曹先射。”说着取出四枝白翎箭，横摆在地上，先在第一行跪下。郭子兰接着跪在第二行，也将箭依式摆了。那日本人跪在郭子兰后面。都用左手伸直，拿着弓竖在腰下。黄文汉等凝神息气望着。见尾慢条斯理的取了枝箭在手，立了起来，轻轻扣好，高高举起，顺过头，望着靶，缓缓的拽开。拽满了，停了两三分钟，那箭才直奔靶子中心去了。郭子兰目不转睛的望着，惊叹不已。见尾射完，复跪下。郭子兰取了箭起来，学着见尾的姿势，拽满弓也想停几分钟再发箭，哪里停得住呢？不到一分钟，左手已晃动起来，急想对准便发，已是来不及，箭脱弦打了个翻身，斜插在第三个靶子上。日本射箭的礼节，中了别人的靶，不特笑话，还算是失礼。郭子兰连忙谢过，说不尽心中惭愧。幸后面的日本人射法不高，那箭滴溜溜的跑到桧树上去了。三人各射了四箭，见尾四箭都着了，郭子兰中了两箭，日本人一箭没中。大家起来让吉川等射。吉川等也一般的射了。吉川中了三箭，黄文汉也中了三箭，日本人中了两箭，平均月字胜一箭。郭子兰去拾了箭回来。这

次拾箭，照例须见尾拾。第一行拾了，退到第末行，第二行的进到第一行，这样的周而复始。见尾本在第一行，郭子兰因为很敬仰他，又见他年纪老，所以抢先拾了。见尾甚是高兴，要郭子兰入会，每礼拜二、礼拜五会射一次，郭子兰欣然答应。黄文汉也愿入，二人纳了会金。看那名册上都是些名士，文学博士、法学博士、陆军少将、中将都有。黄文汉问道：“若会射时入会的都来了，这箭厅小了怎样？”见尾笑道：“全来是很难得的。若来了三十人以上，便到野外去射。好在市外宽敞地方多，觅射场容易。”大家又谈了会射法，已是四点多钟了，都辞了见尾出来。吉川和那两个日本人步行往早稻田去。

黄、郭二人坐电车回代代木，在电车中遇了黄文汉的同乡姓苏的。黄文汉打了个招呼，姓苏的过来问黄文汉道：“听说明日午后二时有几个人发起开大会，定了神田教育会的房子做会场，你知道了没有？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不知道。为着什么事？”姓苏的道：“还不是为着宋教仁的案子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我明日横竖有事要去神田，顺便也去看看，你来么？”姓苏的道：“隔我家没几步路，铃响我都听见，为什么不来？你要来先到我家来，我在家里等你。”黄文汉点头答应，大久保到代代木只三个停车场，顷刻就到了。黄、郭二人和姓苏的分手下车，无事归家。

次日吃了午饭，黄文汉便到神田姓苏的家里来。这姓苏的名仲武，年纪二十二岁，到日本来了四年，在高等商业学校上课。他本是个世家子弟，家中放着许多万的不动产，就只他一个人，并无兄弟。领了一名官费，家中一年还得寄多少钱给他。少年人有了钱，又在外国，自然有使的方法。只是苏仲武却有层好处，赌是绝对不来的，嫖也得嫖中等以上的女人。至于好穿好吃，这是世家子的常性，不能责备的。他未到日本的时候，

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，英文虽平常，英语却说得很好。高工商业学校，英语是主要的科学。他在里面并不十分用功，即能及第。所以他虽在高工学校，能和这些不进学堂的一样，优游自在。黄文汉因他年纪小，恐他在外面嫖，没有经验，上人家的当，时常带着他走些新鲜门路儿。苏仲武也乐得有个识途老马，使钱是不要紧的，真是两贤相得益彰，情场胜事，一月总有几次。

这日，黄文汉因开会到他家来，他已约好了在家中坐等，见面都不胜之喜。苏仲武道：“开会还早得很，我们坐着听得那边催开会的掌声响，过去不迟。”黄文汉坐下点头道：“这种会也是应发起的，不然，袁世凯还以为留学生都是死人。不过开过了几次，也开不出个什么道理来，徒然好了几个发爱国热的志士，趁着这机会，演几篇慷慨激昂的说，出出风头。”苏仲武笑道：“那些事都不用管他，我们不过去看看热闹。前几日来个女英雄，你知道么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谁呢？”苏仲武道：“这位女英雄的名字，说出来你要站稳些，提防吓倒了。”黄文汉不待他说完，拍手笑道：“不用说，我已知道了，不是由顶顶有名的女学士吴芝瑛特电保出来的那位胡女士吗？”苏仲武笑着点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黄文汉打着哈哈道：“我只道又来了什么女英雄，原来就是她。我早知道了，并知道她住在四谷一个什么教育会里。”苏仲武道：“那我却不知道，今日说不定会来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定来。这样女英雄，遇了这种大会，有不到的吗？连这种大会都不到，还当得成什么女英雄！今日她不仅到会，一定还得演说。她那一副娇滴滴的嗓子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一身新簇簇的西服，不在这时候卖弄卖弄，更待何时？”苏仲武道：“今日有她上台演说，什么东西都占便宜。只有一样东西吃亏，你猜是什么？”黄文汉

道：“猜不着，你说是什么？”

不知苏仲武说什么来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三十四章

李锦鸡当场出丑 罗呆子泼醋遭擒

话说苏仲武见黄文汉猜不着，笑道：“你一个这样聪明的人，连这东西都猜不出来？她上台演说，不是只有手掌吃亏吗？”黄文汉点头笑道：“不错，今日定得拍肿几个手掌。”二人说笑时，已远远的闻得一阵掌声。苏仲武道：“是时候了，我们去罢！”黄文汉起身，拉了苏仲武一同出来，转个弯便到了。门口站着一大堆的人在那里换草履。苏、黄二人穿的靴子，不必更换，一直上楼。坐位都满了，两边门口还挤了多少人，只是演台上还没人演说。黄文汉仗着手力，两膀往人丛中一分，登时得了一条小路，苏仲武跟在后面挤了进去。黄文汉举目四处一望，早看见了胡女士，粉团儿一般的坐在一群女国民中间，学着西洋女孩儿的打扮：头发散披在后面；白雪一般的胸膛连乳盘都露出来，只两峰鸡头肉藏在衣襟里，非有微风将衣襟揭开，决不能看出她软温润滑的模样；两枝藕臂伸出来，又白又胖；一手挽着个夹金丝小提包，一手握着把插翎小折扇；脚穿一双高底尖头的白皮靴，水红色露花丝袜直系到腿上；裙边至膝而止，四角如半收的蝙蝠伞，下半截两条小腿，都整整齐齐的露出来；坐在那里左顾右盼，媚态横生。黄文汉见了，暗自叹道：怪道许多大国民都喜欢拥护她，原来天生这种尤物。看她年纪至多不过十六七岁，怎的就知道仗着自己的姿首，侮弄

一般政客？再看满座的人，没一个不是眼睁睁的望着她出神。黄文汉的性格看官自然知道，他岂有个见了有姿首的女子不打主意的？只是他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这胡女士的护法太多，都是些近水楼台，而且眼明手快。不独急切不能下手，便是用水磨功夫，恐怕也闹这些人不过。一有了畏难的心思，便不去兜揽。见满座的人都忘了形似的不记得催着开会，忍不住拍了几巴掌。这几巴掌提醒了众人，一时都拍了起来。掌声过去，主席的出来报告开会理由。说自宋案发生，留学界已两次开会讨论，都没有结果，今日特开全体大会研究对于此案的办法。到会诸君有什么意见，请大家发表出来。报告完了，便有个学生跳上去，高声大气的骂了一顿袁贼，满座鼓掌，那学生得意扬扬的下来。又跳上去一个学生，慷慨激昂的痛演了一会宋教仁手创共和的伟业，满座鼓掌，那学生也点头下来。接连上去了几个，所演的说都差不多。黄文汉听了好笑，正想抽身先走，猛听得那边掌声如雷的响起来。回头一看，原来胡女士立起身来，花枝招展的往舞台上走。黄文汉身不由己的站住不走了。胡女士走上演台，便有许多人恨掌声拍得不响亮，直跳起来，用靴子草履在楼板上蹬得震天价响。老成的见了，恐不雅相，叱了几声，才叱退了。胡女士上台，先对大众现了个皆大欢喜的慈悲佛像，然后拿着那双惑阳城迷下蔡的眼睛，满座打了个照面。可煞作怪，她那眼睛一望，分明是个流动的，心中并没有注定哪个，满座人的心里，便人人以为胡女士这一望是有意垂青。其中认定最确的，除与胡女士有交情的不计外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李锦鸡，一个是罗呆子，罗呆子虽然认定了胡女士是垂青于他，只是一时间想不出勾搭的方法来，只如痴如呆的望着胡女士在台上用着黄莺儿的嗓子说道：“蕴玉(胡女士之名)虎口余生，得与今日的大会，和诸位兄弟姊妹见面，真不胜幸慰！

只是见面之初，容不着蕴玉欢喜，偏有这恼人的宋案横亘在心中。唉，我国有了现在这样的万恶政府，我辈本没有心中快乐的时候。今日这会在蕴玉的私心，本不想到的。什么原故呢？因为宋教仁乃是我女界的仇敌。他抵死破坏女子参政，我女界同胞，都恨不得生食其肉。不过他这样死法，实在于共和前途露出了一层险象。蕴玉为共和计，不能不强抑私愤，出来大家讨论，恐亦诸位兄弟姊妹所乐许的。”

罗呆子听了，浑身上下骨软筋酥起来，不住的摇头晃脑，一口口的涎，强咽下去。李锦鸡听了，心中打主意如何引动她的心。忽然喜道：“有了。我的容貌装饰，都不至使她讨厌。资格也不错，曾吃过新闻记者的饭，知道我的人不少。等她演完了，我上去发一番特别的议论，引她注意了，再慢慢的下手，岂不是好？”主意已定，恰好胡女士讨论完了，掌声又大作起来。李锦鸡乘着这掌声跳了出去，三步两脚就跨上了演台。看官，你说李锦鸡登台为何这样性急？并没人抢着上去，他就从容点儿也不妨事。可怜他那种苦心除了在下，恐怕没有人知道。他因为知道自己平日演说从不很受人欢迎，上台的时候，掌声总是连三断五的不得劲儿，今日若不乘着胡女士的下台掌声上去，不怕露出马脚来吗？李锦鸡既上了台，行礼的时候，满脸堆下笑来，连溜了胡女士几眼。胡女士也有意无意之间，秋波转了两下。李锦鸡如饮了醇酒，迷迷糊糊的说道：“兄弟这几年来因报务劳心，脑筋大受损伤。近来时常会上午干的事，到下午就忘得没有影儿了。便是做什么文章，不到两三千字即说得没了伦次。月前在医院里诊视。据医生说差不多要成神经病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又拿眼睛瞟瞟胡女士。胡女士正用着她那双媚眼看李锦鸡。两下射了个正着，李锦鸡心中一冲，更糊里糊涂说道：“我是个有神经病的人，自然说有神经病的话。”李

锦鸡说了两句，正待又瞟两眼，猛听得下面叱了一声，接二连三的满座都叱了起来。有几个人立起身来骂道：“不要脸的李锦鸡，还不给我滚下去！”“打！”“打！”一片声闹得秩序大乱。

李锦鸡见风势不佳，腰一弯，溜下了台，匆匆逃出场。垂头丧气的回到东乡馆，恨不得将那叱他的人剁作肉酱。心中又气又愧，没法摆布。忽门开处，馆主拿了封挂号信进来说道：“赵先生回国去了，来了挂号信怎么办？”李锦鸡接在手中看是他同乡赵明庵的，底下注明了是家信。心想：老赵前月走的时候，原说他家中写信说汇钱来，不知怎的等了十多天还不汇来。后来等不及，要去赶北京的试验，借着钱走了。这信中必是汇票，我正没钱使，且用了再说。便对馆主道：“不相干。赵先生走的时候，托了我替他收信的，你放在我这里就是。”馆主只知道李锦鸡和赵明庵是同乡，哪知道李锦鸡平日的行径？见是这般说，将信就留在李锦鸡手中去了。李锦鸡拆开一看，果然有张二百块钱的汇票在里面。李锦鸡喜出望外，连忙跑出来，刻了今赵明庵三字的木图章。当日天色已晚。邮政局不能取款，仍回到馆中。吃了晚饭坐不住，又跑到神田来，在东明馆徘徊了一会。遇不着一个好女子，觉得无聊，走到锦辉馆来看活动写真。锦辉馆每晚六点钟开场，此时已演了一点多钟了。买了一张特等票，下女引他到楼上。李锦鸡到酒楼戏馆。一双眼睛素来是偷鸡贼一般，不住的左一溜右一溜。他一进门，早看见特等的下一层，坐着一个十六七岁日本的女子，衣眼穿得甚是时款。锦辉馆的特等头等本有两种，一种是坐椅的。在上一层；一种是坐蒲团的，在下一层。李锦鸡穿着洋服，照例是坐上一层的便利。只是他既发见下层有女子，哪里肯到上层去呢？便招呼下女拿蒲团。锦辉馆的下女都是不三不四的女

子，怎么不知道李锦鸡的用意？连忙提了个蒲团，铺在那女子的座位旁边。那女子回头看了李锦鸡一眼，仍掉转脸看活动写真。那女子回头的时候，李锦鸡哪有不留意的？见她生得瓜子脸儿，樱桃口儿，弯弯的两道眉儿，盈盈的一双眼儿，竟是个美人胎子。心中这一喜，比得了赵明庵的二百块冤枉钱还要加几倍。用脚将蒲团故意踢开了些，盘着脚坐下去。右脚的膝盖，恰好挨着那女子的大腿。李锦鸡不敢性急，恐惊得她跑了，慢慢的拿出一枝雪茄烟来，擦上洋火，吸了几口。看女子目不转睛的望着电影，便轻轻将膝盖搁在她腿上。那女子往右边略移了一移，仍望着电影。李锦鸡见她不肯回转脸来，又不多移动，便将膝盖微微的在她大腿上揩了两下。接着将右手搁在自己膝盖上，左手拿着雪茄烟吸，脸也正面望着电影。将右手靠近大腿，试弹了一下，不动，便靠紧些儿。那女子瞟了李锦鸡一眼，低着头微笑了一笑，李锦鸡便捏了一下。那女子怕酸，用手来格。日本女子的衣袖最大，放下来将李锦鸡的手罩住了。李锦鸡的手本不敢多动，怕上层的人看见。既被袖子罩住了，更放了胆，倒乘势将那女子的纤纤玉手握住。那女子轻轻摔了两下摔不脱，就由李锦鸡握着。

李锦鸡抚弄了一会，复捏了一把起身，跑到休憩室内。休憩室有个圆窗，从窗口可以看见座客。李锦鸡便俯在窗口上，探出头来，望着那女子。那女子已见了锦鸡，也起身走到休憩室来。李锦鸡接了，握住手借着电光端详了一会，果然不错，和初见的时候，不走眼色。拉着同坐在一张睡椅上，问她名字叫什么。那女子埋着头只是笑。李锦鸡偎着她的脸道：“你住哪里？我今晚同到你家去。”那女子将李锦鸡推开，悄声说道：“仔细有人进来。”李锦鸡笑道：“便有人进来，要什么紧。谁知道你我是今日才会面呢？”那女子问道：“你住在哪里？”

”李锦鸡道：“我住的地方不好，明日就要搬家。活动写真不必看了，我们吃料理去好么？”那女子笑望着李锦鸡不做声，李锦鸡道：“你坐坐，我去拿了帽子来。”那女子点点头，李锦鸡跑到座上拿了草帽，带着女子下楼出来。锦辉馆的下女一个个都嘻嘻的笑，李锦鸡只作没看见。走到外面，李锦鸡道：“我们到浅草去好吗？”女子道：“太远了，迟了没电车不得回来。”李锦鸡笑道：“正要没电车不得回采才好，怕浅草没地方睡吗？”两人说着话走到电车路上，坐电车到东明馆换车往浅草。车中问那女子的姓名，她姓佐藤，名春子，住在小石川东五轩町。她家里有个母亲，有个小兄弟。她父亲不知是谁，大约也没有一定，然而家中实在没有，就说她家中只有三个人也使得。这三个平日的生涯，也不落寞。她母会弹萨摩琵琶，门口挂一块教授的牌子，每礼拜担任了什么女子音乐学校几点钟，一个月有十来块钱的入款。家中教授，有时一月也得捞几块钱。这春子今年十七岁，在学堂里混了几年，别的学问不知道怎么样，虚荣心却进步到了十分。若就她家中的财产说起来，她穿几件布衣服，吃两碗白米饭，不至有冻馁之忧。只是她穿的吃的使用的，都与她的生活不相称，也不知她钱从何来。她手中从没有恐慌的时候，一个月至少也有二十日不在戏馆里，便在活动写真馆里。她母亲因为她会赚钱，也不忍拘束她。她今晚遇了李锦鸡，坐电车不到二十分钟，便到了浅草。二人携手下车，同进一料理店内。拣了间僻静的房，叫了几样酒菜，饮起合欢杯来。合欢之后，李锦鸡道：“我明日搬到北神保町上野馆住，你明晚到那里来找我。”春子答应了，锦鸡拿了五块钱给她。春子也不客气，爽直不过的收了。李锦鸡会了帐，二人同出来，已是十一点多钟了。春子自去归家。

李锦鸡回到东乡馆，心喜今日虽在会场上呕了气，今晚的

事还差强人意。并且明日可得二百块横来钱使，心中尤为舒服。便计算这二百块钱，将怎生使法。算来算去，最好是等春子来了，和她商量同住，得朝夕取乐，料她没有什么不愿意的。尽一百块钱，做几套漂亮衣服，一百块钱留着零用。每月再有三十六块的官费，无论如何两个人不会穷苦。他这样一想，心中更是快乐。一宿无话。次早起来，匆匆用了早点，揣着汇票，拿着图章，跑到邮政局，领了二百块钱。径到上野馆，定了二层楼上的一间六叠席的房，打算直回东乡馆搬家，心中忽然吃惊道：“我真喜糊涂了。东乡馆不是还欠了百零块钱的伙食帐吗？还清帐剩几十块钱，一使又完了，闹得出什么花样来呢。忽转念道：我又没多少行李在那里，何必和他算帐？暗地搬几件要紧的东西出来就是。他到哪里去找我的影子？李锦鸡心中计算已定，跑回去清了清行李，除铺盖外，没有值钱的东西。随便提了几样，人不知鬼不觉的溜了出来，到上野馆重新置办。夜间，春子果然来拜访，见李锦鸡房里都是簇新的东西，异常欣喜。便有和李锦鸡好相识的心思。李锦鸡昨晚已有此意，两人不费浪酒闲茶，便一弄成合。当时两人公议了合同，李锦鸡每月给春子十五块钱，春子每月三十日，夜夜来上野馆侍寝。算起来一夜五角钱。要是月大三十一日计算，每夜才得四角八分几厘，也要算是很便宜的了。就从搬上野馆的那日起，不间风雨，每夜必来，有时也连住几夜不回去。李锦鸡有了春子，把想胡女士的心思渐渐淡了。只有罗福，自李锦鸡逃出会场后，他以为少了个劲敌。甚是高兴。会场经李锦鸡一闹，乱了秩序，也没研究出什么结果来。主席的出来胡乱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，匆匆闭会。胡女士不等到闭会，就起身走了。胡女士一走，满座的脚声都响起来，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往胡女士这边挤来。罗福见机得早，见胡女士有动身的意思，他即挨到胡女士跟前，

紧紧的贴住。任后面怎样挤法，他立定脚根，尽死不肯放松一步。人推人挤的挨到外面，这条街因不是电车道，来往的人不多。从会场出来的人，一个个都认得清楚，罗福一心不乱的跟着胡女士走。不提防张全、胡庄在后面看得分明，张全笑道：“这呆子又想吃天鹅肉了。”胡庄笑道：“我们跟着他走，看他怎生下手。”张全点点头，两人蹑脚蹑手的跟在后面。苏仲武见了胡女士那种妖淫之态，不禁动了火，也想跟着跑。黄文汉拉住道：“日本少了女人吗？何必和人家去争？况且未必争得到手。就争得到手，也是不能久长的。你看她那种样子，岂是你一个人能独享的，不起这个念头也罢了。”苏仲武才把这团欲火按捺下去，邀黄文汉到家中吃晚饭，黄文汉道：“我还有点事情，要去会个朋友，不到你家去了。”说着向苏仲武点头分手，大踏步走到神保町。见胡女士正上电车，一群留学生跟着上去。黄文汉等他们一个个上完了。也跳上去。车开，此时四点多钟，学生下课，工人下工，电车正是拥挤的时候。黄文汉就站在车门口，见胡女士的左右前后都是留学生。胡庄身材高大，站在那里乘着车浪，和胡女士乱碰。黄文汉分外看得清楚，不由得一点酸心入脾透脑，缓缓的推开这个，扒开那个，也挨到胡女士跟前。胡庄已看见了，望着黄文汉点头微笑，黄文汉也点点头。两人不暇说话，各施展平生本领，明目张胆的吊起膀子来。罗福被人家挤得远远的，再也挤不开来，只气得磨拳擦掌的，恨不得将跟的一班人都打死。幸喜胡女士在九段阪换车，跟的人只下来了一半。罗福想趁当儿进身，被张全拖了他一把，悄悄的问他说道：“你这呆子，也太没眼色了，怎么向大虫口里讨肉吃呢？”罗福摇摇头，不作理会。张全好笑，拉着他要走。罗福忍气不过，劈胸向张全一拳打去。张全本是文弱书生，中了这一拳，后退了几步，几乎跌倒，气得举起手

中的自由杖，没头没脑的向罗福扑来。罗福躲闪不及，肩上早着了一下，哪里肯依，叫了声“哎哟”，握着拳头冲过去，两个就在停车场打起来。胡庄起初尚不在意，见两人竟扭打起来，连忙撒下胡女士，一手将罗福拉开。罗福见是胡庄。更怒不可遏，提起脚向胡庄乱踢。胡庄也生了气，避开脚，踏进去，一巴掌打得罗福眼睛发昏。罗福暴跳起来骂道：“你打老子，老子和你到公使馆去。你在电车上吊膀子，还要打人。”一边骂一边跳过来，扭住胡庄的衣，死也不放。张全上前分解，罗福癫了似的，喷了张全一脸的唾沫。三人闹时，看热闹的已围了一大堆的人，惊动了警察，分开众人，向前查问。知道是中国人，还略存点客气，只叱责几句，勒令各人回去。胡庄知道是自己无礼，不敢分辩，并且在马路上打架，任你强横，到警察署也没有便宜占。罗福哪顾这些，见了警察那种凶恶样子，将他拉胡庄的手分开了，忿无所泄，对着警察畜牲马鹿的骂个不了。警察岂能忍受，一手拉了罗福就走。回过头向胡庄喝道：“你也同来。”说着四面望了一望道：“还有一个呢？”胡庄知道张全已逃跑了，也不畏惧，跟着警察走，心中算计到警察署如何对答。罗福虽被警察拉着，仍是骂不绝口。罗福的日本话本来说得不好，心中一着急，更说不出，只晓得拣日本骂人最恶毒的话，不管人能受不能受，一句句高声大叫的骂出来。街上往来的人，都觉得诧异，有停了脚看的，有跟着背后打听的，警察被罗福骂急了，不暇思索的就是一个嘴巴。罗福先受胡庄的嘴巴，还不觉得十分伤心，警察这个嘴巴，打得他连五脏六腑都痛了，跳了两跳，一头向警察怀里撞过去，抱住警察钓腰，和警察拼命。警察不提防被罗福抱住了，撑了几下，撑不脱，看的人又围上来了。胡庄正得了题目，在警察肩上拍了下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打呢？你日本警章上，警察对于外国人，

本有打的权利，便打死了也不妨事。”看的人听了，都哄着笑起来。

不知警察如何回答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三十五章

争先一着便遇垂青 抗辩数言不能答白

话说罗福见胡庄也来帮着骂警察，胆更大了，抱住警察的腰，不住的用头向他胸前撞去。警察被胡庄一嘲笑，罗福一撞，旁观的人一哄，急红了脸，扭住罗福背上的衣，用尽干生气力往上一提。警察的意思，想将罗福提起，放在地下，好脱身出来，施展他日本警察的威风。不料罗福的夏衣单薄，用力过猛，喳的一声，撕了半尺长的一条破口。胡庄忙分开罗福的手，对他使眼色。罗福已理会得似的，松了手仍是乱骂。胡庄一把拖住警察的手道：“去，到你署里去问问你的长官，为什么教你这样无知的警察出来打人，撕人家的衣服。”说着拉了就走，警察装出极整暇的样子，冷笑道：“要你来拖我吗？我还十白你们偷着跑呢。分明三个人，逃了一个，若再逃跑，教我去哪里逮捕？”说着摔开胡庄的手，来抓罗福。罗福骂着向前跑。旁观的人都大笑，说这人一定有神经病。胡庄心中也觉这呆子好笑。警察见罗福只管骂着向前跑，想赶上去抓着他，堵住他的口。胡庄见警察追罗福，恐罗福吃亏，也跟在后面追。罗福并不跑往别处，径向警察署这条路跑。不多一会，气吁吁的跑到了，直撞进去，用不中不白的的话喊道：“警察打伤了人咧。”才喊了两声，即有几个警察走过来质问。罗福指手画脚的，脱出洋服下来给警察看。追罗福的警察和胡庄已跑进来了。那

警察对署里警察说道：“这东西无礼极了。他在路上和人打架，我上前劝解，他还扭住我的衣，要和我拼命。”说时警察长出来了，罗福提着衣，往警察长脸上一拂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！你不照原价赔偿，我若依了你，也不算人。”警察长不觉吓了一跳，那警察上前述了事由。警察长望了胡庄一眼，点点头向胡庄道：“你懂日本话么？”胡庄没答应，罗福抢着说道：“我懂得。我问你，你日本警察有打人的权利吗？”警察长道：“谁打了你？和人家打架，为什么说是警察打你？”罗福提起衣又是一拂道：“你瞎了，这不是警察撕了吗？”警察长叱道：“警察署不得无礼。你自家打架撕破了，怎么乱赖人？”胡庄不待罗福开口，接住问道：“你见他和谁打架撕了？分明是警察去打他，撕破了他的衣，这外面的人都可以作见证的。你去问问。”罗福跳起来指着那警察道：“你打了我，撕了我的衣，还不承认吗？”那警察道：“衣服是我撕破的，只是你扭着我，不肯放手，我不扯开你，由你抱住吗？”罗福道：“你不打我，我抱住你做什么？我当留学生的人，岂是你们警察可以侮辱得的？我于今也不和你说话。”掉转脸向警察长道：“他已承认了，你怎么样？”胡庄见罗福说话很不弱，暗暗吃惊，这呆子今日何以忽然这般厉害，这般胆大，平日倒小觑了他。

看官，不是罗呆子真有这般胆大，这般厉害。凡人只怕伤心，任是什么懦弱人，一遇了伤心的事，没有不激变的。罗呆子一片至诚心，吊胡女士的膀子。无端被人打断，心中也不知抱了多少委屈，怎当得警察再来干涉，又当众侮辱？他忍气不过，一横了心，便不顾死活，跑到警署胡闹。警长见了他这种模样，又因为是中国人的缘故，懒得多管，便挥手说道：“不用闹了，安分点，回去罢。街上不是你们打架的，这里不是你们撒野的。撕破了衣服，自去修整，警察署不能和你办赔偿。”警长判断

了几句，折身进去了。罗福想赶上拉住，被几个警察拦住。罗福仍大骂起来，警察都嘻嘻的笑。胡庄知道这事再无便宜可讨了，便拉了罗福出来。罗福还一步一回头的望着署里骂，骂向胡庄家去了。

再说黄文汉乘着他们打架的时候，同胡女士换电车。上车便见郑绍畋坐在里面，只得点头招呼，郑绍畋忙让座。黄文汉微微用嘴向胡女士一努，使了个眼色。郑绍畋会意，便不拉黄文汉坐。黄文汉慢腾腾挨近胡女士坐了，一股艳香熏得黄文汉骨醉筋酥。夏季衣衫单薄，胡女士肌肤丰腻，贴着更如软玉温香。黄文汉心旌摇摇，亏得有把持功夫，不曾在电车中弄出笑话。胡女士到底是个女英雄，爱才心切，见黄文汉躯干雄伟，知道是一副好身手，大动怜爱之心。在饭田桥换车的时候，故意在黄文汉面前停了一停，才走过去，上了往赤阪见附的车。车中刚剩了一个人的坐位，胡女士便站着，用纤纤玉手牵住皮带。黄文汉立在后面，不提防开电车的时候司机人滑了手，电车突然往前一冲，车中的人，都几乎跌倒。黄文汉练过把势的人，脚跟稳固，胡女士往后一跌，恰恰撞在黄文汉怀里。黄文汉便也装出要跌的样子，一把搂住，两手正触着两乳，乘势揉了一下，松手说道：“前面有个坐位，坐下安全些。”胡女士回头向黄文汉笑着道谢。黄文汉最会揣摩人家的心理，知道车中的人，必不知他两人来历，见胡女士回头笑谢，便不客气，大模大样的揽着胡女士的手到空位上坐下。胡女士交际场中惯了的，最能一见如故，即侧着身体，让黄文汉挤着坐。黄文汉连忙用手操在胡女士背后，侧着身坐了。胡女士不便问得姓名，说话又恐怕车中有中国人听出来，只得不做声。黄文汉在日本久了，分得出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举动，见车中没有中国人，便说道：“女士今日的说，实在演得透澈。到会的几千人，有多

少厚着脸称志士，称雄辩家的，哪一个及得女士。这真教人不能不佩服。我平日也喜欢上台发议论，国内每一问题发生，我没有不出来研究的。留学界没有人，都胡乱的恭维我，我当时也很自负。今日遇了女士，真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女士请看我的手，不是差不多拍肿了吗？我平时听人家演说，到吃紧的地方，也有拍掌的时候。不然就是欢迎什么人上台，随意拍几下。这叫作应酬掌，不吃力的。惟听女士演说，不知道怎的，我那掌一下下都用尽平生气力的拍，也忘了肉痛，只恨它不响。这种掌声，是由心坎里发出来的。我因为佩服女士到了极点，想时常亲近女士，听女士的言论。奈不知道女士的住处，所以散会就跟着女士。今日打听明白了，打算明日专诚拜谒。倘承女士不弃，许我时常来领教，必能受益不浅。”胡女士点头笑道：“蕴玉年轻，没有阅历，先生能时常赐教，自是感激。只是我于今住在朋友家中，有些不便，不久就要搬出来，等我搬好了地方，请先生过来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女士已看定了地方没有？”胡女士道：“我到东京没有几日，虽想搬过来，只是还没定妥搬到哪里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我在东京足足住了十年，东京十五区，每区都曾住过。哪区空气好，哪区房子好，了如指掌。女士想一人住，还是想和人同住，要什么样的房子，我胸中都有，凡事都愿效劳。女士家中既不好去得，可否将住址开给我，替女士将房子定好，写信请女士搬过来？”胡女士踌躇了一会道：“看房子容易，不必劳动先生。先生家住哪里，有暇当来奉看。”黄文汉喜不自胜，随手抽出张名片，用铅笔写了住址。恐怕胡女士难找，在旁边画了个细图，纳在胡女士手里。胡女士略望了一望，打开手提包，夹在一叠名片中间。黄文汉道：“女士的住处，能否赐教？”胡女士道：“番地我实在记不清楚，四谷下电车不远，一所门口有栏杆的房子便是。先生可同

去认了番地。”黄文汉吃惊道：“四谷下车吗？我们贪着说话，错过多远。”胡女士也惊说：“怎么好？我又不知道路经。

”黄文汉道：“不要紧，我送女士到家便了。此刻时间已不早，将近七点钟了，赤阪有家日ノ出西洋料理店，还清净得好，请女士随便去用些点心，再归家不迟。”

原来胡女士有种脾气，人家请她吃喝，她绝不推辞，并十分高兴。听了黄文汉的话，即点头笑道：“真好笑，坐电车过了头会不知道。若不是先生说破，还不知开往哪里才住呢。”

黄文汉笑道：“要算是我的福分，得和女士多亲近一时半刻。

”胡女士斜睨了黄文汉一眼，笑道：“仔细点儿，不要又忘了下车。”黄文汉掉转头从窗口向外一望，连忙牵了胡的手起身道：“几乎又要错过。”胡女士立起身来，轻轻叫黄文汉松手。二人下了电车，并肩从容的走。黄文汉道：“我嫌代代木太荒僻了，想搬到神田来住，女士赞成么？”胡女士笑道：“有何不赞成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我明日就择定房子，写信给女士，请女士光降。”胡女士道好。

二人正说着话走，忽然一个男子迎上前来，向胡女士打招呼。胡女士忙笑着伸手给那男子握。黄文汉看那男子年纪约三十宋岁，两颧高耸，翘着一嘴胡子，一身西洋服穿得甚是漂亮，握着胡女士的手，望了黄文汉一眼，问胡女士道：“有紧要事去吗？”胡女士摇头道：“这位黄先生请我吃晚饭，没要紧事。

”男子道：“晚饭不去吃行么？我有要紧的话和你说，正想到你家找你。”胡女士沉吟了会，点点头向黄文汉笑道：“委实对先生不住，不能陪先生去。望先生搬好了家，赐个信给我。

”黄文汉慌道：“尊居的番地，我不知道怎好？”胡女士问男子道：“张家的番地你知道么？”男子笑道：“我只晓得走，谁记得番地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有了。我暂且不搬，你归家问清

楚了，写信给我。”胡女士连连道好。男子握着胡女士的手还没放，见话说完了，拉着就走。胡女士回头笑了一笑，跟着去了。

黄文汉眼睁睁的望着一块肉在嘴边上擦过，不得进口，心中恨得个没奈何，狠狠地跺了下脚，想折身回去，觉得腹中饥饿起来，自己笑道：“难道我一个人，便不能进料理店吗？黄文汉一人走进日ノ出酒馆，坐下来，不提防椅子往后一退，坐了个空，一屁股跌在地板上。急回头一看，只见郑绍畋站在后面拍手大笑。黄文汉爬起来拍着灰骂道：“躲在人家背后捣什么鬼，不跌伤人吗？”郑绍畋笑道：“跌得你伤？原知道你有功夫的人不怕跌，才拖你的椅子呢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你这鬼头几时跟了来的，怎的在电车上不曾见你？”郑绍畋笑道：“你那时的眼睛，还能看见人吗？只怕连你自己都认不清楚了。”黄文汉也不觉笑道：“休得胡说。我露了什么难看的样子出来？说话的声音又小，夹着电车的声音，谁也不会听见。”郑绍畋道：“电车声音只能掩住人家的耳，不能掩住人家的眼。你搂住胡蕴玉，人家也不看见吗？并且两个都那样侧身坐着，你的手还抱住她的腰。你说这样子不难看，要什么样子才难看？”黄文汉想了一想，也有些惭愧似的，拖郑绍畋坐了，点了几样菜，二人慢慢吃喝起来。黄文汉问郑绍畋搬了家没有。郑绍畋道：“搬是搬了，只是不好。就是光明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光明馆不是有臭虫吗？人家暑天都搬了出来，你为什么五六月间搬进去？”郑绍畋道：“臭虫是有些，不过还不妨事。我图他房子便宜，可以欠帐。”黄文汉道：“那馆子还住了多少人？”郑绍畋道：“没几个人了，还有个女学生住在那里呢，模样儿并不错。”黄文汉道：“谁呢？”郑绍畋笑道：“你的贵本家，知道吗？她现在穷得要死，你有钱帮助她几个也好。

”黄文汉道：“女学生为什么会穷哩？没有穷的理由。”郑绍敫道：“我也是这样说。她模样儿不错，又不是冰清玉洁的身子，实在是穷得没有理由。我昨晚搬进去的时候，见她穷得可怜，到十二点钟，我拿五块钱送进去，说愿意帮助她，她已收了。我知道她的性格，人家调戏她不妨事的，挑逗了她几句。不料她公然装起正经人来，将五块钱钞票望我撂，不要我帮助，我也就罢了。哪晓得她还不肯罢休，今早起来，她门口贴了一张字纸，写道：‘我虽穷苦，何至卖笑博缠头？昨晚竟有人持金五元，来云愿以此助旅费，旋任意戏谑，面斥始退。呜呼！轻人轻己，留学生人格何在？望以后自重，勿招侮辱。’下面写黄慧莼三个字，你看好笑不好笑？”黄文汉道：“字写得何如？”郑绍敫道：“字不好，但是很写得圆熟。写这张字的人我认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不是她自己写的吗？”郑绍敫笑道：“她能写字，也不会穷到这般。她的历史，我都知道，等我说给你听。她是我同乡姓金的女人。光复的那年，姓金的在那湖北当什么奋勇队的队长。解散的时候，很弄了几个钱，便娶了这位黄夫人，同到日本来。他家中本有女人，在日本住不了几个月，不知为着什么事回国去了。一去便不复来，听说连音信都没有。这位黄夫人又不安分，与同住的一个湖南人姓夏的有了苟且，去年四五月间还出了一回大丑，被人家拿着了。后来不知她怎样的生活，直住到于今。今早她门口贴的那张字，我认得笔迹，就是那姓夏的写的。这样看来，她和那姓夏的还没有脱离关系。只要拼着功夫打听打听，不须几日，就明白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我今晚和你去看看何如？”郑绍敫道：“去看不要紧，只是你得想法子替我出出气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有什么气出？”郑绍敫道：“不然。这气我始终是要出的。”二人说着话吃完了菜，会了帐同出来，坐电车到光明馆。郑绍敫引着

黄文汉上楼，进了一间六叠席的房。郑绍畋小声说道：“隔壁房间就是她住的。”黄文汉道：“等我到她门缝里去张张看，是个怎样的人物。”郑绍畋道：“那张字就贴在她门上，你去看看。”黄文汉悄悄的走到隔壁门口，向缝里去张望。房中并没人，陈设十分萧条，知道是出去了。看了看门上的字，果和郑绍畋念的一字不错。随即回房间郑绍畋道：“已出去了。她房中怎的一些儿陈设没有？”郑绍畋道：“穷到这样，哪有什么陈设。”黄文汉道：“身上穿的衣服怎样？”郑绍畋道：“衣服倒不十分恶劣，想是因中国衣服不能当，所以还有衣穿。”二人正说话时，听得拖鞋的声音从房门口走过，接着隔壁房门响。郑绍畋用日本话说道：“回了。”黄文汉也用日本话问道：“她不懂日本话吗？”郑绍畋道：“我昨晚听她叫下女，一个一个字的，还斗不拢来。我们说话她哪里懂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来了一两年，怎的几句普通日本话都不能说？”郑绍畋道：“她没上课，又不和日本人交涉，教她到哪里去练习日本话？”忽听得隔壁掌声响，郑绍畋道：“你听她和下女说话，就知道她日本话的程度了。”掌声响了一会，不见下女答应。拍拍拍又响起来，下面仍没有声息。便听得门响，自己出来叫道：“开水开水，拿来给我。”黄文汉“扑嗤”一声笑了出来，外面即不叫了。又过了一会，下女才慢腾腾的扑到她门口，有神没气的问道：“叫开水开水的是你吗？”里面带气的声音答道：“马鹿，不来开水。”黄文汉、郑绍畋都吃吃的笑。

听得下女推门进房，随即退了出来，带气的“砰”一声将门关了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哪里是女学生，分明是淫卖妇。半夜三更的拉汉子进房，还当人众不知道，装模作样的吆三喝四。自己也不想想，比我们当下女的人格还低。这般驱使人，也不害羞。”这下女欺黄女士不懂日本话，所以敢立在她门口发牢

骚。不料黄文汉一句句都入了耳，忍不住生气，拔地跳了起来，推开门见下女还靠着栏杆，对准房门的数说。黄文汉向她咤了声道：“你说谁不是女学生，是淫卖妇，半夜三更拉汉子进房？”

下女翻着双白眼，望了黄文汉一望，随指着房门道：“我说这房里的人，一些儿不错。”黄文汉正色道：“中国女学生，不是可由你任意污蔑的。你说她的事，有证据没有？”下女冷笑道：“怕没有证据？奸都拿过。”黄文汉道：“还有什么证据？”下女道：“每晚十二点多钟，那姓夏的就来，两三点钟才出去。我在门缝里见他们两人，脱得赤条条的搂住睡。看见的还不止我一个人，同事的下女都看见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你去将那看见过的下女叫来，我有办法。”下女即俯着栏杆叫了几声，下面答应了，一阵脚声跑上楼来了。

黄文汉见来的两个都有三十来岁，笑着问什么事。黄文汉道：“你两个曾见隔壁什么事？”两个笑作一堆道：“什么事都见过。”那个下女道：“是吗，我还敢说假！”黄文汉问话的时候，前后房里出来几个人，都走拢来听。黄文汉一一点头打招呼。其中有一个姓任的，湖南湘阴人，对黄文汉道：“老兄看这事情当怎生办法？下女的话，我听过了几次，实在是听不入耳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足下有同乡的关系，为什么不好办？只怕下女的话不确。如果实有其事，这还了得！开同乡会驱逐回国就是。这种败类，留在日本，莫玷污了我中国的女界。”姓任的点头道：“老兄的话不错。只是这样事，关系全国留学生的体面，同乡不同乡都是一样。”那几个留学生便附和道：“这种女子，定要逐起她跑。连下女都骂起淫卖妇来，留学界的面子都丢尽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据兄弟的愚见，专听下女一面之词，恐怕靠不住。须教下女与她当面对质，看她怎生说法。如下女确有证据，她不能抵赖，事情揭穿了，看她还有什么颜

面在这里住。”大家听了，都赞成。姓任的挂先锋印，带领三个下女，将黄女士的房门推开。他们在外面议论的话，黄女士早听得清楚，正急得恨无地缝可入。见一群男女走进来，吓得面无人色。姓任的随意行了个礼，开口说道：“黄女士不懂日本话，下女说的话听不出，倒干净。只苦了我们懂日本话的，实在难堪。恐怕是下女任意污蔑黄女士，我们代黄女士出来质问她，问她要证据。不料她们说得确切不移，并说可以对质，使我们更难为情。现在同馆子的人，都说这事非彻底澄清不可。因我与黄女士有同乡的关系，推我出来，盘问黄女士的实在情形。人证也来了，等当教下女当众说，我译给黄女士听，不实之处，尽好辩驳。”姓任的说着，用日语向下女道：“你将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。”下女正待说，黄女士止住道：“不用说，诸君的意思我知道了，不过想我搬出去，几日内我搬出去就是。只是诸君也未免干涉得无礼。我虽有些不合礼法的行为，也是出于无奈，应该为我原谅。诸君平心想想自己，可能处处不落良心上的褒贬？关于个人道德的事，原不与外人相干，法律上也没有旁人可干涉之条。任先生率众进来，所说的理由，不算十分充分。刚才不知是谁在外面说，这种女子不驱逐回国，莫玷污了我中国的女界，这话更说得太过。中国的女界，却不是由我们女子自己玷污的，你们男子，什么荡检逾闲的事情不做？即如隔壁的那位先生，昨晚还在我跟前做出许多丑态，门口的那张字，不就是为他写的吗？你们男子的人格我都知道，当着人正经罢了。请你们出去，我搬家就是。我不是因为欠了馆帐，早已搬了。”说完，掉转身背着众人坐了，鼓着嘴一言不发。

不知众人怎生回答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三十六章 上野馆拒奸捉贼 同乡会演说诛心

话说黄文汉等见黄女士回出这番话来，一个个如泥塑木雕，开口不得。黄文汉自悔鲁莽，不该倡议对质。郑绍畋本躲在后面，早一溜烟回房去了。余人见风色不顺，一个个往门外退。黄文汉本想发挥几句，奈大势瓦解，独立难支，只得也跟着大众，如潮涌一般的退了出来。下女不知黄女士说了些什么，扭着姓任的盘问。姓任的模糊答道：“她没说什么，也答应几日内搬去。”下女都笑着去了。黄文汉缓步回到郑绍畋房内。郑绍畋伸着舌头，将脑袋晃了几晃，低着喉咙说道：“好厉害，几乎不能出她的门。”黄文汉摇头笑道：“我和人办交涉以来，这是第一次失败。我们自己有短处给人拿着了，任你有苏、张之舌，也说她不过。”黄文汉说着话，拿了帽子道：“我要走了。”郑绍畋送了出来笑道：“你的好事成了，须给我信，请我吃喜酒呢。”黄文汉点头去了。

过了两日，黄女士托夏瞎子四处借钱，将馆帐还清。夏瞎子替她在上野馆看了间房子，黄女士便搬进上野馆来。谁知尤物所在，处处风波。才进上野馆，又出了个大乱子。看官你道为着什么？原来上野馆住了个云南人，姓何，名列仙，借着留学的头衔，骗了一名官费，在日本住了两年，终日研究吊膀子的学问。上野馆是个下流所归的地方，雇的下女都有几分妖态。

何列仙就贪着这点，住在上野馆不肯出来。这日见黄女士进来，柳弱花柔的和下女又是一种风味，他便起了淫心，在黄女士门口踱来踱去，时而咳嗽，时而跺脚，想引黄女士注意。好个黄女士，生成一双媚眼，一副笑靥，无意中向何列仙笑了一笑。何列仙更是喜从天降，连忙堆出笑脸，近前问话。黄女士因忙着清理什物，懒得多说，便对何列仙道：“请等我将房子收拾好了，夜间过来坐。”何列仙听了这话，满心满意的以为黄女士答应了他，约他夜间来叙情话，当时兴高采烈的连点头说“知道，知道”。退到自己房里，越想越得意，到浴室洗了澡，涂了满身的香水，准备云雨会巫峡。七八点钟的时候，跑到黄女士房里去看，黄女士不知道什么时分出去了。他悬心钓胆的惟恐黄女士不回来，不住的跑到门外探望。直到十点多钟，见黄女士跟着一个二十多岁的近视眼回来了。何列仙不敢上前招呼，退立在黑暗地方，让两人喁喁细语的去。等他们关好了房门，悄悄的走到房门口，向门缝里去张，见二人促膝坐着，相视而笑。何列仙便舍不得走开，目不转睛的窥看，馋涎欲滴。见两人相视笑了一会，近视眼忽然将黄女士搂在怀里，伸手满身乱摸。黄女士偏着头，用手抱了近视眼的头，两个浪作一团。近视眼向黄女士耳边说了一句话。黄女士指着门外，咬着近视眼的耳根，不知说些什么。何列仙以为被她看见了，吓了一跳。只见近视眼摇摇头，竟唱起《西厢记》来：“我将你钮扣儿松，我将你裙带儿解。”露出黄女士雪练也似的一身白肉来，在那电光之下，见了更是销魂。何列仙眼睁睁看她两个虫儿般蠢动，不觉抽了口冷气，仍是望着他们整理衣服。掠鬓的掠鬓，揩汗的揩汗，一会都料理清楚了。

黄女士手按电铃，何列仙知道是因欲火灼干了口，叫下女泡茶喝。自己也顿觉得口渴起来，跑回房喝了一壶冷茶，才得

欲火消了下去。心想：这女子如此淫荡，若弄上了手，倒是件美满的事。看她那情人，体魄并不壮实，未必能如她的意。今晚等他睡着了，我悄悄的过去，将他的爱情夺了过来，岂不是好？热天里衣衫单薄，尤易入港，料想她决无拒绝之理。主意已定，躺在席上，看桌上的钟一秒一秒的行走。看看过了十二点钟，满馆的人都睡静，何列仙蹑脚潜踪的摸到黄女士房门口，轻轻推开门，黑洞洞的。何列仙摸着电灯的机掣，一扭有了光。见黄女士仰面朝天的睡着，只用被角盖住胸口，青丝垂于枕畔，白臂撩于床沿。眼闭口闭的，睡得正好。何列仙回身将门关好，膝行到黄女士跟前，用手在黄女士身上抚摸了一会，禁不住欲火如焚。正想动手，黄女士惊醒了，一蹶劣爬了起来问道：“你跑来做什么？”何列仙忙抱住求欢。黄女士道：“还不快出去，我就嚷了。”何列仙哀求道：“女士何必如此决绝！我实在爱女士爱到极点。”黄女士用力将何列仙一推，怒道：“真不走吗？定要我喊起来，丢你的脸吗？”何列仙见她声色俱厉，只得站起来开门。黄女士道：“轻些，隔壁有人。”何列仙回到自己房内，垂头丧气的坐了一会，忽然自己骂着自己道：“我怎的这样蠢，中国女人又不和日本女人一样，照例是推三阻四的不肯直爽答应人。她既不肯喊出来，便是允了，我何不行强将她放倒？初次见面的人，就想她全不客气，哪有这样好事。我出来的时候，她叫我轻些，隔壁有人。她若不是愿意，怎的这般说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她肯是千肯万肯了，只因没扭熄电灯，初相识的人，有些不好意思。我再过去，将电灯扭熄，搂住她，即将舌头塞在她口里，使她喊不出来，事情就容易办了。”自己点头道不错，复摸了出来。见黄女士房中电灯已熄了，如前推开门，用手在地下爬到黄女士跟前，轻轻揭开被，钻进去紧紧搂住。黄女士哎哟一声大叫有贼。何列仙忙说是我。

黄女士道：“你是谁？”接着就听得隔壁房里应声喊道：“有贼来了，有贼来了。”这两声将上下左右前后的住客都叫醒了，只听得各处门响脚响，大家忙着问贼在哪里。何列仙吓得扒起来就跑，出门刚碰了隔壁的客人出来，认作是贼，一把没有抓住，跟在背后追。何列仙的裤子是虚扎的，没有系上带子，跑急了，裤子褪了下来，缠住了脚，跑不动。刚到自己的房门口，已被追的拿住了。何列仙忙作揖求情道：“我不是贼，求你不要声张。”那人道：“你不是贼，半夜到人家房里干什么？”何列仙想拉那人进房，求他遮盖。猛听得一阵脚声跑近前来，喊道：“贼在这里吗？”那人笑道：“一个偷人的贼，已拿着了。”即有许多人围了拢来，何列仙羞得摔开那人的手，逃进房去穿裤子，那人仍跟了进来。电光之下，无处逃形，一刹时看把戏的人都挤满了。黄女士也起来穿好了衣服，走到外面。就有许多人围着她问讯，她一一对人说了出来。有几个问是谁拿的，黄女士道是隔壁房里的。几个人都到何列仙房里，问拿何列仙的那人道：“老李，是你拿着的吗？”老李便是李锦鸡，这晚他正和春子睡得甜蜜蜜的，听得隔壁叫有贼，他便应了两声跑出来，恰好将赤条条的何列仙拿着了。当时同馆的人，一个个尽兴奚落了何列仙一顿，各散归房。次日绝早，何列仙即搬跑了。

夏瞎子听了这个消息，三步作两步的跑来看黄女士。黄女士将详细情形，对他说了一番。只气得夏瞎子两只近视眼发直，连说岂有此理，这东西非惩治他不可。黄女士道：“惩治是自然要惩治他，只是你出头有些不便。我有个本家就住在隔壁几家富士馆内，为人甚是仗义，又是克强嫡亲出服的兄弟，我去请他过来商量，看他有什么办法。”夏瞎子道：“他认识你吗？”黄女士道：“我和他同宗，怎的不认识？当小孩子的时候，

便和他时常同顽耍。”夏瞎子点头道：“不是人家都叫他黄老三的吗？”黄女士道：“不错。”夏瞎子道：“我知道。他是个老留学生，去和他商量商量也好。”黄女士便换了衣服，到富士馆来。黄老三刚起来，黄女士装出哭声，诉了昨夜之事。黄老三捻着几根胡子，微微笑道：“你们幼年妇女，单独住在这种龌龊馆子里，自然是有些意外的风波，忍耐点儿就过去了，何必闹得天翻地覆，揭出来给人家看笑话？”黄女士道：“叔叔你老人家不知道，自你老人家侄女婿回国去后，也不知受了人家多少凌辱。常言道：女子无夫身无主。这一年多，苦也受尽了。于今更闹得不像样，居然想强奸起你老人家的侄女来。你老人家何等体面的人，我是何等人家的小姐，这种气如何受得？无论如何，总求你老人家替我想法出出气。”黄老三皱着眉道：“这事情教我有何想法？”随即沉吟了一会，问道：“强奸你的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知道他的姓名么？”黄女士道：“知道他的姓名也罢了，连人都没看真。”黄老三点了点头，起身穿衣服道：“你且回去，我吃了点心过你那边来，打听他的来历。”黄女士叮咛道：“定来呢！”黄老三道：“说了来，自然来。”黄女士笑道：“你老人家说话素来随便的，没得我在家里等，你老人又不来咧。”黄老三点头挥手道：“你去，一定来。”

黄女士辞了出来，夏瞎子还站在上野馆门口打听。黄女士对他说了黄老三的活，夏瞎子道：“凑巧今日湖南同乡会开会，我带你去将这事对大众报告，求同乡会写封公信到公使馆，请公使除那东西的名，你说好么？”黄女士道：“只怕同乡会不肯写信。”夏瞎子道：“哪有不肯写的？同乡会会长职员都是我的朋友，容易说话的。”黄女士道：“只要你说去好，就去也可以。今日什么时分开会？”夏瞎子道：“午后二时，在大

松俱乐部。我此刻就去会两个朋友，谈谈这事。”说着去了。黄女士进馆，在房里还没坐得一分钟，黄老三来了。叫帐房来，问了何列仙的姓名籍贯。亲到李锦鸡房里，问了昨夜提贼的情形。又邀了昨夜在场的人，到黄女士房里。黄老三写了封信给公使，要求满馆子的人，写了封公函，证明确有是事，两封信都从邮政局去了。黄老三办好了事，也不就坐，便辞了众人出来。

这两封信不久即发生了效力，何列仙的宫费被裁。没有钱，便不能研究嫖学，仅得了一张修业文凭回国去了。从此上野馆少了一个嫖客，淫卖妇少了一个主顾，中国政府每月省了三十六块冤枉钱。这都是黄女士一声喊的结果，只是这都是闲话。

再说黄女士自黄老三去后，即走到外面盼望夏瞎子来谈心。煞是作怪，他们两人真有磁石作用似的。黄女士刚走到门口，夏瞎子恰迎了上来。两人各笑了一笑，同进房说黄老三的办事才好。夏瞎子就在上野馆吃了午饭，等到两点钟，两个鹌鹑比翼的到大松俱乐部来。此时到会的已有了百多人，十有九都得了这消息，正在三个一群，五个一党的议论这事，忽见黄女士公然带着夏瞎子到会，不约而同的哄笑起来。黄女士面子上终觉有些惭愧，一个人坐在演台角上，不敢和夏瞎子联袂接席。夏瞎子偏不知趣，拼命的挨近她坐着，恼动了许多同乡的，起了个驱逐他们回国的心。开会的时候，便有位职员出来演说留学生的道德，及同乡会对于留学生的责任。暗暗的指着他们两人，对症下药。黄女士从来会说，到了这时候，也只能低着头红着脸，连气都不敢大声吐。想起昨晚的事，更是羞惭满面，不待散会，即悄悄的同夏瞎子走了。黄老三在会场上听得风声不好，恐怕同乡会认真驱逐起来，体面上过不去，归家筹了几十块钱，要黄女士回国。黄女士不能违拗，终于与夏瞎子歉歉

惜别。两人都痛骂何列仙不置。

当时有好事的，作了一首诗赠黄女士，还作得好。诗道：

从来好事说多磨，醋海探源是爱河。
无碍无遮大欢喜，逢人莫漫更投梭。

黄女士动身之后，上野馆略为清净了几日。李锦鸡和春子又闹起花样来。原来李锦鸡前日在上野公园，无意遇了胡蕴玉女士，李锦鸡此心不死，施出他平日吊膀子的看家本领来。胡女士真能做到无碍无遮大欢喜，李锦鸡便跟着诉了一回倾慕之怀，向胡女士讨了住址，回家写了封万言情书，寄给胡女士。因怕胡女士走来见了春子吃醋，想将春子退了。春子哪知道李锦鸡的苦衷，撒娇撒痴的不肯去。后来见李锦鸡认真不要她，她便敲李锦鸡的竹杠，要李锦鸡做衣裳。李锦鸡不肯，春子哭着闹个不休，说李锦鸡骗她。李锦鸡无奈，只得花了十几块钱，做套衣服给她，还补足了一个月的夜度费，才两下脱开。李锦鸡的万言情书寄去，以为必是一道灵符，胡女士非来看他不可。谁知这封信偏被一个不作美的人见了，立刻变成了个梦幻泡影。

这人是谁呢？说起来看官们必然惊讶，便是阻拦苏仲武的黄文汉。黄文汉自光明馆出来之后，回到代代木。郭子兰问开会的情形，黄文汉说了个大概，吊膀子的话，便不提起，只商量要搬家。郭子兰为人忠厚，明知道黄文汉举动诡谲，他只作不理睬，要搬家就搬家，也不寻问理由。次日，胡女士果然写了封信来，说几日内就搬到三崎町甲子馆来，和一个国会议员同住。黄文汉大喜，连忙到三崎町一带寻房子。苦于没中意的，远了又嫌不方便。甲子馆对面有个玉名馆，还勉强能住，即定

一间大房间。一时也不顾郭子兰搬往何处，匆匆将贷家解散。郭子兰在牛达寻了个贷间，黄文汉便搬进玉名馆来。黄文汉搬家的这一天，恰好是胡女士乔迁之日。彼此在街上遇着，胡女士已得了黄文汉告他搬玉名馆的信，彼此见面都喜孜孜的。只因街上立谈不便，又各忙着要检行李，才分了手。夜间胡女士来访黄文汉，黄文汉接到房里，随便说了几句客套话，都不肯久拘形迹。胡女士年纪虽小，男女交际上却十分老成。她平日往来的朋友，都是身体雄伟的，黄文汉练过拳脚的人，更是不同。这晚直到十二点多钟，胡女士还不舍回去。黄文汉也还有些不尽兴似的，留她住夜。胡女士当女英雄的人，本来不受人拘束，可到处自由的，就住下来。两贤相得益彰，从此便如胶似漆，胡女士每夜宿在黄文汉家里。一夜，胡女士问黄文汉道：“有个福建人姓李的，你认识他么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不是那日在教育会演说被叱的吗？”胡女士点头道：“就是他，为人怎么样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他有名的嫖客，叫李锦鸡，最是无聊。你不用看他旁的，只看他那天上台演说，若是稍有学问的人，怎的那般胡扯。稍有人望的，也不得满座都叱他。”胡女士笑道：“原来是这般的一个人。他今日写了封信给我，你看么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什么信？我看。”胡女士从手提包里拿出来给黄文汉笑道：“我看他这封信还没写通。”黄文汉见一叠信纸，足有半寸厚。看了几页，总是些仰慕恭维的话，懒得看下去，一把撕了。笑道：“这狗屁不通的东西，全不知道要脸。怎么这样的笔墨；居然敢连篇累幅的写信给你？写给无知识的女子，倒还可恕。”胡女士点头笑道：“可惜撕烂了，不然倒有个办法，绝他的妄想。”黄文汉忙问：“怎样？”胡女士道：“将原信寄给他，一个字也不复，他接了，必将念头打断。”黄文汉喜道：“这法大妙。撕烂了不要紧，理好加封寄去就是。

”说着，就桌上将信纸一片一片的理伸，加了个封套，当晚即由邮寄还。

李锦鸡接了，气得目瞪口呆。并不知道是黄文汉作梗，以为是胡女士变了心，自悔不该将春子退了，弄得两头失靠。闷在肚里气了几日，手中还有几十块钱，仍想包一个日本女子泄泄胸中的忿气。四处物色了一晌，没有称意的。嫖了几晚艺妓，钱又嫖完了。色的念头，也只得打断。一日在上野馆门口，见了一个女学生走过。年纪在二十内外，容貌颇不恶劣，衣服更是整齐。李锦鸡有些技痒，也不问她是谁家之女，谁人之妻，便跟上去吊起膀子来。那女学生一直往前走，睬也不睬。李锦鸡吊膀子的经验最足，失败的回数绝少。虽是日本女子容易上手，他的忍耐性，也算是独一无二的。他想吊这女子，任如何的被叱，他总是和颜悦色的，一点儿性气没有。并且胆力绝大，脸皮绝厚，手腕绝快。有这三种，所以绝少失败。就是胡女士，若不是这些人有意与他为难、黄文汉从中作梗，怕不已到了手吗？

闲话少叙。单说他跟着那女学生走了一会，见女学生不作理会，便走拢去低声问道：“贵学校在哪里？”那女学生回过头来，正待质问他，一面不识的人，无故问了做什么。好个李锦鸡，聪明盖世，见女学生回过脸来，带着几分怒气，即连忙笑道：“果然是你。我说我的眼睛不会这样不停当，上课去吗？”那女学生怔了一怔，望着李锦鸡不好开口。李锦鸡接着说道：“想不起我来吗？我姓李，前月不是在美术展览会会过的吗？”女学生寻思道：“先生错了，我并不曾到美术展览会去。”李锦鸡跺脚笑道：“哪里会错。你的模样我也不记得吗？虽只见过一次，已深深的印入我的脑筋，一生也不会将你的影子忘掉。你何必装不认识来拒绝我哩！你要知道我并不是妄攀相识。

”

日本女子的性格，最喜人恭维她生得好，一见面即永远不会忘记。李锦鸡投其所好说去，女学生果然不好意思再说不认识，也堆下笑来道：“对李先生不住，我要去上课了。”说着对李锦鸡行了个礼就走。李锦鸡慌忙答礼，缓缓的跟在背后走。跟到猿乐町，见她进了高等女子英佛和学校，喜道：“这学校里女子，没有中等以下人家的。用心吊上了，比春子要强十倍。说不得须破几日工夫。”

不知李锦鸡怎生吊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三十七章

旅馆主无端被骗 女学生有意掉包

话说李锦鸡在英佛和女学校门口徘徊了一会，心想：不知她什么时候下课，如何能在外面立等？不如回上野馆。她上课既由上野馆，下课必也得走那里经过，我立在上野馆门口等她便了。李锦鸡回到上野馆，只见他的好友王立人已押着行李向上野馆来。两人见面打了招呼，李锦鸡即帮他搬运行李。

这王立人自去年和刘越石抢春宫之后，数月来嫖赌逍遥无所不至。前次黄文汉给郑绍畋看的那张新闻，便是他发表的成绩。他学名叫作王家祥，年龄二十三岁，生得身材短小，眉目却还端正。只是眉目虽生得端正，嫖品却极是下等，专喜和下女烂污淫卖鬼混。神田一带的淫卖妇，他见面没有不搭上相好的。神田几家人口雇入所，没一家不是极老的资格。表神保町一番地的都屋，他更是往来得亲密。都屋有个女儿，年才十七，生得淫冶非常，名字本叫秋子。只是人家却不叫她秋子，因她大而无外，无所不容，赠她一个绰号叫“汤泼梨”。汤泼梨是日本大碗的名词，汉字就是个井字。人家又说赠她这绰号有两个意思：一个是说她偷的人多，一个是形容她下体如汤泼梨之大。著书的人，却不知道哪一个实在，大约两个都有些意思。这汤泼梨生长人口雇入所，见多识广，媒人媒己，在神田几乎垄断神女生涯。王立人本是她的老主顾，因为王立人厌旧喜新，

要求她物色新鲜人物。汤泼梨这种女人本无所谓吃醋，并且日本人具有一种特性，无论什么人，只要有钱给他，便是他自己的女人姊妹，都可介绍给人家睡的。莫说汤泼梨是靠此营生的，肯吃这样无价值的醋吗？一连介绍了几个给王立人，王立人都睡一晚说不称意。汤泼梨贪王立人有的是钱，特意将她的亲戚榎木花子找来。这榎木花子年纪虽比汤泼梨大一岁，看去却只像十五六岁的小女孩，容貌比汤泼梨更是妖艳，在马达乡村地方，没有人赛得过她。汤泼梨写信找了她来，教训了几夜，引给王立人看。王立人果然欢喜，同住了几夜，两心契合，便订了做夫妇的口头契约。王立人为她租了猿乐町五番地的房子，居然立起室家来。汤泼梨从中得了许多的介绍费。王立人对花子说他父亲做农商总长，在国内如何有势力，如何有钱，想使花子听了欢喜，好一心一意的跟他。谁知花子受了汤泼梨的教唆，要趁此多捞几个钱，无日不吵着王立人要做衣服，买首饰。王立人既吹了这大的牛皮，不能不装出有钱的样子，只得罗雀掘鼠的供给她。奈花子的欲心太大，以为王立人手中至少也有一千八百，几件丝不丝棉不棉的衣服，几套金不金银不银的首饰，哪里在意？仍是撒刁放泼的和王立人闹。王立人实在没有力量，只得哄着她说已打电报赶钱去了，不久就有钱到。安静了几日，见没有消息，又吵起来。王立人找了汤泼梨，求她缓颊。汤泼梨教训了花子一顿，从此便不吵了。只是每日在街上游走，夜间直到十一二点钟才回。王立人问她终日在外面跑些什么，她说在家中闷得慌，去外面开开心。王立人也禁止她不住，只要她每夜归家，便算她没有外遇。

一日，王立人有个朋友从中国来，写信要王立人到横滨去接。王立人一早就去了，留花子看家。到下午回来，见大门由里面锁着。王立人知道有变，用力捶了几下门，里面答应了，

花子开门出来。王立人见她形迹可疑，忙跨进去满屋搜索了一会。见后门大开着，水果糖食摊了一席子，不由得大怒，回身抓住花子就是几巴掌。花子大叫了一声，头发都散了，也扭住王立人乱抓乱撞。声息闹大了，遇了游街的警察，跑进来查问。花子撒了王立人，向警察哭诉道：“我在他家做下女，他调戏我，我不肯，他就按住我强奸。他是中国农商总长的儿子，我得和他起诉。”警察问道：“你是哪个人口雇入所介绍的？”花子说了，警察抽出日记本写了几个字。王立人向前申辩，警察似理不理的略点了点头，教同到警察署去。王立人便和花子同到警察署。不一刻汤泼梨也来了，也说是介绍花子到王立人家当下女。王立人又辩论了一会，只是没有证据，争花子、汤泼梨不过。幸警察长察言观色，已看出了几分，两造都申叱了一顿，叫都滚出去。王立人回家，望着花子将新办的衣服首饰捆载而去，只气得捶胸顿足。一个人冷清清的住了几夜，又想念起花子从前的好处来。他知道花子的住址，便写了封绝妙无比的日文信给她，信道：

拜启呜呼御前八十分ノ亲切ガ有リマ六カラ死ノ迄デモ
忘レマセン而ン御前ノ恶メ处ガ自分デノシヨジシツラルデ
セラカ 若シ自分デシヨシテルメララベ私ハ刀タリ前デ
セサカ | カ | 花子诚ニ六マメイケンレド私ハ决シビ御前ノ
事ガ忘レルメ事ト出来マセンデ第一八御前注意シデリパメ
ゾトメツ居テ御身体ガ切ニシモ下甘人

恋レフ

榎木八十样 王家祥ヨリ

(花子的好处自己至死不忘，而花子的坏处则请她自己改

正，必要时自己也可给予帮助，自别后始终忘不了花子，请花子多保重身体，云云。)

这信发去不到两日，花子公然又来了。好个王立人！不记前事，复为夫妇如初。一日，王立人家中果然汇了百多块钱来，王立人从邮政局领回，放在钱包里。第二日起来，不翼而飞的去了八十块。王立人明知道是花子偷了，只是花子死也不肯承认。不得不自认晦气，翻悔不该写信找她来。即日将房子退了，硬撵了花子出去。花子并不留恋，悠悠然去了。王立人便搬到上野馆来，从此与李锦鸡打成一片，嫖赌上出了许多新鲜花样，待我一一写来。

这日，李锦鸡帮着王立人收拾行李已毕，午饭也不吃，站在门口盼望。直等到四点钟，那女学生夹着书包才从容向上野馆这条路走来。李锦鸡忙挣开笑脸，迎上去一躬到地，笑道：“小姐上课回了，可能到我家去坐坐？”随用手指着上野馆的门道：“就在这里。”女学生猛然见了，吓得倒退了一步。望了李锦鸡一望，见就是上午的那人，知道是不怀好意。但是日本女人遇了这种不怀好意的人，本不十分畏惧，不过须看来人的面子如何。李锦鸡天然爱好，一切修饰，都迎合日本女人的心理，早医子女学生的九分不快，不忍说出个不字。只是也不便开口便允，低着头做出寻思的样子。李锦鸡见有允意，哪敢怠慢，接连说了几个“请”，自己侧着身子要引道。女学生一想就进去看看也不要紧，休得辜负了人家的盛意，便点了点头，硬着头皮，进了上野馆。李锦鸡一面脱靴子，一面招呼厨子，办几样顶好的中国菜。厨子自是诺诺连声的笑应。李锦鸡接了女学生的书包，引到自己房里。李锦鸡住的是间六叠席的房，虽不甚新，也不甚旧。房中的陈设却都是崭新的，书案上供着

一大瓶的鲜花，鲜花上面供着一张西洋裸体美人的油画，神采和活的一样。书案旁摆一张沙法椅，席上几个白缩缅蒲团。李锦鸡随手拿了一个，让女学生坐。女学生也有些不好意思似的，低垂粉颈的坐下来，手拈裙带，不做一声。李锦鸡殷勤递了烟茶，正待问她的姓名，忽门响，下女引着一个五十多岁的日本人进来。李锦鸡不见这日本人，还有几分魂魄和女学生说话，一见了这日本人，三魂七魄都吓掉了，登时面如土色，真和泥塑的一般。日本人行礼，也不知道作理会，瞪着一双白眼，恨不得立时破壁飞去。看官，你道这日本人是谁？原来就是东乡馆的主人。他自李锦鸡逃后，四处探访了几日，没有消息，也就自认晦气的罢了。将李锦鸡不成材的行李收叠起来，搁在一间不能住客的房内，李锦鸡的住房，仍租给人住。倏忽忽的过了半月，忽然邮便夫执着邮便局的一张纸条，要将赵明庵的那封挂号信收回去。说本人有信通知邮便总局，谓赵明庵久经归国，回条上的收件人是东乡馆，请向东乡馆将原件取回，转寄福建去，所以来取这封信。馆主人吃了一惊，直向邮便夫说这信已交给赵明庵的同乡李某收了，李某现在不知去向。邮便夫将馆主的话，回复邮便局。邮局查存根，款已有赵明庵的图章领了，打了个电报向福建去问。回电赵明庵归国时，并未托人收受信件，图章确系伪造。邮局只得仍找东乡馆。馆主自知说不过去，不能不担任赔偿。只是一个做小生意的人，如何亏赔得起？拼命的四处探听李锦鸡的下落，这日居然被他探着了。进门见房里有客，存着些客气，不做声。

女学生见有人进来，即告辞起身。李锦鸡迷迷糊糊的，也不知道留，也不知道送，略略抬了抬身，便由她去了，心中只计算如何遣发这债主。神思稍定，听得馆主开口说道：“李先生搬到这里，倒很好。多久就想来奉看，因为不知道先生的住

址，所以耽搁到于今。”李锦鸡听了，格外难过，老着脸笑道：“很对你不住。前月我因有点急事，到大连去了，昨日才回来。同着两个朋友，他们定要住上野馆，又不懂日本话，强扭着我陪他一两日。本打算明后日回你那馆子来，恰好你今日来了。这房间并不是我的，你看这些陈设不都是新的吗？方才来的女客，便是我朋友想纳个日本妾，约了今日来看，刚遇着我朋友有事出去了。我前月走的时候，不给你信，也有个理由，并非想逃你的债。你看我平日挥霍，大约也知道我不是逃债的人。只因去大连，是为我民党的秘密紧急事，一则说出来防人知道，二则那时手中的盘缠不多。告诉你要走，不算清帐，恐你挽留，误了我的事，所以瞒着你走。你素知我系民党要人，举动是与常人不同的。你于今且回去，我明日定到你馆里来，我还是要到你那里住的。我们老宾主，有话都好商量。”馆主人听了李锦鸡一篇鬼话，到底摸不着头脑，有几分认作真的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原来有这些原故，先生能再到小店去住，自是感激。只是赵先生的那封挂号信，邮便夫来了几次，问我追赔那汇来的钱。先生可怜我做买卖的人，如何受累得起？望先生出来担认一声。”李锦鸡听了，又加上了一层慌急，思索了一会，忽抬头向馆主道：“那信是赵先生托我收领的，如何邮局能问你追赔哩？赵先生动身的时候，将他的图章交给我，托我替他取款，背了脸就不承认吗？这还了得！这事不与你相干，我去邮局办交涉便了。你放心回去，包管邮局不再找你了。此刻时间不早，邮局办事的放了假，明日我办好了交涉，便到你馆里来。”说完，气忿忿的骂道：“赵明庵那东西，这般教我丢人，还了得！决不饶他！我和他同乡，又是亲戚，他的钱我又没拿着使一个，也替他还了帐，如何又追问起来？”李锦鸡一个人叨叨的骂个不了，馆主也摸不着头脑，见说得这般认真，便将心放下。李

锦鸡骂时，下女来问菜已弄好了，就开上来么？李锦鸡借着收科，叫快开来，添一个客饭，打五角正宗酒来。馆主忙装出告辞的样子，李锦鸡拉住笑道：“你我还客气些什么？已招呼他们厨房弄了几样中国菜，随便喝口酒。你又是欢喜喝酒的。”馆主听说，也笑着仍坐下来，谢了几句。李锦鸡偶一回头，见女学生的花布书包还摆在桌上，心中大喜，忙起身收在柜里。下女开上饭来，陪着馆主饮了几杯酒。吃完饭，哄着他去了。从柜里拿出书包来，打开一看是几本法文算学教科书。看书面上写着“有马藤子”四个字。李锦鸡寻思道：神保院对门有所洋房子，门口挂着“法学士有马通辩护士事务所”，说不定是她家的，我等着就是。她明日上课，必来这里取书包，怕她不送上门给我取乐吗？心中一时高兴起来，将书包裹好，仍纳在柜里，思量明日如何打点东乡馆。忽听得王立人在门外喊道：“老李，今晚是元日，我们看夜市去么？”李锦鸡道：“去没要紧，只是没有多味。”王立人推门进来笑道：“同去看各人的运气何如？谁吊上了，谁带回来睡觉。”李锦鸡笑道：“谁也吊得上，要看什么运气。”王立人摇头道：“谁去吊淫卖妇？人家的女儿也未必一吊便着。”李锦鸡笑道：“你说谁家的女儿吊不着？只你吊不着罢了。你吊的手段原来不高。”王立人道：“我的手段为何不高？”李锦鸡道：“也不知道怎的，你总得露出些缩脚缩手不大方的样子。想是和下等淫卖妇混久了，染了些下作气，高尚女人见了一定不欢迎的。”王立人笑道：“哪有这话，我们就同去试试何妨。”李锦鸡点头，也不戴帽子，同走了出来。一路说着话走到三崎町。但见两边的路摊，接连摆着，形形色色的小买卖，无般不有。街上往来的人，从高处望去，只见人头如波浪一般，簇簇的涌动。少男幼女，也不知有多少。借着这时间做媒介，李锦鸡、王立人入了人群。

既特为此事而来，白兔不得各自留神物色。两个人四双眼睛便如拿空饿鹰左顾右盼，略可上眼的，不是在她手上捏一把，便在她屁股上抓一下。被抓被捏的女人，一个个都眉花眼笑，也有回捏一把，回抓一下的。各自都以为没别人知道。其实到这里来的，遇了女子，谁不留留神？只各自瞒着自己罢了。李锦鸡挤来挤去，始终遇不着一个可观的。幸他是被动，原没有出来吊膀子的心，可以稍自宽解。正挤得没多兴味，忽闻得一股异香，人缝开处，一个西装美女挤过来。李锦鸡不看犹可，看了真是十五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。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胡女士。李锦鸡此心不死，想挤过去。见胡女士背后又挤出一人，一把握了胡女士的手。李锦鸡认得是黄文汉，忙缩了脚不敢过去。黄文汉身材高大，胡女士本来矮小，并肩走起来，更显得一长一短，黄文汉弯着腰才能和胡女士说话。李锦鸡见二人情形很亲密，赌气往人缝里钻。钻到一个拍卖摊旁边，见围的人多停了步，睁开眼睛四处一溜，早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背后，站了一个王立人，正用手插在那女子袖里摸索。那女子只做没理会，咬着嘴唇看拍卖人高声大喊。王立人诚心诚意的，和使催眠术一般。李锦鸡看看好笑，心想：王立人毕竟是个下等吊法，这女子分明是个烂淫卖，也值这般不避嫌疑的去吊。左右的人都望着他，他也不知道。等我去吓他一吓，看他怎样。心中想着，轻轻挨了拢去，探着那女子的手，用力揪了一下，忙退到后面。那女子忍痛不过，以为是王立人揪的，“哎哟”一声，翻转身来，朝着王立人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马鹿，怎的无礼！”王立人吓得缩手不迭，登时红了脸。左右的人都哄笑起来。有些轻薄的日本人，知道王立人是中国人，便叱的叱，骂马鹿的骂马鹿。王立人哪里再立得住脚呢？头一低，钻开了几个人，正想一路钻回馆去，忽被一人拖住。回头看是李锦鸡，

他还不知道是李锦鸡给苦他吃，以为李锦鸡没有看见，勉强笑道：“我们回去罢，今晚一个好的都没有。”李锦鸡笑道：“没有好的吗？你自己不会寻也罢了，方才不知道是谁吊膀子出了笑话，大家都哄着骂起来了，你见了么？”王立人摇头道：“不曾见。”李锦鸡拍着王立人的肩笑道：“不用装糊涂罢，我都看得清清白白。我说你不行，你定要试试，何如呢？”王立人道：“那女子真奇怪，我摸得她好好的，她还只管就着给我摸。我又没揪着她，为什么忽然喊起哎哟来，真吓得我恨无地缝可入。我们回去罢，没有兴致再吊了。”李锦鸡早觉没有兴致，便同挤了出来。回到上野馆，下女迎着说道：“刚才有个姓有马的女子来会李先生，说明早再来。”李锦鸡笑着点头。一个与李锦鸡有过关系的下女，含着些微醋意，似笑非笑的道：“李先生自然有女子来会，但不知是谁家的小姐？要不是下女方好，下女才无味呢。”李锦鸡笑着搂住那下女道：“不要胡说。来会我的女子，就要有关系吗？”下女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挣开李锦鸡的手跑了。李锦鸡回房，王立人跟了进来，问来会的女子是谁。李锦鸡说给他听了，王立人觉得诧异得很，问李锦鸡何以这般容易。李锦鸡笑道：“要是你早被她骂了。吊膀子的事，有什么不容易？你没看过《西厢》吗？金圣叹说得好：天下最容易的事，莫过于幽期密约。因为这种事只要两个人，我肯了，事已成了一半。事情坐实成了一半，还怕不容易成功吗？吊日本女子，连她的那一半，都可以替她成了。为什么呢？世界上女子没有不想男人的。中国女子因数千年来的积习，无形中有一种限制，女子将偷人的事看得极重，不肯轻易失身。而家庭制度不同，和男子接洽的少，男子纵想吊她，因有些无理由的阻格，得灰了许多心。女子也是如此，纵有想偷男子的心，得排除种种障碍，所以成功只有一半。日本女子有

什么要紧，只要男子生得不丑，他总是用得着的。虽大家的女儿，借着学堂，出入终是容易。去了大门，便是自由之身。欢喜谁，便跟谁。生得好的男子，个个都有十成把握。你的容貌并不算丑，服饰也还去得，就是那种嫖淫卖妇的样，都摆在脸上，使人望而生畏，你以后须大方点儿。方才的那种吊法实在不敢恭维，你也不想想，什么好人家女子，这样不要脸，肯当着人由你侮辱？悄悄的捏手示意，使她知道便罢了，决不可露出下作样子来，使旁边的人看见。日本女人虽将这事看得轻易，然公然为猥亵之行为，也知道是犯法的。因为夜市上吊膀子的人多，人家都看惯了，不肯开口便叱，然而都有吃醋的样子。你一时迷了不理睬，那女子又是个下贱东西，由着你明目张胆的抚弄。你看后来多少人骂？要不早走，只怕还要吃亏呢！”王立人点点头，问李锦鸡要书包看。李锦鸡拿了出来，二人翻阅了一会。王立人羡慕不已，问李锦鸡明日藤子来了当怎么样。李锦鸡笑道：“我自有妙法，此刻不必说给你听，以后使你知道了便了。”

不知李锦鸡有何妙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三十八章

水月镜花楼台泻影 招蜂惹蝶旅邸斟情

话说李锦鸡和王立人谈笑了一会，各自安歇。次日；李锦鸡尚未起床，即有下女进来说道：“外面有个女学生来会，说要请李先生出去说句话。”李锦鸡大喜，连忙说快去请进来。下女去了，李锦鸡起来拿了洗面具，想赶着去洗脸。下女已回来说道：“她说不进来了，请你将昨天遗下的书包给她，等着要去上课。”李锦鸡道：“等我下去请她。”说着趿了拖鞋跑到下面。藤子见了李锦鸡有些羞答答的，行了个礼。李锦鸡连说请进去坐坐。藤子笑着说道：“现正忙着暑假试验，下次来坐罢，请将昨日遗下的书包给我。”李锦鸡复请了几句，见藤子抵死不肯进来，当着人不便伸手去拉，两个对立了一会。藤子催着要书包，李锦鸡无奈，只得教她等着，自己跑上楼去，从柜里将书包拿出来。忽然心生一计，打开书包，将一个手写本留下，夹了一张自己的名片在教科书里面，照原式包好提下来，交给藤子笑道：“请打开看看，有遗失没有？失了尽管来这里寻找。”藤子笑着点头收了，并不开看，弯弯腰走了。李锦鸡知道她必再来，仍是得意，回房盥漱，用了早点，往邮局办交涉。写了张领钱的证，邮局自去回复赵明庵，以后交涉，自由赵明庵与李锦鸡直接，不与邮局及东乡馆相干。李锦鸡办完交涉，回到东乡馆，与馆主言明，伙食帐限三个月内陆续交

还。馆主只要邮局的交涉妥了，伙食帐倒容易商量。李锦鸡的难关已过，归家一心一意的等藤子来接书。等了几日，竟没有影响。李锦鸡无法，仍立在上野馆门口等候。谁知各学堂已放了暑假，藤子不上课了。李锦鸡在神保院徘徊了几日，并不见藤子出来，怨恨东乡馆主不置。这段姻缘，不知何日是了。暂且将他搁住。

于今且说苏仲武，因高等商业学校放了暑假，久有意想去日光避暑。打点了盘缠，带子随身行李，由上野火车站坐奥羽线火车到宇都宫。换了日光线火车，五点多钟便到了。苏仲武虽没到过日光，因通语言，却没有什么障碍，拣了个极大的旅馆住下。这旅馆名小西屋，两层楼，有数十间房子，甚是精洁。旅馆中下女，见苏仲武容仪韶秀，举止温文，不像日本学生粗鲁。衣裳固是阔绰，行李虽少，却是富家子旅行模样，因此招呼甚是周到。苏仲武因到馆日已向西，便想休息一夜，明早再去各处游览。当时脱了衣服，换件浴衣，往浴室洗澡。洗完了回房，喝了口清茶，吃着雪茄烟，觉得神清气爽，绝不像在东京时的烦闷。坐了一会，抄着手踱出来，在廊檐下闲走了几步。见天井里一个大金鱼池，池中养着许多的鱼，池旁摆了几盆花。苏仲武换了双草履，走下天井，踱到池边。看那几尾鱼，在水藻中穿梭也似的游泳。心想：这鱼必因白昼太阳过烈，逼得它躲在水底不敢出来，此刻天已快阴了，水上有了凉意，它快活起来，所以成群结队的在藻里左穿右插。苏仲武正在凝思，忽见池里露出个美人的脸来，不觉吃了一惊。仔细看去，几尾鱼穿得水波荡漾，美人的面影也闪个不定。再看美人面旁，竖着一根圆柱。苏仲武心中疑惑，更仿佛现出楼阁的影子来，美人还在那里理鬓呢。苏仲武忙走过美人那方去看，楼阁美人都不看见了，却有许多的白云，在水中驰走。苏仲武凝神想道：我

着了魔吗？怎清清白白的露出这些幻境来？再走到原立的地方一看，楼阁美人，可不是依然宛在？苏仲武一脚跨在池边，蹲下来定睛看去。一个不留神，将池边的土踏崩了一块，塌下水去，水花四溅，楼阁美人，又不住的荡动，弄得苏仲武眼花撩乱。偶一抬头思索，水中的美人，分明立在楼上，白云也分明在半空驰走，哪是什么幻境，竟是千真万确的眼前之景。苏仲武恍然大悟。看那美人，年纪约十六七，明眸皓齿，柳弱花柔，禁不住心中突突的跳个不了。立起身来仰面去看，美人并不理会，将脸倚着圆柱，凝想什么入了神似的。苏仲武目不暇瞬的看呆了，不觉得站了几多时间。下女叫他吃晚饭，才点头觉得颈痛。

苏仲武哪有心吃饭，胡乱用了点，又跑到天井里来看。只有那根倚美人的圆柱，还竖在那里顶着房檐，美人早不知何处去了。苏仲武怅惘了一会，心想：美人必是这馆里的住客，大约也是来避暑的。这样美人，不论她有知识没有，娶了她做女人，任是什么英雄豪杰，大学问家，也不能说辱没。我苏仲武长了二十二岁，并不曾见过这般的美女，虽到日本来，也曾尝试过几个，哪一个能称我的心愿？黄文汉人人知道他是老东京，偷香窃玉的本事，没人敢说不佩服。他引荐给我的，都算是很有美名的，哪里比得上这个十分之一？那些所谓美的，不过具美人之一体，有些动人的地方罢了。间有一两个稍完全的，又是妖冶之态，都摆在面上，没一点儿幽闲贞静的样子。矜贵的更是没有，只能使人见了动淫心，怜爱的心广点也不会发生，何能如这女子使人之意也消？等我慢慢的打听她住在哪房里，寻机会和她亲近亲近。若有希望，我情愿为她破家。想念时，天色已晚。此时正是七月初间，一弯新月，早到天河。微风振衣，萧萧有凉意。缓步从容走到门外，月色溶溶，日光山如浸

在水里。苏仲武想乘着月色去游，因恐不识途径，只在就近树木密茂的地方踱了一会。一心想再遇那女子，复走回馆。只在天井里来回的走，却怪那女子并不再出来。到九点多钟，苏仲武有些疲倦起来，回房安息。次早六点钟即起来，走到洗脸的地方，恰好那女子也正在洗脸。苏仲武喜极了，倒不敢过去同洗，生恐吓走了她似的。停了停步，复鼓起勇气，硬走过去。那女子转脸望了苏仲武一眼，仍低着头洗脸。苏仲武被她这一望，虽觉是分外之荣，只是倒弄得手足无措。刹时间好像自己通身都是龌龊之气，很不配和这样美人同立着洗脸似的。放开自来水，只管低着头洗，望也不敢望她一望。二人都还没洗完，又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。女子望着妇人说道：“妈，到这里来洗。”苏仲武听那声音，直柔脆得和吹箫一般。看那妇人，年纪虽有四十多岁，却还是个半老佳人，面皮甚是丰腴，相貌和女子有些相似，只身材略为高大。知道是母女，不敢再看，恐她疑心。匆匆忙忙的洗了，回房梳头，用了早点。思量今日去游日光山，看华严瀑，或者能分我一点想念之心。但是只要她不搬走，总有机会和她亲近。换了衣服，戴了草帽，乘着早凉，慢慢的向日光山走去。

苏仲武知道德川氏祠是最有名的祠宇，便先投这里来。走到阳明门，这阳明门便是德川氏祠的正门，屋瓦都用铜铸成，楹柱屋梁雕刻的人物花草，生动欲活。门式中间一层楼，左右有回廊，四角檐牙，悬着铜铃。此时火红的朝日，照在上面，和屋上的铜瓦灿然相射。天花板上画了两条龙，在那里吞云吐雾，日本的画龙名手狩野守信的手笔。苏仲武正看得入神，木屐声响，回头见来了两个日本人，都像是很阔的绅士。听得他们一边走一边笑着说道：“这门本是阳明门，本地的人，却都叫它日暮门，是什么道理？”一个说道：“你这都不懂得吗？

这是说这门建筑得好。游观的人到了这里，就舍不得走开，必看到日暮。不看见了，才肯回去，所以叫作日暮门。”二人说笑着，已走到苏仲武跟前，打量了苏仲武两眼。苏仲武正愁一个人不知道这山上诸名胜的历史，瞎游一顿，没多意味。见二人打量自己，便连忙脱下帽子，点头行礼，二人也慌忙答礼。苏仲武笑道：“我初次来日光，很有意探讨这日光的名胜。方才日暮门的出处，不是二位我还不知道呢。二位想也是来游山的，愿同行领教领教。请问二位贵姓？”二人对望着笑于一笑，点点头道：“听足下说话，想是中国人。我们也是来游山的。我姓上野，他姓松本。足下贵姓？”苏仲武说了。上野问道：“苏君来日本很几年么？这日光是我日本第一名胜之处，万不可不来游游。我曾来过多次，尽可以做足下的向导。”苏仲武点头谢了，同进了阳明门。走不到几十步，上野指着前面一座中国牌坊式的门道：“这门叫唐门。我日本从前凡中国式的东西，都加个唐字。这门都是中国的材料做的，又是中国的样式，所以叫唐门。”苏仲武看那门比阳明门要矮十分之二，屋上排列些铜铸的异兽，外面的柱雕着两条龙，一升一降，很有生气。大约也是狩野守信画了刻的，刻工精致到了极处。内面柱上，也是雕着两条盘龙，两边狮子楣上，雕着许多古代衣冠的像。上野指指点点道：“这是巢父的像。这是许由的像。这是尧舜禹汤的像。这是竹林七贤的像。”松本不待上野说完，拦住笑道：“你又不认识巢父、许由，为什么硬说是他们的像？”上野笑道：“巢父、许由哪有什么像留在今日？没说那时没有写真术，便有，也留不到今日，不过想象而为之罢了。”松本笑道：“你这话才糊涂。各人的想象不同，古人的像，不由各人心理而异吗？你只说是个木偶罢了，分别他们的姓名籍贯做什么？免得苏君听了笑话。他是中国人，中国的历史他是知道的，

哪本历史说过有他们的肖像留在人间？”上野不服道：“你不要管我。前人姑妄作之，我便姑妄述之，有何不可？历史上的事原不足信，只是当闲话说说，也未尝不可。你定要凿穿来讲，又有什么趣味哩。”松本不做声了，三人都无言语。

瞻仰了一会，上野走前，到三代庙。这庙在日光二荒山神社之南，又名大猷院。上野对苏仲武说道：“这庙是德川时代建筑的。庆安年间，德川家康公死了，遗命要葬这里，要因建了这庙。你看这仁王门，不都是朱漆吗？”苏仲武点头，看那左右设的偶像，庄严非常。上野问松本道：“你道这偶像是谁？”松本笑道：“我知道你又要任意捏造了。”上野笑道：“胡说。这也可以捏造的吗？你自己没学问罢了，怎的尽说人家捏造？这左边的是罗廷金刚，右边的是密迹金刚，后面的是二王像。你去问地方的耆硕，没有不知道的。”松本笑道：“你是个理学博士，怎的倒成了个博物学者？”上野笑了一笑，引着苏仲武走过二天门，迎面一道石级，足高十来丈。三人一步步登上去。苏仲武留心数着，有七十二级。行时苏仲武心想：上野是个理学博士，怪道举动这般文雅；松本想是个有些身分的人物，听他和上野辩论的话，很像是个有知识的。今日游山，得了这样的两位伴侣，倒不辜负。三人在大猷院游观了一会，都有些疲惫，各拿出手帕，铺在地上，坐着休息。上野道：“日光山中名胜？除这两庙外，有中禅寺湖、雾降瀑、里见瀑、华严瀑、慈观瀑、德川家康的墓塔。瀑布中惟有华严瀑最壮观，由中禅寺湖水鞆鞆直下，高七十五丈，关东第一条大瀑布。瀑布之下，断崖千尺，亘古以来，人迹不到。去看瀑布的，都得攀萝拊葛，一步步爬上去，我们穿木屐的去不得。雾降瀑有两层，上层名一之瀑，下层名二之瀑，高三十多丈，宽只有三丈。只慈观瀑最宽，有九丈，里见瀑也只有八丈。这些胜处，我都

去过十来次。中禅寺湖边有旅馆，我前年在茑屋(旅馆名)住了个多月。苏君你住在什么旅馆？”苏仲武道：“小西屋。”上野道：“我住在会津屋，隔小西屋不远，你若图在中禅寺湖荡舟，还是住在湖旁边的好。中禅寺湖与箱根的芦芦湖不相上下，我日本谓之东西二胜。你既到了这里，可慢慢的领略一日两日工夫，也游观不尽。此刻已将午了，我要归家午餐了。”说着起身。松本也立起来，和苏仲武点点头。走下石级去了。

苏仲武本是一人来游，原有很高的兴致；自遇了二人，游兴愈烈。二人虽去，应该还存着原来的兴致。作怪得很，二人一走，苏仲武游兴一点没有了。立着四处望了一会，不知往哪去的好。此时一轮红日当空，地上热气烘烘的不耐久立，思量不如归去的好。现在那女子不知道怎么样，回去或可遇点机会。归心既决，便由旧路走来。心中计算女子的事，也无暇流览景物。回到小西屋叫下女来问，楼上有空房没有，下女应道：“有一间八叠的，不过当西晒。”苏仲武道：“不妨事。你将我的行李搬过去。”问明了房号，自己先上楼来，周围看了一眼，见八叠房对面房间门外放着一双拖鞋，是早间洗脸时低着头见那女子所穿的，知道住在这房间里。见外面没人，便从门缝里张了一张。见那女子斜躺在席上，手中拿着一张新闻在那里看。苏仲武不敢久窥，轻轻退到自己房里。下女搬好了行李，即开上午餐来。苏仲武想问对面住的女子姓什么，恐怕下女见笑，停了嘴不问。然而心中总是放不下去，忽然得了一计，问下女道：“这馆子里住了多少客？”下女道：“共有二十多位。”苏仲武道：“有名册拿来给我看看，可有熟人住在这里。”下女答应着去了。苏仲武才吃了几口饭，已将名册送来。苏仲武记得对面是二十五号，即放了筷子，接过来翻看。二十五号的格子内写着加藤春子，下面还写着“梅子”两个略小的字。春

子旁边注四十三岁，梅子旁边注十六岁。苏仲武记在心里，故意随便翻了一翻，交给下女道：“没有熟人，你拿去罢。”下女捧着去了。

苏仲武吃了午饭，躺在席上冥想。她母女住在一房，有话如何好说？须设法将她吊到僻处地方才能说话。这事情急切不能成功，得从容和她调眼色，有了几分光，再写字给她，看她如何。可惜在东京时不曾带几个匹头来，暗地送她。我手上的戒指，是我母亲给我的，送她有些不便。但是只要有心对我，肯受我的，便送了她，也没要紧。想时太阳已渐渐的由窗子里钻了进来，房中热腾腾的。躺着出了些汗，坐起来揩干，走出房外，顿觉得凉爽。就靠着栏杆立着，看太阳正照着对门的门，映得那房间里都是红的。心想：这样的日光，隔着窗纸，照在她脸上，就是朝霞，料也没有那般鲜艳。可惜我无福，不能消受。更想到她昨日倚柱凝神的情景，尤欲销魂。低头看池中的鱼，又都浮上水面，和昨日一般在水藻里穿插。正在凝想的时候，猛听得对面门响。急抬头，见梅子从斜阳光现出来，云鬓不整的更妩媚有致。只恨阳光射注她的眼帘，致她不能抬头望自己，低着头走向楼下去了。苏仲武料她是往厕屋里去，心想：去厕屋必从洗脸的地方经过，我何不借着洗脸，到那里去等她出来？连忙进房拿了条手巾，跑到洗脸的所在，面向女厕屋的门站着。不一会，开门出来了，见苏仲武望着她，羞红了脸，低着头走了几步。偶抬头看苏仲武，恰好苏仲武的眼光并没旁射，钉子一般射在她面上。梅子急忙将脸转过去。苏仲武因她转脸过去，得看见她笑靥微窝，知道她低鬟忍俊，真是心喜欲狂，故意轻轻咳了声嗽。梅子复望了一望，微笑着低头走过去了。

日本女人喜笑，中国女人喜哭，本成了世界上的公论。梅

子的笑，本不必是有意于苏仲武。只是苏仲武因她这一笑，便如已得她的认可状似的，凭空生出许多理想上的幸福来，下手的胆也放大了。只调了两日的眼色，二人居然通起语言来。彼此略询家世，梅子是爱知县人，同住的是她母亲，家中颇有财产。她母亲因她父亲在外面置了外室，不时归家，和她父亲吵了几次嘴，赌气带子她到日光来，想借着日光名胜，开开怀抱。梅子天真未凿，也不管苏仲武是外人，家中细事，一点一滴都说出来。苏仲武以为她很爱自己，所以无隐不白。用言语去挑拨她，她又不解，然也知道怕她母亲看见，叮咛嘱咐的不许苏仲武见她母亲的面。苏仲武知她有些憋气，想拉到自己房里来强污她，她却和知道的一般，抵死也不肯进房。弄得苏仲武无法，便冒昧和她提出约婚的话。梅子连忙摇头道：“不用说，我母亲必不许可。我母只我一个女儿，岂肯将我嫁到外国去？”苏仲武道：“只要你愿意，你母亲不许是容易说话的。”梅子道：“我虽有些愿意，只是我母亲不容易说话。你不知她老人家的脾气，和人大是不同，最不好商量的。”苏仲武道：“这事她或者容易说话也未可知。”梅子道：“没有的话。我不要你和她见面，就是为她的脾气不好。她最不欢喜模样儿好的男子，她说模样儿好的男子，爱情总是不能专一，倾家荡产，抛子撇妻，都是因模样儿生的好原故。你的模样儿，她见面必不欢喜。”苏仲武知道她母亲理想，必是因她父亲生得好，在外面游荡的日子多，这议论是有为而发的，对他人必不尽然。因将这意思说给梅子听，梅子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她确实是不欢喜模样儿好的。生田竹大郎面貌生得好，向我求婚，我父亲已要允了，她硬说不愿意，毕竟没有成功。”梅子说完了，觉得有些后悔，不该逞口将事说出来，急得红了一阵脸。苏仲武也觉得梅子痴憨得有趣，想娶她的心思益发坚定了。只是据她这样

说法，不知将如何下手才好。独自思量了一会，实在一筹莫展。忽然想道：我何不回东京一趟，和黄文汉商量，看他有什么妙法？他最惯和人办这样事的，时常对我吹牛皮，说无论什么女子，只要安心去吊她，没有不成功的。横竖我守在这里也没有方法，再过几日，或者她们回爱知县去了，更无处着手。主意已定，即乘便和梅子说知暂返东京，梅子也似不解留恋。苏仲武即束装坐火车到东京，归家放下行李，即去玉名馆访黄文汉商量办法。

著书的写到这里，却要效小说家的故智，赶紧要的关头将笔搁住，引看官的眼光，到第三集书上。

第三十九章 上酒馆倾盖言欢 攒匹头千金买笑

话说苏仲武从日光赶回东京，到家中撂下行李，便跑到玉名馆来找黄文汉。不料黄文汉这日正和胡女士到飞鸟山去游玩去了，没有回来。苏仲武便如热锅上蚂蚁一般，坐也不好，走也不好。在玉名馆门口徘徊了一会，被赤炭一般的太阳晒得慌了，心想：何必急在一时。并且他未必便有这通天的本领。他若和我一样，没得法设，岂不更加失望？如果他真有手腕，就迟一两日，大约也没有什么关系。苏仲武这般一想，心中就安静了许多。当下留了张字条给玉名馆的下女，教他交与黄文汉，自己却到小日向台町，会他一个朋友。

他这个朋友，姓陈名志林，广东三水人，年纪在三十岁左右，公费送他到了日本八年，每年在明治大学上课。听说他家中很有些财产，所以能和湖南的张孝友相识。第八章书中，不是说过他和欧阳成、王甫察、张孝友一班人同嫖万龙的吗？于今张孝友已经毕业回国去了。有的说他一归国，便得了某省高等审判的推事，有时间起案来，好不威武，自觉得比他那不长进的哥子，终年候补不得差事的强多了。真是文凭有用，何愁朝里无人。这是他在中国的事，与本书无关，且不多说。于今权借这当儿，补说他在东京时的一段冤枉事故，给看官们听听，使看官知道天字第一号的冤桶寿头，除了他，没得第二个。

去年九月，他和一班朋友嫖了个天昏地暗。直到十月半间，钱不应手，嫖兴才渐渐减退。他们这种人，没有钱便如失了魂魄，终日垂头丧气的在家中闷吃闷睡。接连写了几封信向家中催款，要家中寄五百块钱来。他家中在巴陵、长沙开了几处钱店，往年生意甚是兴旺。只因为几年来他兄弟两个比赛着支用，把本钱都支空了，渐渐的有些呼应不灵。张孝友去了几次信，不见回话，也料定家中必是一时无钱，独自闷闷的打了一会主意，忽然跳起来笑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！要想救济一时，除了这条路，再无别法。”立刻走到自动电话的所在，打了个电话给万崎洋服店，教他立刻带见本来做冬服。不一刻洋服店来了。这万崎洋服店，开在神田南神保町，资本尚称雄厚。张孝友几年来在他家做衣服，以及介绍朋友做衣服，尽在二千元以上。万崎自开张以来，也没有遇过这样主顾，所以听得是张孝友要做衣服，登时上下忙个不了。拣齐了最时新的见本，派了个漂亮的店伙，跨上脚踏车向张孝友家来。张孝友做了两套冬服、两件外套，燕尾服、大礼服各做了一套，共计价值四百多元，言明十二月清帐。洋服店欠帐本是寻常之事，况又是有一无二、信用最好的主顾，钱期久暂，有什么话说。店伙诺诺连声的，驮着见本去了。过了两日，将初缝合了身体，赶快缝制。不到十日工夫，都已成功，齐送到张孝友家来。张孝友一一试了新，做一箱装了。店伙去后，叫了乘东洋车，自己坐在上面，将洋服箱子放在脚下，直到一家当店门首下车。车夫把箱子搬进去，居然当了一百五十元。张孝友得了这宗款子，便如初出笼的雀儿，欢喜得连跳带窜的去找他朋友开心。不料找了几处，都找不着，只得一个人到日比谷公园的松本楼去调下女。刚走到公园门口，便遇见一个四十多岁的日本绅士，带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，均打扮得花团锦簇的，也向公

园里面走去。张孝友留神看那姑娘，身材容貌都有几分动人之处。估量他们的身分，虽不像是很高贵的人家，然也不在中人以下。心想：这样端好的女子，虽不及万龙京子一般艺妓的浓艳，却另有一种风味，是她们万赶不上的。我在日本嫖艺妓总算嫖够了，也不觉有什么大味儿。若得一个好人家的女儿，招我做女婿，倒是件风流趣事。太好了，不敢妄想，像这样的女子，这样的身分，也算相称。张孝友一面想，一面跟着他们往里走。四处游行了一会，他们三人见张孝友相貌魁梧，衣服华丽，只管跟在后面闲走，倒像结伴同游似的，各人心中皆以为奇怪，不住回头，看张孝友的举动。张孝友原不敢冒昧，因他们回头的次数太多了，便捏着把汗，点头打那绅士的招呼。那绅士也笑着点头，停了步，想和张孝友说话。张孝友便笑道：“今日天气很好，游兴想必甚佳。我一个人，正苦寂寞，难得与先生等同道，请教先生贵姓？”那人笑答道：“我姓浅田。先生是中国人么？幸会之至。”张孝友见浅田说话很客气，登时从怀中取出一张名片，双手递给浅田，随着向那三十多岁的女人行礼。浅田便笑嘻嘻的绍介道：“这是我的内人，这是小女。”张孝友又和那姑娘行了个礼，那姑娘从容答礼，不露一点羞涩惊慌的样儿。张孝友笑问她的名字，她还没有答应，浅田已代答道：“她名波子。”张孝友点头笑问浅田道：“我是个异国人，难得有今日的巧遇，想冒昧奉屈到松本楼喝杯水酒，不知可能赏光？”日本人十九好吃，听说有人请，没有不眉飞色舞的。浅田虽是有身分的人，性情却和普通日本人差不多，见张孝友如此说，便望望他的女人，望望波子，故意谦让了几句。张孝友哪里肯依，当下四人一同走进松本楼。

这松本楼是一家有名的西洋料理店，用了些很整齐的下女。欢喜摆架子的留学生，多时常跑到这里来，吃几样菜，寻

下女开开心。张孝友不待说是来过多次的了。他每次来吃一顿，赏下女的钱，必在五元以上。有一回他喝醉了酒，伸着脚教下女替他刷皮靴。两个下女走拢来，一个抱一只脚的替他刷了，他一时高兴，登时每人赏了两块钱。自此松本楼下女见了，便如见了财神一般。这日带着浅田夫妇并浅田波子走进来，下女们一见，都欢声高叫：“张先生请进！”便有两个下女走近前，替张孝友接帽子、脱外套、提手杖，殷勤周到，无所不至。浅田见下女招待自己没有这般趋奉，心中很觉得诧异。浅田女人及波子，也不知张孝友是什么来历，都暗暗的纳罕。下女忙乱了一会，张孝友逊浅田三人入座，开酒点菜，无非是拣极贵的下手。一刹时杯盘狼藉，把浅田三人弄得茫乎不知其所以然。张孝友尽了挥霍之兴，才问浅田的住址职业。原来浅田是个医学士，在涩谷开了个医院，家就住在涩谷，靠医院不远。家中财产，也还过得去。膝下没有儿子，就只这波子女儿，今年十六岁了。日本男女结婚得迟，十六七岁女子，十九没有婆家。这波子虽不能说生得如花似玉，容貌尽算是很整齐的，所以能使张孝友意惹情牵。当下大家饮食了一会，张孝友另买了几块钱的西洋果饼送给波子。浅田谢了又谢，问了张孝友的住址。下女送上帐单来，张孝友故意当着浅田三人，将一叠钞票拿出来，翻过来覆过去，才抽出几张清了帐，赏了五块钱给下女。下女久知张孝友的性质，惟一的喜人逢迎，便约齐了伙伴，联翩而来，叩头谢赏。张孝友见了，心花怒放。浅田见了，咋舌摇头。浅田女人及波子见了，心痒难搔，真是广钱通神。张孝友这日的浪费，不过二三十元，便闹得各人心里都有了张孝友的影子。四人出了松本楼，又往各处游行了一会，才叮咛后会而别。

张孝友得意归家，料定浅田明日必来回看。若是他的女人并波子同来，须得预备些礼物送他才好。好个张孝友，有计算！归途中便进了一家吴服店，买了几十块钱的衣料，放在家中等候。次日，不出所料，浅田果然来了，只是没将他女儿带来。张孝友大失所望，但是仍不敢轻慢浅田。彼此客气了几句，因时间已过了十点钟，便邀浅田去会芳楼吃中国料理。浅田一边推让，一边起身。张孝友问道：“贵医院有电话没有？”浅田问要电话做什么，张孝友笑道：“虽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，但是中国菜尊夫人及小姐想必没有吃过，所以我想打个电话，将她二位请来，大家热闹热闹，尊意以为何如？”浅田道：“既承先生厚意，教她们来叨扰便了。”说时同走入电话室。浅田捏着机说话，张孝友便立在一旁听他如何说。浅田将请吃酒的话说了，复“啊啊”的应了几声，接着说道：“有紧要的事没有？你请他有话就在电话里说了罢。”复又“啊”了几声说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你就请他同到南神保町会芳楼来罢，我在那厢等你。”说完挂上电机，笑问张孝友道：“我有个老友，姓松下，是一个有名的画师，他有事定要会我，在我家中等了许久，我已邀他同到会芳楼来。先生好客，他又不俗，必不至要先生讨厌。”张孝友大笑道：“说哪里话来！只怕她不肯赏脸。”二人说着话，出了电话室，向南神保町走来。

张孝友住在小川町，隔南神保町本没有多远，闲谈着走，更觉得容易走到。张孝友进门即招呼帐房赶急办一桌上等酒席。帐房素知道张孝友是喜欢闹阔，不问银钱多少的，当即连声答应。张孝友径引浅田到第三层楼上。下女们见是张孝友，那欢迎的情形，也和松本楼下女差不多。浅田见了张孝友的行为，复看了他家中的陈设，心想：他说是到日本来游历的，看他的举动，本也不像个留学生，但不知他在中国是个什么人物。

年纪还像轻的很，料他必是一位大员的大少爷，才有这般豪气。像他这样的花钱交结朋友，怕一年不花掉几万吗？往日曾听人说中国人慷慨疏财的多，照他看起来，真是不错。浅田心中这般想，张孝友递烟给他吸，他起身接烟，见张孝友那魁梧的身体，堂皇的气概，实在是日本男子中少有的。他心中更以为得交这样的朋友，荣幸非常。日本人本来小气，既存了个钦敬之心，五脏七孔及周身骨节，都不由的呈出一种媚态来。胁肩谄笑的和张孝友乱谈了一阵，下女已将杯箸摆好，堆了满桌的菜碟，都是浅田平生不经见的。

张孝友见波子还没有来，心中着急，恐怕她们在电话里听不清这地方的名目，又疑心她们客气不肯来，教浅田再打电话去问。浅田道：“不必再问了，就会来的。”正说时，下女果然引了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儿进来，浅田女人及波子跟在后面。张孝友连忙起身，浅田也立起身来介绍道：“这是画伯松下先生。”接着掉转脸向松下道：“这位是中国的大员，到日本来游历的。”彼此对行了礼，张孝友递了张名片。浅田女人带着波子进来，谢了昨日的扰。张孝友谦让了几句，大家就坐。张孝友看表已到了十二点钟，便招呼上酒，请大家入座。他们都是没吃过中国菜的人，吃吃这样，尝尝那样，都以为稀世之宝。张孝友见了，倒有趣得很。足吃了两点钟，才得散席。张孝友邀四人再到家中去坐，浅田说：“叨扰过分了，迟日再来奉看的好。”张孝友不便勉强，只问了松下的住址，四人各告辞起身。张孝友送了出来，叫帐房记了帐，一个人归到家中。见昨日买的一捆衣料，依然搁在那架子上。心中自恨这情意不曾达到，打开来翻看了一会，嫌花样不好，颜色也不鲜艳，心中又欢喜幸而不曾送给她。这样的裁料送人，岂不笑话？越看越觉不好，胡乱包裹起来，往架子底下一搁。他今日因高兴，多喝

了几杯酒。身体太胖的人，喝多了酒，多是气喘，他便推开窗户，对着天嘘气。偶然低头一望，见隔壁人家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，也还生得齐整，手中拿着绒绳，正在那里做活。猛听得楼上窗户响，抬头一望，正与张孝友打个照面。不知那女子心中触发了件什么事，忽然笑了一笑。张孝友误认作有意调情，一时高兴起来，便将那衣料拿出来，一匹一匹的攒下去。那女子得了这飞来之物，仰天祷谢不尽。张孝友更乐得手舞足蹈，正要将手上的金表也脱下来孝敬，恰当他退财有限，恰好他一个同乡来了。见他发了狂似的，问他为着什么。他指手划脚的说得天花乱坠，同乡的一把扯住他的手道：“你怎么痴到这步田地？且问你知道她姓什么？她是什么人家的女子？你平白的攒东西到她家去，怕不怕她家里人说话？你便将东西攒尽了，于你有什么益处？”张孝友夺开手道：“为什么没有益处？她既对我有情，望着我笑，尽算是我知己。士为知己者死，一个手表算得什么？不知道姓名有何要紧，怕打听不出来吗？”说着仍拿着表要攒。同乡的乘他不提防，一把夺在手中道：“你定要断送了这东西才放心，送给我去罢！”张孝友跺脚道：“为什么要送给你？”同乡的将表往席子上一撂道：“你要攒，你去攒。你这种蠢东西，不要和我往来了罢。”说完，掉转身气冲冲的要走。张孝友才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连忙拉住道：“不要动气，我不过闹着玩玩罢了，谁肯拿着百多块钱的东西去白送给人呢？”同乡的听了，才回身就座。张孝友将表拾起来，关上窗户，那女子已不见了。张孝友将昨今两日的事，对他同乡的说。同乡的笑道：“你真想做日本人的女婿吗？你家中现放着妻子，想顽耍，嫖嫖罢了，何必闹这些花样。”张孝友笑道：“事情还说不定成功，就是成功，也没有什么要紧。将来回国的时候，高兴便带回去，不高兴，不过送她几个钱罢

了，乐得过一晌新鲜生活。”同乡的道：“你打算怎生开口？”张孝友道：“昨日才见面，今日有什么打算，慢慢的来罢。此刻家中的钱还没汇来，钱来了，自有道理。”同乡的与他原没甚亲热，说说便走了。

第二日，张孝友便照松下写给他的地名，坐了乘马车，前去拜访。不料松下的家中极为贫寒，住了几间破烂不堪的房子，在一个小小的巷子里面。莫说马车不得进去，便是两个人想并排着走，也是摩肩擦背的。张孝友无法，跳下马车，钻进巷子，挨户的看门牌。直到最末尾一家，番号对了，推开门叫了几声（御免），不见人答应，以为必是全家都出去了。正待转身，里面忽走出个人来，一看正是松下，披着一件黄色柳条花的棉寝衣，用白巾扎着脑袋，白巾里面，插着几枝五彩毛笔，手中执着一块配颜色的画板。一见是张孝友，登时慌了手脚似的，将画板往席上一搁，连连的鞠躬说：“请进。”张孝友看房中的席子，实在脏得不成话，待不上去，觉难为情，只得将一双宝贵眼睛，半开半闭的，脱了靴子，胡乱踹上去。松下让到自己的画室里面，因张孝友穿的是洋服，便端了张椅子给张孝友坐。张孝友重新行了个礼就座，松下跌坐在席上相陪。张孝友看那房中的陈设，除几个白木架子，撑着几张没画成的画外，就是些涂了青红黄白绿的破纸，散在一屋。张孝友看了这种情形，把来访的热心冷了一个干净。想寻两句客气话来说说，无奈死也寻不出，还是松下说了些感谢昨日吃酒的话。不一会，松下的老婆送了盘茶出来，张孝友认作下女，睬也不睬。看那茶，浑浊得和黄河的水一样，不敢去喝它。松下见张孝友不开口，也没多说话。彼此对坐了一会，张孝友起身告辞，松下欲留无计，只得送出来。只见门口聚了一大堆的穷家小儿，在那里交头接耳的说话。看官道是什么原故？原来日本的生活程度太

低，坐东洋车的都很稀少，马车、汽车是更不待说了。松下又住在这贫民窟内，那小巷子附近，几曾停过马车？所以住在巷里的小儿忽然见了这东西，很觉得奇怪，都聚在松下的门口来凑热闹。张孝友陡然得意起来。回头笑向松下道：“先生今日得闲么？”松下忙问：“怎么？”张孝友道：“我想去看看浅田先生，个人很苦寂寞，要邀先生同去。”松下道：“奉陪就是。”说着，进去换了衣服，同出来。那些小儿都吓得东藏西躲，却又一个个探出头来张望。张孝友故意挺胸竖脊的大踏步走出小巷。让松下进了马车，自己才跨上去，招呼马夫，一鞭冲向涩谷去。张孝友在车中回头看那些小儿，都聚在巷口指手划脚。马车迅速，倾刻即不见了。张孝友想利用松下作伐，在车中专一夸张自己的身世，说得松下口角流涎。复细细的盘问波子的性情举动，隐隐约约露出些求婚的意思来。松下心中明白，也微微表示赞成之意。

须臾之间，马车已到涩谷。松下指示马夫的途径，径抵浅田门首。下车见房屋结构虽不宏敞，倒很是精致。松下将门栏上的电铃按了一按，只见一个年轻的下女推门出来，对松下、张孝友行了个礼。松下点了点头，让张孝友先行。张孝友跨进门，见里面是一座半西洋式的房屋，楼上的窗户向外开着，波子正探着身子在那里张看。张孝友一抬头，她便退进去了。松下抢先一步，引张孝友到一座玻璃门口，下女已侧着身将门推开。二人走到一间客厅内，下女折身进去。一会工夫，浅田女人出来，彼此见面，自有一番客套，不必记他。张孝友见波子不出来，心中不甚高兴，问：“浅田往哪里去了？”浅田女人说：“在隔壁医院里，已着人叫去了，立刻就来。”说话时，浅田已来了，大笑说道：“难得，难得！寒门何幸，得贵客降临。”随望着松下笑道：“松下君怎来得这般巧？”张孝友笑

道：“我因想到尊处来奉候，特去邀他来的。”浅田向他女人道：“波子怎的不出来？”张孝友道：“我正心想为何不见小姐。”浅田女人道：“一会儿就出来的。”浅田回头见下女立在门口，便道：“去要小姐来。家中有什么好些儿的果子，都拿出来敬客罢。”浅田女人起身道：“我自去拿来。”说着带着下女去了。张孝友看那房子，还有八成新式，便问浅田道：“这房子是自己盖造的吗？”浅田点头道：“市外的地皮材料，都比市内便宜，所以能这般盖造。若在市内，这样的房子，就很值钱了。”三人闲谈了十来分钟，忽有极细碎的脚步声响向客厅内走宋。响声渐近，即有一阵香风钻入张孝友的鼻孔，立时和吃醉了的人一样，竖不起脊梁，两眼迷迷的望着门口。只见波子收拾得比初见时庞儿越整，张孝友不觉精神陡长，立起身来行礼。波子答礼时，也说了几句道谢的话，更说得张孝友浑身不得劲儿。幸得浅田女人和下女跟着端了些果盘上来，浅田请团坐吃茶，才混了过去。席间无所不谈，张孝友引着波子也说了多少的话，定要请他们去帝国剧场看戏。女子的虚荣心甚，哪有不高兴的。张孝友便将马车打发，换了乘汽车，五人一同乘着，先到一家日本料理店，胡乱用了午膳，已是午后两点钟了。这一星期，帝国剧场的戏是午后两点钟开幕，刚刚赶到。张孝友有心闹阔的人，不待说是坐特等。所贵乎特等者，以其看得真，听得切。然而张孝友不然，他一则没有听日本戏的程度，二则他在这时候，哪里还有心思去看戏，只不住的买这样买那样给他们吃，直到闭幕，也没有休息。张孝友先到外面，见接客的汽车已来了，回身上楼向浅田说道：“时间尚早，裁送先生回府。”浅田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连连的辞谢。张孝友抵死不肯，松下便先自步行归家去了。

张孝友送浅田等至涩谷，想就在涩谷嫖一晚艺妓。涩谷虽

不是个繁华的地方，艺妓却聚居得不少。据老嫖客的调查，说大正三年，涩谷的待合室有三十七家之多。艺妓是不待说更多了。张孝友也常在这里玩过，并颇为有点名气。三十七家待合室，大约也没有不知道张胖子的。浅田因已过了十二点钟，张孝友又陪送到了自己门口，实不好意思任他一个人回去。又怕张孝友不肯在人家住夜，在车中踌躇一会道：“张先生曾在人家住过夜没有？”张孝友知道是有留宿的意思，哈哈笑道：“我生性喜游历的人，哪能说不曾在人家住夜？”浅田道：“如张先生不嫌舍下龌龊，现在已过了十二点钟，凉风又甚，不要回去了罢！”张孝友喜道：“尔我一见如故，还拘什么形迹？只是叨扰府上，心中终觉有些不安。汽车行得快，不过两分钟便到了，下次再奉扰罢。”浅田女人帮着留着：“张先生这般客气，我们早就不该领张先生的情了。”浅田笑道：“是吗。”张孝友本有想来这里住夜，好多亲热亲热，因不能不稍存客气，所以虚让一句，见浅田女人这般说，便笑道：“过指尊意，也是不妥。也好，便叨扰一夜罢。”说着，大家下车，张孝友打发了车钱，波子按了按铃，下女出来迎接，遂一同进门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四十章

一千银币做七日新郎 两朵荷花享三生艳福

话说浅田引张孝友到家，并不向客厅里走，直带到楼上自己的书室内，让张孝友坐。张孝友脱着外套，看那书室三面都安着玻璃柜，只当窗一张小圆几。玻璃柜中，一半是书，一半是化学试验的仪器及玻璃药瓶。圆几周围，铺着四个很厚的蒲团。窗角上，放着一个紫檀雕花的四方小木架；架上一个五彩磁瓶，插着一大丛金钱菊。张孝友脱下外套，四面寻不出个挂衣的钉子。浅田连忙接着，挂向隔壁房中去了。波子换了家常衣服，双手托了盘茶进来。张孝友赔笑说道：“劳动小姐，如何敢当。这早晚，小姐也应去安息了。今日看戏，坐得太久，回来的时候，又受了些风。”波子瞧了张孝友一眼，低头笑道：“多谢先生关心，我哪是这般贵重的身体。”张孝友还想用几句话引她，浅田已和他女人来了。浅田提着一件棉寝衣给张孝友换。张孝友先将洋服的上衣脱了，把寝衣披上，背过身卸下裤子，系好了寝衣，趺坐下来，和浅田说话。波子将洋服叠好，下女搬了铺盖进来。波子帮着铺好了，带下女出去。浅田女人道了安置，也退了出去。只浅田还坐着和张孝友细道家常，张孝友自然是竭力夸张自己的身世。浅田问了问中国的情形，说到中国去开医院。张孝友极端赞成道：“若到中国去开医院，是再好没有的事了。我不久就要归国的，将来筹备一切，定当

竭力绵薄。官商各界，相识的人多，只在新闻上吹嘘几句，效力就很宏大的了。”张孝友一番话，说得浅田乐不可支，登时编起到中国开医院的预算案来。张孝友帮着计算，算来算去，浅田踌躇的是资本不充分。张孝友一口担承说：“太多了，恐一时凑办不及。若是几千块钱，随时要用，随时可通融的，先生只赶紧筹备就是。今年底或来年，便可实行。”浅田听了这话，真是喜得无可不可。当时二人贪着说话，不觉已过了两点钟。浅田女人打发下女来催着安歇，浅田只得请张孝友睡。直待张孝友安歇好了，才退了出去。将和张孝友商议的话，对他女人说了，他女人更是说不尽的欢乐。次早即告知了波子，大家商量如何款待张孝友。日本人待客，从来是秀才人情纸半张。浅田这次待张孝友，却开千古未有之例，居然在西餐馆里叫了西菜。张孝友饭后叫下女唤了乘马车，辞别浅田归家，心想：手中的钱已所剩无几，家中的款子又不汇来，于今正在需款甚殷的时候，无钱怎生是好？枯坐了一会，又被他想出个好法子来。提起笔，拟了个病重的电报，要家中从速电汇一千块钱来，好料理一切归国调养。这电报打去，只苦了他痴心的父母，真急的坐卧不安，连夜张罗了一千块钱，电汇到日本。张孝友得了钱，哪里管是哄骗父母得来的，立刻在天赏堂买孝敬波子之物。那天赏堂的性质，就和上海的亨达利差不多。在有钱的人眼中看了，尽是可人意的东西，便是上万的钱进去，他店中也不觉空了什么。张孝友跑到里面，东张张，西望望，随意买了几样，钱就去了四百多块。只一根镶牙手杖，便花了八十余元。张孝友提在手中，觉得的非常称手，得意洋洋的到浅田家来。将品物呈上，浅田家都大吃一惊。张孝友还像礼轻了，送不出手似的，说了许多惭愧的话。浅田家只得援却之不恭之例，一并收下，只是一家人都不解张孝友的用意。过了几日，张孝友

送了几十块钱的礼物给松下，托松下出来做媒。松下收受了这般重礼，哪有不极力撮合之理？浅田家久欣羡张孝友的豪富，不待松下说完，已连声应允了。松下回信，张孝友因欲急于到手，便向松下说道：“中国有电来催我年内归国，不能在日本久耽搁。此刻已是十一月初了，须得赶急结婚才好。并且还有桩事，得要求许可。我现在是做客的时候，一身之外，仆从俱无。若于未结婚以前，组织家庭，非特无谓，亦且麻烦。我的意思，想就借他家的房屋结婚。结婚一礼拜后，便去西京蜜月旅行。横竖只一个礼拜，劳神费力的租一所房子，还要收拾，住不了几日，没得讨人厌。”松下道：“那是很容易商议的问题，他家没有不许可的。”

日本人订婚，手续本极简单，不到两日工夫，应有的手续俱已备办完了。十一月初十日行结婚式，张孝友将当了的新洋服赎出来，通知各处的朋友及同乡的，要求于初十日，大家来涩谷帮场面凑趣。有文学好的，便要求做祝词，好在行结婚式的时候宣读。张孝友忙到初九日，将应用的什物及衣服都搬往浅田家。托了几个朋友，先去浅田家帮着料理。扎松门，设礼堂，以及种种设备，都由张孝友出钱使用。初十日早起，松下即同张孝友坐汽车到了涩谷。浅田家的亲戚朋友已来了几个，都穿着礼服，随浅田迎出来，军乐队奏乐相随。张孝友先到客厅里休息片刻，用过早点，道贺的朋友都来了，赶午前八点钟行结婚式，来宾拥张孝友至礼堂，即有几个年轻女眷，扶着波子从礼堂里面出来。张孝友见波子粉颈低垂，轻纱障面，长袖无言，湘裙不动，本是日本新嫁娘的装束，而兼有些西洋风味。一时得意之状，也无可形容。松下引张孝友面礼坛站着，女眷推波子上前，和张孝友并立。张孝友看礼坛上，十字交叉的悬着一面五色旗，一面旭日旗。旗下两个花圈，一个大磁瓶，插

着岁寒三友，安放在礼坛中间。有个五十多岁的日本人，穿着礼服，从容步上礼坛，吩咐止乐，脱帽行了礼，拿出张祝词来，高声宣读。宣读完了后，行了个礼下坛。张孝友的朋友，也有几个预备了祝词的，都一个个的上坛宣读了。军乐复作，新人新妇面坛三鞠躬，复对面各三鞠躬，同立于礼坛东首，向浅田夫妇行礼，向松下行礼。然后来宾致贺。礼数周毕，一同拥入洞房。来宾大家谈笑，并无别样手续。婚礼算是完了，已到十二点钟，张孝友早预备了酒席，来宾都开怀畅饮，直闹到上灯时分，才渐渐散去。

张孝友虽经做过新郎，但是这番却另有一般滋味。云中雾里，过了两日，却又渐渐愁烦起来。是个什么道理呢？原来他哄骗父母得来的一千块钱，已为这婚事用光了，手中所剩的，不过几十块钱。几十块钱在他手中，哪够几点钟的挥霍。并且一个礼拜后，要去西京蜜月旅行，更是需钱使用。他平日往来的朋友，都是些张开口向着他的，无可通融。从来留学生穷苦的多，也无从告贷。想再打电报去家中催款，实在无词可措。他平时没钱，尚不自在，现正在要充阔大少的时候，没丁钱，怎得不更加着急？终日心绪如焚的想方设法，又不肯露出焦急的样子，给浅田家笑话。看看到了第六日，还是一筹莫展。想仍将洋服及值钱的器用当一二百块钱来使，无如都是些面子上的东西，当了不雅相。并且放在浅田家，无缘无故的搬出来，不好借口。浅田家哪知道他心中的烦闷，只一心一意兴高采烈的收拾他们一对新夫妇，去西京蜜月旅行。张孝友见了，急得恨无地缝可入，也不敢望再享这新鲜生活了。如醉如痴的坐了乘东洋车出来，对浅田家说是去会朋友，跑到小川町原住的地方，将铺盖行囊卷好，搬到一家小旅馆里住下，无面目再去浅田家。放在浅田家的东西，一点也没有拿出来，连镶牙手杖、

白金眼镜，都丢在那里。在张孝友的意思，想年内有了钱，再和猪八戒一样，回到高家庄做女婿。谁知道他家中近年来因他们兄弟花用太大，几乎破产，开的几处钱铺都挨次倒闭。地方的人说他家几处钱铺，完全是两个小提包提掉了。什么道理呢？他们兄弟出门，都有这脾气：手中少不得个小提包，银钱票子，都塞在小提包里面，好顺手挥霍。所以地方的人有这番评论。

闲话少说。再说张孝友出了浅田家，也无法顾他家中及波子盼望，硬下心住在一家小旅馆里，愁眉不展的过了几日。忽然觉得在日本受这种苦，不如回去的好。好在日本大学毕业的文凭早已到手，回去不愁不得好事。主意已定，便一溜烟的跑回中国去了。浅田家的波子无端的失了个丈夫，不知是守是嫁，至今没有下落，也算是极天下之奇事了。

广东陈志林和张孝友是花月场中的老友。张孝友结婚的时候，他也曾去道贺。他因为在明治大学学商科，和张孝友不同，不能请人代考毕业，所以迟延到现在，还是第二年级的学生。这也是他命运逆遭，从前没有进得可以代考毕业的学校，所以永远无毕业之期。这日，他因天气太热，正在家中吃冰浸荷兰水。忽见苏仲武跑来，即连忙让座，请同吃荷兰水。苏仲武脱了衣服，用手巾揩着汗，扇着扇子笑道：“你倒安享得很。我今日才真是奔波劳苦了。”陈志林笑道：“你不是说今年暑假，要到日光去避暑的吗？一晌不见你的影儿，以为你已经去了。”苏仲武道：“怎么没去？刚从日光回的，所以说奔波劳苦呢。”陈志林道：“你去避暑，为何暑假未过便回了？”苏仲武正待将大概的情形说给他听，忽然进来了个二十多岁的男子，穿着白纱和服，青罗外衣(日名羽织)，腰间系一条淡青缩缅(日本裁料，略似中国绉绸)的腰带，一根极粗的金表链缠在上面。

脚上穿着白缎袜子，手中提一顶巴拿马式的草帽。一眼望去，俨然一个日本的少年绅士。苏仲武便将话头打断。来人进门点了点头，将草帽挂在壁上。陈志林笑道：“老王，你近来玩得快活，也不邀邀我，真实行单嫖双赌的主义吗？”来人望了苏仲武一眼，笑了一笑，不做声。苏仲武便向他点头，请教姓名。陈志林代答道：“他是江西王甫察君，现充江西经理员。元年以前，在高等工业学校。革命的时候，归国去的。他令兄是参议院的议员，筹了几千块钱，给他出西洋留学。他因在上海等船，多住了个多月，将几千块钱使完了，不能动身，所以来充经理员。”苏仲武听了，知道是一位志同道合之士，愈加钦敬。王甫察也问了问苏仲武的姓名学校，苏仲武说了。陈志林笑向苏仲武道：“你到日光怎么回的？刚才老王来，打断了话头。”苏仲武略略的笑说了几句，王甫察拍手笑道：“这倒是桩很有趣味的事，苏君你预备怎么？”苏仲武道：“我正愁无法摆布，王君如有方法，甚愿领教。”王甫察笑道：“男女偷情之事，越是亲近，越容易设法。足下既有和她细谈衷曲的资格，还怕不容易成功，要跑到东京来问计？只怕足下问好了计再去，已是人去楼空了。并且这种事，只要两情相洽，本就没有问题了，岂有容第三人从中调和的余地？不能见面说话的，求人做引线，那又当别论。”苏仲武听了，觉得不错，登时后悔不迭，半晌说道：“说不定我这一走倒误了事，这却怎么处呢？”陈志林大笑道：“天下多美妇人，不打她的主意也罢了，着急怎的！”苏仲武垂头纳闷，不做一声。王甫察向陈志林道：“我昨日在中涩谷请酒，叫了几个艺妓，有一个姿色甚好，年纪也轻，应酬更是周到，我看她将来必定要享点声名。”陈志林道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王甫察笑道：“她的名字，说起来真是奇怪，不知怎的她会取个男人的名字。你说她叫什

么？她叫梅太郎！”陈志林笑着点头道：“真也奇怪！你和她已有了交情么？”王甫察摇摇头，望着苏仲武道：“足下如此纳闷，倒不如仍赶回日光去的好。”苏仲武心想也只得如此，便穿了衣服，告辞出来，出门仍向玉名馆来找黄文汉。

此时日已衔山，黄文汉刚同胡女士从飞鸟山回来。见了苏仲武的字条，心中很觉得诧异。暗道：他说有要紧的事，特从日光赶回，和我商议，什么事这般要紧？正在猜疑，苏仲武已来了。黄文汉见苏仲武颓丧情形，甚是惊讶，忙问出了什么变故。苏仲武道：“没出什么变故，不过有件事情，非得你和我设法不可。你素日夸张你吊膀子的手腕，若能成全了我这件事，我真感情不浅。”黄文汉笑了声道：“倒把我吓了一跳。为吊膀子的事，也值得如此惊慌失措的。吊成功固好，便吊不成功，你又受了什么损失，这般认真做什么？你且将你吊不成功的事由说给我听，能设法，我和你设法便了。”苏仲武便将一切情形说了个详细。黄文汉点头思索了一会，问苏仲武道：“你看那梅子的意思，和你真切不真切？她母亲可认识你？”苏仲武道：“梅子对我的意思，自然是真切，不然我也不为她来找你了。不过我看她还像不懂人事似的。要说她真不懂人事，我拉她到房里来玩笑，她又不肯，一般的也怕她母亲知道。她母亲只就在洗面的时候，见过我一次。那时她好像不曾留神。以后因梅子教我避她，我见了她母亲便背过身去，料她母亲必是不认识我的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事情没什么难办，不过须费些手续。你不可性急，多预备些钱使用。成功包在我身上。”苏仲武喜道：“我为她破产都愿意，只是你将来费些什么手续，可能先说给我听，使我好放心。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成了功，你自然知道，不成功，说也无用。你今晚可就写封信给她。信中不用说别的话，只说你回东京来，得了两枝好荷花，因记念着她，

特托人送来，请她收了就是。”苏仲武听了发怔道：“这信有什么效力？并且托什么人送去哩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你照我的话写就是。你既求我设法，我的举动，你不必诧异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苏仲武心中终是不解，但素知黄文汉平日做事诡秘，并且喜欢故意装出些神出鬼没的模样，使人不可捉摸，且依他说的做去。不依他，也无别法。便说道：“信去以后当怎么样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你拿几十块钱给我，我便做你的送花使者。以后的事，你都不必管，你专意等好消息罢了。”苏仲武半信半疑的，拿出五十块钱来给黄文汉。黄文汉收了，从怀中抽出个日记本来，将苏仲武说的地名番地，及房间的番号，记了个详细，仍揣好了，向苏仲武道：“你就在这里写封信发了罢，我还要去借样东西，好一同出去。”苏仲武点头答应，当下写了封信，一同出了玉名馆。苏仲武自去买邮票发信。

黄文汉步行到水道桥，跳上往巢鸭的电车，去会他一个日本朋友。他这朋友姓佐佐木，不知在哪家入寿保险公司当一个调查员，久与黄文汉相识。黄文汉乘电车到他家，和他借了个调查员的徽章。佐佐木知道黄文汉的行径，不会弄出事来，给人家为难，所以肯将这重要东西借给他。黄文汉拿了徽章，到花店里买了两枝荷花朵儿。归家收拾了行李，到甲子馆对胡女士说了要到日光去的话。胡女士英雌襟抱，情人留去，素不关心。不过黄文汉是她得意的人，近来又亲热过度，未免有些难舍。这都不在话下。次日，黄文汉即搭火车向日光进发。到日光，径投苏仲武住的旅馆来。下女来接行李，黄文汉问道：“楼上有空房没有？”下女回头向里问道：“十七号房间，不是空了吗？”里面即有下女答应的声音。黄文汉听了，知道是二十五号的对面，就是苏仲武住的，当时喜不自胜。跟着下女，装出日本人的模样，轻脚轻手，耸肩缩脑的上楼。留神看这旅

馆的形式，和苏仲武说的一丝不错。进了十七号房，下女将行李放好，拿了纸笔来，请黄文汉写姓名、籍贯。黄文汉捏造了个日本人名字，叫中村助藏，籍贯便写群馬县。因为他有几个朋友在群馬县学蚕桑，他去过几次，知道那里的情形。职业便冒认了人寿保险公司的调查员。下女去后，到浴堂洗了个澡，已是黄昏时候。披着旅馆里的浴服，靸了双草履，故意在廊檐下踱来踱去。忽见二十五号房门开了，一个小女子从里面出来。黄文汉看她穿一件水白细花的纱服，长裙曳地，衣内衬着淡红色的腰围(日名腰卷)，一片青丝，散垂肩后，仿佛灵湘妃子，依稀洛水神人，心想：苏仲武眼光不错，怪不得为她颠倒，但不知我黄文汉福分如何，可能借这机会，与她亲近亲近？一时心中不干不净的胡想。那女子随手将房门带关，轻步出了廊檐，下楼去了。黄文汉忙回身到自己房里，拿出那两枝荷花来，匆匆下楼，那女子正立在洗面的地方，放开自来水管洗手帕。黄文汉擎着荷花，从容走着，故意咳了声嗽。那女子抬头，见了黄文汉手中的荷花，吃惊似的，即停了手不洗，不住的用那双俊眼偷看黄文汉。黄文汉知道苏仲武的信，她已经收到了，便走近前笑说道：“我的朋友苏君，托我送两枝荷花给梅子君，请梅子君收了罢！”梅子呆呆的望着黄文汉不敢接。黄文汉接着说道：“苏君昨日的信，梅子君见了没有？”梅子点头道：“见了。我正怪他巴巴的从东京托人送荷花来干什么，这里又不是没有荷花。并且我也不欢喜这个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这是他能忘你的意思。并且也还有话，托我来和你说，你且收了罢。”梅子接了，放在洗面架上，看也没看，仍低头洗手帕，也不管黄文汉有什么话说。她这种冷淡样子，倒把黄文汉弄得开口不得了。踌躇了一会，恐怕有人来了，更不好说，只得笑问道：“梅子君，不愿意听苏君的话吗？”梅子又抬头望了黄

文汉一望，有意无意的说道：“你说么。”黄文汉道：“黄君有要求和你结婚的意思，知道么？”梅子道：“为什么不知道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你许可么？”梅子摇头道：“不许可，不许可。”黄文汉道：“苏君很爱你，说你也很爱他，为什么不许可？你果是爱他么？”梅子点头道：“也有些爱他。”黄文汉忍不住笑道：“既爱他，为什么不许可哩？”梅子望了黄文汉半晌，着急似的道：“我为什么不许可？我妈不许可呢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你已和妈说过了吗？”梅子道：“没有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怎的知道会不许可哩？”梅子笑道：“原来你不知道，我妈只我一个女儿，哪里会肯嫁给外国人？不说也罢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妈不愿意嫁给外国人，你自己也不愿意嫁给苏君吗？”梅子翻着眼睛出神道：“我愿意也无效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假若你愿意，有效怎么样哩？”梅子一面低头洗手帕，一面答道：“不用说罢，只我愿意，怎会有效？”

黄文汉正待再往下说，有人来了，只得搭讪着走开。见梅子洗完了手帕，即行上楼，两枝荷花，仍放在洗面架上，没有拿去。黄文汉心想：这梅子真奇怪，怎这般冷冰冰的？要说她不会用情，老苏如何得为她那么颠倒？若说她对老苏有情，像这般冷淡，也实在无礼，倒真教我为难了。一个人默默回房，用了晚膳，轻轻的走到二十五号房门口去张望。只见梅子倚着手机子，斜躺着弄团扇。还有个四十多岁的妇人，手中拿着几根薰蚊子的线香在那儿点。黄文汉知道是梅子的母亲，听了一会，不见她们说话，仍轻轻的回到房中，思量如何办法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四十一章

惹草黏花胡蕴玉接客 张冠李戴黄文汉补锅

话说黄文汉回到自己房中，思量梅子既是这般冷淡，事情万难过急，且等机会和她开二次谈判，看是怎样。只怕要费我一晌的水磨工夫，方能有望。独自思量了一会，因白日坐了几点钟的火车，觉得有些劳顿，便当窗趁着凉风，一觉睡了。黄文汉曾在日光游览过几次的。次日起来，天气又热，便懒得出去。用了早点，着意的穿好衣服，装出个日本绅士的模样，将借来的徽章带上，下楼找着旅馆的主人闲谈。旅馆主人以为黄文汉真是人寿保险公司的调查员，便谈论保寿险的好处。黄文汉的一张嘴，无所不能，信口开河的说了许多道理，并要求旅馆主人介绍几个阔客来保寿险。旅馆主人道：“我这里的客，都是来游览的，住一两日就走了，无从知道他阔与不阔。只有二十五号房里的两位女客，在这里住了个多月，钱是像很有钱，只不知她保险不保。”黄文汉喜道：“好极了，就请你替我介绍会面罢。”旅馆主人点头，问下女道：“二十五号的客出去了么？”下女答应：“在家。”旅馆主人便和黄文汉上楼，同走到二十五号房门口。旅馆主人用指轻轻在门上弹了两下，里面应了一声：“请进。”门即开了。黄文汉见开门的，就是梅子，恐怕她露出惊异的情形来，给她母亲知道，当时深悔自己孟浪，不该不先与她言明，此时追悔无及，只得跟着旅馆主人

走进去。幸梅子只望了两眼，不作理会似的，才略略放心。加藤春子正伏在小几上写信，见二人进来，连忙起身。旅馆主人笑道：“这位中村先生是人寿保险公司的调查员，昨日才从东京来的，特要我介绍来这里奉看。”黄文汉便对加藤春子行了个礼。加藤春子慌忙答礼，亲送了个蒲团请黄文汉坐，旅馆主人即退了出去。黄文汉坐了，胡诌了会自己的来历，无非是些欣动妇人女子的话。接着发挥保寿险的益处，说东京某子爵的夫人，某贵族的小姐，都是由他介绍，保了多少银子的寿险；在东京的华族贵族，他没有不熟识的。加藤春子本是个乡村的妇人，有什么见识？家中虽说有钱，不过是一个乡村里的富家罢了。大凡乡村里的人，平日不多在都会里居住，他们都别有种不可解的心理，仿佛觉得都会里的狗都比乡村里的人贵气些，其他更不必说了。日本的阶级制度最严，便是生长东京的人，若听说某人和华族、贵族有来往，便敬礼得如天神一般。加藤春子见黄文汉说得直和华贵、贵族是亲兄弟一般，岂有不愈加敬佩之理。当下虽没谈出什么结果来，只是在春子的眼中，已认定黄文汉是东京有势力的绅士。从此见了面，黄文汉必寻出些显亲热的话来说。有时加藤春子也到黄文汉房中来坐，但黄文汉绝不提起梅子的话。梅子也知道是为苏仲武来和自己撮合的，背地里和黄文汉说过几次，教黄文汉不要冒昧露出话来，使她母亲疑心。黄文汉问她：“敢同逃往东京去么？”梅子吓了一跳，连连摇手说：“万不可如此！”黄文汉便不再说。

一日，黄文汉和春子谈到大正博览会开会的话，春子说开会的时候，一定要到东京去看。黄文汉笑道：“这样的博览会，岂有不去看之理？我动身的前几日，和朋友去上野公园散步，看那些房子，还有些没建造得成功，只不忍池旁边的第一会场，连电灯都装好了。不必说里面还要陈设物品，就是那所房子，

以及房子表面的装饰，就够人游观的了。现在差开会的期还有个多月，九州、北海道以及路远的人，便来了不少。我的职务本是调查员，什么地方我不能去？留神看那些中等的旅馆里面，都挤得满满的，谈笑起来，一个个都是等看博览会。更可笑几家大旅馆里的房间，都早早的有他的亲戚朋友定了一半。留下的这一半，哪里还有空着？一般做投机事业的人，赶这时机，新开了许多的旅馆，就在上野公园附近。那就太草率得不堪了，只怕不能等到开会，便都要倒塌下来。然而以我的猜度，就是那种旅馆，到开会的时候，也必住满无疑。”春子道：“什么原故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这有两个原故：第一，这次大正博览会，比明治四十年的博览会规模要弘大许多，看的人自然比较的多；第二，国家的文明越进步，人民想增长知识的心思也跟着进步，是个确切不移的道理。”春子道：“既是这般说，我将来去看的时候，没有地方住怎好？”黄文汉故意惊道：“没有亲戚住在东京吗？”春子踌躇道：“亲戚虽有，是不能去住的。”黄文汉问道：“一行有几人同去？”春子道：“没有趴人，就是我和小女两个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两个很容易，要不嫌伺候不周到，寒舍就可住得。即不然，与我熟识的旅馆最多，我横竖几日内就要回东京的，看你要住何等旅馆，我先替你说声就是。不是我说句夸口的话，是我介绍去的客；他们无论如何不敢怠慢。旅馆中五方杂处，又在这时候，更是混乱不堪。你们两个女子，东京情形想必也不十分熟悉。若没有靠得住的人照应，东京是有名的万恶之渊薮，只怕一旦吃了亏，还对人说不出口。你常去东京的么？是不是我说得过甚？”春子道：“我往年虽去过两次，都是我家老爷同走。只是也时常听人说，东京人最是狡猾会欺人的。就是先生不说，我也很忧虑，到了东京没个人招待，一切都不便当。难得先生又热心，又亲切，

东京的情形又熟，一定求先生照应照应罢。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将我家里的番地写给你，你动身的时候，先打个电报给我，我到火车站来接，万无一失的。到东京之后，说我家中可以住，就住我家中也方便，不能住，我有熟旅馆，不怕他们不腾出房间来。”春子听了，异常欢喜。

黄文汉写了苏仲武的番地给春子，心想：此事的第一步，已办得如愿相偿，只看第二步，与事情结果何如了。久住在这里有何好处，不如且回东京去，使老苏放心。当下清了馆帐，收拾行李，辞别春子，坐火车回东京来。苏仲武自黄文汉动身后，每日里盼望消息。过了三日，便跑到玉名馆来，打听黄文汉回了没有，每日一次的，足足的跑了一个礼拜。这日才遇着黄文汉回了，忙问：“有了什么样的成绩？”黄文汉眉头一皱，摇了摇头道：“难得很。不是我不肯为你出力，实在她的来头太硬了。”苏仲武听了这话，登时如掉在冷水里面，头一低，叹了口气，说不出话来。黄文汉拿蒲团让他坐了，从怀中抽出个钱夹包来，清理了一会，拿出张旅馆里的帐单，并剩下的十几块钱，放在苏仲武面前道：“此次算我无用，白使你几十块钱，一点儿效验没有。”苏仲武抬头，用那失意的眼光望着黄文汉，半晌道：“谁说你白使了钱？谁和你算帐？你拿出这些东西来做什么？你也得将那不行的原由说出来，或是全无希望，或是还有几希之望。你先不是说了，成功都包在你身上的吗？怎的说一点儿效验也没有呢？害得我眼都望穿了。自你去了三日，我哪日不到这里来一趟，难道结果就是‘难得很’一句话吗？”黄文汉只望着苏仲武由他数说，见他说完了，险些儿要掉下泪来，不由得心中好笑：在日本吊膀子，竟用得着这种痴法！黄文汉原有意使苏仲武着急，仍故意坐在一旁唉声叹气。苏仲武偏着头思索了一会，忽然望着黄文汉冷笑了一声

道：“老虎口里去讨肉吃，我本也太糊涂了。”说着提起帽子要走。黄文汉一把拉住，啐了一口道：“你疑心我抽了头吗？这才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呢。不用忙，我说给你听便了。我刚才说的话，是故意哄你玩的。事情是已成了功，不过须稍俟时日。我岂是个徒说大话的人？没有几分把握，我就肯去？去了没几分把握，就好意思回来见你吗？”苏仲武将帽子一撂，握了黄文汉的手道：“你何苦是这样作弄我！你快说，事情到底有了什么样的程度？”黄文汉拉着他坐，将到日光前后的情形说了个详尽。苏仲武苦着脸道：“她们若是不来，将怎么样哩？”黄文汉摇头笑道：“哪有不来之理！”苏仲武道：“她们就来，也作兴不打电报给你。”黄文汉大笑道：“何必这样畏首畏尾的。我说有把握，就有把握，你放心就是。化子手里不会走了蛇。”苏仲武道：“她就来了，见了面，又没加一层什么资格，不仍是和在日光的时候，见见面罢了，有怎么个成功的方法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事在人为。见了面，你只任凭我摆布，自有你安全到手之日。不过你须预备几百块钱，存在这里，以待临时使用。”苏仲武道：“钱是现成的，存了五百块钱在田中银行，要用的时候，去取便了。”说罢散了。此时苏仲武将信将疑的，只得按捺性子等候电报。黄文汉自去将徽章送还原主。

时光易过，暑假之期已尽，博览会已开场了。苏仲武果然接了个电报，欢天喜地的捧着来找黄文汉。黄文汉笑道：“何如呢？你赶快拿二百块钱给我。她电报上说九月初一日午后三点钟准到东京，今日是八月二十七，只有四天工夫了，须得从速安排，方能妥帖。”苏仲武道：“你将如何安排？”黄文汉不乐道：“和你这种初出世的人干事，总是啰啰唆唆的不得爽利。我教你拿二百块钱出来，难道没有用途，白骗了你的吗？”

我早说了，须任凭我摆布。”苏仲武不待黄文汉说完，忙赔笑说道：“不是这般讲。你知道我是个急色儿，原谅我点罢！我此刻就去拿钱来，由你去使就是。你我同乡，又是数年的老友，说话彼此不要多心。”黄文汉笑着挥手道：“多你什么心，你就去拿钱罢！”苏仲武归家拿了田中银行的存款折子，跑到银行里，将五百块钱都取了出来，交了二百元给黄文汉。黄文汉道：“初一以前，我没工夫来会你。初一日下午，你在家中等我同去便了。”说着，匆匆的怀着二百块钱，同苏仲武出来，叮咛苏仲武初一日不可出外，即点点头，自去安排去了。苏仲武站在玉名馆门首，纳闷了一会，正待归家，只见胡女士同着个三十来岁穿洋服的男子，从甲子馆走了出来。男子自转角走向电车道上去了，胡女士回头望了那人几眼，一步一步的直向玉名馆来。苏仲武看那男子，好像很面熟似的，只因一时心中有事，记不起来。胡女士已慢慢的走近身，径进了玉名馆。苏仲武不觉诧异，心想：这馆子，中国人住得很少，我正怪老黄为什么无端的搬到这馆子里来。她也跑到这里，会哪个呢？想仔细听她问下女要会谁，哪晓得她并不开口，竟脱了皮鞋往楼上走。只见一个下女跑来拦住道：“黄先生刚出去了。”下女说话时，眼睛望着外面，见了苏仲武，即用手指道：“刚同那位先生出去的，只怕还没去多远。你去问那位先生，便知道到哪儿去了。”胡女士只翻着眼睛望了下女，苏仲武知道她不懂日本话，即回身走进去，笑脸相承的问胡女士道：“女士可是要会黄文汉？”胡女士用那柔情似水的眼光，连瞟了苏仲武几下，也笑嘻嘻的答道：“先生可知道黄君到哪去了？”苏仲武初次在教育会遇见胡女士，本就起了不良之心，只因黄文汉几句冷话，将一团高兴打退了。后来几个月不曾见面，又有了加藤梅子几个字横亘在脑筋中，所以没再起念头。今日见她来会

黄文汉，已料想是被黄文汉吊上了，暗道：怪不得黄文汉那时阻拦我，原来是为他自己。我何不趁这时机也吊她一吊，出出胸中的恶气。吊到了手，乐得快活快活，便吊不到手，我也不费了什么，好在是顺便的事。主意已定，便从衣袋中摸出名片来，双手递给胡女士道：“久慕女士的荣誉，常恨不得会谈。黄君和我是同乡，时常对我说女士之为人，更使我想慕不置。”

胡女士喜孜孜的接了名片，连道不敢当，便不问黄文汉的去处了。穿了皮鞋，笑问苏仲武道：“先生也是住馆子吗？”苏仲武道：“我嫌馆子嘈杂，一个人又犯不着住贷家，就在南神保町住了个贷间，房子倒还清洁。女士刚从甲子馆出来，甲子馆有女士的朋友住着吗？”胡女士笑道：“我就住在甲子馆，闲时尽可请过来谈话。”苏仲武笑道：“我闲的时候多，若蒙女士不讨厌，什么时候教我来陪着消遣，我就什么时候过来便了。”前集书中说过，胡女士是最喜人恭维的，听了苏仲武的话，甚是高兴，登时斜睨了苏仲武一眼，微笑答道：“你夜间十点钟以后来罢。十点钟以前，来访的客太多了。”苏仲武忙点头道是。

二人同走出玉名馆，胡女士要往饭田町去，只得分手。苏仲武向神保町走了几步，复回头追上胡女士，殷勤说道：“十点钟以后，不教我白跑么？”胡女士嗔道：“便白跑十趟，算得什么？你们男子，横竖吃了腿的饭。”说着，点头笑了一笑，掉臂摇身的走了。苏仲武受了胡女士一顿奚落，痴立了一会，回想起刚才对谈的滋味，真算是三生有幸，不由得欢欣鼓舞的跑回家中，更衣洗澡，静待良时。十点钟已过，便跑到甲子馆来。这晚，胡女士知道苏仲武要来，十点钟以前，早将来访的客撵了出去。见苏仲武进来，连忙起身握手。苏仲武见胡女士只穿一件水红色纱的西洋浴服，下面赤着双足，被那白日一般

的电光照着，连两条大腿都看得分明。头上青丝撩乱，散披在两枝白藕般的臂膊上面。那种惺忪意态，苏仲武不觉魂销，握了胡女士的手，不忍释放。只因是初次拜访，不敢鲁莽，勉强丢了手，就一张靠椅上坐着，心中兀自怦怦的跳个不了。初尝这种滋味的人，自然是有受宠若惊的模样。胡女士拿了枝雪茄烟，送到苏仲武面前，擦上洋火。苏仲武正在发痴的时候，被洋火的响声一吓，醒了过来，连忙起身，就胡女士手中吸燃了烟。胡女士弃了手中烧不尽的火柴，推了苏仲武一把，笑道：“你发什么呆，这样失魂丧魄似的，想心事吗？”苏仲武忙敛神答道：“没有，没有。刚才来的时候，因欲急于见面，走急于，有些倦意，想坐息一刻儿，并没有什么心事。”说到这里，接着向胡女士笑了一笑道：“我的心事，就是想到这里来，既到了这里，还有什么心事？”胡女士用指在苏仲武面上羞了一下道：“也亏你说得出！”说着，挨坐在一旁，跷起一只腿，搁在苏仲武腿上，扯着苏仲武的手，正要说话，忽然想起桩事来，立起身，拍手叫下女。下女来了，胡女士对苏仲武道：“你为什么替我说？”苏仲武跳起来急道：“你又不说，我知道你教我说什么？”胡女士嗔道：“蠢东西！你这也不知道。你对她说：‘会我的人来了，只回我不在家，不要让他们进房来。’”苏仲武听了，心想：这话我怎好对下女说？望着胡女士不肯开口，胡女士啐道：“你真无用！好好，不说也罢。”说着，赌气掉转身坐在椅上，自言自语。苏仲武见她生气了，只得厚着脸皮向下女说了，下女掩口葫芦而去。胡女士才回嗔作喜，拉苏仲武同坐。苏仲武就座笑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见客？可能令我真个销魂？”胡女士笑道：“我令你真个销魂吗？我却不是给男子做玩物的。你要说自问能给我真个销魂，我倒可承认。只许你们男子糟蹋女子，我们女子便不能及时行乐？男

女平权的话，恐怕不是这般讲法。”苏仲武虽没学问，只是男女平权的话，他却不甚赞成。见胡女士这般说，不由得现出些反对的脸色。胡女士见他脸色不对，赶着问道：“你们男子，不应该给我们女子做玩物吗？你们男子从来是生成的一身贱骨，待他稍为宽一点儿，他便放纵起来，不听人调度了。”苏仲武不服道：“你说我们男子应给女子做玩物，不错，我也不和你争。只是吉原新宿那猪圈似的房子里面，一群一群关着的，何以都是男子的玩物，却没有关着一个女子的玩物呢？”胡女士听了大怒道：“你放什么屁！你敢当着我欺我们女子吗？你们坐在那猪圈里面去，看我们女子来不来嫖你！你从哪一点看出我们女子比你们男子贱些来？”苏仲武见胡女士动了真气，吓得慌了手脚，赶忙赔礼道：“我本是一句笑话，虽说得过于荒谬，只是确系无心之失。你若因我一句话便动起真气来，我就更该死了。”说着，连连作揖不止。胡女士忍不住笑道：“我说你们男子是生成的一身贱骨，何如呢？可不是一身贱骨！定要我发作发作，才得服帖。”苏仲武也笑道：“怪道许多男子平时都说是反对男女平权，及至与那些讲男女平权的女子往来亲密了，便改变了宗旨。原来他们也有不得已的苦衷。”胡女士摇着头笑道：“那是自然呢。我们女子的同化力，若不比你们男子强些，还了得？那真不知要将我们女子欺压到什么地步。”苏仲武道：“我却不承认是女子的同化力。”胡女士正色道：“不是同化力，是什么力？”苏仲武胁肩笑道：“只怕是种特别的魔力罢了。”胡女士伸手指着苏仲武笑道：“你这不通的人，说话真可笑。魔力还有什么特别的？魔者，不可思议之谓。这不可思议之力，就说是同化力，又有什么不可。”苏仲武本来不甚通，平日又震惊胡女士的名声，到这时候，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，更死心塌地的佩服胡女士不已。这晚不待

说是小心伏侍胡女士过了一夜。

黄文汉的靴腰，算是被苏仲武割了。俗话割靴腰，又叫作补锅。后来和黄文汉往来的人，知道了这桩事，同时又有郑绍畋请客的一桩事。那些人都觉得奇怪，以为黄文汉是嫖场老手，居然补锅，郑绍畋是有名的鄙吝鬼，也居然请客。好事的人因捏了四句笑话道：“去年怪事少，今年怪事多。郑绍畋请客，黄文汉补锅。”郑绍畋请客的事，后文自有交待。

苏仲武做了胡女士一夜的玩物，次日绝早，胡女士逼着苏仲武起来，教他暂且回去，以后要来了，还是白天里来好，夜间十点钟以后，却不敢劳驾了。苏仲武问是何故？胡女士冷笑了声道：“你也不自己想想，你可能算是个男子？倒害得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掉过脸朝里面叹了口气道：“我要睡，懒得和你多说了。你去罢，不要在这里气死了人。”苏仲武扫了一鼻子的灰，垂头丧气的穿好了衣服，伏在胡女士的枕头旁，低声下气的唤了几声。胡女士只作没听见，睬也不睬。苏仲武没法，只得提着帽子要走。胡女士忽然掉过脸来，笑问苏仲武道：“你真个就走吗？”苏仲武连忙转身笑道：“我哪里敢就走，你要撵我出去，教我怎么好迟延。”胡女士就枕上点点头道：“也好，你去去再来。我十一点钟起来，你十二点钟来，陪我去看一样东西。你可不要忘了。”苏仲武问道：“陪你看什么东西？”胡女士圆睁杏眼骂道：“你管我去看什么东西？叫你陪我去，陪我去就是了，问长问短怎的？”苏仲武不敢开口。胡女士道：“你去罢！”苏仲武转身向外走，才推开门，胡女士复从被中喊道：“来来！”苏仲武仍转身走近床前，胡女士闭目半晌不做声，好一会才问道：“你此刻往哪去？”苏仲武道：“我去洗脸用早点。”胡女士道：“你十二点钟来么？”苏仲武道：“怎么不来？”胡女士道：“你没有事吗？”苏

仲武道：“有事也没法。”胡女士道：“这话怎么讲？”苏仲武笑道：“你叫我奉陪，我敢推有事吗？”胡女士劈面呸了一口道：“不要是这样假惺惺，没事就没事。”苏仲武连点头道是。胡女士笑道：“你来的时候，若有客在这里，你万不可和此刻一样，你呀我的乱叫。大家客气点，称个先生，好听多了。”苏仲武笑道：“理会得。先生的名誉，自是要紧。”胡女士伸出手来，揪了苏仲武一把，笑道：“小鬼头，我看你这东西一定是个候补小老爷出身，不然，从哪里学来的这种卑鄙样子。”苏仲武也回手揪了胡女士一把，笑道：“没有小生这种卑鄙，怎显得出先生的清高来。不要吵醒了先生的瞌睡，我去了，十二点钟再来替先生请安。”说着，伸手给胡女士。胡女士也伸出手来，苏仲武就她手背上接了两吻，笑嘻嘻的走了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四十二章

经理员丸和馆召妓 登徒子上野驿迎亲

话说苏仲武走出甲子馆，刚六点钟，路上行人稀少，急忙跑到家中。因一晚不曾安睡，觉得有些头昏眼花的，脸也懒得洗，铺好床，呼呼的睡了一觉。在睡梦中也和胡女士调情，正在美满的时候，忽听得房门“呀”的一声开了，黄文汉气冲冲走了进来，一手将苏仲武的臂膊拿住。苏仲武吓醒了，觉果有一人拿住他的臂膊，急得睁眼一看，乃是陈志林。后面还立着一人，认得是王甫察，忙定了定神，叫二人请坐。一面起床，一面笑道：“你们怎这般早？”陈志林笑道：“你睡得忘记了时刻，倒说别人早。你知道是什么时候了？”苏仲武诧异道：“什么时候了？”王甫察笑道：“晌午炮一会儿了。”苏仲武猛然记起早晨的事来，心中慌急，手中收拾铺盖，便张皇失措的。陈志林不知就里，也不作理会，自己起身拿烟，分了枝给王甫察，擦上洋火，各人呼呼的吸着。陈志林笑道：“老苏，你快去洗脸，老王特邀我同来，要约你到涩谷一家新开的日本料理店去吃酒。那家料理店，是他旧日的居停主人开的，叫丸和馆，今日新开张，定要老王去凑热闹。老王今日预备了一百块钱做局钱，想将涩谷的艺妓，都叫来赏鉴赏鉴。他既有这种豪举，我们万不可不同去一乐。”

苏仲武心中正因为失了胡女士的约，急得无可奈何，想赶

急洗了脸跑去谢罪，哪有心情听他们说话。还因王甫察是新交的朋友，不能不存些客气，才没提起脚便走。洗了脸，勉强陪着坐谈。王甫察问他：“用了早点去，还是就去？”苏仲武一面起身，一面笑答道：“我今日实在不能奉陪。有个朋友，昨日约了我今日十二点钟去会，委实不能不去。”陈志林跳起来道：“不相干的约，便失一次，又有什么要紧？并且你的约是十二点钟，此刻已是一点多钟了，就去也不中用。”苏仲武摇头道：“不然，一点多钟也得去。这约是无论如何不能失的。”

王甫察笑道：“约十二点钟，到一点多钟才去，已算失约。倘你那位朋友因你到了时间不去，他又往别处去了，你不仍是白跑吗？我看已经过去的事，不必研究，涩谷是不可不去的。我虽是初次和你论交，但时常听老陈谈及你的性格，知道你可不是个喜欢讲客气的人，所以才敢来邀你。去去，不用犹疑了。”

陈志林也在一旁极力主张就去，不容苏仲武不肯，硬拉着上了往涩谷的电车，风驰电掣的开往涩谷去了。苏仲武在车中想起胡女士之约，五内如焚的，说话都没了伦次。陈志林、王甫察一心只想到了丸和馆，如何寻欢觅乐，也不理会苏仲武的心事。二十分钟之间，电车已抵涩谷。三人下车，步行了一会才到。苏仲武看那丸和馆，房屋虽是新造的。规模并不甚大，门栏内新栽的一株松树，高才及檐，却苍苍的显出一种古拙样子。松树下用磨光的乳石，砌成一个三四尺大小的围子。围子里面，绕着松树栽的几根筱竹之外，便是些杜鹃。三人进门，一个下女迎出来。这下女认识王甫察，一见面即表示出她欢迎的诚意。高声叫道：“王先生来了。”下女欢呼之声才出，便有个三十多岁的妇人跑出来迎接。王甫察道了声恭喜，那妇人笑吟吟的道：“我说王先生今日一定会赏脸，来替我做面子的，可笑时子她偏说不会来。她说王先生这一晌忙得很，今日也是什么梅

太郎，明日也是什么梅太郎，决没闲工夫来这里。刚才听说王先生果然来了，她才欢喜得什么似的去收拾去了，等一会就来奉陪。”妇人说着话，让三人脱了靴子，引着上楼。王甫察笑向苏仲武道：“这地方虽比京桥、日本桥、神乐坂那些所在冷静，然确实研究起嫖的滋味来，比那几处都好。那些地方，总是热烘烘的，嘈杂个不了。分明一个清醒人，只要进去几点钟，不由的脑筋就昏了。若是住了一夜，次早出来，更觉得天地异色。那种地方，流连久了，不愁你不神魂颠倒。”

苏仲武此时心中，将胡女士之约渐渐忘了。见楼上一间八叠席的房，当门竖着一扇竹帘屏风，房中间安着一张黑漆方几，房角上叠放着十来个龙须草的蒲团，此外别无陈设。妇人将蒲团分送三人坐了，下女端上茶来。妇人打开窗户，卷起帘子，只听得楼梯声响，便有极娇小的声音，笑呼王先生道：“难得，难得！你居然能记得我家今天的日子。”苏仲武、陈志林听了，都愕然用眼光聚在竖屏风的所在。笑声未歇，已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，打扮得娇娇滴滴的，手中拿着一方白丝巾，露出玉粳也似的一口白牙，咬住一边巾角，一边挽在手中，前行行、后退退的走出来，笑迷迷的各人瞟了一眼，伏身拜了下去。王甫察连忙回礼，笑道：“才几天不看见你，便出落得这般妖娆了。人家说时至气化，你家今日开张，想必定要发财，连你都转了些气象。你若当艺妓，生意决不会恶劣。”妇人正卷着帘子，插嘴笑道：“小妮子哪有这般福气。”王甫察笑道：“为什么没有？只我介绍几个朋友来，生意便立刻兴旺了。”妇人卷好了帘子，用脚蹴着女儿笑道：“时子，你还学乖觉些，赶急谢王先生的厚意，过一会儿，他又忘记了。”时子真个笑嘻嘻的磕了个头。王甫察大笑着，向苏仲武道：“你看她们打成伙儿来笼络我，教我有什么法子？她将来若当了艺妓，你照

应她一点儿罢。”苏仲武笑道：“那是自然。她做预约的艺妓，我定做预约的客人便了。”时子望了苏仲武几眼，啮着巾角不做声。王甫察见她大有不胜荣幸之概，望着妇人笑道：“只我这一位朋友，就足够你家招待的了。”妇人见苏仲武的衣服穿得时髦，相貌又很齐整，这样的年轻阔客，在日本人中哪里去寻找？连忙答道：“王先生的朋友，还有什么话说，只怕不肯赏光罢了。得罪得很，请教两位先生贵姓？”王甫察说了。陈志林笑道：“老王，你只管闲谈怎的？你将老苏从被窝里拖了来，至今水米不曾入口，难为你请人家来挨饿？”王甫察被陈志林提醒了，连连向苏仲武谢罪，吩咐妇人，先拿了几样点心来给苏仲武吃，才大家点菜叫艺妓。酒菜上来，已是四点钟。

时子捧着酒瓶，三人就座。时子先替苏仲武斟了，才斟给陈志林。陈志林笑道：“预约客人的资格到底不同。我这个没买预约券的，连杯酒都得落后。这也只怪得老王不肯为我吹嘘，不然，她怎便看出我不如老苏来。”时子听了，望着苏仲武掩口而笑。王甫察正待说话，只见屏风后转出几个粉白黛绿的艺妓来，一个个朝席上行礼，围着王甫察坐了。涩谷的艺妓，大都认识王甫察。所以不待问，都知道是王甫察叫的。王甫察一一应酬了几句，每人赐了杯酒，接连一阵脚步响，屏风后又转出十几个艺妓来。时子忽然呵吓一声笑道：“王先生，快起身迎接，梅太郎来了。”王甫察真个起身与梅太郎握手。苏仲武看那梅太郎，果然生得娇小玲珑，十分可爱。王甫察拉着同坐了，笑向苏仲武、陈志林道：“两位看我的赏鉴不差么？”苏仲武看房中坐满了的艺妓，大的小的，胖的瘦的，足有二十多人，实没有一个高似梅太郎的，便恭维王甫察有眼力。王甫察异常高兴，举起酒杯，劝陈志林、苏仲武的酒。叫来的艺妓太多了，一房挤得满满的，找不着主人献殷勤，都各自谈笑起

来。也有独自调着三弦，想唱一支曲子，显显能为的；也有故意高声赞扬王甫察，想惹王甫察注意的；也有捏着纸团儿，远远的抛击王甫察的。一室之中，争妍斗巧，各不相让。王甫察都只作不闻不见，握着梅太郎的手，细细的说个不了。苏仲武坐在一旁，羡慕不已。陈志林欢呼畅饮，一房人乱嘈嘈的，直闹到夜间九点多钟才散。

苏仲武问王甫察的住处，王甫察道：“我新搬在小石川大谷馆住。老陈知道我那里的番地，你高兴邀老陈来闲谈就是。

”苏仲武道：“贵省的经理员，没有经理处吗？”王甫察道：“经理的事，我已交卸了。我本打算月内归国一趟，因为敝省取消了独立，凡与这次革命有关系的人，多半要亡命到日本来。前日接了家兄的信，说已到了上海，还同了几个朋友，不久就要动身到此地来。所以我将经理的事交卸之后，便搬到大谷馆，等家兄来了再说。”苏仲武惊异道：“我一向不看报，也没多和人往来，国内的事，都茫然不晓。怎的竟闹得这步田地了？”

”陈志林笑道：“你这话倒像避秦人说的，真不知人间何世了。

”苏仲武觉得有些惭愧，便不做声。谢了王甫察，告辞出来。这晚王甫察和陈志林，就在丸和馆嫖艺妓。

苏仲武一个人走到停车场，上了电车，心想：今日负了胡女士的约，以后怎好和她见面？她一张嘴又会说，又不饶人，没有差错，她还要寻出些破绽来说，况我明明的错了，能逃得过她的责备吗？待不再和她见面罢，又实在舍不得她待我的情义。没得法，趁今晚硬着头皮去领罪便了。电车到了神保町，苏仲武跳了下来，望三崎町走。走不多远，瞥眼见胡女士正和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对面走来。苏仲武看那男子，衣服虽不十分阔绰，气概却甚是轩昂，倒很像个军人样子。胡女士和他并排着走，情形异常亲热。苏仲武见了，不觉心中冒火，恨不得

将那男子一拳打死。瞑着眼立在一旁，想等胡女士走近身的时候，给她一个脸色。哪晓得胡女士和那男子，只顾一边走着一边说笑，眼睛并不向侧边一望，径挨身走过去了。苏仲武更气得一佛出世，咬牙切齿的跟在后面窥探。见他二人走进一家中国料理店里去了，苏仲武懒得跟进去，赌气归家睡去了。次日早起用了点心，便跑到甲子馆来。一则谢罪，二则想质问胡女士，昨晚同走的是什么人？何以这般亲热？苏仲武自以为理直气壮的，到了甲子馆，问了问：“胡先生在家么？”即脱了靴子，想往里走。下女跑出来拦住道：“胡先生还没起来，不要进去。”苏仲武仗着自己与胡女士有关系，对下女笑道：“没起来，要什么紧，我又不是外人。”下女见阻拦不住，只得罢了。苏仲武跑到胡女士房门口，听得里面有笑声，吓得倒退了一步，忍不住，故意咳了声嗽。不见胡女士出来，里面仍是说笑不止。苏仲武立脚不住，掉转身往外就走，下女跟在后面，嘻嘻的笑。苏仲武叹了口气，穿了靴子，跑到玉名馆来找黄文汉。下女说黄文汉昨日搬了，苏仲武这一惊不小，忙问搬往哪里去了。下女说：“不知道。他并没留地名在这里。”苏仲武恨道：“我和他同乡，又是几年的老交情，他也骗起我来了吗？二百块钱事小，只是未免欺人过甚！唉，这也只怪我自己不小心，他本多久就说要归国，短了盘缠。他这种人平日无所不为，什么事他干不出！他不是骗了我的钱，逃回国去了，是到哪里去了？搬家岂有不告诉我地名之理？前日要钱时的情形本就不对，我自己不小心，上了当，还有什么话说。他此刻已不知走了多远的路了。”苏仲武一个人恨了一会，忽转念道：黄文汉平日虽然无聊，却不曾见他干过什么拐骗的事。他的朋友多，又是公费，便短少的盘缠，哪里不好设法，怎的便骗起我二百块钱来？以后不见人了吗？他不是个糊涂人，未必肯这

般害自己。且到他处去打听打听他的下落，看是怎样。想着，便去访了几个同乡，都说没有遇着。苏仲武无法，只得归家，心中断定黄文汉是逃跑了，懊悔无及。一个人在家中，闷闷不乐的过了一日。次日也懒得出外打听，灰心到了极处。忽自己宽慰自己道：他既骗了钱，鸿飞冥冥的去了，我尽在这里着急怎的？我便短二三百块钱，也是有限。此刻又不靠这钱使用。不过梅子的事，成了画饼，心中有些不甘。然事已无可奈何，非他负我，也还是我负他。想必是我和他二人，姻缘簿上没有名字，所以用尽心力，还不能如愿。前日王甫察叫的那梅太郎，尚不讨人厌。我与其一个人在家中纳闷，何不去丸和馆，将她叫来开开心？

计算已定，挨到下午四点钟，坐电车又到了涩谷。跨进丸和馆，便见时子喜孜孜的出来迎接。苏仲武上楼，那妇人已跟了上来，打着哈哈道：“我的卦又占灵了。我说时子既这般想念苏先生，苏先生必也有一点儿记挂着这里。昨日没来，今日是定要来的。今日先生果然来了，不是我的卦又占灵了吗？”妇人一边说着，一边送蒲团给苏仲武坐。时子已捧了杯茶上来，殷勤送到苏仲武面前，笑着低头小声说道：“苏先生为什么昨日不来？我在门口望了几次呢。今早我妈说你定要来的，所以我早在门口张望。恰好望得你来了。”妇人在旁笑道：“苏先生哪是你望得来的，他自己记挂着你罢了。他若不记挂着你，哪怕你整日整夜的立在门口盼望。他又没约你，怎知道你会望他呢。”苏仲武心中虽明知道她们是信口开河的笼络客人，只是也乐得有人当面恭维，凑凑自己的兴，当下也笑答道：“我昨日本就想来的，因来了几个朋友，说话耽搁了，才迟到今日。有这样的地方、好人物，我心中恨不得整日守在这里。我看那梅太郎确是生得不错，今日想将她叫来，再细细的看看。”

时子听了，面上登时现出不快的样子。妇人笑道：“你不怕王先生知道了吃醋吗？”苏仲武道：“一个相好的艺妓，也值得吃醋？他又没包住梅太郎。梅太郎哪一日不应客人几十个局？哪一日没有客人陪着她睡？这醋从哪儿吃起哩！”妇人道：“虽是这般说，朋友到底和旁人不同。他知道了，还要怪我呢。”时子连忙点头道：“是吗，王先生的脾气不好，和梅子又亲热到极处，将来知道了，只怕连我都要怪上呢。”苏仲武笑道：“你们都说的是哪里话！他便要吃醋，也只能怪我，与你们开料理店的有什么关系？真是烧窑的不怪，怪起卖炭的来了吗？你们不用这般过虑，快去叫来。王先生要吃醋，你们只说我强着要叫的便了。”妇人听了，望着时子。时子望着苏仲武，半晌叹道：“原来也是为梅太郎来的。”

苏仲武见了时子那种可怜的样子，心中有些不忍，又想：倘若王甫察果真吃起醋来，也是不好。我和他是初交，他待我又不错，不可因这些事破了情面。况且我原没有嫖艺妓的心，不过偶然寻开心跑到这里来，何必为我一夜的快乐，弄得大家不高兴？时子虽然不美，爱我的心思，算是很真切。敷衍她一会，散散闷也罢了。便笑着向妇人道：“你们既这样的怕得罪了王先生，我又何必过拂你们的意思？便不叫来也罢了。我因为前日在王先生跟前，不便细看，想叫来细玩细玩，看到底和王先生说的差不差，并没有想嫖她的心思。其实我并不是为她来的。”因望着时子笑道：“王先生要我照顾你，你又待我亲切，我为何平白的又去照顾别人哩？”妇人笑得拍手道：“苏先生这话才不错呢。时子因为你答应照顾她，欢喜得什么似的。你若要去照顾别人，可不要把她气死了吗？”苏仲武笑道：“慢着，你这话太说早了。王先生不是说等时子当了艺妓的时候，才要我照顾的吗？此刻并没当艺妓，叫我照顾什么？”时子笑

道：“我和艺妓哪一些儿不同？艺妓不过会唱、会弹三弦，我此刻唱也学会了，三弦也学会了，哪一点不如艺妓？”苏仲武道：“虽是如此，心理上总觉得有些分别似的。这也不必说了，且去热酒，弄几样菜来。”妇人答应着，向隔壁房里拿了张菜单来。苏仲武问时子欢喜吃什么，时子笑道：“你吃菜，问我欢喜做什么？”苏仲武道：“大家吃，须得大家欢喜才好。”时子不肯说，苏仲武道：“日本料理，我也不知道哪样好吃，随便拣好的弄几样来罢了。”妇人笑着点头道：“知道，知道，拣好的弄来便了。”说着下楼去了。

时子陪着苏仲武扯东拉西的胡说，无非想引动苏仲武的爱情。男女之间，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结合力。苏仲武起初原不爱时子，因时子甜言蜜语的说得快刀都割不断，不由得也发生了一点儿临时的爱情。开上酒菜，两个便共桌而食。吃得高兴，连妇人也拉作一块儿吃。直吃到十点多钟，苏仲武便实行照顾了时子一夜。次日早起，已到十一点钟。吃了早饭，清了帐，已是一点钟了。慢条斯理的归到家中，只见门口停着一乘马车，心想：房主人哪里忽然跑出坐马车的客来？心中想着，走到自己的房里，只见黄文汉正伏在桌上，提着笔写字。听得脚步声，回过头来见了苏仲武，拔地跳起来恨道：“你这东西，到哪里收魂去了？人家为你的事忙个不了，你倒逍遥自在的和没事人一样！临别的时候嘱咐你几次，教你今日不要出去。你没能力做事罢了，难道教你坐在家里等候也做不到吗？替你这种人做事，倒没得把人气死了！”苏仲武见黄文汉并没有逃跑，心中很自愧错疑了他，由他忿骂了一顿，只是笑着赔不是。黄文汉跺脚道：“谁希罕你赔不是！还不快换衣服同去。你知道此刻是什么时候了？”苏仲武低头看着自己道：“我身上的衣服不行吗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你有衣服，拣好的换了就是，不要啰

啰哩哩的耽搁事！”苏仲武不敢再说别话，匆匆忙忙的翻箱倒篋，拿了一套极漂亮的洋服。黄文汉帮着穿好了，教他多带钱在身上，自己拿出表来看，嚷道：“快走，快走，只怕她们已经到了。”说着拉了苏仲武出来，跳上马车，扬着手叫快走。马夫知道是往上野停车场，举起鞭子，扬了几下，那马扬头鼓鬃的奔向上野去了。

转瞬之间，到了停车场。黄文汉问车站上的人，由奥羽线来的火车到了没有，车站上的人道：“一刻儿就到了。”黄文汉才放了心，同苏仲武坐在待合室等候。坐了一会，忽然向苏仲武道：“一桩最要紧的事，几乎忘记嘱咐你。我在日光的时候，假作日本人，名字叫中村助藏。你以后当着她们母女，叫我中村先生便了，切记万不可和我说中国话，露出马脚来。她若问你什么话，你只随便拣不关紧要的答答，我自替你代说。你有不明白的事情，背后问我便了，不可当着她们，现出疑难的样子。”苏仲武点头道：“理会得，你放心就是。”黄文汉道：“理会自是容易，不过要处处留心。你这种老实人，恐怕难得做到。好在她是个乡村里的妇人，骗她是要比较容易点儿。”苏仲武不知道黄文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因黄文汉的脾气不好，又不敢问，只得点头唯唯的答应。听得汽笛一声，二人走出待合室，向月台上去望。只见远远的一条火车，如长蛇一般蜿蜒而至。一大群接客的，都拥在出口的地方，一个个伸着颈，望着火车。瞬息之间，汽笛又叫了几声，火车渐渐近了车站，慢慢的停了。坐火车的人，和蚂蚁出洞的一般走了出来。黄文汉教苏仲武留心看一二等车里出来的人。一二等车在后面，隔月台远了，看不大清楚。黄文汉忽然见春子母女从三等车里走了出来，一个赤帽儿驮着几件行李，跟在后面走。黄文汉扯了苏仲武一把道：“有了，是坐三等车来的。”苏仲武也

看见了。黄文汉用两膀往人群中一插，轻轻的向两边分开，挤了上去，苏仲武紧紧的跟着。黄文汉见春子母女过了出口，交了票，只管低着头走，便扬着帽子，唤了几声，春子抬头看见了，登时如小儿见了亲人一般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四十三章

贪便宜村妇入彀 探消息英雌发标

话说加藤春子母女见了黄文汉，真如小孩见了保母一般，登时笑逐颜开的鞠躬行礼。黄文汉排开大众，领着苏仲武上前，还了个礼，替苏仲武介绍道：“这位苏先生，是我一个至好的朋友。他是中国人，来我们日本多年了。我因为仰慕他的学问人品，喜常和他一块儿行走。这次博览会，夫人多远的来看，也得多个伴儿，热闹热闹，所以特替夫人介绍。”加藤春子听了，即转身向苏仲武行礼。梅子灼灼的翻着双眼睛，望了苏仲武。黄文汉恐她说出什么来，忙侧着身子，一边引路，一边说道：“我预备了马车在前面，且请暂到舍下休息一会儿。”说着，回头招呼赤帽儿，驮了行李，跟着出了停车场。马夫将行李放好，四人一同坐上，马夫鞭着马，向前奔走。黄文汉向春子说道：“舍间的房屋虽不宽敞，然有两间空着的房间。我的意思，与其去住那贤愚混杂的旅馆，不如委屈些儿，就在舍下住一晌的便当。”春子听了，笑着沉吟道：“在府上骚扰，怎么使得？”随掉转脸向梅子说道：“你说么？劳中村先生这样的关照，我心里早觉得不安。若再到他府上去住，不更过意不去吗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快不要这般说，同是在东京做客的人，有什么彼此可分。我的家在群马，这里也是寄寓。像夫人这般客气起来，我招待的就更为难了。”日本人的脾气，和

中国人不同。中国人遇有人款待他十分殷渥的，心中必存着些感激的念头，稍稍自好的人，必不肯多受人的好处。日本普通一般人的脾气，却是不同。你没有好处给他，他不和你多来往，恐怕你沾光了他的去。所以日本家庭亲戚朋友往来的极少。近年来，几家富贵人家略略学了西洋文化，一年之中，也开一两次园游会、茶话会，买点儿糖食果品，给人家尝尝。在他们日本人看起来，就算是极疏财仗义的了。你若多给他点好处，他心中虽也是一般的感激，却是再而三、三而四的还要来叨扰。所以寻遍了日本全国，也寻不出个稍稍自好的人来。这话怎么讲呢？日本人受人家的好处，你越是不和他计较，他越以为得了便宜，从不肯十分推让。这种脾气，或者就是他日本立国的根本，也未可知。然这都与本书不关紧要，不必多说。

且说春子心中巴不得住在黄文汉家里，一则免得旅居寂寞；二则东京人地生疏，难得有黄文汉这般的一个向导，朝夕相近；三则旅馆里费用到底得多使耗些。有这三般好处，安得不算便宜。当下听了黄文汉的话，想再推辞两句，苦想不出妥当的话来，便仍望着梅子笑道：“这样叨扰中村先生，你说使得么？”梅子道：“他定要教我们去，有什么使不得？”春子笑向黄文汉道：“中村先生，你看她说话，还全是和小孩子一样。若给旁人听了，真要笑话呢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小姐说的一些儿不错，怎么笑话？必要和夫人一般的客气才好么？”苏仲武见黄文汉和春子的情形甚为亲热，暗自佩服黄文汉有手腕，只不知他还设了个什么圈套，要她们去住。

马车如飞也似的，不一刻到了青山一丁目，在一家有铁栏杆的门口停了车。黄文汉立起身来道：“到了。”说着，让春子母女下车。苏仲武跳下来，看那铁栏杆侧边石柱上，嵌着一块六寸长的铜牌子，上面分明刻着“中村助藏”四个字，心中

吃了一惊道：“难道他真请出个中村助藏来了吗？这房子势派不小，住的人是谁？为何肯借给人设骗局？真教人索解不得。”

“苏仲武一个人心中纳闷，只见黄文汉叫马夫驮了行李，向春子母女道：“这就是舍下，请进罢！”春子二人进了门，黄文汉向里面喊道：“客来了，还不出来迎接怎的。”一声才出，只听得里面有如小鸟一般的声音答道：“来了。”随着格门开去，一个二十多岁的日本女子迎了出来。黄文汉笑向春子道：“这便是敝内圆子，笨拙得很。我平日不敢使她见客，怕她见笑大方。”春子见圆子装扮得玉天仙一样，举止也很有大家风范，哪敢怠慢，连忙见礼，梅子也见了礼，一同进屋。有个十七八岁的下女，也收拾得十分整齐清洁，拦着门叩头，高声叫：“请进！”黄文汉对下女道：“快将夫人小姐的行李接进来，好生收在客房里，不要乱翻动了，将来夫人不好清理。”下女诺诺连声的应着“是”，自去料理。圆子引春子母女到客厅，宾主复对行了礼。圆子双手捧了个淡青缩缅绣花蒲团，送给春子坐。春子谢了又谢，才跪下半边。复捧了一个送给梅子，梅子便不客气，老老实实的坐了，不住的用眼瞅苏仲武，好像有什么话要和苏仲武说似的。苏仲武不敢招揽，对她使眼色，教她不要说话。梅子赌气掉过脸，望着壁上挂的风景照片。黄文汉暗地好笑。圆子折身出去，端了盘茶进来。黄文汉看壁上的钟已五点四十分了，叫圆子到面前说道：“去教他们招呼厨房，晚餐不用弄，打个电话到精养轩，叫他赶快送几份西餐来便了。”黄文汉知道春子母女必不会点菜，不肯使她们着急，随便说了几样极普通的菜。圆子一一点头答应着去了。黄文汉便和春子谈起话来，所说无非是博览会开场如何热闹，兼着苏仲武为人如何高尚，学问如何精进。苏仲武自己也夹在里面吹述了些历史。春子听了，自然是满心的恭敬，恨不得立刻表示出亲热

苏仲武的态度来。不一会，西菜来了。下女搬出张黑漆条几来，放在客厅中间，将西菜一份一份的摆上，放好了汤匙刀叉。黄文汉起身笑道：“仓卒不成个款待，请随使用些儿罢！”春子母女也立起身来。圆子进来，将黄文汉的蒲团安在主席，春子的安在右手第一位，梅子的左手第一位，苏仲武的安在黄文汉对面，自己便在梅子下手立着。黄文汉请大家入席，圆子斟上酒，大家饮宴起来。上了几套菜，黄文汉问春子道：“梅子小姐曾进过什么学校？想必已从中学校毕业了？”春子叹了口气道：“从中学校毕了业倒好了，在爱知县小学校还没毕业。只是这也只怪得我，她父亲没一日不说，女孩儿不能不使她进学堂。如今的时代，女子没有知识，莫想得个好人家。我那时也是一时之气，说我的女儿偏不想对好人家。好人家的男子，哪有个一心一意守着自己女人的？倒不如嫁一个做小生意的人，还落得个心无二用。她父亲赌气不说了，我也就因循下来。”黄文汉故意惊诧道：“夫人不用见怪，我的意思，夫人这般用心，实在差误了。现在二十世纪的女子，莫说无知识不能对好人家，便对了好人家，自己不知道要强还好，若是个性格儿，应酬言动一点儿不能出众，自己也要急坏了。并且如今的男子，只要是个中等之家，哪有不从大学毕业的？大凡人的心理都差不多，世界上没有有知识的女子罢了，既尽多有知识的女子，哪个还肯落人的褒贬，去娶那毫无知识的哩。女子容貌恶劣的，便嫁个下等人没什么可惜，像梅子小姐又生得这般齐整，若将来嫁一个不相当的人，岂不冤屈死了吗？夫人因一时之气，误了小姐终身大事，真不能不说夫人错了念头。只是这话不应该我说，因为夫人没把我当外人，料想夫人不会多心见怪，才敢妄参末议。”春子道：“承先生的好意，肯这般亲切的说，我心里正不知道如何的感激，怎说多心见怪的话？”

她今年已是十六岁了，小学还不曾毕业，东京恐怕没有合她的年龄程度的学校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哪怕没有！只要夫人知道小姐的光阴虚度了可惜，肯送她进学堂时，随小姐的意，要进什么学校，我都能设法。不是我在夫人前夸口，东京的男女学校的校长，我不认识的也就有限了。程度虽有点不合，没甚要紧，别的科学都容易，只英文要紧点儿，赶快发奋读一个月，大约也差不多了。”春子道：“好可是好，只是东京太没有可靠的亲眷，我又不能长住在东京，女孩儿家，着她一个人在此地，有些放心不下似的。”黄文汉不做声。说着话，菜已上完，大家散坐。圆子帮着下女将条几并杯盘收了出去，各人吸烟用茶。黄文汉不再谈梅子入学之事，只闲谈了些无关紧要的话，便对圆子道：“你小心陪着夫人、小姐，我且同苏先生出外访个朋友。若夫人疲了要睡，你便铺好床，请夫人安息便了。”圆子笑道：“你出外，早些儿回来。夫人、小姐我自伺候，你放心便了。”黄文汉点点头，和苏仲武起身。春子向苏仲武道：“苏先生今晚不来了吗？”苏仲武不及答应，黄文汉代答道：“苏先生府上隔此地太远，今晚还须去访个朋友，恐怕不能再来了。明早请他早点来，同陪夫人去看博览会。他虽是中国人，我和他却是知己。东京的中国人多，和我相识的也不少，我就只和他说得来。”黄文汉说时，叹了口气，接着说道：“像他这样的学问人品性情，据我看来，世界上大约也没有和他说不来的人。即如今日大半日工夫，夫人听他说了几句话？他从来只是如此，不轻言漫语的。更有一层使人敬重，他二十三岁的人，家中又是个大资本家，他从不肯和人三瓦两舍的胡走。这样少年老成的人，尤是不可多得。”春子也点头道：“真是难得。”苏仲武对春子行了个礼，说：“明早再来奉看。”又对梅子行了个礼，同黄文汉出了客厅。圆子送了出来，黄文汉附

着她的耳说了几句，携着苏仲武的手，从容向青山一丁目的停车场走去。

途中，苏仲武向黄文汉道：“你的手法，我实在佩服极了。只是你这空中楼阁，三四天工夫，怎的便结构得来哩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只要有钱，在东京这样灵便的地方，什么东西不能咄嗟立办。”苏仲武笑道：“一切应用之物，都可说容易，有钱买来就是。只是你那位临时太太，哪里来得这般凑巧？看她的言谈举止，都不像个小家女儿，并且礼数很周到，倒像个贵家出来的小姐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不是贵家小姐，怎能使人家相信我是个有根底的人？”苏仲武道：“平时怎没听你说和什么贵家小姐有染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无缘无故的，和你说些什么。”苏仲武道：“既是贵家小姐，她何能和你糊里糊涂的做起老婆来哩？这事情真教我做梦也想不到。”黄文汉道：“难怪你想不到，事情本也太离奇了。”二人说着话，已到了停车场。恰好往九段两国的电车到了，不暇再说，都跳上电车。苏仲武问道：“你想到哪儿去？可能去我家么？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自然到你家去坐。我今晚本没事，不必出来，不过太和她们亲近了，太显得我是一个闲人似的不好，并且春子刚才说，东京没有可靠的亲眷。不知道她的意思，是想托我呀，还是信我不过。我疑她是信我不过，所以不答白。我们出来了，好等圆子和她们亲热亲热。她们说合了式，便没难题目了。”苏仲武听着说话，偶然抬头见对面车角里坐着一人，仿佛面熟，推了黄文汉一下，用嘴努着他看道：“你看那是个中国人么？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。”黄文汉一见，喜笑道：“你真没有记忆力！不是前回在高架电车上，我和他遇了你的吗？他就是会拳术的郭子兰。”黄文汉说着，起身走至郭子兰面前。郭子兰也见了黄文汉，忙让位与黄文汉同坐。黄文汉笑道：“我一向无

事忙，不曾到你家里来。你的生活状况有什么变更没有？”郭子兰道：“我前回仓卒之间搬的那个赁间，房子太小，又太旧了，不好住。日前在早稻田大学后面寻了个赁间，房子虽不见得十分好，只是宽敞多了，练把式的场所也有。”随即用铅笔写了个番地给黄文汉。黄文汉看了点头道：“你那里隔吉川剑师家不远，这两日见了 him 吗？”郭子兰道：“就在他紧隔壁，我家的生垣和他家的生垣相接，今早他还在我家里坐了好久。你何时来我处玩玩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你去看过了博览会没有？”郭子兰点头道：“已看过两次了，都是人家拉着我去的，一点儿意味也没有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我还没去看。明日有两个日本的朋友，邀我同去。明日看过博览会，后日便到你家来。”说时，电车到了九段。郭子兰起身道：“我要在此换车。”说着，自下车去了。黄文汉招手教苏仲武来，坐了郭子兰的位子。苏仲武问道：“你的计划，至今我还不十分明白。圆子便和她们亲热了，当怎么样哩？她们看了博览会，又不能在此地久留。她若一旦谢了你，带着梅子离了东京，我们不是只能翻着双眼睛，望了她们走吧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事情已做到瓮里捉鳖了，你怎的还有这失望的想头？她若逃得我手掌心过，她就不来了。我如今只须再费几日工夫，包管她走的时候，完完全全的留下个梅子给你便了。”

不多时，电车到了神保町，同下车走向苏仲武家来。才走至门口，正待进门，忽听得背后有人连声呼“コイサン”（黄先生之意）。黄文汉回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胡蕴玉女士；身穿一套藕合色西洋衣服，头戴一顶花边草帽，手中擎着一把鲜花，轻蹴芳尘的走了拢来。苏、黄二人心中各吃一惊。胡女士走至跟前，端详了苏仲武几眼，笑道：“你这人才好笑。那日约你十一点钟来，你自己答应了，为什么直到此刻，不见你

的踪影？‘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’，这句书你都没读过吗？”苏仲武被胡女士当着黄文汉这一诘问，直吓得心慌意乱，两脸飞红，哪里回答得出呢。黄文汉看了苏仲武一眼，笑问胡女士道：“你那天十一点钟约他来干什么？”胡女士笑道：“不相干，就是前日我想约他去看博览会。他不来，我就和别人去了，不过问着他玩玩。怎的这几日连你也不见了？我跑到玉名馆几次，先几回说你出去了，后来说你搬往别处去了。我问搬到什么地方，他又说不懂得。你这鬼鬼祟祟的干些什么？须不要被我寻出你的根子来，不体面呢！告诉你罢！怎的搬家也不通知我一声儿，相隔太远了么？邮片也应写一个给我才是。”黄文汉连忙笑道：“我罪该万死。只是搬的地方，有万不能告人的苦衷，以后你自然知道。这门口站着说话不好，就请到老苏家中去坐坐。”胡女士点头答应，遂一同进门，到苏仲武房中来。胡女士将手中的花往桌上一撂，顺手拖出把摇动椅来，将身子往上一躺，两脚抵着席子，前仰后合的摇动起来。伸手向苏仲武道：“拿烟给我吸。”苏仲武诚惶诚恐的打开柜拿烟，黄文汉已从怀中拿出两枝雪茄来，胡女士便喊苏仲武道：“不用你的了，量你这样笨蛋，也不会买好烟吸。”说着接了黄文汉的烟，望着苏仲武道：“笨蛋，笨蛋，难道你洋火也不会擦一根么？”苏仲武连忙擦上洋火，给胡女士吸。胡女士吸燃了，用手招着黄文汉道：“你来，你来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黄文汉从苏仲武手中接了洋火，一边擦着吸烟，一边挨近胡女士身前，俯着身问道：“胡先生有何见教？”胡女士忍笑不住，扑嗤一声道：“你这东西！总是这样鄙腔鄙调的讨人厌。我问你，这几日到哪儿去了？你不用瞒我，你直说给我听，什么事我都没要紧。你想瞒着我么？将来被我察觉了，只怕你有一会儿不得清静。”黄文汉用手拍着腿笑道：“胡先生你看错人了，我黄

文汉上不欺天，下不欺地，中不欺人，自落娘胎，不曾做过欺人之事，不曾存过怕人之心。我搬家不通知你，自有个不通知你的理由。你无问我的权利，我无告你的义务。”胡女士跳起身来道：“胡说！权利、义务的界限，是谁划给你的？你不承认我有问你的权利，我偏认定你有告我的义务！要瞒人的事，自然有不能告人的理由，不能告人的苦衷。只是这理由，你不说，人家怎生知道？不知道你的理由，何能原谅你的苦衷？我眼睛没看错人，我看你倒认错我了。你以为我有什么不干净的心思，和你不清净吗？哈哈，那你就错了。老实告诉你，莫说我和你的交情只得如此，便和你有几年的交情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鼻孔里哼了一声，脑袋晃了两晃道：“也够不上我有不干净的心。口头上的两句英雄话儿，谁不会说，谁不曾听过？你所说的这一派话，若在我二三年前听了还好，不过暗自好笑罢了。如今我实在替你肉麻得很。你若知道瞒人，知道怕人，倒是个有出息的人了！”说着，气忿忿的拿了鲜花就走。黄文汉拦住笑道：“胡先生的度量，原来如此吗？”胡女士睁着杏眼，望了黄文汉半晌道：“你说我的度量小么？我才没将你们这些男子放在眼里呢！我不高兴坐了，你拦住我干什么？”苏仲武也帮着留道：“老黄说话不小心，得罪了你，我一句话没说，你对我也不高兴吗？难得你到我家来，我还没尽一点东道之谊，”胡女士劈面啐了苏仲武一口道：“你不开口倒好，你不自己思量思量，你有什么口可以开得？”说至此，又忍不住笑了。黄文汉强按着她坐下，笑道：“我这几日的事情，便说给你听，也没什么使不得。”用手指着苏仲武道：“就是他这个呆子，暑假中，他跑到日光去旅行，在旅馆里面过了他五百年的风流孽障。因为有了阻力，一时，间不得遂心，巴巴的从日光奔回来，求我设法。我前次到日光去，不就是为他的事吗？

好不容易和那边说得有了感情，答应我来东京看博览的时候，到我家居住。你说我住在玉名馆，如何能设这些圈套？没奈何，只得重新租下一所房子，置办家俱。只是我又没得个女人，人家见我一个单身汉子，怎好便住下来哩？没法只得将我几月前姘识的一个女人找了来，权当作夫人用用。我那临时夫人，近来虽也做些秘密卖淫的生活，只是她的身分却很是高贵。她的父亲是个大佐，姓中壁，日俄战争的时候阵亡了。她又没有兄弟，母亲是死过多年了，只落得她一个孤女，不知怎的，被早稻田大学的一个学生引诱她破了身子。她与那大学生山盟海誓的订了终身之约，不料那大学生是个浮浪子弟，家中又有钱，终日里眠花宿柳，得新忘旧，早将她的终身之约丢在脑背后去了，一个月常二十五日不见面的，丢得她清清冷冷。打熬不住，便也拣她心爱的人，相与了几个。起先她手中有钱，又生性挥霍，时常会拿着钱，倒贴她心爱的人。不到几个月贴光了，渐渐自家的衣食都支持不来，只得略略的取偿些。那大学生起先还一个月之中来看她一两次，后来知道她有了外心，率性赌气不来了。她既衣食无亏，又过惯了这朝张暮李的日月，也再不愿见那大学生了。我当初不知道她的历史，费了许多气力，才将她吊上。她本来聪明，见我为人直爽，便将她平生的事迹，一字不瞒的说给我听。我问她如今可有想嫁人的心思，你看她回得妙不妙？她说她如今这种生活过惯了，自觉得十分满足，无嫁人之必要。并且说她这种人物，必得是这般才不委屈。我问她怎么讲，她反笑我思想不高尚。她说‘美’这个字是天下人公好的，若落在一个人手里，这个美字便无所表现，不过和寻常人一样，穿衣吃饭而已。她说妓女决不可从良，妓女一从了良，便和死了一般。凡美人应享受男子膜拜裙下的幸福，都葬在那结婚的礼堂上了。你看她的思想高妙不高妙？”

不知胡女士回出什么话来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四十四章

胡蕴玉大吃广昌和 黄文汉导游博览会

话说胡女士听黄文汉说中壁圆子的性情历史，不住的点头叹息；说：“这女子的思想不可及！我也时常是这般说：‘能颠倒男子，是我们女子得意之事。若到了没有颠倒男子的能力的时候，则唯有一死，免在世上受男子们的奚落。’我素来持这个主义，不料这女子也有这种思想。等你们的事完了，我倒想见见她，看她的容貌，可能与她的知识相称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要见她，怕不容易吗？只是你不大懂日本话，对谈不来，没有什么多趣味。”胡女士道：“见见面罢了，何必对谈些什么。”说完，扬着脸向苏仲武道：“你的东道之谊怎么尽法？只嘴唇摆筵席，我就不感你的情。有吃的，快拿出来孝敬，我还有事去。”苏仲武笑道：“你还有什么事去？”胡女士道：“你问怎的？你只说，你有吃的孝敬我没有？”说着，拿了花在手，用那白玉凝霞的脸去亲花朵。偶抬头见对面壁间挂镜里现出她自己的倩影来，仿佛看去就是西洋的一幅美人图画也没这般生动。自己望着自己，高兴非常，忽然想就这样子去照一个像，便向苏仲武道：“我也不要吃你的东道了，你陪我到工藤照像馆去照个像罢。”苏仲武喜道：“好极了，我们便去吧。老黄，你去么？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我还有事，不能奉陪，你两个去照罢！”胡女士也不作理会，握着那把鲜花，立起身

来，对着镜子里面，时嗔时喜，时笑时颦，顾影弄姿了一大会。黄文汉不耐烦多等，提着帽子先走了。苏仲武忙叫：“老黄，为什么就走，等一会儿同走不好吗？”黄文汉没答应，胡女士向苏仲武道：“他走他的，教他同走做什么，你不认识去工藤的路吗？”黄文汉在门外分明听得，只做没听见，拔起脚便走，心中好笑苏仲武必然上当，也不再往别处，自乘电车回青山一丁目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苏仲武见黄文汉已走，走过来向胡女士赔笑道：“那日失约，实在非出自本心。因为那晚在你家睡少了，跑归家纳头便睡，直到十二点钟。有两个朋友来，才将我唤醒，强要拿着我去喝酒，因此不曾践约。”胡女士连连摇手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谁还有工夫来研究你的罪状。去罢，太晚了怕照像馆关门。”苏仲武也对镜子理了理顶上的发，戴了帽子，笑道：“我这样子，配得上和你同照么？”胡女士点头道：“配得很，配得很，走罢！”苏仲武道：“你放心，决不会太晚，这里出去，转个弯便到了。”随用手指着壁上的钟道：“你看，还不到八点半钟。”胡女士也不答白，擎着鲜花，向外便走。苏仲武跟在后面，同出了大门。胡女士回头向苏仲武道：“你跟在后面，难道叫我引路吗？”苏仲武连忙抢向前，引着胡女士，只一刻到了工藤照像馆。这工藤照像馆夜间照像，是用那极强的电光，比别家用镁的仔细些，二人进去，便有人出来招待，引到楼上一间客厅里坐定。客厅的桌上，放了许多样本，招待人一张一张翻给二人看。苏仲武看了几张二人半身的，又看了几张二人全身的。点给胡女士看了，都说不好。胡女士随便取了张六寸的向苏仲武道：“你只对他说，照这么大的便了。”苏仲武见是一张团体照片，当时不敢违拗，只得对招待人说了。胡女士自去化妆室整理衣服头脑，苏仲武也跟进去收拾了

一会。外面写真师已将电光及照相机配置停当，请二人出来照像。苏仲武同胡女士走到大厅上，胡女士手中执着那把鲜花，在照像机的对面立定，苏仲武走拢去，问道：“我们同立着照吗？”胡女士翻着白眼，望了苏仲武一望道：“我平生没和人照过像，还是各自单独照的好。”说着，挥手叫苏仲武立远些，苏仲武错愕了半晌，开口不得，只得点点头立在一边。让胡女士先照了，自己也照了一张，招待的拿了纸笔来，问姓名、住址，胡女士教苏仲武替她写了，并说道：“你和他说明，我这一张要洗两打。”苏仲武说了。胡女士道：“你问他要放定钱不要，要定钱，你且替我给了，明日算还给你。”苏仲武连忙道：“我这里有，给了就是，说什么算还。”随要招待的照两打计算，须钱若干，一并给了，掣了收条，交与胡女士。胡女士拉了苏仲武的手笑道：“我没和你同照像，你切不要见怪。我一则平生不曾和人照过像。二则此次亡命来日本的太多，十九与我相识。你又年轻，立作一块儿照了，倒像一对小夫妻，恐怕人家见了笑话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万不可疑心我是嫌避你。”苏仲武听了，一想有理：我真错疑了她。登时依旧心花怒放，刚才一肚皮的不高兴，早化为乌有了。欢天喜地的携手出了工藤照像馆。胡女士脱手道：“我有些饿了，到哪家馆里去吃点菜好么？”苏仲武笑道：“我也正想去吃，为什么不好？我们到广昌和去罢。”胡女士踌躇了一会，点头道：“也好。”如是二人走到广昌和，广昌和的老板正坐在柜台里面算帐，一眼看见胡女士，连忙堆下笑来，起身迎接。苏仲武一见，吃了一惊，暗自寻思道：那日我在玉名馆门口看见的不就是他吗？怪道好生面善。回头看胡女士，并不睬那老板，只用手推着苏仲武同上楼，直到第三层坐定。转眼那老板也跟了进来，弯腰折背笑嘻嘻的向胡女士行礼。胡女士只作没有看见，向苏仲武道：“

你想吃什么菜？你说罢。”苏仲武一时心中想不出吃什么菜好，呆呆的望着那老板。只见那老板拿着胡女士的那把鲜花，只顾偎着他那副似漆如油的脸，不住的乱嗅，摇头晃脑的说：“好香，好香！”不由得忿火中烧，想叱他下去。胡女士早已忍不住，一手将花夺过来，举起向那油头上就是一下，骂道：“下作东西！乱嗅些什么，还不给我拿纸笔来开菜单子！”那老板诺诺连声的出去，须臾将纸笔并菜单拿了进来，送到苏仲武面前，自己却立在一边，不住的用眼睛来瞟胡女士。苏仲武心中明白，恨不得立刻将那老板撵出去，胡乱向菜单上开了几样菜，往那老板面前一撂道：“拿去，快给我弄来！”那老板伸出油手接了，懒洋洋的出去。苏仲武自言自语道：“可恶的东西，也敢在这里涎皮涎脸的死讨人厌！”胡女士道：“这东西从来是这般的，不睬他罢了。下等人，和他计较些什么！”苏仲武道：“不是这般说，也得有个体统。他连自己的身分都忘掉了。下次他再是如此，我却不能容他了。”胡女士笑道：“你说的不错，我本也很讨厌他。”苏仲武闷闷不乐的，下女送上菜来，只略略的吃一些儿便不吃了。胡女士年纪身材虽小，食量倒很宽宏，当下吃了个酒足饭饱。苏仲武喝教算帐，胡女士拦住道：“不用给钱，我叫他记帐就是。”苏仲武道：“那如何使得？”胡女士道：“你不用管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苏仲武只得罢了。

二人洗了脸，同下楼来。胡女士走近柜台，那老板已立起身，笑道：“有新蒸的荷叶酥还好，先生带些回去吃么？”胡女士点点头，去玻璃柜中探望。见里面摆的薰鱼、火腿之类，用手点给那老板道：“你拣好的给我包几样，和荷叶酥一并着人送到我家里去。”那老板喜孜孜的，跳出柜台道：“先生要什么，指给我看，我就叫人送去。”胡女士拣心爱的糖食菜蔬，

指了几样，懒得久看，只向那老板说了句：“给我赶快送来。”

”便和苏仲武摇摇摆摆的走了出来。苏仲武道：“你再到我家去么？”胡女士道：“再去干什么？我今日看博览会，盘旋着走了一日，也没得休息，我要回去了。”随看了看手上的表道：“十一点半钟了，你自回去罢！”说着，仍拿了她那把打油头的鲜花，一边嗅着，一边走了。

苏仲武心中大不自在，一步一步走归家中，歇宿一夜。次日早起，梳洗已毕，用了早点，又换了套衣服，匆匆忙忙乘电车，向青山一丁目来。走进门，见院子里面已有两乘棚马车停着，连忙到昨日坐的客厅中一看，一个人也没有。咳了两声嗽，一个卞女走出来，望了一望，认得是来过的，说了声：“请坐。”便折身进去了。一会儿复出来道：“请到里面去坐。”苏仲武即跟了进去。只见里面一个小小的院落，收拾得非常齐整。绕着院落一条走廊，走廊两边摆了些盆景。走廊尽处，一连三间房屋，房门都紧紧的闭着。下女引到中间一间房子门口，蹲下身去，轻轻将门推开。苏仲武见里面鸦雀无声的，各人正在那里早膳。黄文汉连忙放下碗筷，叫下女送蒲团泡茶，圆子、春子、梅子一时都将碗筷放下。苏仲武对大家行了礼，黄文汉故意客气了两句，问已用了早膳没有。苏仲武说已用过了，黄文汉让苏仲武坐了，便仍请她们吃饭，圆子等都向苏仲武告罪。一刹时都用完了，下女收杯盘，圆子也帮着搬运。苏仲武看这房间，虽只八叠，因为房中有两个床间，足有十叠席房间大小。房中并没别样陈设，只壁间挂了几方风景画，床间里面摆了一瓶鲜花，一个小木书架，架上放了几册日本书。黄文汉背着书架坐了，春子和梅子对坐在黄文汉左右。黄文汉说道：“今日天气正好，我们不可多耽搁，好在会场里面多盘桓一会。”春子向梅子道：“不错，我们就去收拾罢。”说时，只见圆子出

来，走近梅子身边，附耳低言的说了几句。梅子笑着摇头道：“那怎么使得？穿人家的衣服，怪难为情的。”圆子笑着，在梅子膊上轻轻的捏了一把道：“你我有什么难为情？我横竖用不着。”说着，拉了梅子起来，往隔壁房间里去了，春子也起身跟着进去。黄文汉便同苏仲武走出房，在回廊下将昨晚的成绩，说给苏仲武听。昨晚黄文汉归家，已过了十一点钟，圆子正陪着春子母女在房中谈话。圆子自述身世，说曾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，兼述该学校的学科如何完备，同学的如何亲热，教员都是些有名的学士、博士。黄文汉接着说自己在那校长很有交情，里面的教员，如某某等，我都认识。还有那麴町的三轮田高等女学校，那校长也和我认识。我介绍进去的学生，委实不少。即如某某的女，因为我介绍她在三轮田高等女学校毕业了业。正在那行毕业式的时候，某男爵见了她的容貌，又看了她毕业的成绩，心中欢喜，便请了她去当家庭教师。后来不到一年，男爵的夫人死了。男爵便求我作伐，今年三月某日行了结婚式，此刻居然是一位男爵夫人了。“前几日我还在她家坐，呼奴使婢的，好不堂皇。唉，这都是进学堂的好处。她家里父亲兄弟，都是做生意的人，夫人说：‘若不是在学堂里的成绩优良，举止闲雅，哪能有这等遭际。说起来也奇怪，学问这东西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哪怕你这一生得漂亮到了极处，一没有学问，四肢百骸都会显出一种俗气来。有学问的人一见了，便知道这人是没读书的。若是大庭广众之中，都是些有学问的人在那里，一个没学问的人杂坐里面，不是粗野得看不上眼，便现出那踟躇不安、手足无所措的样子，也令人不耐。这都在人家眼里看出来，自己并不觉得。一个人没有向上的心思便罢，有一分向上的心思，便得求一分学问。现在西欧的习尚，渐渐的到我们日本来，交际社会中，也少不了女子。好人家的夫人、

奶奶，一月总免不了有一两次园游会、茶话会，还有种贵族妇人的慈善会，更是夫人小姐出风头的地方。你若容貌生得恶劣，举止又不大方，便教你当场出丑。”

春子听了，惊异道：“什么慈善会，这等厉害？”黄文汉道：“原来夫人不知。这种慈善会，便是贵族、华族行乐的所在。将办法说出来，却是好笑。他们贵族、华族想做慈善事业，或因什么地方被了天灾，他们想设法赈济，而一时集资不易，便有这慈善会的办法。先择一个宽广地点，设立许多铺面，如扇子店、首饰店、烟纸店、咖啡店、酒店，都办些货物在里面。到开会的时候，便请各贵家的夫人、小姐来做掌柜。各贵家子弟以及一般有些声望的绅士和一般大少爷，都先期弄了入场券进会场来，借着买杂物和各掌柜的夫人小姐周旋。那货物的价值，比外面的要高一倍。只因入场的都是些富贵公子，只要得与各贵家小姐周旋，也不顾价值的低昂。开会之后，所赚的钱便将去做慈善事业。夫人你看这办法好笑不好笑？”春子道：“然则容貌生得丑的，那货物是一定不销行了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那是自然，所以我说当场出丑。不过有学问的人，容貌虽然不能出众，却能言谈风雅，举动幽闲，也一般的能惹人敬爱。所以有容貌又兼有学问更好。若天生的相貌不扬，就只有多求点学问，也可补容貌之不及。像梅子小姐这般的人品，又有学问，在东京这样地方，真是犖犖之下，哪怕不得一个王侯快婿！”春子道：“学校我也知道是要进，不过我只这一个女儿，实在有些舍不得教她离开我。并且我不知道这学校里的章程，教员的人品，同学的身世，我也不敢教她进去。这事情不是当耍的，稍不留心，坏了事的委实不少。”黄文汉连连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我也是这般主张。调查最是要紧。东京女学校规则不谨严的不少，引人入胜的事情又太多，果是不能当耍。但

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，圆子曾在那里毕业。那学校里的规则十分严整，校长、教员、同学的，没一个不是有身分的。并且每学期要开一次生徒家属恳亲会，学生的父母、姊妹，都得到学校里去，和校长、教员谈论家常琐事及家庭教育，这是学校里极妥善的办法。女子进了这个学校，是万无一失的。”春子道：“这学校的好处，我已听尊夫人说过了。只是我想去参观一回，不知先生可能介绍？”黄文汉大笑道：“有何不能！我介绍去参观的，他们还要特别的招待，只用我先打个电话，或写封信去，招呼他们一声便了。”说话时，不觉已到了一点钟，便安歇了。

黄文汉在回廊下将这情形说给苏仲武听，苏仲武问道：“你真能介绍她们去参观吗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这人才蠢呢！世界上有不愿意人去参观的学校吗？你说是由爱知县特来参观的，将原由说出来，求他招待，岂有不殷勤招待之理？学校里能知道我们是个骗局吗？”苏仲武道：“你对她说和校长有交情，将来见面不相识怎处？”黄文汉道：“这更容易。参观学校，不一定见得着校长，便见着了，只要我称他是校长，不去请教他的姓名，就不要紧了。我有名片进去，难道他还问我吗？校长下田歌子，我认识她的面貌。这些地方，春子决不会留心的，混混就过去了，哪里会使春子看出我的破绽来。我已教圆子用心联络梅子，须和梅子装得十分要好，使春子看了，好放心将梅子寄顿在我这里。梅子穿来的衣服不很漂亮，圆子特将她自己新做的衣服借给她穿，这也就是联络她的意思。博览会场里面，有家中国料理店，规模还不错。看到十二点钟的时候，你就邀进去吃料理。凡人一有了感情，说话就容易了。你日本话又不是不能说，何妨扯东拉西的，和春子多亲近亲近。”苏仲武道：“我何尝不想多说，只因你干的闷葫芦，我没揭

破，恐怕说错了误事。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我是说以后，昨日自然是不能多开口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圆子推出门来，笑着向黄文汉招手道：“我等已收拾停当，就此去罢！”苏仲武和黄文汉回头看圆子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比昨日更加妩媚。苏仲武附着黄文汉的耳，低声笑道：“兀的这庞儿，也要人消受。”黄文汉点头笑道：“做夫人便也做得过。”二人走回房，黄文汉叫圆子拿衣来换。圆子在隔壁房中答应了，走过来到第三间房里捧了个衣盒出来，放在席子上，笑向黄文汉道：“你自己换罢，我还有事去呢。”黄文汉自己将衣盒打开，拿出一套新单和服来，背转身换了。

圆子同春子母女出来，苏仲武看梅子穿一件白地撒花秋罗衫子，系一条金线攒花的腰带，带结高举至肩上。一脑青丝松松的垂在后面，用丝条打了几个花结，顶心上堆着一个大花丝球，颤巍巍的，只在头上晃摇不定。轻匀粉脸，淡点朱唇，眉画远山之黛，眼萦秋水之波。黄文汉笑向春子道，“今日梅子小姐进会场，我想满会场的人必没一个不说是一颗明星来了。”

春子笑道：“她哪里能享受这种荣幸。会场里人不笑话她是乡里来的，就是福分了。她从来是痴憨不过的。初见她的人，若不知道她的性格，必说她是白痴。其实我听她父亲说，她读书却异常聪颖。”苏仲武从旁点头道：“哪有生得这般清秀的人，读书会不聪颖的。不待说，一见面便能知道小姐是个聪明绝顶的人。”春子谢道：“苏先生过誉了。”圆子笑道：“苏先生的话不错，我一见梅子君的面，不知道怎的，心坎里面不由的便生出种爱情来。恨我自己命苦，我母亲不曾替我生个这样的妹妹，朝夕伴着我，使我多保全我自己一点天真。我爱梅子君的心思，不说没人和我一样，敢说并没人知道。别人爱她，

必是爱她的容貌，或是爱她的聪明。我爱她却真正爱她这点痴憨的性格。夫人你不知道，痴憨是女子极可宝贵的东西。女子有了这种性格，便是天仙化人。我若有个这样的妹妹，依我的性格，一世也不许她嫁人，只跟着我过日子，她便想吃我身上的肉，只要她不嫌酸，我也甘心情愿的割给她吃。”春子道：“谢夫人的厚爱，不要折了小孩子的福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我们不能再耽搁了，马车上也好说话，我们走罢！”说着，让圆子引着春子母女先走，自己和苏仲武跟在后面，同走到院子里。两个马车夫，都坐在车上打盹。下女上前唤醒了，圆子陪春子母女坐了一乘，苏、黄二人坐了一乘，出得门，飞也似的奔向上野公园来。

才到广小路，便远远望见那会场的大门高耸云表，左右进出的人如蜂拥一般。不移时，到了会场门口。黄文汉先同苏仲武下车，买了入场券，圆子已搀着春子下车。梅子下车的时候，刚好一个二十多岁人驾着一乘自转车，直撞过来，惊得那马跳了几下，车子也跟着颠簸了几下，险些儿将梅子掀下车来。圆子见了，连忙回身来扶，梅子已笑嘻嘻的跳了下来。看那少年，绕着马车打个盘旋，只慢慢的在地下转。梅子见了，心中好笑，拉了圆子的手，跟着春子走。猛听得背后呜呜的叫了两声，疑是汽车来了，吓得连忙让路，却不见汽车走过。回头一看，哪有什么汽车，原来就那乘自转车，故意叫捏着气泡，呜呜的吓人。梅子低声笑向圆子道：“这个人才讨厌，多宽的路不走，偏要在我们背后呜呜的叫人让路。”圆子捏了梅子的手一道：“不要睬他。他本是一种下等动物，由他叫罢。”梅子回头看他，还只在背后，一脚懒似一脚的慢转，一双眼睛和贼似的不住的向梅子脸上乱溜。梅子看了，又忍笑不住，向圆子道：“这个人真讨厌！我又不认识他，只顾瞧我做什么？”圆子道：

“瞧瞧有甚要紧，不睬他好了。爱好的心，就是下等动物，也和人一样。”说着，也低头吃吃的笑。

黄文汉和苏仲武买好了入场券，就立在会场门口等。三人到了，便一同进会场游览。

不知游览了些什么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四十五章

吊膀子莽少年被拘 坐电车娇小姐生病

话说黄文汉等进得会场，只见迎面一座圆台，上有数十道喷水。那喷水中间一道，足有四五丈高，真是飞珠吐玉，映着日光，远远地便望着如一团银雾。绕圆台过去，便是座音乐亭子。上面许多人，正在那里调丝品竹，清音嘹亮，和着喷水的声音，格外有一种天趣。音乐亭周围装设了许多靠椅，以便游人坐憩。黄文汉等因急于游览各处的陈设物品，没闲心坐在这里清听，只立着略听了一听，即引春子等走进第一个陈列场看了一会。正要从后面穿出第二陈列场，刚走到房檐下，迎面来了一个少年，穿着一身青色洋服，却不是学校里的纽扣；头上歪戴着一顶乌打帽，左顾右晃的从第二会场走出来。打量了黄文汉几眼，复看了看苏仲武，从二人中间挤了过去，恰好和梅子撞个满怀。梅子哎哟一声，倒退了数步。圆子连忙扶住，回头正待开口骂那少年，黄文汉已掉转身躯，一把将那少年拿住。那少年挣扎了几下骂道：“拿住我做什么？”黄文汉使劲在那少年臂上捏了下道：“请问老兄的眼睛瞎子吗？为何青天白日的这等乱撞？”春子也气不过，骂道：“这失礼的奴才，实在可恶！”那少年被黄文汉只一捏，痛澈心肝，禁不住鼻子一酸，两眼流出泪来，跳了几跳要骂。圆子向黄文汉说道：“这奴才刚在会场外面，驾着一乘自转车横冲直撞。梅子君正在下车的

时候，把马惊得乱跳，险些儿将梅子君掀下马来。他此刻又故意的胡撞，不是扶得快，几乎被他冲跌了。快叫警察来，将他拿了去。”黄文汉听了，怒不可遏，拉了那少年要走。奈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大堆，急忙不得出去。正待分开众人，一个巡场的警察见了，立将众人驱散，向黄文汉寻问原由。黄文汉松了手，拿出张中村助藏的名片来，递与那警察道：“这东西无礼得很。我们进会场的时候，他驾着一乘自转车横撞过来，惊得马乱跳，险些儿将我这女眷从马车中掀下来。方才他又从人丛中来撞我这女眷。若非扶持得快，已跌了，显然是有意轻薄。请你给我将他带去，治他的侮辱罪。”那少年想辩，圆子向警察说道：“这人实是无礼极了，我们进会场的时候，他就驾着自转车，只顾在我们背后呜呜的将汽笛捏着叫，我们赶着让路，他却又缓缓的不肯前进，如此闹了几次，我们进了会场，只道他已去了，哪知道他还在这里。”警察听了黄文汉和圆子的话，以为中村助藏必是个不知名的贵族，又看了那少年鬼头鬼脑的样子，立刻施出那警察平日拿贼的手腕来，将那少年横拖直拽的出会场去了。可怜那少年，不曾得着一些甜头，就进了监狱，这也是吊膀子的报应。

闲话少说。当下黄文汉等见警察已将少年带去，即进第二陈列场来游览。苏仲武心内异常高兴，恭维黄文汉了得，春子也向黄文汉道谢。黄文汉笑道：“东京这样无赖少年尽多，年轻女子稍有不慎，立时上他们的当。他们成群结党，一般的也有头领，专一在热闹地方勾引良家子女。刚才那东西，看他的装束行动，还不像这条路的人，只是一个无赖子罢了。若遇了这条路的人，他们的本事就更大了，哪里肯这般的给错处使人拿着。”数人一边说话，一边观览陈列品。博览会所陈设的东西，无非是各县的土产，及各工匠人所制的巧妙器物，千珍万

宝，琳琅杂错。著书的虽也曾去看过几次，只是不好从哪一样写起。总之运到博览会来赛会的，没有不成材的东西便了。黄文汉等在第一会场各陈列场内盘桓了一会，看了美人岛。春子、梅子见了井底美人和火里美人，心中诧异得很。黄文汉一知半解的学问，知道是电光和反射镜的作用，忙剖解给她们听。春子听了，连说神妙。看完了美人岛，即由电梯转到第二会场。这第二会场，在不忍池旁边，梅子看了空中电车，定要去坐。春子连说危险，梅子说好耍子，母女争持起来。黄文汉笑道：“危险是一些儿危险也没有，去坐坐也好。”苏仲武道：“此刻已将近一点钟了，我们且去吃点东西何如？”黄文汉点头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我贪着游览，连饥渴都忘了。夫人、小姐想必都已饿得慌了。”苏仲武笑向春子道：“我想请夫人和小姐吃中国菜，不知可能吃得来？”黄文汉笑着插嘴道：“哪有吃不来的？等到吃不来的时候，再换西菜也来得及。”春子谦让了一会，一行人已到了中华第一楼酒馆内。苏仲武拣了个清净的坐位，让大家坐定，跑到掌柜的所在，叫了几样时鲜的菜。回身入席，下女已将杯箸摆好，须臾酒菜齐上。日本人吃中国菜，没有吃不来的。凡说吃不来的，都是装假，都是些没有知识的人；以为我是个日本人，是世界上一等国的国民，中国这样弱国的菜，我若说吃得来，须失了我的身分。若是西菜，哪怕极不能入口，他情愿吃了不受用，再背着人去吐出来，抵死也不肯说吃不来西菜。日本现在的一般少年人物，都是这般的一个心理。看官们只知道弱国的人民难做，哪知道一样的油盐酱醋鸡鹅鱼鸭，一到了弱国的人手里，都是不讨好的。幸当日春子等不曾染得这种习气，都实心实意的说是好吃。不移时，酒菜都已吃饱，苏仲武会了帐，一行人同出来。梅子又向春子说要去乘空中电车，苏仲武连忙说道：“此刻刚吃了饭，不宜

向高处吹风。我们且去矿山模型里面游走一会，并将各陈列场都看好了，再乘空中电车。由那头下车出会场去，不免得又要打一个来回吗？”梅子听了，虽也点头道好，只是心中终以为是大家哄着她，不许她去坐，低着头，跟在后面走，一声不响。圆子多方引着她说笑，草草的将矿山模型看了。梅子见了泥塑的小矿工人物，及洋铁做的小火车铁道，心中才略略高兴些儿，问黄文汉这人物、火车，可肯出卖。黄文汉笑道：“这不是卖品。”梅子道：“不是卖品，却为何都摆在这上面？你刚才不是说，摆在上面的，都是卖品吗？”黄文汉想了一想，大笑道：“小姐你错了。批了价格的，便是卖品，但是就买了，此刻也不能拿去，须等到散会的时候。”梅子又低头纳闷。一行人从模型里面出来，黄文汉等原想将各处的陈列场顺路都看看。无如梅子走到空中电车卖票的所在，拉住圆子不肯走，从怀中掏了半晌，掏出个小红缎绣金花的钱夹包来，交给圆子道：“姐姐替我去买票。我自和姐姐两个人去坐，不与他们相干。姐姐你看上面坐的人多少，一来一往的，多好耍子，哪里有什么危险！”黄文汉等见了梅子的形色举动，起先觉得诧异，后来知道她是误会了大家的意思，不觉都大笑起来。苏仲武也不说话，抢着买了票，一同到了上电车的所在。梅子这才欢喜不尽的紧握了圆子的手，低低的说道：“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坐。”圆子道：“太高了，到上面只怕我也有些胆怯。我平时在三层楼的栏杆上面，我都不敢低头望地下，如今这么高，又是摇摇动动的，没得将我吓坏了。我只坐在这里等，你们去一趟就回来好么？”春子也在旁边说道：“是吗，这样危险的去处，也要去玩，万一出了事，可是当耍的？你要去，你一个人去，我和圆子夫人只在这里坐地。”

梅子听了这话，如冷水浇背，登时懊丧万分，几乎要流下

泪来。圆子说害怕不去，原是看梅子高兴过了，故意这般说说，逗着她玩，看她怎生央求同去，使大家好笑。不提防春子认为真，正言厉色的责起梅子来。当时见了梅子这般可怜的样子，心中好生难过，连忙笑向春子道：“我是哄着妹妹玩的，我真怕吗？莫说这空中电车万没有危险，便有危险我也不怕。我从小儿在学堂里，就在天桥上乱跳乱跑，也没跌过。打秋千、走浪桥，也不知弄过了多少。妹妹从小儿想必也是很淘气的，所以欢喜干这些危险的生活。”圆子说到这里，接着叹了口气道：“也要是二十世纪的国民，才有这种活泼精神。夫人老辈子，自然是有些害怕的。”正说着，电车来了，等坐车的人都出来，圆子握了梅子的手笑道：“妹妹怎的这般信人哄，莫说这个毫无危险，便是明知道是一条死路，既妹妹想向那条路上走，我也不忍不同去，使妹妹一个独死。来来，我们上去罢！”梅子喜得撒娇道：“姐姐也是这样骗我，我不来了。”圆子笑道：“好妹妹，不用呕气，我是惯骗小孩子的，你以后不上我的当便了。”说着话，上了电车。

不一会开车，只觉得步步腾空起来，车身渐渐有些摇晃。梅子从窗孔里向不忍池一望，只见池中的荷叶和钱一般的大小，低低叫了声“哎呀”，即缩回头，紧紧握住圆子的手，面上变了颜色。圆子连忙附着她的耳，说：“不要怕，这个寻常得很。上面有东西系住的，决无掉下来之理。坐飞机的人，在几千米上飞走，上下八方都没可靠的东西，他们也要坐呢，这个有什么可怕！”梅子听说，心中略放宽了些。电车又行了一会，大家身上都觉得寒冷起来，梅子更甚。因为她图好看，不肯多穿衣服，露出笨相，只穿圆子的一件单衫。里面衬的衣，自然也是单薄。九月天气，又在午后三四点钟的时候。她体气本来不算强壮，兼受了刚才的吓，身上微微的出了些汗，哪禁

得高处的冷空气四面袭来，登时打了几个寒噤，三十六个牙齿，差不多要捉对儿厮打了。圆子见了，连忙将自己的外衣(羽织)脱下来教她穿，她哪里肯穿呢，只咬紧牙关说：“不冷。”圆子道：“妹妹你只管穿，我并不怕冷。我若是怕冷，也不脱给你穿了。你不可嫌不好看，冷坏了身子，真不是当耍的。”春子拦住圆子，自己将外衣脱下来，向梅子道：“教你不要来，你偏要使小孩子脾气。如今又害怕，又害冷，看你是何苦。你一个人不打紧，还连累着旁人，你还不快将我这件外衣穿了，免得受了凉，回去又要害病。圆子夫人，你快将自己的衣穿上，实在冷得很，你的身体也不是很强壮的。”梅子望了她母亲笑了一笑，掉转身去问圆子道：“我不解你们为什么都这般怕冷。你们既这般怕冷，还能将衣服脱给别人吗？我自己要来受这苦，我自作自受，犯不着连累别人。我自己病了受罪，我心里安。别人因我病了受罪，我心里不安。妈妈、姐姐，你们各人将各人的衣服快些穿好，免得我受了罪，还要受埋怨。”说着，簌簌的流下泪来。春子心中不忍，战战兢兢的拿着衣，定要梅子穿。圆子也很觉着可怜，说了许多的软话，劝她不要生气。回头向春子道：“夫人的衣颜色尺寸都太不合，妹妹十分爱好的人，如何肯穿？我的虽则不漂亮，倒还敷衍得过去。夫人、妹妹，你们不知道我的心，我为我这样的妹妹，莫说受一会儿冻，便是教我为她死，我也甘心。好妹妹，决不可辜负我这一点痴心，听我穿子罢！”梅子半晌抬头道：“姐姐罢了，我一些儿也不冷。姐姐不忍我受冻，我便没有人心，忍姐姐受冻吗？我就冻死了，也不肯穿这外衣。”黄文汉、苏仲武都想劝她穿，见她说得这般决绝，不好再劝了。圆子、春子无法，只得各自将外衣穿上。好在空中电车的距离很近，不多一会已到了。圆子再握梅子的手，冷得和冰铁一般。

下得车来，圆子问黄文汉道：“你来的时候，招呼马车夫在哪里等候？”黄文汉道：“就在前面。”圆子道：“妹妹的寒受得很重，须得赶快家去加衣服。此刻不宜多走路了，你去将马车唤来，越快越好。”黄文汉点点头，看梅子低头倚着圆子的肩膊，连朱唇都冷白了，身子还不住的打颤。苏仲武见了，忍不住向前飞去找马车。黄文汉跟在后面跑，苏仲武回头向黄文汉道：“你去唤马车，我到药店里买点药来。”黄文汉问他买什么药，苏仲武没听真，已走得远了。黄文汉只得由他去，急急的寻着了马车，自己跳上去坐了，教马夫飞奔来接春子等。圆子扶梅子上了车，春子愁眉苦脸的，偎着梅子坐了。黄文汉教快走，那马夫加上一鞭子，两匹马驾着两乘马车，鼓鬣扬鬃，泼风也似的向前跑。跑不多远，苏仲武迎面奔来。黄文汉连叫停车。苏仲武且不上来，先叫住了梅子的车，将药递给圆子，教他且拿几粒出来给梅子噙着。圆子一看原来是一包仁丹。知道噙着也没什么害处，即将包裹拆开，拈了五粒放在梅子口中。春子谢了苏仲武几声，苏仲武将车门关好，回到黄文汉马车上。马车开行迅速，没几分钟，便到了青山一丁目。圆子和春子二人夹着梅子下车，黄、苏二人走近前来看，只见梅子的脸红得如朝霞一般，连耳根都红了。黄文汉心中着急，暗道：“这可坏了，若是病倒下来，怎生是好？当下开发了车钱，一同进屋。下女已迎着出来，一行人径到早晨吃饭的那间房里坐定。圆子叫下女铺好床，替梅子摘了顶上的花球，扶着到隔壁房间里，解衣宽带，教梅子安歇。梅子早已挣持不住，纳倒头喘息不已。圆子拿被卧替她盖上，梅子放悲声哀告道：“好姐姐，我头痛得很，我妈赌气不理我了，姐姐不要出去，只伴着我坐好么？”圆子听了，又可怜他，又忍笑不住：“这真小孩子样，妈和你赌什么气。”正说时，春子已进房来了，圆子指着笑道：“

这不是妈来了吗？”春子走近床前，用手抚摸梅子的额角，烧得如火炭一般，不由得心中焦急。只听得黄文汉隔房门呼着圆子说道：“你替她多加上一床被卧，使她好生睡一觉，只要出些儿汗就好了。”又听得苏仲武在隔壁房里说道：“不要紧，等我去请个医生来，服一剂药便没事了。”苏仲武说了，真个跑到顺天堂分院，请了个医生来。那医生见了苏仲武的慌急情形，只道是患了什么急症，匆匆的提了个皮包，三步作一步的，奔到黄文汉家里。圆子接着进去，诊了脉息，笑道：“这病不关紧要，今晚好生睡一夜，明早就好了。”当下打开皮包，配了一瓶药，交给圆子。圆子看那药瓶上写着服用的时刻分量，便不再问。春子悄悄问圆子：“这医生出诊要多少钱？”圆子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由他们外面去开发便了。”黄文汉等医生收了皮包，请到八叠席房来，送了烟茶，开发了四块钱，医生自提着皮包去了。梅子服了药，沉沉地睡着。春子走过这边来，道谢黄文汉和苏仲武，黄文汉笑道：“略为受了些凉，医生说明早就好，料是不妨事的，夫人宽心便了。今晚我写封信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，约初五日去参观学校，夫人的意思以为何如？”春子道：“好可是好，只怕梅子到初五日病还没脱体，不能出外，岂不失信吗？”黄文汉摇头笑道：“没有的事。今日初二，医生说明早就好，哪有初五还不脱体之理。”春子想了想，也说得是，即点头道：“那么就请先生写罢。”黄文汉答应了，拍手叫下女弄饭。苏仲武不肯吃饭，先走了。

黄文汉送到外面，向苏仲武耳边说道：“你明日来，我若不在家，只顾在我家坐，和春子多周旋。圆子自会招待你。”苏仲武问道：“你明日到哪去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不相干。就是昨日在电车上遇见的郭子兰，约了我明日到他家去，我得去坐坐。并且春子以为我是个有职务的人，成日的在家中坐着，也

不成个道理。日本人没有成日坐在家中不干事的。”苏仲武道：“你的钱使完了么？再使得着多少，你说就是。”黄文汉道：“钱还有得使，要的时候，和你说好了。”苏仲武点头去了。黄文汉回房，问知梅子睡得正好，便到自己的卧室内，拿出纸笔，写了封信去女子高等师范。信中无非是久仰贵校的荣誉，平日因相隔太远，不能前来参观。此次以观光博览会之便，拟于初五日午前八时，带女宾数人，到贵校参观，以广见识，届时务乞招待的话。晚餐以后，即将信发了。

当晚梅子服了医生之药，安眠了几点钟，热虽退许多，只是周身骨节更痛得厉害，转侧都不能自如。圆子见梅子病势未退，便不肯睡。春子三次五次催她安息。圆子只说不妨。梅子心中十分过意不去，假装睡着了。圆子还是坐着，陪春子闲谈。春子熬不住要睡了，圆子伏侍春子睡了，直到四点多钟，才过自己房中，和黄文汉安歇。黄文汉早已睡着了，圆子脱衣服进被，惊醒了黄文汉。黄文汉问了问梅子的情形，很恭维了圆子一顿。又和圆子说了明日约苏仲武来的话，教圆子和苏仲武不妨装出些亲热的情形，使春子看了，不疑心是新交的朋友。圆子答道：“理会得。我明日且试探春子的口气，看她想将梅子嫁个什么样的人家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探她的口气不妨事，但是只能无意中闲谈一两句，万不宜多说。我看春子也还精明，性格又不随和。她一有了疑心，这事便不好办了。你想探了她的口气怎么办？”圆子道：“若是她的口气松动，我们便正当和她们作伐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这是万万办不到的事。她一生只这个女儿，便是老苏肯做她的养婿，还怕她嫌外国人。况且老苏家中也只他一个，并无兄弟，家中现放着数十万财产，岂能到日本人家做养婿。这事情明说是万无希望的，等到生米已煮成了熟饭的时候，那时说明出来，就不由她不肯了。若有第二

个方法，我也不绕着道儿走这条路了。”圆子思索了一会儿道：“只可惜梅子太憨了，还不大懂人事。若是懂人事的，事情也容易办点儿。如今没法，还是依你的计画办下去。我于闲话中探听探听，妨是不妨事的。”黄文汉就枕上点点头。听得壁上的钟，当当敲了五下，二人遂停止谈判，携手入黑甜乡去了。

胡乱睡了一觉，天已大亮。黄文汉先起来，梳洗完毕，用了早点，换了衣服。从门缝里看春子母女，还睡着没醒，也不惊动她们，只叫下女到跟前嘱咐道：“若是昨天来的那位苏先生来了，你请他进来坐便了，我有事去了就回。”下女连声答应知道。黄文汉出了家门，坐电车由饭田桥换车，到了江户川终点，下车步行往早稻田进发。走到早稻田大学背后，隔郭子兰家不远，只见一块荒地上，围着一堆的人在那里看什么似的。黄文汉停步张望了一会，只见围着看的人都拍手大笑，有口中大呼“跌得好”的。黄文汉知道不是练柔术的，便是练相扑的，在那里斗着玩耍，其中必无好手，懒得去看。提起脚走了几步，心想：郭子兰就住在这里，他生性欢喜看人决斗，说不定他也在人丛中观看，我何不顺便去看看他在这里面没有？心中这般想着，便折转身来，走到人丛中，四处张望。奈看的人多了，一时看不出郭子兰在不在里面。只见土堆中间，两个水牛也似的汉子，都脱得赤条条的，正在那里你扭住我的腰带，我揪住你的胳膊，死命相扑。黄文汉略望了望，仍用眼睛四面的寻郭子兰，寻了一会没有，料是不曾来，转身分开众人要走，忽觉背后有人拍了一下，一个日本人的声音说道：“黄先生哪里去？”黄文汉急回头看时，原来是吉川龟次，连忙脱帽行礼。

不知吉川说出些什么来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四十六章

仗机变连胜大力士 讲交情巧骗老夫人

话说吉川龟次见了黄文汉，心中十分高兴，一把拉住道：“黄先生你为什么不多看一会去？今天几个相扑的人，都很有名头。你是欢喜练把式的，也可借此增长点见识。”黄文汉听了增长点见识的话，心中大怒。忽一想，明白吉川的意思，知道他是不忘那日被自己空手打败之仇，想借此奚落一番，出出他心中的恶气。因想他们的行径，大都如此，犯不着和他动真气，便摇摇头，装出一种鄙夷不屑的样子说道：“他们这种蠢斗，望了都刺眼。我不是为寻郭君，便请我也不屑光顾他们一眼。”吉川听了，直气得两眼发红，道：“你能说他们是蠢斗吗？他们都是上十年的资格，还不如你？你既瞧他们不起，敢去飞入么？”（外人参加竞争团体谓之飞入。）黄文汉冷笑道：“有何不敢！不过我没工夫和他们闹罢了。”吉川不依道：“你既说敢去飞入，有本领的不要走，我就去说。等你飞入便了，徒然当着大众任意的侮慢，是不行的。”吉川说话的时候，声音越说越高，看相扑的人，都不看相扑了，一个个钻头伸颈的听吉川说话。吉川更故意说道：“你中国人也想来欺凌我日本人，可不是笑话了！不要走，我去说好了，看你有什么本事敢飞入。”

黄文汉知道他是想故意的挑拨众怒，自己仗着少年气盛，

也不惧怯，登时挥手道：“你去说，我飞入就是。不过也得有个限制，我没闲工夫，只能三人拔。”（连对敌三人之谓。）吉川也不答白，两手分开众人，连攒带挤的去了。黄文汉暗自好笑，心中只可惜郭子兰不在跟前，不能使他见着快心。只见吉川攒到一个赤条条的大汉面前，指手画脚的说了一会。那大汉登时怒形于色，竖眉瞋眼的望了黄文汉几望，握着拳头，恨不得一下即将黄文汉打死的神气。黄文汉只作没看见，越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，等待对敌。吉川对那大汉说完了，仍攒到黄文汉跟前，将黄文汉的手拉了一把，得意洋洋的说道：“你来，你来，他们已许你去飞入。”黄文汉笑着，将手一摔道：“他们要求我飞入，我便飞入。我并不要求他们要飞入，他们为什么许我飞入？你这话才太说得无礼了。你既这般说，我偏不飞入。”吉川见黄文汉如此说法，一时回不出话来，半晌道：“你若害怕，就不飞入，也只能由你。”黄文汉点头冷笑道：“我便害怕，也不算什么，少陪了。”说着掉转身便走。吉川的意思，是想用害怕的话，激起黄文汉飞入，不料黄文汉已知道他的用意，不肯坠他的圈套，竟掉转身走了。吉川果然急得没法，只得翻着眼睛，望着黄文汉大摇大摆的往前走。也是黄文汉合当有难，偏那赤条条的大汉不依，登时叫出几个人来留黄文汉飞入。黄文汉见几个相扑的跑拢来围着自己，都说定要请飞入，便说道：“你们既要求我飞入，我飞入便了。”说了，复回身走入人丛，看的人都慌忙让路。黄文汉走到那一群大汉面前，一一点头见了礼。那些大汉教黄文汉脱衣服，黄文汉将衣服脱了，上身穿了件薄纱卫生小褂，下身系了条短纱裤。那些大汉道：“你不系条带就行吗？”黄文汉只得将系和服的带系在腰里。那些大汉中，推出一个来，和黄文汉斗。黄文汉同大汉走到土堆上，也照相扑的样式，和大汉对蹲起来。蹲了一

会，大汉往黄文汉便扑。黄文汉见来势凶猛，知道不能抵抗，就地一滚，让过一边。大汉扑个空，脚还没立牢，黄文汉早跳起身，在大汉胳膊上只一推，大汉踉踉跄跄的跌下土堆去了。大汉群中复出来一个，与黄文汉对敌。如刚才一般，又对蹲了一会，黄文汉见大汉将要动手了，即将步法一变，一脚踏入大汉空档，连肩带头撞将进去。大汉立着骑马式，禁不起这般猛撞，倒退了几步。黄文汉安敢放松，趁势进步当胸一掌，大汉又骨碌碌的滚下土堆去了。

吉川在旁见了，万分着急，张皇失措的，扯了一个最大的大汉，唧唧唧唧说了一会。那大汉望着黄文汉的腰带，黄文汉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。只见那大汉对着自己招手，黄文汉即走下土堆。大汉说道：“你腰上系的这条带不好，须得换一条，我才和你斗。”黄文汉低头一看，原来自己的腰带太长了，在腰上缠了几围，握手不很得力，便抬头对大汉道：“我只这一条腰带，把什么来换？”大汉道：“我这里有，你换上罢。”说着，回头叫拿条带来。早有个大汉从自己腰间解下，递给黄文汉。黄文汉接了，心中想道：这条带子系上身，若被他拿住了，休想得脱身。我何不使个诡计，戏弄他们一番。主意已定，暗暗将丹田的气，往上一提，紧紧的系了那条带。那最大的大汉喝了两口冷水，一手撮了把盐，往土堆中一洒。黄文汉知道相扑的有这规矩，也不管他是什么用意。那大汉走到土堆中间，两手抱着他自己的右腿，往土堆上用力一踩，踩稳了，复抱住左腿，也是一样。黄文汉走近前一看，足踏进土两寸来深。黄文汉也故意照样的踩了两下，却仍是虚浮在上面的，看的人都“嗤嗤”的笑起来。黄文汉也不理会，撑着一对拳头，与大汉对蹲了一会。那大汉忽然不蹲了，立起身又去喝了两口冷水，又洒了一把盐，来到原处，如前一般的踩起来。黄文汉只目不

转睛的望着大汉的肩膊。大汉蹲了片刻，突然向黄文汉扑来，两手来抢黄文汉的腰带。黄文汉使气将肚子一鼓，那腰带直陷入腰眼里去了。大汉的手指又粗，一下哪里抢得着。黄文汉见他抢不着，一侧身滚入大汉左胁之下，只一扫腿，大汉连仰了几下。黄文汉再进，大汉已跳出了圈子，只得仍退到土堆中间。大汉复跳上来说道：“你的带太系紧了，须系松一点儿，方能和你再斗。”黄文汉笑着点头道：“我就系松一点儿，看你能奈得我何。”说着，将带解了下来，重新松松的系了。大汉看了欢喜，只与黄文汉略蹲下了一蹲，即直抢黄文汉的腰带。黄文汉躲闪不及，一把被他抢着了。大汉如获至宝，仗着两膝有几百斤实力，想将黄文汉一把提起，当着大众侮辱一顿。黄文汉身材虽也算壮实，只是和相扑的比较起来，便天地悬殊了。看的人都知道只要拿住了腰带，是没有逃法的，当下掌声如雷。大汉更加鼓勇，两手用尽平生之力，往上一提。不料黄文汉狡猾到了极处，只将带子虚系在腰里，并未打结，趁大汉往上提的时候，用力往前一窜，大汉胸脯上早着了一头锋。大汉不提防腰带是虚系的，用力过猛，那带离了腰，又被头锋一撞，两手握着带仰天一交。不是抽脚得快，早跌下土堆去了。大汉大怒，将带往土堆上一掷，那些大汉及看的人都鼓噪起来，说中国人无礼，太狡猾。吉川跳上土堆拾了腰带道：“黄君，你自己说，你用这样的狡猾手段和人决斗，算得什么！”黄文汉道：“怎的是狡猾手段？你们自己本事不济，如何怪得人？前两个斗输了，说是腰带不好。教我换一条，我便依你们的换一条。打输了，说我的腰带系得太紧，我又依你们，松松的系了。自己不中用，又打输了，难道又要怪我太系松了吗？我不信你们日本人打架，就只在这腰带上分胜负。倘若这敌人没系腰带，你们要和他决斗时，便怎么样哩？也罢，我就让你们一步，腰

带在你手中，你替我系上，松紧由你便了。再打输了，可不能怪我！”吉川听了黄文汉的话，心中也觉有些惭愧，手中拿着那条带子，不知怎么才好。那大汉早从土堆下走上来，接了带子对黄文汉道：“我替你系好么？”黄文汉摊开两手道：“随便谁来系，都没要紧。”大汉真个走近黄文汉身边，不松不紧的系了。吉川退下土堆，二人又对蹲起来。黄文汉这次却不像前几番了，见大汉将要动手，即将步法一换，身子往下一缩，使了个黑狗钻裆的架式，早钻到大汉裆下。大汉忙弯腰用手来拖黄文汉的腿，黄文汉肩腰一伸，将大汉掀一个倒栽葱。黄文汉气愤不过，跳起来，对准大汉的尾脊骨就是一脚。大汉已胸脯贴地，扒不起来，又受了这一脚，鼻孔在土堆上擦了一下，擦出血来。看的人都大怒，说黄文汉不应该用脚，算是非法伤人。其中更有人说，要将黄文汉拖到警察署去。黄文汉站在土堆中，大声说道：“不是我不敢同你们到警察署去，不过我并没用脚踢伤他。我因立脚不稳，在他尾节骨上略略的挨了一下。若是我真个用脚，他受我一下，早昏过去了。你们不信，我且试验一下给你们大家看看，便知道我脚的厉害了。”看的人听了，又见大汉已爬了起来，都不做声了，只叫黄文汉试验。黄文汉拿了衣服，看荒地上竖着一杆灯柱，足有斗桶粗细，便走到灯柱跟前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只一脚，只见树皮塌了一块下来，灯柱还晃了几晃。黄文汉拾着树皮在手，扬给众人看道：“你们大家说，人身的肉有这灯柱坚固没有？灯柱还给我踢了这么一块下来，若是踢在人身上，不昏了过去吗？”看的人都伸着舌头，没得话说。黄文汉匆匆将衣服披上，系了腰带，离了人丛，头也不回的找到郭子兰家。郭子兰接了，惊道：“老黄，你为什么满头是汗？”黄文汉往席上便倒，摇着头道：“今天真苦了我，我这只脚，多半是废了。你快给我脱了袜子，疼痛

得很。”郭子兰不知就里，见黄文汉的右脚肿了，连忙将袜子后面的扣子解了，哪里脱得出呢。黄文汉道：“你用剪子将袜底剪开，就下来了。”郭子兰拿了把剪子剪了一会，才剪了下来。那脚越肿越大，顷刻之间，连大腿都肿了，痛得黄文汉只是叫苦。郭子兰问是什么原故，黄文汉痛得不能多说，只说是和人打架踢伤了。郭子兰心中好生诧异，看那脚背，都紫得和猪肝一样，忙调了些自己常备的跌打药，替他敷上。直到下午三点多钟，才略略减了些痛苦，将打架的始末，说给郭子兰听了。郭子兰平日虽不以黄文汉好勇斗狠为然，这些地方，却很喜欢黄文汉能处处替中国人争面子，不顾自己的死活，极力的称赞了几句，并不住的替他换药。黄文汉脚上虽受了大创，精神上觉得异常愉快。郭子兰午餐的时候，因脚正痛得厉害，不能同吃。此刻痛苦稍减，腹中大饥起来，教郭子兰买了一升酒，办了些下酒菜，坐起身来和郭子兰痛饮。谈论了些拳脚，直饮到七点多钟，胡乱吃了些饭。郭子兰用绷带替黄文汉将脚裹好，扶着试了几步，还勉强能走，黄文汉笑道：“只要能走，便不妨事。”当下唤了乘人力车，辞了郭子兰，回青山一丁目来。

进门劈头遇着昨日的医生，正提着皮包从里面走出来。黄文汉迎着问病势如何，医生脱帽行了个礼，说道：“小姐的病，是肺膜炎，须得用心调治。先生尊足怎样？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我这不相干。”说着，点了点头，医生去了，自己一颠一跛的跳到里面。廊檐下即听得梅子咳嗽的声音，心中正自有些着急，只见苏仲武推开房门，伸出头来望。黄文汉问道：“小姐的病没好些么？”苏仲武苦着脸答道：“怎说好些，更加厉害了。今日医生来过了两次。”黄文汉一边跛进房，一边叹道：“这便怎好？我今日飞来之祸，将一只脚也弄伤了。”春子、圆子、苏仲武见了，都大吃一惊，就电灯下，围拢来看，寻问

原故。黄文汉坐下来，将脚伸给他们看道：“因为跳电车，失了手，跌下来，拗了气。”梅子从被里伸出头来，向黄文汉问道：“你痛么？”黄文汉道：“虽则有些儿痛，倒不觉着怎么。小姐的贵恙，昨日服了药，怎的倒厉害些？今日吃了些什么药没有？”梅子道：“又吃了几回药了。”黄文汉问圆子道：“没吃饭吗？”圆子道：“只略吃了些儿。因咳嗽得很，不曾多吃。”黄文汉点点头，看梅子的脸色，赤霞也似的通红，说话时鼻塞声重，心想：分明是害伤风，没大要紧，怎说是肺膜炎？若是用中国的医法，只须一剂表药，出出汗就好了。不过梅子的身体不是那么壮实，不妥当的医生，不敢给她乱治便了。一时心中也想不出个妥当医生来，便没作计较处。当时教梅子仍旧蒙被安息，自己和苏仲武谈了几句闲话，复故意感谢了苏仲武照顾之力，脚痛撑持不住，想教圆子扶着自己回房歇息。见圆子不在房中，只得请苏仲武来扶。苏仲武掖着黄文汉的肩膊，黄文汉笑向春子道：“我常恨我没有兄弟，有起事来，没得个贴心的人帮助。我一向热肠待人，在东京交际社会中，认识的人，至少也是一千以上。细细算去，却没有一个可和我共艰苦的。苏先生是外国人，我待他自问实无一些儿好处，他偏和我亲手足一样。夫人你看，即此可见东京人的天性薄弱。”

这时，圆子正从对面房中走了过来，听了黄文汉的话，接着笑道：“你这话，若三日以前说出来，我心中一定不自在。你没有兄弟，我也没有姊妹，你一向热肠待人，难道我偏是冷肠待人吗？你能得外来的兄弟，我也应得个外来的姊妹才是。你这话，不是有意形容我是个不得人缘的孤鬼吗？在今日说出来，我却很得意，梅子君的性情容貌，天生是我的妹妹，这也是天可怜我孤零了二十年，特遣他来安慰我的。我想世界上再也没有个忍心人，将我的妹妹夺了去。”说时眼眶儿都红了。

黄文汉见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谁忍心将你妹妹夺了去，无端的伤心什么？”梅子忽从被里伸出手来，拖圆子的衣道：“姐姐不要过去，只坐在这里陪我好么？”春子也拉圆子坐下道：“夫人这般实心待小女，连我都感激不尽。”黄文汉立久了，脚痛和针戳一般，便向春子赔笑道：“我脚痛，不能陪夫人久坐了。”春子忙起身道：“请便，请便。”苏仲武扶着黄文汉，走到门口，忽听得梅子连唤了几声“中村先生”，黄文汉停步回头，只见梅子握了圆子的手，连连的推道：“你说，你说。”圆子摇头笑道：“不说。没要紧，你放心便了。”梅子只是不依似的。黄文汉笑问怎么？圆子笑道：“没怎的，你去睡好了，被卧已铺好在那里。”黄文汉兀自不肯走，笑向梅子道：“小姐你说罢，到底什么事？”圆子道：“可恶，寻根觅蒂的，你说有什么事？妹妹教我今晚伴她一夜，这也值得请教你么？我昨夜就有这心，不过怕我妹妹厌烦。既妹妹不嫌我，我以后每夜只伴着她睡。”说着掉过脸，将身伏在梅子枕边说道：“妹妹你说好么？”春子说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？小孩子太不懂得事体，先生伤了脚，你也没看见？将夫人留在这里伴你，先生半夜要东要西，或是要起来，没个人在身边，怎得方便？”梅子听了，便推开圆子道：“姐姐你去，我不留你了。”圆子不肯道：“没要紧，若是他要人照顾时，现放着个外国的兄弟在这里，怕他不贴心吗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我道什么大事，原来是睡觉的问题，哪值得这般计议。有苏先生在此，哪怕没人照顾？”笑着同苏仲武到自己房间里。只见被褥已经铺好，苏仲武便替黄文汉脱了衣，扶着睡下，坐在枕头旁边，低低的问道：“现放着一个病人，你又伤了脚，初五日怎生好去参观学校？”黄文汉沉吟道：“事真出入意外，初五日参观学校的事，是不待说，眼见得去不成了。但事已如此，只得且将病将息好了

再说。你可借着照顾我的病，在这里和她们多亲近亲近。日本女子的性格和中国的女子不同，你和她亲近，她便一刻也舍不得离你，你一和她不甚亲热，她的心，便换了方向了。”苏仲武着急道：“她母亲日夜守着不离身，教我怎生亲热得来？我此刻是巴不得立刻和她做一块。”黄文汉道：“这事情只在圆子身上。圆子和她睡几夜，不怕不将她教坏，你等着便了。”黄文汉的话不错，梅子同圆子睡了几夜，禁不得圆子多方的引诱，果然春心发动起来。起初还按捺得住，到第四夜九月初六，病体也完全好了，实不能再忍，半夜里便偷着和苏仲武在八叠席房里演了一回双星会的故事。春子只在睡里梦里，哪知道她的女儿今日被人欺负了。男女偷情的事，有了便不只一次，一夕一渡鹊桥来，不觉已是七次。

黄文汉的脚也好了，便和春子商量道：“前回约子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去参观，因为我与小姐都无端的害起病来，不曾践约。此刻病都好了，本也应出外散散闷，何不借此到各女学校去参观一会，也可增长一些儿见识。”春子道：“先生说好便好。不过我母女在府上吵扰久了，并且家中也有些不放心的事。前几日我就想说，要动身回去的。因为先生的脚痛还没全好，承贤夫妇这般待我母女，难道我母女不是人心？先生的病也不顾，要走就走了？所以迟到今日，见先生的脚已经好了，本打算明日即带着小女回爱知县的。小女进学堂的事，蒙先生累次指教，我也知道是很要紧，踌躇不能决的，就是没得个安顿的所在可以寄居。不然，我早就决心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夫人、小姐都不容易来东京，既来了，宽住几日，有什么要紧？回爱知县的话，请暂时搁起，且再住一个月，再说不迟。我便不懂交际，肯放夫人走，圆子才和小姐亲热了几日，只怕她未必肯放夫人走。夫人不记得那晚的情形吗？她自那日为始，也没一

时一刻离开过小姐，连待我都冷淡得不成话了。夫人也忍心这般热烘烘的，夺了她的妹妹去吗？至于小姐进学堂，夫人愁没个安顿的所在可以寄居，也虑得是。不过我敢说句不自外的话，我家中虽穷，也不少了住小姐的这间房子。我虽有职务，不能多在小姐身上用心，圆子是个没任职务的人，感情又好，还怕有不尽心的地方吗？”

春子叹道：“能寄居在府上，还说什么不放心？不过我母女和先生夫妇非亲非故，平白的扰了这种厚情，心中已是不安。若再将小女寄顿在府上，又不是一月两月的事，怎生使得？”黄文汉大笑道：“夫人的话，虽是客气，不过太把我夫妇作市侩看待了。人与人相接，都是个感情。感情不相融洽的，便是十年二十年也似乎不关什么痛痒。感情融洽的，只一两面，便成知己，便成生死至交。我和夫人、小姐还在日光会过几面，圆子和小姐，不是初见面就和亲手足一样吗？这其间，有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在里面。这种吸引力与吸引力相遇的事，是人生不可多得的。夫人平生接见的人，想也不少，像这般的，经历过几次？”夫人摇头道：“像贤夫妇这般待人的，实在不曾见过，所以才于心不安。若是平平常常，也就没什么不安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不是这般说。不安的话，是存着客气的念头在心里，才觉得如此。若是自待如一家人一样，这不安的念头从哪里发生起来哩？自夫人、小姐到我家来，我从没作客看待。便是圆子，我时常嘱咐她，教她随便些儿，不要太拘谨了，使夫人、小姐觉着是在这里做客，反为不好。所以夫人初来的时候，我即说了：‘这里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还在群马县。我在东京也是做客。’既同是在这里做客，还用得着什么客气哩。夫人不是有意自外吗？”

春子听了黄文汉这番话，不知如何回答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四十七章

上门卖盐专心打杠子 乱伦蔑理奇论破天荒

话说春子听了黄文汉这番话，心中略略活动了些，答应参观了学校之后，若是中意，又和梅子的程度相当的，即回爱知县和她丈夫商量，再送梅子来，寄居黄文汉家上学。黄文汉虽疑心春子这话是有意推诿，只是不能再追进一层去说，暗中也很佩服春子老成，不容易上当。但是有心算计无心的，哪怕你再老成些，只要你肯上路，怎能跳得出去？二人正坐在房中谈话，忽听梅子在回廊上一边吃吃的笑，一边向屋里跑来。圆子跟在后追，笑着喊道：“小丫头，你不好生还给我，随你跑到哪里去，我是不饶你的。”黄文汉连忙推开门，只见梅子双手捧着个草编的蟋蟀笼，翩若惊鸿的逃进房来，将草笼只管往春子手中塞，口里气喘气急的说道：“妈妈，你快些替我收了，这里面有两个，不要让姐姐来抢了。”说时，圆子追了进来，梅子跳起来挡住道：“你来抢，只要你得过去。”圆子笑向春子道：“妈看可有这个道理？我编两个蟋蟀笼，分了个给她。掏了半日，掏了两个蟋蟀，也分了个给她。她还不足，哄着我说，放在一个笼内，好看它们打架。我信以为真，由她放作一块儿。谁知她捧着笼子就跑，说要我都送给她。妈看可有这个道理！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亏你好意思，也不知道害羞。”圆子啐了黄文汉一口道：“什么叫害羞，我害羞什么？你才不害羞

哩！”春子笑嘻嘻的看那蟋蟀笼，编得和雀笼一般模样，五寸来大小，中间一对油葫芦(俗名三尾子。日人不善养蟋蟀，以油葫芦伟岸谓是佳种)，伏在草柱子上面。春子笑着，举向圆子道：“你看，一对都在里面，你拿去罢。”梅子翻身过来，一把夺了道：“我不！”春子笑道：“姐姐放些儿让罢。”圆子笑道：“妈既偏心护着妹妹，教我放让，我不能不听妈的话。妹妹你听见么？不是妈说，我再也不会饶你。”梅子道：“你不饶，我也没要紧。你看，已经走了一个，只一个在里面了。”圆子连忙走过来看时，真个只有一个在里面。原来梅子从她母亲手中夺过来的时候，捏重了些儿，将草柱子捏断了一根，那只油葫芦便钻出来跑了。圆子道：“跑也跑得不远，房中席子上，没处藏躲，我们只慢慢的寻，包管寻着。”说着，和梅子两个人弯腰曲背的搬蒲团、掇几子寻找。

黄文汉走过自己房里，如前的写了三封信，一封给本乡已叮的女子美术学校，一封给青山女学校，一封给三轮田高等女学校，都约了明日九月十五日去参观。

苏仲武因黄文汉的脚已全愈，不便在这里歇宿，家中住了一夜，很觉得有些生辣辣的。次日早起，正想用了早点，即到黄文汉家来。脸还没洗完，不作美的胡女士来了，只得让她进房中坐地。自己梳洗已毕，进房问胡女士为何这般早？胡女士笑道：“我今日有桩急事，不得开交，特来找你设法。我有几个同志的朋友，新从内地亡命到这里来，因为动身仓卒，不独没带得盘缠，连随身行李都没有，都是拖一件蓝竹布大褂就走。跑到这里，又不懂得日本话。幸而知道我的住址，昨晚十点钟的时候，一个一乘东洋车，拥到甲子馆。见客单上有我的名字，也不知道问问下女，连鞋子连靴子，往席子上跑。下女们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这一群野牛，都吓得慌慌失措的，挡住这个，拦

住那个。他们见下女不许进去，倒急得在席子上暴跳，下女不住的在他们脚上乱指，他们还兀自不省得。幸有个同馆住的中国人见了，和他们说明白，教他们脱了靴鞋，引到我房中来。我正和一个也是新来的亡命客在房中细谈国内的事，他们排山倒海一般的撞进来，连我们都惊呆了。细看，知道都是往日有交情的，才放了心。昨晚他们便都在我那里住了。我那里又没空房间，安他们不下，我只得到我那新来的朋友家中借宿，让房子给他们睡。我此刻还没回馆子里去，不知道他们怎样。他们到东京来，别无他处可以投奔，住在我那里，怎生是了？我想每人给他几块钱，教他们到长崎，找熊克武去。不凑巧前日由国内寄来的几百块钱，昨日都将它买了这个钻石戒指。”说时，将手伸给苏仲武看。苏仲武道：“你这是新买的吗？”胡女士摇头道：“原是一个朋友的，他没有钱使，变卖给我。因此手中的钱都完了，要和你借几十块钱。再过几天，我的钱到了，便还你。”苏仲武寻思道：这东西专想敲我的竹杠，她借了去，不是肉包子打狗吗？正在踌躇未答，胡女士连连问道：“怎么样？几十块钱，也值得如此迟疑不决，难道还疑我无端的来敲你的竹杠吗？老实和你说，不是我心中有你，你便送钱给我，看我使你一文么？你不肯只管说。”苏仲武满心想说不肯，只是说不出。胡女士立起身来道：“你肯就拿出来，他们在我家中，等我不回去，说不定又要闹出笑话来。”苏仲武道：“我手中没有钱，再等几天如何？”胡女士听了，立刻将脸放下来道：“你真没钱吗？你这种鄙吝鬼欺谁呢。”说着，顺手从抽屉里拿出苏仲武的钱夹包来，往席子上抖出一叠钞票，将钱夹包往苏仲武脸上一掷道：“这不是钱是什么？谁曾骗了你的钱没还你？”苏仲武见她知道里面有钱似的，一伸手就拿着了，心中又是诧异，又是惭愧，又是忿恨，登时红了脸，说不

出什么来。胡女士一边弯腰拾钞票，一边说道：“你还能没钱，教我再等几天么？对你不住，我需用得急，不能再等你了。若能再等几天，我何必和你借？我自己的钱，还愁使不了。我此刻回去，打发他们走了，再到这里来，和你有话说。你却不要出去，又误我的约，你要知道我不是好惹的。我既喜欢你，与你拉交情，没受你什么好处，待你也不算薄，你就不应求老黄，又替你另生枝节。只是我也懒得管这些，你只对我小心点儿，我一句话，便可使你前功尽弃。”说话时，已将钞票拾起，像自己的一般，数了十张五元的，捏在手中，剩下的递给苏仲武道：“我只需用五十元，多的仍还你罢。”苏仲武待说不肯，钞票已在她手里，说也是枉然，终不成向她手中去抢。并且也真有些怕她一句话，果弄得前功尽弃。没奈何，只得勉强笑道：“你真厉害，晚上弄你不过，白天也弄你不过。”胡女士瞅了苏仲武一眼，用指在脸上羞他道：“亏你好意思，还拿着来说。我也没神思和你多说话了，且回去遣散了那群野牛，再来和你算帐。”说着，揣了钞票，伸手给苏仲武握。苏仲武就手上接了个吻，送到门口。

胡女士一面穿靴子，一面叮咛苏仲武道：“我回头就来。你若不在家中等，害得我白跑时，你却要仔细仔细。”苏仲武一肚皮的委屈，待欲说有事去不能等，又要惹得她发作一顿，自己又没口辩。可和她争论得来，末后白受她的糟蹋，只得耐住性子，说道：“你要来，就要快些来。”胡女士眼睛一翻道：“怎么讲，来迟了难等吗？你想想那日，我怎样等你的？”苏仲武赔笑道：“不是怕难等，来得早，可多谈一会儿，不好些吗？”胡女士也笑道：“怕什么，日子过得完的吗？日里谈不了有夜里，夜里谈不了有明日。”说着，点点头去了。

苏仲武回到房中，兀自闷闷不乐。胡乱吃了些面包，饮了

些牛乳，拿了本日的新闻，躺在摇椅上翻阅，心中却想着梅子的滋味，并计算如何写信归家，若在日本行结婚式，将如何的张设。一个人空中楼阁的，登时脑筋中起了个美满姻缘的稿子。正想到将来一对玉人双双渡海归国，父见母了，当如何的得意，忽然远远的听得皮靴响，渐响渐近，即起身从窗缝里去看。只见胡女士手中捧着一包四方的东西，开门进来了。苏仲武回身躲在门背后，等胡女士踏进门，冷不防拦腰一把抱住，想吓她一跳。到底胡女士是个英雌，有些胆量，不慌不忙的笑了声道：“你想吓我么？莫说在青天白日之中，便是黑夜里没人的所在，我也不会怎样。人家的腰子动不得，说动了酸软，我的腰子一点也不觉着，松手罢。像片取出来了，你看照得何如？”苏仲武松手问道：“我没知道你去取，我的一并托你取来就好了。”胡女士就桌上打开来，一套三张，共是九套。苏仲武抽了张出来看了道：“好是照得好，只是终不及本身可人意。这不言不笑的，不过如此罢了。”苏仲武这话，自以为是很恭维胡女士的，谁知胡女士的性格和旁人不同，最是欢喜人家说她照的像比人好看。她因为照得像没有颜色，好看便是真好看。若照的像一好看，还是仗脂粉讨巧，或是举动言谈讨巧，不能算美人。苏仲武哪里知道她有想做美人的心思？胡乱用了当面恭维之法。胡女士登时不高兴，从苏仲武手中将像片夺了过来，一边用纸包好，一边说道：“不过如此，不要看！你就看我的人罢。”苏仲武并不理会自己的话说错了，只道胡女士是惯试娇嗔的，望着她包好了，捧在手中要走道：“像就是我，像既不过如此，我还有什么可人意？不要在这里刺你的眼罢。”苏仲武见她真生了气，才领悟过来，连忙赔笑，拦住去路道：“我故意是这般说的。我凭心本要说像片比人好看，只因为像片不会说话，不怕得罪了它，以为说人比像片好，你必然欢喜，

哪晓得你不替自己高兴，却替像片打抱不平。好，你坐你坐，我口里虽说错了，心里幸还没错。”胡女士才回嗔作喜，掉过身来，将像片往桌上一撂，冷笑道：“油嘴滑舌，谁能知道你的心错也没错。”

苏仲武将摇椅拖出来，纳胡女士坐了，说道：“我的胡先生，你不知道我的心，更有谁知道我的心？”说时，乘势就坐在胡女士身上，两个亲热起来。胡女士执着苏仲武的手问道：“你这钻石戒指，比我的好像要大一些儿，多少钱买的？”苏仲武道：“这戒指不是我买的，不知道多少钱。”胡女士道：“我和你对换了，做个纪念好么？”苏仲武心中好笑：这东西，怎这般贪而无厌，只当人是呆子。但苏仲武生成是个温和的性格，虽十分讨厌胡女士这种举动，口中却不肯说出决绝的话来，仍是轻言细语的道：“好可是好，我也想交换一样物件，做个纪念，不过这戒指是我父亲的。我初次到日本来，动身的时候，我父亲从手中脱下来，替我带上，教我好生守着，恐一旦有什么意外，可以救急的。几年来，都平平安安，没发生什么意外之事，所以不曾动它。这是我父亲之物，若将来与你换作纪念，似乎有些不妥。你说是么？”胡女士大笑道：“你这人，真迂腐极了。你父亲的戒指，不能与我换作纪念，然则我这戒指，昨天还是我朋友的，也应该不能与你换作纪念了？大凡身外的东西，任是什么，都不能指定说是谁的，在谁手里，便谁可以做主。戒指上面，又没刻着你父亲的名字，有什么要紧？”苏仲武摇头道：“朋友的本没什么要紧，父亲的却是不能一样。只想想我父亲给我的意思，便不忍将它换掉。”胡女士拍手大笑道：“蠢才，蠢才！你以为这就算是一点孝心吗？你才糊涂！你父亲的钱，你为什么拿着乱使？一个戒指算得什么！你父亲又不是给你做纪念的，有了意外之事，你一般的也要将它救急，

便与我换作纪念，有什么不忍心哩？”苏仲武道：“话虽是这般说，戒指离我这只手，我心中总觉的不忍，并好像就是不孝似的。”胡女士道：“你出洋这多年，怎的脑筋还这般腐败！忠孝的话，是老学究当口头禅，说得好听的。二十世纪的新人物，说出来还怕人笑话，莫说存这个心。你可知道，中国弄到这么样弱，国民这么没生计，就是几千年来家庭关系太重的原故。父母有能为的，儿子便靠着父母，一点儿也不肯立志向上。儿子有能为的，父母便靠着儿子，一点事也不做，只坐在家中吃喝，谓之养老。这样的家庭，人家偏恭维他，说是父慈子孝。甚至老兄做了官，或是干了好差事，弄得钱家来，老弟便不自谋生活，当弟大人。若老弟做了官，老兄也是一样。人家偏又恭维他，说是兄友弟恭。社会之中因有这种积习，硬多添出一大半吃闲饭、穿闲衣的人来。几千年如此，中国安得不弱！国民安得不没有生计！西洋各国，哪里有这种笑话？就是日本，也没有这种事。你留学学些什么？还在这里讲忠孝，不是呆子吗？”苏仲武的性格，本不肯和人说很反对的话，不过他却有点孝心，说他别的都没要紧，至说他不应该孝父母，他心中委实有些冒火，立起身来说道：“你没有父母的吗？你不要父母罢了，何能教我也不不要父母！”胡女士冷笑道：“便教你不要父母，也没犯什么法律。自己成人之后，父母这东西……本是个可有可无的。”苏仲武掩耳摇头道：“越说越不成话了。你若不高兴在我这久坐，你就自便罢，实不敢再听你骂父母了。”

胡女士唾了一口道：“天生成你这种亡国奴，我如此面命耳提，仍是这样顽梗不化。若是平常你对我这般嘴脸，我早走了，今日因学理上的争执，我倒不和你一般见识。你耐着性子想想，西洋人不是人吗？就是你，大约也不能说西洋人的文明不及中国人，西洋人的道德不如中国人。何以西洋人不讲这孝字，没

听说有什么于心不忍？日本是中国传来的文化，本知道这孝字的意义，只是都不讲孝道，也没听说有什么于心不忍。他们难道不是人吗？只有中国的老学究，说什么无父无君，便是禽兽。说这话的人，是个男子，只怕儿子轻待了自己，便将母字不提。他的意思，儿子是要发达了，做了官，才够得上说，只要儿子肯供养自己，便不是禽兽了。几千年相传下来，一个个都怕老了谋不着衣食，都利用着这句话，从小时候就灌入儿子的耳里。后来灌来灌去的，都灌得忘了本来，说是什么父子天性。其实哪有这种什么天性！太古之民，不知道有父，取姓都从女字，如姬姓、姜姓，都是由母出来的。那时候的父子天性，到哪里去了哩？说这话的人，又怕这话没有势力，行不得久远，无端的又拖出君字来，想借着皇帝的力量，来压迫这些人是这么做。那些做皇帝的，正虑一个人独享快活，这些人不服他，便也利用这句话，使人人不敢轻视他。久而久之，这些人也忘了本来，都以皇帝本是应该敬重的。我且问你：现在中国变成了民国，将皇帝废了，若依那无父无君便是禽兽的话，我们不都变了禽兽吗？这些话，都是一般自作聪明的人拿来哄人的。你哄我，我哄你，就是知道的，也不肯揭穿，所以把中国弄到这步田地。我们是要负改良中国责任的人，起首尚要将家庭顽固打破，岂可仍是如此执迷不悟！还有一桩积习，说起来，你必又要气恼。

”

苏仲武虽掩着两耳，不过形势上是这般做作，想使胡女士不说下去的意思，其实句句听在耳里，心中虽仍是大不以为然，只是也还觉得有些道理似的。也听得有桩积习，说起来又要气恼的话，心想我倒要听听，看她还有什么屁放，便松了手问道：“还有桩什么积习，你且说出来看？”胡女士道：“我口都说干了，你且泡碗茶来，我喝了再指教你。我看你这人，表

面很像个聪秀的样子，其实也是和普通人一样，只晓得穿衣吃饭，没一些儿高尚的思想。”苏仲武冷笑了笑，拍手叫下女泡了壶茶来。斟了杯给胡女士，自己也喝了一杯，向胡女士道：“你这种荒谬的议论，我本不愿意听你的。不过横竖你闲着嘴，我空着耳，你姑妄言之，我姑妄听之罢了。你且将你要说给我听的话，说出来看。”胡女士道：“我且先问你一句话，看你怎生回答：兄妹结婚你赞成么？”苏仲武听了，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胡女士道：“兄妹结婚，你不赞成吗？你赞成，我便没得话说；你要不赞成，你且先说出个理由来，等我来批驳指导你。”苏仲武躲脚摇头道：“该死，该死！这个还有讨论的余地吗？你为什么专一说这些荒谬绝伦的话？你要问我不赞成的理由，我也不知道，你只去问几千年前制礼的圣人罢，大约必有个理由在里面。所以才能几千年来，也没人驳得他翻。”胡女士笑道：“你这才真所谓盲从，正和此刻的党人一样，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党纲，与他党的党纲相符合不相符合。只要他不是同党，见了面便和仇人一样。若问他到底怎么这样的深恶痛绝，他自也说不出个理由来。只晓得自己的党魁与他党的党魁，为争权利有了些意见，我们同党应该同好恶，别的理由，一点儿也没有。稍为聪明的党人，知道按捺着性子想想，也有哑然失笑的时候。习惯是第二天性，我也知道我的主张与普通人一般的心理大是反对。只是我看得真，认得定，我的主张是能冲破几千年来网罗的。你不要做出那深恶痛绝的样子来，你没有理由，我且将理由说给你听。兄妹不能成婚，就只有血统的关系，并无丝毫别的缘故。何以叫作血统的关系呢？因为同这血统，恐怕生育不蕃殖，所以说男女同姓，其生不蕃。然而谁试验过多少次，得了个生育不蕃的结果哩？这却是没有的事。不过见植物接枝之后，便能多结果子，

由这一点悟到人身上，以为换一个血统，应该也和植物一样，多生出几个子来。所以同姓不结婚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并不是同姓结了婚，便犯了什么大逆不道的罪。几千年来积习相沿，成了一种无形的制裁。倒是和人家说杀人放火以为扰乱治安的事，人家不特不惊讶，反都欢喜打听，说这些极平常的事，没一个不大惊小怪的。这都是自己没有脑筋，以古人的脑筋为脑筋。凡是古人传下来的规矩礼法，总是好的，一些儿也不敢用自己的判断力去判断判断。中国之不进化，就是一般国民头脑太旧的原故。我本也不必定要主张兄妹结婚的这句话，只因为国民的思想太旧了，不能不择国民心理中最反对的，提出来开导，换一换他们的脑海。就是不要父母，也是为增长国民的新思潮，使国民都有那一往无前之概，冲破家庭网罗，冲破社会网罗，冲破国家网罗，冲破世界网罗，冲破几千年来历史网罗。人人有了这种强悍不挠的精神，什么旧道德，都不能羁绊他，怕不能做出一番震古铄今的事业来吗？”

说时，扬着脖子，得意洋洋的，问苏仲武领会了没有。苏仲武道：“领会是领会了，不过我生性太蠢，诚如你所说的，只知道穿衣吃饭。这种高尚思想，虽有你来提醒，我只是做不到，你去教导别人罢！你的知交宽广，被你教会了的，和老妹结婚，与父母脱离关系的，大约也不少。你一个少年女豪杰，去劝化少年男子不要父母，是很容易的事，看得见成功的。世界上没有无父母的人，你这学说，到处可以提倡。不过姊妹是不能人人都有的，即如我便是单独一个人。你这兄妹结婚的学说，对于我就不能发生效力。只怕没法，须得牺牲你自己，来做我的妹妹。”胡女士大笑道：“没姊妹的人多，安得我百千万亿个化身，去做人家的妹妹！闲话少说，我和你交换戒指做纪念。你到底怎么样？”

不知苏仲武回出什么话来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四十八章

上酒楼勾引王甫察 打报馆追论唐群英

话说苏仲武见胡女士落叶归根的，仍是想交换戒指，心中大是不乐，当下有意无意的答道：“我没有怎么样，不过交换戒指的事，恐怕有些不妥。我曾听说，西洋人约婚，才交换戒指。我和你既非约婚，无端交换戒指……”胡女士不待苏仲武说完，即抢着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你的习惯性又来了。西洋人约婚，交换戒指是不错，然只能说有因约婚而交换戒指的。即进一步，也只能说约婚无不交换戒指的。绝对的不能说，交换戒指便是约婚，不是约婚，即不能交换戒指。你这人脑筋太不明晰。我因欢喜你为人还诚实得好，才想和你留个纪念，谁希罕你的戒指吗？不交换罢了。”说时，低头看了看手上的表道：“十一点半钟了。你那日说做东道，没做成，倒破费了我。今日的东道，只怕要让你做。”苏仲武只要胡女士不缠着要交换戒指，什么事都可以答应，当下连连点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到我家里来了，难道好教你做东吗？你说到哪家馆子去吃好哩？”胡女士道：“就近到中华第一楼去也好。”

苏仲武换了衣服，替胡女士捧了像片，同走到南神保町的中华第一楼酒馆内，拣了间避眼的房间。刚刚坐定，胡女士见门帘缝里，一个少年男子穿着一身极时式的先生洋服，反抄着手，在那里张看自己。胡女士忽然心动，也不住的用眼睛瞟少

年。苏仲武拿着菜单，叫胡女士点菜，胡女士因心中记挂着那少年，教苏仲武随便点几样便了。苏仲武不知就里，只顾让胡女士点。胡女士气不过，接了菜单，一下撕作两半张，倒把苏仲武吓了一跳。怔了半晌，见胡女士只低着头想什么似的，以为她必是有心事，便不再说，提起笔，依自己心爱的开了几样。回头拍手叫下女，不提防恰与那少年打个照面。彼此相见，各吃一惊。

少年不是别人，便是醉心梅太郎的王甫察。他因为将江西经理员交卸之后，独住在小石川的大谷馆内。这大谷馆主人有个女儿，名唤安子，芳年一十六岁，生得腰比杨柳还柔，面比桃花更艳。加以性情和顺，言语轻灵，馆主人实指望在她身上发一注儿横财。他那小小旅馆开在一个极僻静的所在，房间又很是破败，照理本不应有客来居住。只因为有这安子做招牌，住的人却很是不少。起先有几个日本人发见了这个所在，盘据在里面。后来被一两个留学生看见了，也搬进来想吃天鹅肉。留学生中一传十传百，传不到几个月工夫，便满满的挤了一大谷馆的中国人。馆主人因为中国人场面阔绰，每月多开一两元花帐都不在意，绝不像日本人的锱铢计较，心中不由的分出高下来，待日本人便不似从前的周到。每逢日本人拍手叫下女，故意不使下女答应，必等日本人叫到四五次，才教下女有神没气的答应一声，还要故意挨延半晌，安子是绝对不许日本人见面的。日本人讨不着甜头，又受了这种待遇，一个个安身不牢，都搬往别处去了。馆主人高兴，从此便专做中国留学生的生意。王甫察初交卸了经理员，手中除几百元薪水之外，还有连吞带吃的学费，总共有一千数百元之谱。大谷馆二三十个房间，就只一间八叠席的，王甫察便在这间房里住下。他本是个好嫖的人，说得一口好日本话，大谷馆的住客，自然没一个赶得上他

的资格。但是他资格虽好，安子却不容易到手。什么原故呢？只因为馆主人将安子作个奇货，不许一个人上手，便人人都以为有希望。若是谁先有了交情，这些人必吃醋的吃醋，赌气的赌气，都跑了。因此任凭你王甫察再有资格，不过略得安子心中偏向点儿。想要真个销魂，这均势之局不破，也一般的做不到。

这日因他哥子从上海亡命来了，还同了江西的几个亡命客，一块儿在中华第一楼吃酒。王甫察净手上楼，看见了胡女士的后影，却不曾见苏仲武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女国民，收拾得这般鲜艳，便跟在背后，去门帘缝里张望。王甫察的容貌虽不及苏仲武姣好，却也生得圆头方脸，有几分雄壮之气。更兼衣服称身，任是谁望去，也不能不说是个好男儿。所以胡女士见面，便心中动了一动，不由得暗暗喝彩。王甫察见是苏仲武，虽吃了一惊，但是心中甚喜有了进身之阶，连忙揭开门帘，跨进房来，与苏仲武握手。回过身来，和胡女士请教。胡女士早已立起身，伸手给王甫察握，又拿了张名片给王甫察。王甫察看了笑道：“原来是胡先生，我今日有幸了。”随从怀中抽出张有江西经理官衔的名片来，恭恭敬敬放在胡女士面前道：“甫察久闻先生的大名，时自恨没有缘法，不能见面，谁知道今日无意中见了面。若不是甫察仿佛听得这房里有熟人说话的声音，前来窥探，却不又失之交臂了？”胡女士乐不可支的收了名片，让王甫察坐，即望着苏仲武道：“你点了什么菜，给我看。”苏仲武将方才开的菜单递给胡女士。胡女士略望了望，往桌上一撂道：“什么东西，哪是人点的？谁吃！还不叫下女拿菜单来，再点过。”王甫察慌忙说道：“我已吃饱了，只二位自己吃，用不着多点了。”胡女士笑道：“说哪里话！便胡乱喝杯酒，也得几样菜来下。”说时，下女已来了。苏仲武叫

她另拿了纸菜单来，胡女士起身夺在手里，问王甫察道：“你欢喜什么菜？淮杞白鸽好么？”王甫察笑道：“先生欢喜什么便点什么。我实在是已吃饱了，陪先生喝一杯酒使得。”胡女士定要王甫察点，王甫察没法，只得依着胡女士的，拿着铅笔写了“淮杞白鸽”。胡女士还要王甫察点，王甫察再三不肯。胡女士只索罢了。低着头自己写了几样，连纸笔和菜单往苏仲武面前一掷，笑了笑道：“你拣你想吃的，自己去写罢！”苏仲武接着也写了几样。胡女士向王甫察道：“这里没好酒怎了？”苏仲武道：“你要喝什么酒，教帐房去买就是。”胡女士想了一想道：“你去教他去买瓶三星斧头牌的白兰地罢！”苏仲武点点头，匆匆拿着开的菜单，下楼去了。

王甫察正和胡女士谈话，他哥子同几个亡命客算了帐要走，等王甫察不见，只道是醉在哪里了。问下女，才知道是在这房里，都跑过来看。内中有两个亡命客在国内认识胡女士的。王甫察的哥子虽没和胡女士见过面，但是胡女士的大名，久已入在脑筋里。相见之下，自然都有一番应酬手续，少不得握手点头。胡女士让大家就座，他们本都吃饱了要走的，因难却胡女士殷勤招待的盛意，只得都坐下来。苏仲武因图僻静，拣了这个小房间，平常坐五六个人，都觉挤拥。王甫察一行就有八个，加上胡女士，九个人水泄不通的围着桌子坐了。

苏仲武交待了帐房上楼来，进房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只道走错了房间，想回身，已听得胡女士的声音说话，挨身进去。胡女士只顾和座上的人高谈时局，痛骂袁世凯，座上的人也正听得入迷，没一个理会苏仲武。苏仲武呆呆的立了一会，气忿不过，想拿起帽子回去。才从壁上将帽子取在手里，却被胡女士看见了，连忙住了口问道：“你往哪去？”苏仲武道：“去会个朋友。”胡女士笑道：“急什么，和我吃了饭同走不好吗？”

这房间太小了，坐不下，教下女换一个房间罢！”说着起身，让大家到大房间里来。苏仲武因为自己说了做东道，不便定说要走，只得跟着大家到大房间里，就大圆桌团团坐下。下女安下杯箸，开出白兰地酒。当亡命客的人，十九负着些豪气，以新人物自命，不肯扭扭捏捏的装出斯文样子，酒菜但吃得下的，没有十分推让。胡女士有名的豪饮，今日又高兴，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。当下劝你一杯，敬他一杯。白兰地酒力量虽大，只因为它价值很贵，人人都喝得不舍离口，不觉都有了些醉意。胡女士有了酒，便渐渐的使出她平日那灌夫骂座的雌威来。先从黄克强逃出南京骂起，越骂越人多，后来简直骂这次革命没一个好人，连座上他知道的几个亡命客，都被他搜出劣迹来，骂得狗血淋头。这些人一团高兴来亲热胡女士，不料都扑了一鼻子的灰，一个个乘胡女士不在意，都走了。王甫察也待要走，胡女士悄悄捏了他一把，王甫察会意，仍坐着不动。胡女士醉态矜矜的，教苏仲武去会帐。这个东道主，做了苏仲武三十多块。会了帐，问胡女士道：“你醉了，叫乘人力车，送你家去好么？”胡女士怒道：“谁醉了！你看见我醉了吗？我家去不家去，有我的自由，用不着你干涉。”回头向王甫察道：“你陪我到一个所在去顽顽。”说了，催王甫察就走，也不顾苏仲武。王甫察匆忙向苏仲武谢了扰，跟着胡女士去了。

苏仲武只气得目瞪口呆，懊恨了一会，忽转念：我何必自寻苦恼？她这种烂淫妇，我本对她没甚情分，我现放着如花似玉的美人在这里，我不去恋爱，偏怕得罪了她，要和她来周旋？她历来是今日爱上姓张的，便和姓张的睡，明日爱上了姓李的，又和姓李的睡，怎值得我来吃她的醋？我尽在这里发呆做什么？已有十几个钟头不见我那梅子的面了，何不到她那里去看看。心中想着，脚便往楼下走。才走了几步，只见下女在后面

喊道：“先生，你忘记了东西。”苏仲武回头看时，乃是胡女士的一包像片。想不替她拿，又觉得不好，没奈何，只得从下女手中接了。回到家中，撂在柜子里面，仍匆匆出来。

到青山一丁目，黄文汉正在家中陪春子闲话。梅子和圆子还在院子中寻蟋蟀。见苏仲武走回廊经过，梅子跑过来悄悄的问道：“明日去学校里参观，你同去么？”苏仲武道：“你不去？”梅子偏着头寻思了一会道：“我去。”苏仲武道：“你去我为什么不去？”梅子还想说话，圆子在院子中摇手，用嘴努着房子里面。梅子横着眼睛，握着小拳头，向房子里伸了两伸，复跑到圆子跟前去了。苏仲武便走进房来，黄文汉递蒲团让坐，将约了明日去参观学校的话，说给苏仲武听了。春子问苏仲武高兴同去么，苏仲武道：“夫人教我同去，当得奉陪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我们明日去得早，苏君若去，今夜在这里歇宿才好，免得明早来不及。”苏仲武只望有此一句，当下也故意踌躇了一会，才答应了。三人说了些闲话，已是上灯时分，梅子帮着圆子弄好了饭菜，和下女一同搬出来，大家吃了。黄文汉同苏仲武到自己房里，苏仲武将胡女士今日如此这般的话说给黄文汉听。黄文汉点头笑道：“我真个忘记了，不曾问你，和她到底怎么上手的？”苏仲武见问，心中倒有些惭愧，不敢说是八月廿七日吊上的，说是黄文汉到日光去了几日之后，在歌舞伎座看戏吊上的。黄文汉也不追问，但笑道：“你这人，教你上上当也好。那日从教育会出来，我就教你不要去打她的主意。你闻她的名，也不想想她是个什么女子，十几岁的小女孩，冲到南，撞到北，到处还要出出风头。若讲她的学问，可说得一物不知。连一张邮片，也写不大清楚，全凭着一副脑筋比常人稍为灵敏点儿。她家中又没有三庄田、四栋屋，她这种挥霍的用度，你说她不敲你这种人的竹杠，她吃什么？用什

么？她见钱便要，全不论亲疏远近。她几次想敲我的竹杠，没有敲着，倒被我教训了她一顿，她却很感激我。她敲了人家的竹杠，并不瞒人。她对我说桩事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她说她从监狱里出来之后，因为是吴之瑛电保的，就住在吴芝瑛家中。她平日听吴芝瑛的书名很大，便买了把折扇，请吴芝瑛写。吴芝瑛当时接了，放在一边，说等高兴的时候，替她用心写好，她也不理会。过了两日，她正外面会客回来，打吴芝瑛卧房窗下经过，听得吴芝瑛和她丈夫在里面说话，她便从窗缝里去看。只见吴芝瑛的丈夫正提着笔，俯在案上，凝神静气的在那里写折扇。她认得那把折扇就是自己买的，心想：我教吴芝瑛写，为什么拿给她丈夫写？且看她怎生对我说。当下也不做声，悄悄的退到外面。迟延了一会，约莫扇子已写完了，故意放重了脚步走进去。只见吴芝瑛笑吟吟的捧着折扇迎出来说道：‘幸不辱命，扇子已写好了，只是差不多费了我一个钟头的精神，比我写金刚经还要吃力。你看时下的书家可能摹拟得出？’她接在手中一看，居然落的是吴芝瑛的款，且字体笔意，和平日所见落吴芝瑛款的一样，忍不住笑道：‘写是写得好，只是我想请你写，并不想请你家先生写。这里虽然落的是你的款，在旁人见了，一般的可宝贵，我却心理上总有些不然。我请你写扇子是做个纪念的意思，字体工拙却不计较。你何时高兴，再请你亲笔替我写一把，这把还放在你这里，我也用它不着。’吴芝瑛见自己的玄虚被她识破，羞得恨无地缝可入，当下胡乱敷衍了两句，仍收了扇子退回自己房中去了。自此吴芝瑛对她，更格外的尊敬。她说她走的时候，吴芝瑛还送了她五百块钱，殷勤求她不要和别人说。”

苏仲武道：“我看这话不足信。吴芝瑛享这大的声名，岂无一些儿实学？并且写一把扇子算得什么，何必也要丈夫捉

刀？说那些文章不是她自己做的，倒有些相信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做文章可请人捉刀，写字自然也可请人捉刀。虚荣心重的女子什么事不求人替她撑面子？即如母大虫唐群英，连字都认不了几个，她偏会办报，偏会做论说。仿佛记得她有一篇上参议院的书，论女子参政，连宋教仁都奈她不何。你不知道，现在有些人物专喜欢替女子做屏风后的英雄。这也是须眉倒运，只得在脂粉队里称雄，想落得讨些便宜。殊不知这种女子绝没有多大的便宜给人家讨。用得着你的时候，随你教她做什么她都情愿，随你什么要求她都承认。及至用不着你了，她两眼一翻睬也不睬你。当时唐群英报馆里有个书呆子，名字唤作什么郑师道，起初与唐群英文字上结了些姻缘，后来肉体上也有了些结合。那书呆子哪知道这种办法，是她们当女国民的一种外交手段，只道是与自己有了纯粹的爱情。恰好那书呆子年纪虽有了三十来岁，家中却无妻小，唐群英又是个寡妇，更是资格相当，便诚心诚意的向唐群英提出结婚的要求来。唐群英吃了一惊，心想：若和人结了婚，便得受人拘束，行动不得自由，自己一生的幸福，都属人家了。这结婚的事，万万行不得。只是难得书呆子有这种痴情，肯为我竭忠效死，若是一口回绝他，他纵不寻死觅活的和我闹个不休，想再和从前一样，教他写什么他便写什么，只怕是不能够的了。我何苦无端的又失了个外助？不如暂时答应他，到不用他的时候，再托故回绝了他就是。到那时，便不必顾他的死活了。好个唐群英，有智数，当下敷衍得书呆子死心塌地，并私下订了一纸没有证人的婚约。过了一会，书呆子便要结婚，唐群英左右支吾，书呆子却误会了唐群英的意，以为唐群英是不好意思宣布，便瞒着唐群英在《长沙日报》上，登了一条郑师道和唐群英某日举行结婚式的广告。这广告一出，直弄得唐群英叫苦连天，连忙质问郑师道：‘为

什么登广告不要求我的同意？我还没和你结婚，你便如此专制，将来结婚之后，还了得！我决不和你这种人结婚了。’那书呆子还认为唐群英是故意撒娇，不许大权旁落。不料唐群英动了真怒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带子一群女打手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直杀奔长沙日报馆来。进门即将长沙日报馆的招牌取了。打入排字房，排字的工人都慌了手脚，不敢抵敌。母大虫督率这般小英雌，从架上将铅字一盘盘扳下来，哗哗的一阵雨，洒了一地。举起三寸来长的天然足，将字盘都踏得粉碎。四周一看，打完了，翻身打到会客室。一个个举起椅子做天魔舞，不到几秒钟工夫，乒乒乓乓，将一间会客室又打得落花流水。只是母大虫虽然凶勇，无奈上了年纪的人，到底精力不继。接连捣了两处，实在有些气喘气促，不能动弹，便理了理鬓云，揩了揩汗雨，教小英雌抬了长沙日报馆的招牌，齐打得胜鼓，高唱凯旋歌，一窝蜂回去了。可怜那报馆的经理文木鸡见了这种伤心惨目的情形，只急得捶胸顿足，跑到都督府求都督做主。那都督也只好拿出些自己不心痛的钱，赔偿报馆损失，将就将就的了事。你看她们女国民的威风大不大，手段高不高？”

苏仲武笑道：“这真算是旷古未有之奇闻了。后来那书呆子怎样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谁知道他？不是因唐群英这一闹，鬼也不知道有什么郑师道。这胡女士也是唐群英一流人物，资格还比唐群英好。第一年纪轻，人物去得；第二言谈好，容易动人。若讲到牢笼男子的功夫，连我多久就佩服她。不知她十几岁小女孩子，怎的便学得这般精到。我看就是上海的名妓，只怕也不能像她这般件件能干。人家都说她是天生的尤物，真是不错。你知道她自十四岁到如今，相好的有了多少？”苏仲武道：“这谁好意思问她？她又怎么肯说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自己不问她罢了，她有什么不肯说。”苏仲武道：“你问过

她吗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什么话不曾问过？她还一一的品评比较给我听。我问她是谁破的身子，她说十四岁上在北京，被一个照像馆里的写真师破了。”苏仲武笑道：“怪道她至今欢喜照相。”说得黄文汉也笑了。苏仲武道：“你听她品评比较得怎样？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这些事，何必说它！无非是形容尽致罢了。”苏仲武便不再问。

又谈了会别的话，黄文汉忽然想出一事来，叫下女说道：“你去打个电话到马车行，教明早七点钟套一乘棚车、一乘轿车到这里来。”下女答应着去了。圆子过来铺床，给苏仲武、黄文汉安歇。黄文汉用手指着对面房里，问圆子道：“已睡了吗？”圆子摇摇头，向苏仲武低声笑道：“夜间天气冷，仔细着了凉。你们不识忧，不识愁，倒害得我睡在那里，担惊受怕。”说时向着黄文汉道：“你和苏先生是朋友，说不得须替他受些辛苦。我不知贪图着什么，起初原不过一时高兴，闹这个玩意儿耍子，一味虚情假意的哄骗着她们，此刻倒弄得我和她们真有感情了。细想起来，这种办法实在于心有些不忍。此时已是生米煮成了熟饭，我看不必再瞒哄她们了，直截了当的，我和你出来做媒罢。你我都不是不能说话的，又放着有对她们这番的情意，据我看不会十分决裂。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就直说，我料也没什么大针子可碰。不过仍得你去先探探春子的口气。若口气松动，须得换一种办法，使她知道梅子与老苏的感情。”圆子道：“这很容易。梅子完全是个小孩子，她并不十分知道什么避忌。只要我不拦阴她，苏先生又故意引逗她一下，便教她当着母亲说情话，她也是做得到的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且等明日去参观了学校再说。此后事情，不待思索，是很容易办了。”说毕，挥手教圆子过去。圆子出门，忽然“哎呀”的叫了一声，黄文汉和苏仲武都吓了一跳。

不知圆子遇着什么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四十九章

看学堂媒翁成大功 借旅馆浪子寻好梦

话说黄文汉、苏仲武听得圆子忽然“哎呀”了一声，都吓了一跳。连忙起身，只听得梅子在八叠席房里格格的笑。原来梅子见八叠席房里电灯是扭熄的，知道圆子必打这房中经过，故意躲在黑暗地方。等圆子走近身边，猛然跑出来，恐吓圆子，果然将圆子吓得一惊。梅子高兴，所以在那里格格的笑。圆子用手护住酥胸，笑着喘气道：“妹妹，你也太顽皮了！三不知从黑影里钻出来，几乎把我吓倒了。”黄文汉将电灯扭燃，春子已从对面房中出来。梅子跑拢去，指着圆子笑道：“妈，你看姐姐，平日说胆大，只我一吓，便吓得这样。”春子笑道：“蠢东西！胆大是这么的吗？这黑暗地方，随是谁，也得吓一跳。”圆子本不会吓得这样，因怕是春子在这里窃听，把事机弄破了，不好收场，所以吓得芳心乱跳。当下定了定神，呵着手，向梅子肋底下去咯吱，梅子笑得伏着身，向春子背后只躲。闹了一会，各自安歇了。夜来幽会之事，不必细说。

次日清早起来，大家用了早点，马车已停在门外等候。梅子等妆饰停当，分乘了马车，先到涩谷，参观了青山女学校。春子没进过学校的人，虽说去学校里参观，不过随人看看形式，也不知道考察什么成绩功课，走马看花，迅速无比，没一会工夫，将教室、寄宿舍、标本室，都游览了一周。黄文汉向那校

长讨了一份章程，一行人同出来。到本乡弓町女子美术学校，也一般的参观了，讨了章程。已是午餐时分，就在附近的一家西洋料理店内，五个人胡乱用了些午膳。春子向黄文汉道：“我们此刻可回去了么？”黄文汉道：“还有麴町区的三轮田高等女学校，不曾去参观。”春子沉吟道：“我的意思，不去也罢了。我横竖不懂得什么，先生说好，大约是不会差的。”黄文汉知道她是没多见识的人，见了那些校长、教习们，举动有些拘束难受，便道：“麴町不去也没要紧。女学校的规模都差不多，不过在主要功课上分别罢了。若就梅子君的程度性格论起来，我看以美术学校为好。归家我将章程念给夫人听，便知道了。”圆子点头向梅子道：“美术学校是很好，妹妹，你没见那客厅及教室里面的字画吗？那上面都写明了：是几年级学生写的、几年级学生绘的。妹妹若是去学美术，是再好没有的了，自己就是个无上美术的标本。你没见那学校里的教员、学生对于妹妹的情形吗？哪个不表示一种欢迎的样子？”梅子笑道：“有一个小姑娘，大约也是学生，见我一个人走在后面，她便跑拢来，拉着我的手，叫我姐姐，问我在哪个学校里读书，住在什么地方。我说因想进美术学校，所以来参观。她便喜笑道：‘我是一年级，你来正好和我同班。’我因你们走过那边去了，怕落了后，没和她多说就走了，也没问她姓什么，住在哪里。我若不去那学校里，只怕不能再和她见面了。我又不认识她，不知她怎的会这般的来亲热我。”圆子笑道：“像妹妹这样的人不亲热，去亲热谁呢？你若进去了，我保管一学校的人没有不和你亲近的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既不去参观学校，我们且回去再说。料理店终非说话之所。”于是五人出了料理店，回青山一丁目来。黄文汉将两学校的章程，细讲给春子听了。春子道：“学校自然都是很好。不过此刻又不是招生的时候，

进去的手续，只怕有些繁难。”黄文汉摇头笑道：“这都在我身上。”春子道：“既先生肯这般出力，我还有什么话说？请先生替我办妥就是。先生说美术学校好，就进美术学校罢。我只明日便带她回爱知县去，和她父亲商量商量。事情虽不由她父亲做主，但是也得使她知道。半月之内，我一定再送她到东京来。”黄文汉点头道好。梅子忽然苦着脸向春子道：“妈一个人回去罢，我就在这里等你，不回去了。”圆子连忙握着梅子的手道：“好妹妹，我正待向妈说，你不必同回去，免得只管跑冤枉路，你就先说了。”春子只沉吟着不做声。过了一会，向梅子使了个眼色，起身到隔壁房里。梅子鼓着小嘴跟了过去。

不一刻，只见梅子垂头丧气的一步一步挨出来，近圆子身旁坐下。春子也出来就座。圆子拖着梅子的手问道：“妈对你说些什么，这般委屈？快说给我听。”梅子只低着头，用肩膀来挨圆子，一声不做。圆子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受了什么委屈，只顾说。”梅子被问得急了，扑簌簌的掉下眼泪来。圆子慌了，忙向春子道：“妈说了她什么，她这般委屈？”春子叹了口气道：“不相干的话。我因为她忒小孩子气，不知道一点儿人情世故。说她一说，有什么委屈的。”圆子复问梅子道：“妈到底说了些什么？”梅子道：“妈定教我同回爱知县去。”圆子听了，也低着头叹气，一会儿撒豆子一般的滚了许多眼泪。梅子见了，更哽咽起来。圆子长叹了一声道：“若是我的亲妹妹，我也可以做一半主。我此刻纵再爱妹妹些，妈不替我做主有什么法使？”说着，也抽咽的哭起来。梅子脱开圆子的手，一把抱住圆子哭道：“姐姐不要哭，我死也不同妈回去，我在这里陪着姐姐。”圆子道：“妹妹你好糊涂，妈教你回去，由你做得主的吗？我们不用哭了，你同妈回去，妈许不许你来，还不可知。你我的姊妹缘分，只怕就要尽了。我们不赶着快乐快乐，

以后有的是苦日子过。我住在东京散闷的地方多，还没甚要紧，只可怜妹妹独自跑到乡村里去，不要委屈死了吗？”几句话，说得梅子放声大哭起来。黄文汉从旁听了，鼻子也一阵阵的只酸。幸苏仲武到家没坐一刻，便走了，若是见了这情形，也不知要替梅子伤心到什么地步。春子望着二人哭，半晌不开口。黄文汉道：“你们何必如此伤感？夫人不是说了，半月之内，一定再来东京的吗？只半个月仍得聚首，只管难分难舍的哭着怎的？”春子叹道：“你们姊妹既有这般情分，不同回去也罢了，我并没别的心思。说起来也好笑，我不过因此次从日光旅行到东京来，衣服行李都没有多带。她既要进学堂，转眼冬季到了，衣服也得归家赶备几件。并且我没打算在东京多住，盘缠带得很少，她进学堂的学费、旅费，要到家中去拿。还有她父亲，虽也时常说要送女儿读书，然送到东京来，一年的用费不少，不先事和她商量，总觉有些不妥似的。既是她们姊妹感情好，不愿分舍，就是我一个人回去也使得。半月之内，我将事情办妥，再来东京一趟便了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说要先事归家商量，似乎也还要紧。只是夫人一个人回去，也是一样。梅子君即跟着回去，也不能发生什么效力。至于衣服盘缠的话，更不成问题了。女学生的衣服只要整齐，并不图华美。美术学校的制服夫人是见过的，做一套两套，也费不了几个钱。学费更是有限的事。她们姊妹感情既这般融洽，夫人就给她旅费，她也必不肯到她处去住。在我家中住着，用得着什么旅费？夫人所忧虑的事，在我看来，似都不必挂怀。夫人如定要客气，归府之后，由邮局付几十块钱来便了。夫人随时可来东京居住，也不必半月之内。”春子道：“我只因为无端的在府上吵扰了一晌，一切用度都是先生破钞，若再教梅子在府上寄宿，她小孩子不懂得事故罢了，我心中如何得安呢？”梅子、圆子此刻

早止了啼哭，见春子如此说，圆子便道：“妈放心就是。妹妹的用费，我愿将我历年的私蓄给她使。妈记得还我，我要；不记得还我，我也情愿。”黄文汉和春子都笑了。当下复议了会进学校的事。

次日，黄文汉即说去美术学校报名。又过了一日，春子独自归爱知县去了。同住了半个多月，感情又厚，自然都有些恋恋不舍，梅子更是流泪不止。春子去后，黄文汉即和苏仲武商量，将房子退了，另租了一所小房子，仍同圆子居住。梅子便和苏仲武比翼双栖起来，进学校的事，早丢到脑背后去了。每日更两个人游公园、逛闹市，有时黄文汉和圆子也来陪着玩耍。过了几日，春子由爱知县寄了一百块钱来，邮局便转到黄文汉家里，黄文汉交给梅子。拆开信看，信上说了许多道谢委托黄文汉的话。并说放寒假的时候，梅子的父亲必来东京，一则叩谢厚待梅子之意，一则接梅子归家度岁。信中并附了一张梅子父亲加藤勇的名片。黄文汉笑向苏仲武道：“你丈人不久就要来了，看你如何会亲。”苏仲武道：“我实不知要如何处置才好。你是个目无难事的人，事情还得请你替我结穴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且到那时再说。你们这样的朝朝暮暮，还不乐够了吗？此时写封信去，告诉她搬了家是正经。梅子君，你也得写信回去，说已在美术学校上课便了。”梅子点头答应。黄文汉就苏仲武家写了封信，并梅子的信，一同发了。数日春子又回了信。两方书问不断，不必细说。

流光如矢，苏仲武和梅子的清宵好梦，已做了四十多日。此时正是十月二十八日，一早起来，梳洗才毕，正和梅子将用早点，只见王甫察走了进来。苏仲武倒吓了一跳，连忙让座，问用了早点不曾？王甫察并不就坐，望了梅子几眼，拉着苏仲武到外面问：“房中坐的女子，是什么人？”苏仲武略说了几

句。王甫察笑道：“可贺，可贺，真可谓有志竟成。七月间在老陈家，听你说这事，后来遇见你，不见你有什么动静，只道是已经罢了。你眼力真不错，令我不能不佩服。”苏仲武谦逊了会，仍让王甫察进房中坐。王甫察道：“我还有急事去，特来找你借一件物事。午后两点钟，即送还你。”苏仲武道：“你要什么？只要我有的，拿去用就是。”王甫察道：“我近来和一个日本的财产家合资做生意，今日签字。我虽说和他合资，其实我并没多钱，不过暂时担任一句。他信得过我，我就一文不拿出来，分红仍是一样。只是今日去签字的时候，排场不能不阔绰些儿，免他疑心。我的衣服，还可去得，但身边没一件表面上值钱的东西，终觉不好。想借你的钻石戒指，光耀几点钟。午后二时，一定原璧奉赵。”苏仲武听说要借他的钻石戒指，心中本不愿意。只因为和王甫察的交情尚浅，面子上不能说不肯。又见只有几点钟，料想他不会骗了去，便脱了下来道：“拿去用用没要紧，不过这戒指是我父亲给我的，不可丢了。”王甫察点头接着，套在指上，匆匆作辞去了。苏仲武回房，自和梅子用早点不提。

再说王甫察无端来向苏仲武借戒指做什么？我知道看官们的心理必以为胡女士欢喜苏仲武的这戒指，不得到手，特教王甫察来设计骗取的。其实不然，待我慢慢将王甫察的生活状况说出来，看官们自然知道。

王甫察本来是个浪子，从小儿就淘气万分。他父亲三回五次将他驱逐出来，都是由他哥子求情，收了回去，替他娶了亲，生了个女儿。他终不能在家中安分，他哥子便为他钻了一名公费，在前清光绪三十三年八月，到日本东京来留学。大凡当浪子的人，其聪明脑力，较普通一般人必为活泼。如肯悉心读书，长进也必容易。光绪三十二三年之间，留学生虽也贤愚不等，

然各人还存着是到日本留学的心，不敢十分偷懒，怕大家笑话。所以王甫察虽是生来的浪子性格，也不能不按捺着性子，跟着大家每日上课。聪明人只要不缺课，便不自习，试验起来，也不一定落第。那时考高等比此刻容易，王甫察在宏文中学校敷衍毕了业，没几个月，便考取了浅草的高等工业学校。这高等工业是官立的学校，功课比较宏文自是百般的认真。王甫察静极思动，哪耐烦去理会功课？上了课回来，将书包一撂，便寻欢觅乐去了。到第二日早起，望望功课表，将昨日的书包打开，换过两本教科书，勉强又到学校里去坐几点钟。有时通宵作乐的玩倦了，次日打不起精神，便懒得去。如此日积月累，到期末考试的时候，想将这一期的功课搬出来练习练习，无奈课本也有弄掉了的，口授的抄本，因时常缺课，也没抄得完全，又不曾借着同学的抄本誊写。科学这东西是不教难会的。一本教科书中间，一连有几个疑问不得解决，便不能理会下去。到不能理会的地方，初时还肯用脑筋思索思索，及至思索几回无效，脑筋也昏了，神思也倦了。又见了这一大叠的课本，先自存了个害怕的心思，心想：横竖记了这样忘了那样，徒自吃苦，倒不如索性不理，到那时去碰机会，问题容易的，随便答他几个，答得出是运气，答不出也只得由他落第。谁知运气真坏，出的问题十九是答不出的。心中只得恨那些出题目的教员，专会赶人家痛脚打。其实他并没有不痛的脚。考了几场，都是如此，不待说发出榜来，是落了第。预科落第，本很笑话。但王甫察因落了第，功课都得重新学过，有许多自恃以为理会得的，不必上课。上课的时间既少，和新班学生不甚见面，倒也不觉得笑话。哪晓得官立学校的功课不是真理会得的，终不能侥幸。王甫察虽零零星星的补习了一年，仍是不能及第，赌气懒得再学。恰好国内闹革命风潮，他乘机归国，充当志士。后来革命

成功，他哥子当选为众议院的议员，顺便做了一次卖票的生意，提出五千块钱来，给王甫察去西洋留学。王甫察拿了这五千块钱，因为他会说日本话，跑到上海来，到在虹口的丰阳馆居住，等待开往欧洲的船只。在丰阳馆住着无聊，手中有钱，少不得征歌买舞。那时上海也有三十来个日本艺妓，淫卖妇、酌妇还不计其数。他一时玩得痛快，稍不留神，便将出西洋的事忘记了。因循下来，两个多月，五千块钱花得不存一个，还欠了一百多元的馆帐。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，恰好江西经理员的缺出了。便托人钻了这条路数，由江西教育司付了一万元的留学费给他，教他带到东京颁发，他才得脱身到日本。这番历史，前回书中已略略的提过，现在是入他的正传，不能不重说一说。他当经理员时候的事实，已择其大者尤者，细细说过。于今且自九月十四那日，在中华第一楼遇了胡女士说起。

那日王甫察和胡女士喝酒，都喝得有八分醉意，携手同出了中华第一楼，一边说话，信着步走。到东明馆门首，进去游行了一会，胡女士忍不住问道：“你住的地方能去么？”王甫察心想：若说能去，去了馆主女儿必然疑心，生出醋意来，更难到手，还是说不能去的好。便故意踌躇道：“有何去不得之理？不过我哥子还有许多新来的朋友，都住在那里。你我说话举动，很不便当。如你馆子里可去，同去你馆子里便了。”胡女士也踌躇道：“我那里也是人多。我到家只要一点钟，便坐了一屋的，夜间尤觉挤拥。我初来的时候，我若房中有客，还可教下女回来宾说不在家。后来亡命的来多了，十七八是不懂日本话的。他们都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只要知道是我的房间，不待通报的直撞了进来，下女也拦阻不住。于今下女见惯了，也懒得拦阻，任他们自来去，教我也没有法子。待向他们发作几句罢，又都是些老朋友，有交情的，碍着面子说不出口，只

得由他们去闹。我横竖一天在外面找朋友玩耍，不到十二点以后也不归家。今早我还花了几十块钱，打发一班人到长崎去了。我那里也不好去，要去须在十二点钟以后。此刻还不到五点钟，跑回去，恰好会到一班赶晚饭的客。我住在那地方，一个月的客饭，总在一百个以上，你看可怕不可怕！”王甫察道：“我那里不便去，你那里也去不得，难道我们就闲走一会算了吗？”

胡女士笑道：“我可没有法设，就闲走一会也好。不过我此刻很想找个地方歇歇，因喝多了口酒，浑身有些软洋洋的，不得劲儿。”说话时，已走出了东明馆，向九段坂走去。王甫察道：“此刻找地方歇歇都不容易，除非到靖国神社去坐坐。等到六点半钟，去看活动写真。”胡女士摇头道：“活动写真我最是懒得看，晃得眼睛花花的，一点趣味也没有。我不去看。”

王甫察道：“去看戏好么？”胡女士更摇头道：“不看，不看！我一句日本话也不懂得，花钱费精神去听牛叫，没得倒霉了。”王甫察道：“然则把什么事来消遣这几点钟哩？”胡女士瞅了王甫察一眼道：“你定要设法消遣这几点钟做什么？”

王甫察道：“你不是说了，要十二点钟以后才得回去吗？我想同去你家中坐坐，所以想设法消遣这几点钟。”说时，已进了靖国神社。胡女士正待要答话，只见前面两个警察拥着三个中国人，劈面走来。胡女士看那三个人，都穿着中国衣服，甚是齐整，年龄都在三十以内，面目各带了几分凶气，不像个留学生。一边走，一边用中国话骂道：“狗入的小鬼，你们敢这般的欺辱我中国人。我中国人哪一些亏负了你？甲午那一回，我们打了一个败仗，还赔了你们的钱。你们为什么将掳来的军器都摆在这什么游就馆里来出我们的丑呢？亏你们不要脸，还天天讲中日亲善，分明设这个所在，故意的羞辱我们。我三个都是当军人的人，决不受你们的骗，恨不得一把火将这游就馆烧

了！这打毁一点儿算得什么！拿我们去，我们去就是，便是你们的天皇，我们也不怕。恼了老子们的性子，连皇宫都要捣毁你们的。”警察不懂得中国话，只笑嘻嘻的推着走。

胡女士知道这又是三个亡命客，只不知游就馆是个什么所在，问王甫察听清他们的话没有。王甫察笑道：“怎么没听清？这倒是个很好的笑话。”胡女士道：“游就馆是个什么所在？”

王甫察道：“游就馆就在这里面，内中陈设许多战利品。这三位热心爱国志士，必是在里面游览，见了那木板上题的字，忍气不过，将陈设的东西捣毁了，被警察拿着去问罪。”胡女士拍手笑道：“打得好，打得好！不愧为中华民国的革命党。我倒想打听他们的姓名，替他们表扬表扬，使一般死气奄奄的中国人听了，也长一些儿精神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这话不错。我看不必打听，明日报纸上一定有的。”胡女士道：“我们既到这里来了，何不也就游就馆去看看，看他们捣毁了些什么？”

正甫察道：“使得。”两个人走到游就馆门首，只见大门紧闭，惟有门外的几蹲克鲁伯旧炮，还横七竖八的在那里丢中国人的脸。胡女士轻举金莲，踢了两下，不动分毫，忿忿的唾了两口，叹了一口气，向王甫察道：“你就定要等到十二点钟以后到我家去吗？”王甫察道：“我随时可去。因你说须十二点钟以后，我才说等到十二点钟。”胡女士着急道：“糊涂蛋，糊涂蛋，我今晚不家去了，看你怎样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不家去哪去？”胡女士道：“我随意到什么旅馆去住一夜。”王甫察道：“我什么怎样，同去便了。”胡女士生嗔道：“难道也要等到十二点钟以后？”王甫察笑道：“那何必十二点钟以后？我们就去也使得。”胡女士哼了声道：“却也来！我肚中差不多饿了，且吃些点心再去。”王甫察连忙道好。二人匆匆出了靖国神社，就近到源顺中国料理店，吃了些酒菜，径投一家旅

馆里来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五十章

王甫察演说苦卖淫 曹亮吉错认好朋友

话说王甫察和胡女士到一家旅馆里面，拣了间房子，铺床睡觉。此时还只七点多钟，一对急色儿，都不能久耐，睡了一觉。王甫察心中记挂着他馆子里的意中人，不想在外面久耽搁。胡女士也自有其心事，不能整夜的陪着王甫察。两个睡至十二点钟，仍旧起来，殷勤订了后约。王甫察给了旅馆帐，出来分手，各自归家。

王甫察的哥子叫王无晦，此时正同着几个同来的朋友在大谷馆叉麻雀，馆主女儿也在一旁凑趣。王甫察见了这情形，心中早有几分不快。进房之后，馆主女儿并不起身招待，更怒不可遏，乘着几分宿醉，指桑骂槐的发作了几句。王无晦自觉有些对兄弟不住，刚好圈数也完了，便不接续打下去。但是麻雀虽没接续打下去，大家仍将馆主女儿调弄了一会，才各去安歇。自此王甫察便和王无晦及新来的几个亡命客有了意见，心中惟恐他们手中有钱，先得了便宜去。计算自己还有几百块钱，说不得要和他们拼着使。

王无晦初来的时候，看馆主女儿生得娇美可爱，本有染指之心，因见王甫察没有丝毫让步之意，便将这条心打消了。只有同来的一个江西省议员，名字叫作谢慕安。他年纪虽在三十以外，风情却和十几岁少年差不多，最是梳得一头好西洋发，

穿得一身好西洋服，留得一嘴好凯撒须，他便以为容貌出众。他前清时在日本速成法政学校毕过业，也很研究过一会嫖学。因累次与王甫察谈嫖意见不合，三回五次受王甫察的鄙薄。他这次为亡命而来，生死早置之度外。明知王甫察在大谷馆的资格很老，自己不是对手，却因为不服王甫察的手腕真高似自己，偏要借着馆主女儿，显显自己的能为，给王甫察看。王甫察也明知其意，两个人各显神通，昏天黑地的闹了半个月，都使了几百块钱，还毫无成绩。王甫察才恍然大悟，知道馆主是有意拿着女儿骗钱的，越花钱的越不得到手。心中悔恨几百块钱使得冤枉，便改变方针，终日在外面嫖艺妓。和这艺妓睡一夜，此日必将这艺妓带到大谷馆来，百般的款待。送艺妓出门的时候，必向艺妓说道：“我今晚几点钟，在那一家待合室叫你，你得快些来，不要教我久等。”艺妓自然是殷勤答应。这般做了两三次，也不和馆主女儿说话。馆主人果然慌了，教他女儿暗地和王甫察说，借着看戏，到旅馆里去私会。王甫察点头得意，心想你也有上我手的日子。只要与我有关系，便不怕你飞上天去。当晚王甫察和馆主女儿便在神田一家旅馆内生了关系。

大凡男女一有了关系，举动自较常人不同，稍肯留心的人，没个看不出的。谢慕安费尽心力，虽没得什么好处，但见王甫察也和自己一样，白使钱，白巴结，心中却也高兴。开锁放猢猻，大家弄不成。自王甫察与馆主女儿生了关系之后，见馆主女儿和王甫察如胶似漆，寸步不离。这种情形，自己全不曾经过，知道是自己失败了，羞忿的了不得。恰好王无晦接了神户来的一封信，又来了几个同志在神户居住，教王无晦去神户会面。谢慕安便借这机会，同离了这恋爱战争场。

王甫察既将谢慕安气走，心中无限欢欣，尽情与馆主女儿

作乐。只恨手中的钱有限，早用了个干净。不得已将金表、金表链当着使用。一日接了梅太郎一封信，责问他为何几日不去。不料这信被馆主女儿见了，登时醋意横生，将信撕得粉碎，婊子长、婊子短的咒了一会，咒得王甫察鼻孔里冒出火来，也不答话，换了衣服就走。馆主女儿拖住问往哪里去，王甫察冷笑道：“你还没有干涉我行动资格，放手罢！”馆主女儿哪里肯放？王甫察知她决不肯放走，便坐下来笑道：“你咒她，我便偏要到她那里去！你又不知她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怎便糊里糊涂的咒起她来！”馆主女儿道：“照这信上的口气，她不是个婊子吗？”王甫察大笑道：“难道你婊子长、婊子短的乱骂，原来你不特将她的人格认错了，连男女你都没分出来。你试再将撕碎了的信斗起来，看看信上的名字是叫什么？”馆主女儿听了，心中果有些疑惑，立刻将撕碎了的信拾起来，就桌上慢慢的斗拢一看，道：“这口气不是婊子是什么？”王甫察道：“你不用忙，看了她的名字再说。”馆主女儿看了“梅太郎”三字，心想：从没听说有女子叫太郎的，便问道：“既是个男人，为何自己称妾？信中又都是些想念你的话哩？并且这字迹，也完全不像男子写的。”王甫察笑道：“你们女孩儿有多大的见识？我们男子中，朋友要好，写信都故意是这般开玩笑，使这人的妻子吃醋，禁住这人不许出去。他们打听着了，好大家开胃。字迹也故意写就这个样子，任你如何聪明，也要被他们骗了。”馆主女儿信以为实，笑道：“到底还做得不完全，何不连名字都用女的呢？”王甫察笑道：“你说做得不完全，我说才真做得周到。若全不留些后路给这人走，倘这人的妻子醋劲大，不因一封开玩笑的信，弄出乱子来吗？”馆主女儿嗤了一声道：“原来是你一班不长进的朋友干的。”说着将信揉作一团，往房角上一撂。王甫察笑道：“你明白了，可许我出

去么？”馆主女儿点头道：“你去了快回呢。”王甫察一边起身，一边答应。出了大谷馆，直奔涩谷来。

此时正是午后五点钟，王甫察进了一家待合室。这待合室是王甫察常来叫艺妓的，很有点资格。老鸨欢迎上楼，王甫察即教她将梅太郎叫来，点了些酒菜。不一刻梅太郎来了，二人感情浓厚，小别甚似长离，都说不尽几日相思之苦。梅太郎照例抱着三弦要唱，王甫察连忙止住道：“你我的交情，何必定要经过这番手续？你虽是当艺妓，我心中总把你做千金小姐看待，从不敢有丝毫轻视之心。你忍心将我做嫖客看待吗？”梅太郎连忙将三弦放下，叩了个头道：“你待我的情分，到死我也不会忘记。但是我命薄，做了公共人的娱乐品，无论何时，不敢自忘其身分，与人以不愉快之感。若人人能像你这样的心待艺妓，做艺妓倒是幸事了。世人都说艺妓、女郎是没有情的，这话全然错了。女郎我虽不曾当过，据我的理想，女郎的爱情，必较我们艺妓更真切。因为她处的境遇，比我们艺妓更苦。想得个知痛痒的人的心思，必然比我们更切。一生不遇着知己罢了，一遇了知己，岂肯失之交臂？”王甫察点头叹息道：“说得不错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同了两个朋友到横滨去接一个新来的朋友。因当日船不曾入港，我们闲着无聊，大家商议到六番去嫖一夜女郎。我挑的一个，名叫月子，容貌很有几分可取，年纪在二十左右。见了我们，那种欢迎的情形，谁也形容不出。我想：她们价钱又取得公道，人物也还去得，房屋不待说是整齐洁净的，哪怕没人去嫖，何必对我们表示这无上欢迎之意呢？后来我和月子细谈起来，才知道欢迎我们的原故。原来六番不接本国人的，专接外国人。这接处国人的苦处，就不堪言了。你说外国中等以上的人，在横滨侨住的，有几个没有家室？便没有家室，横滨有多少的艺妓，怕不够他取乐，有谁肯跑到

这个所在来？来的都是些中等以下的工役，及外国轮船停泊新到的水手火夫之类，以外就是中国料理店的厨子，及各种店铺里做杂役的中国人。我所说以上各种人中间，有哪一种是好的？月子说中国的厨子及杂役人等，虽龌龊得不可近，然尚是黄色人种，面目没得十分可憎的。并且来的人，十九能说几句日本话，举动虽然粗恶，不过是个下等人的样子罢了。惟有西洋人，身上并看不出什么脏来，不知怎的，一种天然的膻气，触着鼻子，就叫人恶心。这种膻气，没个西洋人没有。还有那通身的汗毛，一根根都是极粗极壮，又欢喜教人脱得赤条条的睡，刺得人一身生痛的。那一双五齿钉耙的手，最是好人在人浑身乱摸。他摸一下，便教人打一个寒噤。有些下作不堪的，还欢喜举着那刺猬一般脸，上上下下嗅个不了，那才真是苦得比受什么刑罚还更厉害。更有一层，这西洋人不欢喜吃酒还罢了，若是欢喜吃酒的，那种醉态及酒腥味，没睡的时候已教人难受，一上了床，更是暴乱的了不得，他哪顾人家的死活。偏生西洋人百个之中，就有九十九个欢喜吃酒。有时已经吃得烂醉如泥的撞进来，大呼见客。我们见了，都推推挤挤的没个肯向前。西洋人胡乱看上了谁，便是谁去受这晚的罪。那容易得你们东京留学生来这里住一夜。一年之间，每人难遇一两次，安得不极力的欢迎？”梅太郎听了，吐舌摇头道：“这种苦处，我做梦也想不到。唉，同样的皮肉生涯，自己也会分出这些等第，真是伤心！我这样的生活，便自觉得以为太苦，即如这几日不曾见你的面，我心中不知怎么，好像掉了什么似的，整日的不舒服。任是姊妹们和我调笑，我说话都没有层次。要说我是想你，我心中又不信便想你到这样。现在见了面，也不觉得怎样。可见我是个绝不能受委屈的。若是将我放在那样的女郎屋里，只怕早已委屈死了。”王甫察道：“那是自然。你这样娇贵的

身体，莫说身历其境，便是看了，也要伤心死。”梅太郎长叹一声道：“也只你才知道我的身体不好，每次见面，必存个怜惜我的心思，在他人哪个肯替我想想。我初见客的时候，很觉得伤心，背地里也不知哭过了多少。后来知道皆因自己命苦，既无端的做了这公共的娱乐品，自己且不必怜惜自己，何必还望人家怜惜？并且人家就肯怜惜我，也不过是各人的心地罢了，于我到底有什么好处？就是这人肯为我倾家荡产，也不过说起来他为我受了苦，他自己也以为是我受了苦。其实他受苦是真的，我享受是丝毫不比旁人享受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这话怎么讲？难道人家肯为你倾家荡产，你却不得有些毫享受吗？照你这样说起来，人家倒不在你跟前用情好了。”梅太郎道：“不是这般说法。人家在我跟前用情，我何尝不享受？不过我总以为人家的情用错了。若真对我用情，肯为我倾家荡产，何不将我的身子赎出来？但是这话也只是心中这般想，口中这般说说罢了。有哪个肯在我跟前用情，为我倾家荡产？就是有，也得我愿意嫁，才能替我赎。所以我说丝毫不比旁人享受。”王甫察道：“我冒昧问你句话，你不要动气。倘若有人想替你赎身，须多少身价？”梅太郎笑道：“这有什么动气？莫说是你问，就是不相干的人问我，我都欢喜。我此刻不要多少身价，因为声名没有做开，一千块钱，也差不多够了。”王甫察点头道：“我有句话，存在心里，久已想对你说，因为时机没有到，恐说了出来不行，反自觉得难为情。此刻既听你说了这番话，我心中似乎有了几成把握。”梅太郎笑道：“你有话，快说出来罢。有什么难为情的？”王甫察道：“我久有意替你赎身，因不知你愿意不愿意。这是你我终身大事，不可儿戏的，所以一向不曾开口。我今年虽则二十七岁，因为十九岁即出来奔走革命，性命都置之度外，哪有工夫议及亲事？及革命成了功，

我又因选择得严，不容易得个相当的人物。拖延下来，至今尚没有娶得妻室。几月前，我见你面的时候，便存了这个心，时常自己揣度，不知何日才有对你申明这心思的资格。今日资格虽还没有到，却难得趁这机会，将我的心事说出来，不知你的意思何如？”梅太郎光着一双眼睛，望着王甫察说完了，低头半响，忽然流出泪来。王甫察连忙握住她的手问道：“为何忽然又伤起心来？你有心事只顾说就是。只要我力量做得到的，无不竭力去做，无端伤感怎的？”梅太郎用手帕拭了啼痕道：“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怎肯甘心久干这种生涯？你肯可怜我，将我提拔出来，我还说什么愿意不愿意？不过我的身分，在三年前，任做谁的妻我都不抱愧。三年以来，逢人卖笑，自觉得已无身分可言了。你是个有身分的人，虽承你爱我，肯将我赎出来做妻室，我却自愧身分相差太远。若能取我做妾，我于心倒很以为安。你贵国人嫁娶素早，难得你二十七岁尚未娶妻，巴巴的挑选了我这个没身分的人，没得惹人笑话。若是做妾，身分是不关紧要的。”王甫察正色道：“你这话说错了。我从来讲破除社会阶级主义，说什么身分！若认真在人格上论贵贱，我说艺妓的身分，比王侯家千金小姐还要高些。艺妓虽然今日迎这个，明日送那个，然迎送的都是中等社会以上的人。没得像王侯家千金小姐，一时欲火上来，偷好人不着，就是车夫小子，也随便拿着应急，那才真是下贱呢。至于说怕惹人笑话，那更错了。我们做事，只要自己认为不错，无识无知的人笑话，理他怎的？并且我将你带回中国去，你头上又没写着艺妓的字样，谁便知道你是艺妓？纳妾的事，我平生最是反对，时常骂人不讲人道主义，岂肯自己也做出这种事来！”梅太郎听了，又感激得流涕，叩头说道：“你既这般待我，我死心塌地的伏侍你一生就是。”王甫察点头道：“一千块钱虽有限，

不过我此刻手中尚没有这多，须写信教家中汇来，往返不过一月，便能到手，你耐心等着便了。”

梅太郎此时心中欢喜得不可名状，陪王甫察睡了一夜。次日，死也不许王甫察走。王甫察带她同去看了一回博览会，回头又在这家待合室歇了。第二日，王甫察说道：“恐怕有朋友因事来找我，今日万不能不回去。并且寄家去的信，也得回去写。”梅太郎道：“你今晚答应来，我便许你回去。不是我争此一晚上，因为你不叫我，怕又有别人来叫，我不能不去。去了白受人糟蹋，何苦呢？我不是你的妻子，没要紧，横竖是个公共娱乐品，我自己也不必爱惜自己。此身既有所属，再去受人糟蹋，真不值得。你可怜我不教我再受委屈罢！”王甫察踌躇了一会道：“我今晚一定来便了。”

王甫察别了梅太郎归家，馆主女儿见了，扭住问道：“你两夜不回来，到哪里去了？分明是哪个烂婊子写信给你，教你去，你却捏出那一派鬼话来哄我。你于今一连在外面歇了两夜，害得我两夜连眼皮都不曾合。你不是到烂婊子那里去了，是到哪里去了？你快说！”王甫察故意惊诧道：“你胡说些什么！我前日出去，恰好我一个同乡的死了。我帮着料理丧事，忙了两日两夜，今早才装殓清楚。同乡会公推我今日下午将灵柩运往横滨中国会馆停寄，我推辞不脱，只得答应下来。不是记挂着你，此刻连回家都没有工夫了。你真是胡说，我做梦也没梦见什么婊子。”馆主女儿拿定王甫察是嫖去了，一腔忿气的，要扭着王甫察大闹一会。不料王甫察说出这番话来，又找不出嫖的证据，闹不起劲来，便渐渐的放松了手。王甫察搂住温存了一会，也就罢了。

谁知世事皆若前定。王甫察本是信口开河的，捏出死了同乡的话来哄骗馆主女儿，脑筋中却丝毫也没这个影子。煞是作

怪，倒像有鬼神预为之兆似的，眼前就有这样的一桩事发生，和王甫察所捏造的话，一般无二。看官们不必诧异，非是我小子脑筋腐败，世界上实在有这些不可思议的巧事。待小子说了出来，看官们自然相信。

闲话少说。当下王甫察极力温存了馆主女儿一会，仗着驯狮调象的手腕，登时浪静风平。恰又是午餐时候，一对野鸳鸯共桌而食。馆主女儿说道：“于今是十月半间了，天气渐渐寒冷起来，我去年做的衣服，都旧得毁了颜色，穿出去全不光彩。我想去买的裁料来，做两件新的。你欢喜什么裁料，什么色气，照你的意思，替我买来好么？”王甫察道：“我此刻手中存钱不多，前日当表换表链，得了一百二十多块钱，都为装殓同乡的垫着用了。再过几天，等各处赙仪来了的时候，同你出去买。你穿衣服，自然要你心中欢喜，我看了何能为凭？”二人正说着话，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推门进来，身上穿着成城学校的制服，进门脱帽与王甫察行礼。王甫察连忙放下碗筷，随手递了个蒲团问道：“吃了饭没有？今日不是礼拜，怎的也出来了？”来人就坐道：“饭已吃了，因为我叔叔肺病发恶，到日本来就医，昨夜抵东京的，暂住在三崎町的田中旅馆。我今早得了信，请假到田中旅馆看他。他教我来请先生去。”王甫察惊道：“你叔叔的肺病又发了吗？治肺病只有杏云堂医院还有点研究，等我同去看看，便知道到第几期了。你坐坐，我吃了饭就同去。你兄弟没出来么？”来人道：“叔叔跟前没人，他在那里照顾。”王甫察点头，匆匆吃完了午膳，即同来人出了大谷馆。馆主女儿只道王甫察真是要运灵柩往横滨，不好意思阻挡，望着王甫察去了，自收拾杯盘食具不题。

却说患肺病的这人，姓曹，名亮吉，和王甫察同乡共井。小时曾同村学读书，今年三十岁。家中虽不大富，日月却很过

得。他哥子曹先生早死了，留下两个孤儿，大的今年十八岁，叫曹耀乾，小的今年十六岁，叫曹耀坤，都聪明诚实。曹亮吉自费送他二人到日本成城学校肄业。自己因身体太弱，不能用心，就在家中经理家计。今年肺病忽比往年发得厉害，中国医生诊了无效，就有人劝他到日本来医治。他便带了六七百块钱到日本来，在田中旅馆居住。他没到过日本，难得王甫察是个同乡，又是老同学，故急急的将王甫察找来。见了面，真是他乡遇故知，自然是非常亲热。王甫察见了曹亮吉那种枯瘠样子，心中早有些害怕，不暇多谈款曲，即叫了两乘人力车，同坐着到骏河台杏云堂医院来。曹耀乾兄弟仍归成城学校。二人到了医院，王甫察办了特别交涉，请佐佐木院长诊视。院长知道是特从中国来求诊的，自是特别的看承。诊察了一会，问曹亮吉懂日本话不懂，王甫察说不懂。院长便问王甫察道：“贵友的病症，已到极危险的时候，恐怕难治。于今我且用最后的治法，治几日看是怎样，但非住院不可。”王甫察听了，心中甚是焦虑。不敢译给曹亮吉听，只说医生说不妨事。院长招呼开了一间特等医室，挑了两个上等的看护妇，伏侍曹亮吉睡了。

曹亮吉向王甫察道：“我此次到日本来诊病，一切都全仗老弟照应。望老弟念同乡同学之情，牺牲一两个月功课，朝夕伴着我。耀乾兄弟终是小孩子，凡事靠不着的。我又不懂话，只望着人家和聋子哑子一样，说不出病症来，医生也不好着手。我行李在田中旅馆，托老弟替我去取来。箱子里有五百块钱正金银行的汇票，还有百多块钱的日本钞票，都请老弟收着。应如何使用，老弟是知道，也不必对我说，尽着使用便了。我此刻如入了茫茫大海的帆船，老弟便是我的舵师了。”说着，扑簌簌的流下泪来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五十一章

欺死友大发横财 媚娼妇捐充冤桶

话说曹亮吉说到伤心之处，不觉流下泪来。王甫察正待用语言安慰他，医生已进房看视，见了曹亮吉脸上的泪痕，连忙向王甫察道：“不可与他多说话，引他悲苦。”王甫察便教曹亮吉安睡，自己退了出来，到田中旅馆取了行李，仍回杏云堂，已是上灯时分了。心中记挂着梅太郎，不能失约，恰好手中的钱已完了，便开了曹亮吉的箱子，将一百几十块钱日钞，并五百块钱的汇票拿出来，都揣在身上。和曹亮吉说了去看个朋友，又招呼了看护妇用心伏侍，出了杏云堂，乘电车，刹时间便到了涩谷，就在昨日的待合室内，将梅太郎叫来。二人见面，说不尽无限欢娱。王甫察拿了五百元的汇票，给梅太郎看道：“我手中所存的，不过五六百元。方才我已写信家去，教家中再汇一千元来，大约来月初间即能寄到。预计你我两人，尽在年内，都能称心如愿的过快活日月。”梅太郎接着汇票，看了又看，喜笑道：“但愿钱早到一日，我即早离一日苦海！”当下二人又计议了一会赎身的手续，及赎身后行结婚式的礼节，结婚后到什么所在去蜜月旅行，将来如何过度，都在计议之中。得意事言之忘倦，直谈到两点多钟才睡。

次日醒来，不觉已过十点钟。王甫察吃了一惊，连忙起来，揩了把脸，早点也来不及用就走。梅太郎尚睡在被中，伸出头

来问道：“你怎的这般急？”王甫察道：“我约朋友十点钟有紧要事去，此刻已过了时间，不能再耽搁了。”梅太郎道：“今晚来么？”王甫察道：“能来就来。若今晚不能来，明晚一定来便了。”说着匆匆出了待合室，径到杏云堂。入得病室，只见曹耀乾兄弟都立在曹亮吉床边，和曹亮吉说话。王甫察心中不禁也有些惭愧。曹亮吉见了王甫察，问道：“你昨晚哪去了？我一个人睡在这里，真是凄楚。他们的话我又不懂得。直到今早四点钟，才朦胧睡了一觉，梦境又非常不好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安心静养便了。有病的人，又在外国，心境自然是觉着凄楚的。你是聪明人，什么梦境不好，理他怎的？我在这里过夜，本没什么不可。不过横竖不能引着你说话，替你解闷。医院里的手续都弄妥了，每日按定时间诊察，有看护妇调药灌药，都用不着我当翻译。我住在这里，徒然多花钱，没有益处。”曹亮吉道：“虽然不能和我多说话，有一个亲人在跟前，我心中到底安顿些。昨夜医生诊脉，用笔和我说了多少话。他说的病症名目，我从没听人说过，也回答不出。我想医生诊病，望、闻、问、切，四者缺一不可。他问我的话，我既回答不出，他没法，必用药来试病。我这种病证还能错用一服药吗？因此昨夜配来的药，我抵死也不肯吃，想等你回来，问清楚了再服，等了你一晚不回来，直到刚才耀乾兄弟来了，医生对他们说，教我只管服，我才服了。我到日本来诊病，原不怕多花钱，还是请你住在这里罢。你就不和我说话，在我跟前坐坐也是好的。”曹耀乾兄弟又帮着要求王甫察在医院里住。王甫察无奈，只得答应同住。即在病室隔壁，定了个房间。这晚便按捺住心思，在杏云堂住了一夜。

次早，到洗面的所在去洗面，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看护妇，手中拿着药瓶，迎面走了过来。王甫察见她杏脸桃腮，穿着雪

白的看护妇服，越显得粉妆玉琢，不禁心中一动，忽然起个染指的念头。望着他去远了，才去洗面，心中便计算如何的去勾引她。计算了一会，自己点头道：“有了。”洗了面，仍立在刚才遇看护妇的地方。等不到十分钟，果见那看护妇提着一瓶药来了。王甫察越看越爱，便迎上去笑道：“我有句话，想问姐姐（日本女子普通称呼），姐姐不怕耽搁时间么？”那看护妇也点头笑道：“先生有话，只管问我就是。”王甫察偏着头，想了一想道：“可笑我这个没记忆力的人，一见了姐姐的面，把想问的话又忘记了。且问姐姐叫什么名字？”看护妇忍俊不禁的道：“像先生这样没记忆力的人，真也可笑。快想想要问的话，看可想得起来？我叫久保田荣子。”王甫察连连点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我想起来了。荣子君，我想问你，是不是派定了房间的？”荣子摇头道：“没派一定的房间。”王甫察道：“好极了，我房中两个看护妇，有一个做事太粗率，正要和医生说换一个。因怕拣不出好的来，想到看护妇会去请。难得你没派定房间，等一歇我就对医生说，将你拨过来好么？”荣子望着王甫察道：“先生害了什么病，要请两个看护妇？言语举动不是好生生的一个人吗？”王甫察笑道：“我害的是相思病，你不要笑话。”荣子道：“先生害花柳病吗？”王甫察诧异道：“你怎说我害花柳病？”荣子笑道：“我以为先生不便说害花柳病，故意绕着弯说是相思病。”王甫察摇头笑道：“不是，我实在不害病。因我有个朋友害病，我住在这里照应他。”荣子道：“不是特从中国来诊肺病的那人吗？”王甫察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荣子道：“听我的朋友说，那人的肺病甚是厉害，只怕不能久活了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朋友是谁？他怎么知道的？”荣子道：“就是伏侍那人的看护妇，叫河田仲子，她说给我听的。先生就是要更换她么？”王甫察道：“两个人

哪个是河田仲子，我还不知道。你将她容貌说出来，我就知道了。”荣子道：“高高的鼻子，大大的眼睛，胖胖的身材，镶了两粒金牙齿的，便是她。”王甫察道：“我要换的不是她，是那个又高又瘦的，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。”荣子道：“她做事怎么粗率？”王甫察正待捏故来说，只见一个人从对面房门里探出头来唤荣子。荣子不及听王甫察回话，匆匆提着药走了。王甫察回房，见那镶金牙齿的看护妇正拿着体温器，纳在曹亮吉腋下。从床头拿起体温表，看了一看，回头向王甫察道：“昨夜十二点钟，体温四十度，此刻退到三十九度了。”说时皱着眉，只管摇头。王甫察走近床看曹亮吉张着口闭着眼睡了，笑向看护妇道：“你不是姓河田叫仲子吗？”河田仲子点头道：“先生怎知道我的姓名？”王甫察道：“久保田荣子向我说，你是她的朋友，我因此知道。”仲子道：“你和她也是朋友吗？”王甫察点头道：“病人说不欢喜那又高又瘦的看护妇，教我换一个，你去对医生说，就换荣子进来。”仲子不知就理，便向医生说了，登时换了荣子进来。王甫察的温存性格，最能得女子的欢心，终日寸步不离的，更容易到手，第二日便和荣子有了关系。留学生进医院，嫖看护妇是极普通事。医生不特不禁止，并希望留学生与看护妇有割不断的爱情，好在医院里久住。在前清时，官费生进医院，只要有诊断书，由医生开了帐，去公使馆领医药费，分文也不短少。后来因有许多官费生懒得上课，随意说出几样病和医院里打商量，教他写诊断书，报告公使馆，在医院中一住几月。饮食男女是跟着走的，既非真病，在医院里不能不吃，便不能不睡女人。睡女人，则看护妇不待说是取之左右逢其源了。若是青山医院，还专一挑选些年轻貌美的看护妇放在里面，以便留学生奸宿。这种事情一传播出去，孔夫子说得好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

官费生不病的都病了，纷纷的投青山医院来。这年的医药费，陡增数倍。政府担负不起，便将医药费一项裁了，假病风潮才息。

不肖生写到这里，想起桩事来，写给看官们见了，也可见我国民道德之高。当青山医院留学生生病极盛时代，有一个姓冯的官费生，在第一高等学校肄业。一时因手中没钱使，异想天开的跑到青山医院，和那院长打秘密商量，假造了一纸诊断书，并二百多块钱的医药帐，在公使馆骗了钱，和院长平分。当时姓冯的同乡知道这事，都不答应，要揭发出来。姓冯的百方要求，始得没事。留学生而不知廉耻道德，固是可怪。堂堂一个大医院的院长，竟为百多块钱干出这等营生，真要算是骇人听闻之事了。

闲话少说。再说王甫察和荣子既有了关系，便安身得住。欺曹亮吉不懂日本话，在病室中无所不谈。夜间则在隔壁房间里，交颈叠股的睡，心中倒也快乐。曹亮吉在医院中住了五日，病势不独丝毫未退，更一日加重一日。佐佐木院长也甚为着急，对王甫察说：“曹君的病，早已没有希望，只怕就在二三日内，有些难保。赶快退院去预备后事罢！”王甫察心中贪恋着荣子，惟恐退了院，不得与荣子亲近。虽听院长这般说，心中却以为未必就死。便是就要死，退院出来，抬到什么地方去？装殓死尸本是个讨厌的事，在医院中有看护妇帮忙，地方也宽敞点儿，还不甚要紧。若在旅馆里，如何使得？心中这般一想，便不听院长之言，仍旧与荣子朝夕取乐。曹耀乾兄弟隔日来院看一次。王甫察怕曹亮吉对耀乾兄弟说有几百块钱在他手中的话，便对耀乾兄弟说曹亮吉近来厌烦，最怕听人脚步声，说话的声音更是不能听。你们来，只在我房中坐着，我告诉你们他的病状便了。耀乾兄弟哪有这些鬼蜮见识，信以为真，每次只在王甫察

房中坐坐便走了。王甫察也不对他们说要死的话。院长对王甫察说过退院的话的第三日早晨七点钟，耀乾兄弟来了，径走到王甫察房里。此时王甫察正和荣子在被中调笑，差不多要打算起来。见耀乾兄弟在外叩门，王甫察觉得讨厌，在被中喊道：“你们回去罢，你叔叔的病，昨夜好了许多，刚才和我说话很清楚。我昨夜因陪伴他，睡迟了，此刻懒得起床。再不养息养息，我也要病了。”耀乾兄弟听得，以为他叔叔的病真好了些，便不叩门，高高兴兴的回去了。王甫察和荣子又调笑了一会，慢条斯理的爬起来。走到曹亮吉房中轻轻喊了两声，不见答应，近床前一看，才吓了一跳，不知在什么时候早去了世。用手去摸，已是冰冷铁硬，不可救药了。王甫察急得躲脚道：“早知他要死不把信，我也不将那仲子遣发走了。”原来几日前，仲子有些不服荣子独霸住王甫察的意思，借事和荣子闹了几回，王甫察便将仲子开发了。这也是曹亮吉命里没人送终，才得王甫察有此失着。王甫察既发见了曹亮吉已死的现象，只得放出悲声，叫医生来看视。王甫察说是刚才断气的。医生验曹亮吉的体温，断定在昨夜十二时前去世。诘问王甫察并荣子如何不报？院长也来向王甫察责备了几句。王甫察只得俯首认罪，当即打个电话到成城学校，教曹耀乾兄弟快来。耀乾兄弟回学校还没一分钟，接了电话，连忙赶来，抱着曹亮吉的尸痛哭不已。王甫察摇手止住他们的哭声道：“你们久哭也无益，大家计议后事罢。你们可将你叔叔的行李打开，看有多少钱，拿出来尽着使用，不够再向同乡的去筹借。我因要避嫌疑，你叔叔虽病在垂危，我并没经理他的财政，也不知他带了多少钱来。只听得他说这次带来的钱不多，我也没问他实带了多少。你们且去打开行李看看，我替你们出力可以。银钱的事，我是决不经手的。”

耀乾兄弟揩着泪眼，将衣箱打开一看，见有几张钞票摆在上面。拿起一数，整整的六十元，以外一文也没有了。耀乾兄弟虽不知曹亮吉果带多少钱来，然特意来日本诊病，家中又是富有，决没有仅带几十元来之理。箱底箱角，及被包里面，都搜索了一会，实在没有分文。以为有汇票在曹亮吉身上，探手将曹亮吉的衣服揭开，通身摸索了一会，只摸出个日记本子来；沿途用度细帐，分文不移的都写在上面。十月初五日的下面写着：“午前十点钟，往黄浦滩正金银行，汇日钞五百元。”耀乾兄弟即拿给王甫察看。王甫察看了，皱着眉道：“这事情就离奇了，既是汇了五百元，那汇票应是随身带着。他行李又不多，到底收藏在哪里，怎的会搜不着？你们倒要用心查查。只有我在这里伏侍你叔叔的病，瓜田李下，不能不避嫌疑。”说时躲脚叹气道：“我早不肯住在这里的，你们叔叔偏要死拉着我同他做伴。那日他说的话，你们也在一旁听得的。我那时若定不肯来伴他，人家必议论我无情。于今我的情义也尽了，可笑你叔叔，活的时候一句也不提到钱的话，好像就怕我沾染他似的。其实他看错了人，难道我手中的钱还不够使，要来沾染他这种鄙吝人的？我看他乡里人样，有两个钱东塞西藏，生怕有人看见了，打他的主意。那五百元的汇票，也不知他塞在什么地方去了，只是我也懒得管他。我念同乡同学之情，陪伴他受了这一晌的苦，尽算对得住他了。后事你们去找同乡好事的来办罢，我一个人犯不着都揽在身上。我现放着许多事干不了，又不是闲着没事的人。”说着气忿忿的，走到隔壁房间去了。曹耀乾跟过去哭道：“我叔叔的后事，不劳先生出来料理，教我们兄弟到什么地方去请谁来料理？我叔叔不和先生谈钱的话，是我叔叔糊涂。先生只可怜我叔叔死在外国，没个人照料，我们兄弟又不懂得世故，眼见得我叔叔的尸骨不得还家乡。”

王甫察只当没听见，穿好了衣服，提起脚往外走了。曹耀乾伤心到极处，昏厥过去，好一会才醒来。教曹耀坤伴着尸首，自己出外哭求同乡。幸得几个稍有天良的人出来，凑钱买了棺木，将曹亮吉草草装殓，运往横滨中国会馆寄顿，后来由耀乾兄弟搬回中国安葬。明知道五百块钱的汇票是王甫察吞没了，只因没有确实证据，耀乾兄弟也懒得追究。王甫察便实实在在的享受了。

只是这种冤枉钱，到得王甫察手里，经得什么用？曹亮吉未死之时，这款子他早已领得，买东买西报效荣子去了二百有零，手中所剩不过四百块钱。这早发见曹亮吉已死，便暗地塞了六十块钱在曹亮吉衣箱内。拿了三百多块钱走出杏云堂，心中计算这钱当如何使法。走神田一家钟表店门首经过，停住脚在玻璃外面往里一望，只见一个猫儿眼的戒指在盒子里光彩夺目。寻思道：这戒指倒好，何不买去送给梅太郎，说是和她订婚之物，使她格外高兴？想罢，即跨进店门，招呼店伙将那戒指拿出来，不禁暗暗喝彩，果是个宝光最足的猫儿眼。看那纸牌上的价格，是一百八十元，心中觉得太贵。转念一想：我这钱横竖来得容易，便贵一点儿也没要紧。见上面有不减价的字样，更懒得争多论少，即从怀中拿出一捆十元一张的钞票来，数了一十八张给店伙。取了收条，兴致勃勃的想径往涩谷。因时候太早，还不到十一点钟，只得仍取道回大谷馆。忽然想起馆主女儿对我情分也不薄，安可不买点儿东西给她？前几日她要我替她买衣料，我那时虽是假意与她敷衍，只是已答应下来了，犯不着惜这几个钱，失妇人女子的信。且回去教她同出来买罢。一面想着，归到家中。坐定了好一回，馆主女儿才来，现出一种憔悴可怜的样子，望着王甫察道：“你怎的也记得回来？我只道你已借着运灵柩归国去了。这多日子，连信也不给

我一个。像这样子，倒不如死了的干净。”王甫察连忙接着温存道：“不写信给你是我的罪过，只是不是有意的，你得替我原谅。这几日，实在丝毫都没有空。今日不是我扯谎，他们还不放我回呢。我在哪里那一刻不念及你？因为你前回说要做冬服，此刻天气渐渐的冷了，你的衣服再不能缓。我不得不暂向朋友处借点钱替你做，等家中汇款到了，再还人家。”馆主女儿听说替她做衣服，登时现出笑容道：“衣服倒没要紧，我几日不见你的面，心中就像失了一件东西搜寻不着似的，一刻也难。只要你回了就好，做衣服是小事。你一个人坐坐，我去弄样菜给你吃。”王甫察道：“好，你快去弄菜，我们吃了，好同去买物。”馆主女儿起身去了，不一刻和下女搬进饭菜来。盘中一尾很大的鲷鱼，在日本就算是顶贵重的菜了。馆主女儿笑问道：“你喝酒么？”王甫察点头道：“喝些儿也使得。”馆主女儿即教下女烫酒来。二人传杯递盏，真是酒落欢肠，只喝得馆主女儿桃腮呈艳彩，杏眼转情波；王甫察也有了几分醉意。下女收拾杯盘，王甫察教馆主女儿去梳头洗脸换衣服。须臾装饰已毕。馆主女儿人材本不恶劣，又加上几分醉态，装扮起来，若没得那一些儿小家淫冶气象，倒是一个好女子。王甫察左挹浮邱袖，右拍洪崖肩，心中得意非常。二人携手并肩，笑语而出，到三越吴服店，拣馆主女儿心爱的裁料及首饰腰带，买了八九十块钱。王甫察写了大谷馆的番地给店伙，教派人将买的物件送回去，自己带着馆主女儿，到日比谷公园散步。也是王甫察合当退财，偏在公园中遇了同他哥子亡命的三个朋友也在那里散步。

这三个人，前在大谷馆住了几日，因王无晦往神户去了，他们便在大家租了一所房子，自由居住。三人的嗜好，最重要的都是赌博。此时亡命来的人不少，他乡遇合，容易投机。每

日嫖赌逍遥，将一座三神山，化作桃源乐境，倒也无忧无虑。这日三人在日比谷公园谈牌经，正谈得瘾发，想胡乱去拉一个同志到大冢叉他几圈，恰好无意中遇了王甫察。馆主女儿，他们都是认识的。中有一个安徽人，姓朱，名字叫作锦涛的，在江西当过军官，为人最是率性。见了王甫察，便一把拉住道：“小王，你来得好！我们正想找一个脚，难得这般凑巧，我们就此去罢。”王甫察不知就里，忙问怎么？中有一个姓韩的说道：“我们想叉麻雀，正愁差一个脚，你不来不怪，来了是要受戒，就去罢。”王甫察看了看馆主女儿道：“我将她送回去了，再来好么？”朱锦涛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她又不是不认识我们的，同去为何使不得？她若定不肯同去，由她一个人回去好了，怕她不认识路吗？”王甫察无奈，只得向馆主女儿说，问她同去不同去？馆主女儿因店伙送衣料等物回去了，急想归家细看，哪有闲心去看人打牌？并且中国的麻雀牌，日本人又不懂得，更看着不生趣味，便摇头说不去。朱锦涛望着她道：“你不去，你就回去罢，我们是要走了。”王甫察握着馆主女儿的手，一同出了公园门，回头向朱锦涛道：“我忘记了，往大冢不是同这一道电车吗？教她先下车便了。”朱锦涛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如是五人同上了大冢的车。到大谷馆附近的停车场，王甫察招呼馆主女儿下车去了。不一刻，到了朱锦涛家，不敢耽搁，扯出桌子，拿出麻雀，四人对叉起来。王甫察手兴奇否，叉到九点钟，幺二的麻雀，足足输了两底。从杏云堂出来，怀中的三百多块钱，到此时不过十二个钟头，已花得一文不剩。还在朱锦涛手中拿了几角钱，坐人力车送戒指到涩谷来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五十二章

掉枪花凭空借债 还钻戒惹起捻酸

话说王甫察将戒指送给梅太郎，与梅太郎流连了一夜。次日早起，待合室的老鸨拿着一张帐单上来，笑向王甫察道：“承王先生的情，屡次照顾我家。虽到了月底，本不敢向王先生开口，只因我家近来受了些亏累，实在没法，求王先生不要生气。这里酒菜费、贷间费及一切杂项，都开得详细，请王先生过目，并前月的共一百二十五元。”王甫察听得，心中吃了一惊，当下不敢露出没钱的样子，斜着眼睛望了一望，将脸一扬问道：“今日便是月底了吗？”老鸨道：“今日廿七。因为本月底需钱使，所以早两日开来。不然，就存在王先生手里，不和存在银行里一样吗？”王甫察点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月底送来就是。”老鸨叩头去了。王甫察登时添了一桩心事，不禁有些懊悔昨日的三百多块钱，不应该这般瞎花了。于今只得这两日了，身边一文也没有，教我去哪里筹措？待不还他罢，梅太郎面子上都不好看。我是更不好再来赊帐了。心中焦急了一会，便没心思和梅太郎说笑了。辞了梅太郎，回到大谷馆。馆主女儿欢天喜地的跑来问：“昨晚怎的不回？害得我等了半夜。”王甫察道：“因打牌打得太晚，就在朱先生家歇了。我此刻疲倦得很，你替我把床铺好，睡一觉再说。”馆主女儿真个从柜里拿出被来，铺在席子上面。王甫察脱了衣服，进被中睡了，

心中计算如何弄钱。馆主女儿拿出昨日买的东西来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三越吴服店的东西到底比别家的不同。你只看这颜色多漂亮，穿在身上随便是谁见了，也知道是三越吴服店买的。这条带子也好。去年有人送我一根，价钱比这个贵了几块，东西还比这个差远了。等我去拿给你比比就知道了。”说着，丢了手中的腰带要走。王甫察止住道：“不必去拿，我知道这个好些便了。你们这些女人家，横竖不能真识货，一个个都迷信三越吴服店、天赏堂、是这两家出来的东西，就上死了当也甘心。他不是拿着本钱做生意吗？为什么会比人家便宜这么多？说比人家贵些，倒有道理。一来场面扯得太大，耗费过多；二来房价利息太重，都不能不从货物上盘算下来。你们知道什么！依我昨日本不到三越去的，随便哪一家也比他家实在。”馆主女儿听了，将一团高兴扫得干净。坐下来，自翻着裁料细看，果不觉得有特别的好处，自言自语的说这样说那样。王甫察心中烦闷，也不睬她。到十二点钟，起来胡乱用了些午餐，纳倒头又睡。夜间到各处会了几个朋友，想借些钱来还帐。奈王甫察平日的荒唐声名，人家都有些害怕，不待他开口说完，人家早向他诉尽了穷苦。没奈何，只得仍回大谷馆。一夜无欢的和馆主女儿挨到天明，还是一筹不展。下女送进新闻来，王甫察从被中伸出手接了，打开来解闷。刚刚开一幅，只见一张广告纸掉了下来。这种夹在新闻中附送的广告，在日本各大新闻，十天就有九天有几张夹在里面。看报的人见惯了，拾着来看的人很少。这张广告掉下来，王甫察也没注意，将新闻看了个大概，撂在一边。想拾起这张广告来也撂了，拾在手中，见是汉文的广告，觉得有些儿诧异。看了下去，乃是一张旅馆里招客的广告。这旅馆，便是王寿珊跳楼的龙涛馆，于今改作胜田馆，从来全是住中国人的。近来因馆主言语不慎，得罪了住客，住

客便大起风潮，同时都搬了出去。于是胜田馆三层楼几十间房子，一时都空了下来。住中国人惯了的旅馆，忽然想改住日本人，日本人决不肯来。一则因住中国人的旅馆，房间席子都必十分龌龊，日本人稍爱洁净的，便安身不下；二则伺候中国人惯的下女，将一切待客的礼法都忘记了，日本人犯不着受这种轻慢。有此两个原因，所以胜田馆自中国人同盟罢工之后，个多月没人来过问。馆主又自有其不能歇业之苦衷，只得寻思一计，找了常来赌钱的李锦鸡，做一张汉文广告：只要有人去住，愿先送两块钱的车费，房饭价也较先从廉。并要求李锦鸡出名介绍。李锦鸡敲了馆主几十块钱，毅然拿出他的鼎鼎大名来，做了一篇介绍书，刊登广告。

王甫察看了广告，翻开眼睛望着楼板思量了一会，忽然狂喜起来，将广告一摺，揭开被卧跳了起来，将馆主女儿惊得发慌，忙问怎的。王甫察笑道：“不怎的，你想睡只管睡，我有事，去去就来。”说着披了寝衣，匆匆到外面洗了脸，催着下女开早点。馆主女儿已起来，卷起被卧。王甫察从箱子里面拿出一套极时款的秋洋服来穿上，慌忙用了早点，披了外套，戴了帽子，来到苏仲武家，和苏仲武借了那个钻石戒指，套在指上。走到胜田馆，问下女道：“你主人在家没有？”下女道在家，回头向里面喊了一声。只见一个五十来岁的人从帐房里走出来，打量了王甫察两眼。见王甫察衣服华丽，最夺目的就是那钻石戒指，专一会在穷人眼里放出毫光来，闪耀得馆主人心中不定，连忙跪下来，问有什么贵干。王甫察昂头天外的说道：“你这里有空房没有？”馆主人喜道：“有！一层、二层、三层，都有空着的。”王甫察道：“共有多少空着的？能容多少客？”馆主人笑道：“不瞒先生说，三层楼数十间房，都是空着的。”王甫察故意惊诧道：“怪事！神田的旅馆怎的会完全

空着的？”馆主人道：“这其中有个原故。因为敝馆从前住的都是中国留学生。他们到底是外国人，总是存着心，说敝馆款待得不周到，都使性子搬走了。其实我做生意的人，只要是主顾，都是一律的看承，谁敢因国界上来分厚薄？”王甫察知道馆主误认自己作日本人，便笑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我也是个中国人，既空着的房子多，可引我上去看看。”说着脱了靴子。馆主见是中国人，更加欢喜，当下弯腰屈膝的，引着王甫察上上下下都看了一遍。回身请到帐房里坐地，下女忙着送烟送茶。王甫察向馆主道：“我姓王，才因亡命到日本来的。有几位同志在大森办了个体育学堂，专一造就陆军人材。校长是我同乡，这个人，说起来你大约也会在新闻上见过，他的名字叫作李烈钧。”馆主连连点头道：“晓得，晓得，他也是我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，我时常听人说过。”王甫察接着道：“我就在那学校里当生徒监。因学校才开办，一时在大森找不着相当的寄宿舍，学生都散住着。我一个人难于管理，想暂时找一家可以收容得七八十人的大旅馆，将学生都搬作一块儿居住。等明年开正，寄宿舍建筑完了，再迁进去。你这里有数十间房子，足容纳得下，倒是很相安的事。不过我是作寄宿舍的办法，一切规章，都得照寄宿舍一样，早晚起床睡觉以及每日三餐，都有一定的时刻，不知你可愿意遵守？”馆主人听了，且不答话，只叫下女快去买顶好的点心来。王甫察拦住道：“不用客气。快些说妥了，我还有事去。”馆主人道：“承先生这般照顾我，我做小生意的人，什么规章不能遵守？只请先生吩咐罢了。如有一些儿违了规章，先生只管严行科罚。”王甫察点头道：“看你很像个诚实人，违背规章的事大约也不会有。只要你能遵守规章，就在今月底，教他们一定搬来就是。不过我有一层困难，你先得替我解决。我将学生搬来，须得二百块钱的用费，

你可先替我筹二百块钱。这二百块钱，只一个月便还你。若你有不相信的心思，我可教一般实店家作保。”馆主人听了，低头踌躇了一会道：“敝馆曾出了一种广告，若有客肯来照顾敝馆，每位奉保车费二元。先生说有七八十位，照敝馆的广告，也应奉送一百五六十元。既承先生这般照顾，便送先生二百元，也不为过。不过敝馆说奉送车费二元，并不是硬拿出二元来，是在月底结帐的时候，减去二元。这种办法，敝馆不拿现钱出来，所以能做得到的，实没有预备钱在这里，要求先生原谅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的广告，我并没看见。送车费的话，莫说我不知道，便知道，你送了来，我也不会要。你们做小生意的人，一个月能赚多少，哪有这多的虚头？我说的与你说的，性质完全不对。我是有最近的还期，最确实的保人。你办得到，我就将学生搬来，办不到，我只得搬往他处。你自己去想清楚。”馆主人又踌躇了一会道：“先生这二百块钱，何时要用？”王甫察道：“至迟到明日九点钟。明日九点钟有了钱，后日便可将学生搬进这里来。你若预计明日九点钟办不到，这话就不必说了。”馆主人道：“先生尊寓在什么地方？”王甫察道：“我学生时代在日本，就住在小石川大谷馆。多年的老宾主，感情很好。这回来，就住在那里。”馆主人道：“我此刻实在没有把握，不知道明日九点钟能否办到。我总竭力向外面去借，在明日九点钟以前借到了，便送到尊寓来。若过了九点钟不来，必是借不到手，那就没有法设了。”王甫察也故意思索了一会道：“你去借，看能借得多少，九点钟以前来回我的信也使得。我只要能勉强搬来，我就搬来，也免得管理上生多少障碍。只是钱少了，搬不动也是枉然。话就是这样说了，明日九点钟再见罢！”说着起身。馆主人拿着纸笔向王甫察道：“请先生将尊寓的番地留下。”王甫察提起笔，就馆主人手中写了。出来

穿了靴子，微微向馆主人点子点头，径归大谷馆来。叫了大谷馆的主人到房中，对他说道：“我家中汇款，还没寄到，一时手中没有钱使。方才向一家商店里借了二百块钱，约明日九点钟送来，请你替我做保。你可能做？”大谷馆的主人，几个月来见王甫察用钱如洒沙土，只在他女儿身上就有数百元之多，久以为王甫察是个大富豪。二百块钱的保，有什么不能做？不待思索的即一口答应了。王甫察安心等候。

次日八点多钟，王甫察还和馆主女儿睡着没起来，下女进来报道：“胜田馆的主人要见王先生，现在外面等候。”王甫察从容起来，唤醒了馆主女儿，收拾铺盖，命下女教胜田馆主人进来。王甫察的房间本陈设得精美，馆主人见了，更缩脚缩手的不敢放肆。王甫察见馆主人额角上流汗，心中好笑他拉客的心思太急，恐怕过了九点钟的时刻，十月底天气，也会跑出汗来，可见他奔波得苦了。当下递了个蒲团，让他坐下。自己和馆主女儿出外面洗脸，招呼了下女送烟茶进去。洗了脸进来，馆主人重新见了礼，从怀中掏了半晌，掏出个手巾包来，就席子上打开，吐出一大捆的钞票。自己数了好一会，送到王甫察面前道：“昨日一日一夜，今日一早晨，四处凑拢来，得了二百块钱，请先生点点数。”王甫察看那钞票，十元一张的只得一张，五元一张的也只得三张，剩下的一百七十五元都是一元一张，心中好笑。也不知他在什么小买卖摊上凑来的，随便点了一点，即撂在一边道：“我写张证书给你，保证人，就是这馆子里的主人，好么？”胜田馆主人连忙道：“还有什么不好。照道理，本不应该教先生写证书才是。不过这二百块钱，不是我自己的，从四处借得来，不能不指望着钱还人家。只得委屈先生，写张证书。到来月底，倘我有力量能还，我一定将证书退给先生。”王甫察笑道：“何必如此客气！我也不是爱这些

小利的人。”说着拿纸笔，写了张证书，教大谷馆主人填了保证人名字，都盖了图章，交胜田馆主人收了。胜田馆主人道：“敝馆的房间已打扫清洁了，先生立刻搬去都使得。”王甫察道：“我先教他们搬来。我此刻就得去大森办交涉。”胜田馆主人谢着去了。

王甫察用了早点，跑到巢鸭町寻了个赁间。回到大谷馆，叫了馆主及馆主女儿都到房中，说道：“我因同乡李烈钧近来在大森办了一个体育学堂，定要请我去当生徒监。我辞了几次，辞不掉，碍于同乡的情面，不能不去帮忙。明日星期一，他学校开课，我只得于今日搬进去。请你将我帐算来，我在此清检行李。”望着馆主女儿道：“你帮着收拾收拾。”馆主人及馆主女儿听了这话，登时如掉在冷水里面，半晌没得回话。王甫察叹道：“真是没法的事。我住在这里，几多闲散，几多舒服，岂愿意无端的搬到那冷静所在去？好在办事的人都是我的同志，一切事都可委托，我便每日到这里来一次，也使得。”馆主人答道：“但愿先生如此才好。”说着叹气唉声的去算帐去了。馆主女儿掩着面，伏在席子上哭起来。王甫察胡乱安慰了几句，便收拾行李。馆主女儿哭了一会，禁不得王甫察苦劝，住了啼哭，帮着王甫察将被包打好。桌上几上的零星什物，王甫察已收拾得干净。馆主人送进帐单来，王甫察照数给了，复赏了几块钱给下女。叫了一乘货车，拖着行李，又极力安慰馆主女儿一会，押着行李，到巢鸭町的新赁间来。整理了两三个钟头，连午餐都没工夫吃。整理清楚了，心想：苏仲武的戒指不能不送去。跑到附近一家日本料理店，随便用了些午膳，便乘车到苏仲武家来。

才走到神保町马场照相馆对面，只见胡女士迎面走来，手中捧着一个四方的包儿。见了王甫察，远远地笑道：“到哪儿

去？一向不见，我倒很想念你。”王甫察笑道：“你从哪里来？手中拿着什么？”胡女士已走近前，将包裹给王甫察看，道：“还是前月照的相。那回和你在中华第一楼喝醉了，就遗失在中华第一楼。我只道丢了，也懒得去找寻。方才遇了苏仲武，他说我还有像片在他那里。我一时听了，还想不起来。你看好笑不好笑？”王甫察笑着将像片接了过来，就手中打开看了会，殷勤讨了两张。胡女士道：“你不要拿着胡乱送人。我的像片不是给人家做玩品的。”王甫察点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你近来的生活怎样？做什么消遣？”胡女士忽然一眼望见王甫察手上的钻戒，且不答话，拿了王甫察的手，看了又看道：“你这戒指是新买的吗？”王甫察心想：若说是借来的，太不体面，只得点头含糊答应。胡女士追寻道：“你何时在哪家买的，多少钱？”王甫察随意说道：“买得老苏的，四百块钱。”胡女士道：“是真吗？”王甫察不知胡女士和苏仲武为这戒指闹过一番口舌，正色道：“不是真，难道骗你么？”胡女士忽然改变了脸色，忿忿的道：“你此刻打算到哪去？”王甫察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？问了做什么？”胡女士道：“我要找老苏有话说，你得和我同去。”王甫察见了这情形，知道这戒指必与胡女士有关系。小人心理，惟恐天下不乱，横竖与自己不相干，乐得看热闹，便道：“我正要去老苏家，你才从他家来，又去干什么？”胡女士掉转身就走道：“你管我呢！”王甫察跟在后面，猜想这戒指必是胡女士的，高兴的时候送给了苏仲武。此刻见苏仲武又卖给我，忍不住心中忿怒，所以要找他说话。又想：这戒指我七月在陈志林家初次和苏仲武见面的时候，就见他带在手上，难道那时便送了他吗？王甫察胡思乱想，早跟着胡女士到了苏仲武门首。此时苏仲武正在对梅子陪不是。因为胡女士到苏仲武家拿像片，胡女士的淫冶态度，在梅子眼中

见了，实在容纳不下。胡女士的脾气可是作怪，只和他一男一女坐在房中，她倒不见得十分作态，一有了第三个人，她的欲火就更按捺不住了，骚言荡语，也描写不尽。又见梅子生得腴腆，未开言先就有些羞怯。胡女士飞扬跋扈的性格，虽没什么醋意，然她素来是拿着人当玩物的，故意的也要搂着苏仲武开开心。梅子见了，羞得恨无地缝可入。她又操着可解不可解的日本话，打趣梅子几句，只急得苏仲武双手作揖，请她出去。

胡女士去了，梅子哭得和泪人一般。苏仲武慌了手脚，使尽了赔礼之法，才止住了梅子的悲声。猛然听得门响，回头见胡女士又来了，吓得不知怎样才好。接着王甫察跟进来，苏仲武只得让座。胡女士开口说道：“老苏，我只道你是个老实人，哪晓得你还是个极刁狡的东西。你不是前天对我说，你那钻石戒指是你父亲给你的，我要和你换了做纪念，你死也不肯的吗？为什么又四百块钱卖给老王？你敢欺我拿不出四百块钱，不能买你的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看我拿着戒指和你换，你怕吃了亏，又不好意思和我讨找价，所以捏出那些慎重的原故来。你这人才刁狡，我岂是讨这些便宜的人！”苏仲武听了这番发作的话，茫乎不知其所以然，翻着眼睛问王甫察道：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几时四百块钱卖了钻石戒指给你？”王甫察才听出胡女士动气的原由来，不禁大笑道：“没事，没事！你们都不用着急了，只怪我不好，信口开河的说话，惹出你们这场笑话来。”说时，将戒指脱了下来，递给苏仲武道：“我来还戒指给你，在马路照像馆对面遇了她。她问我这戒指是买的么，我因懒得说原故，糊涂答应她是买的。以为不关紧要的事，她必不会追问。谁知她定要问我哪里买的，多少钱，我就随便答应，说是买了你的，四百块钱。他听了，定要拉着我到你家来。我本意是来你家的，不料有这一段故事在里面。”苏仲

武将戒指看了一眼，套在指上，实在忍气不过。望着胡女士冷笑道：“你也未免仗着性子太欺人了。我的戒指，我自有主权，卖人也好，送人也好，用不着你干涉。我不换给你，有我的自由。你据何种资格能强制执行？”胡女士不待话毕，指着苏仲武的脸骂道：“你这绝无天良的东西，会对我回出这种话来，真是梦想不到！我想你就是禽兽，也应该知道我待你的好处。你只想想你初次见我的时候，我何等热诚待你！你第二日背了眼，就忘记我了，害得我在家中等你。后来总是我来看你，待你哪一些儿薄了？你竟敢和癞狗一样，闭着眼睛将我乱咬。你的戒指不肯换给我，我又没强抢了你的去，何时行了强制执行的手段？你不换给我要卖给旁人，自然有你的自由，我并不能对你提起诉讼。只是你质问我的资格，任是谁人，大约也不能说我没有。只来质问你一声，仗着我什么性子，欺了你什么？你这畜牲不如的东西，没得骂脏了我的嘴！等我下次气醒了，再来教训你罢。”说完，望着王甫察道：“同我走，这地方莫卑污了我的人格！”王甫察本想多坐坐，好和梅子问答一两句话，伴着苏仲武享点艳福。见胡女士这般决绝的样子，不敢拗执，恐又惹得她发作，便诺诺连声的替胡女士捧了像片，辞别了苏仲武，跟着胡女士出来。苏仲武只求胡女士去了干净，一言不发的送到门口。等二人跨出门限，即“拍”的一声把门关了。回身进来，将原因细说给梅子听。好在梅子并非吃醋，只因胡女士当面羞辱得难堪，气得痛哭。苏仲武说明白了，也就没事。苏仲武拉她到黄文汉家里，和圆子顽笑了一会回来，照常过度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五十三章

骂父亲浪子发奇谈 闹脾气军人乱闯祸

话说王甫察同胡女士出了苏仲武的门，各人心中都无目的。信步走至神保町，胡女士道：“你去哪里？”王甫察道：“我今日新搬了家，还有些什物，没清理齐整，想归家去。”胡女士道：“你搬在什么所在，我可能去拜府？”王甫察笑道：“我正苦新居寂寞，只要你肯赐步，还问什么可能不可能？不过我那所在偏僻点儿，没有热闹可看。”胡女士笑道：“我欢喜看热闹吗？今日同你去坐坐，认识了路，我下次好来。”王甫察点头道：“欢迎之至！”二人说着话，上了巢鸭的电车。不一时到了巢鸭町，下车携手又走了一会，王甫察指着前面一栋新房子道：“你看那楼上的窗户开着的，便是我的房子。”胡女士笑道：“这地方风景倒不恶，房子也好，只是主人太俗了。”王甫察笑道：“何以见得太俗？”胡女士道：“你这种人能清心寡欲的在这房中久坐吗？我看过做一个睡觉的地方罢了。辜负此间风景，便是俗人。”王甫察摇头笑道：“你这话完全将我看错了。你以为我是个好游荡的人么？你看我每日出去不出去？我因为图清静，才到这里来寻房子，岂有辜负风景之理！”说时已到新房门首。王甫察推开门，让胡女士进去，脱了靴子。将像片递给他，自己关好了门，脱靴子上楼。房主人泡了茶上来，王甫察拿了些钱给他，教他去买菜。自己

将胡女士的像片嵌在一个镜架里面，放在桌上，略略打扫了会房子，和胡女士坐着清谈起来。谈到戒指的事，王甫察笑道：

“可笑老苏，他父亲给他的一个戒指，也舍不得和人家更换，以为这就是尽孝。我不懂怎么现在的人，还有蠢到这样的！若是他母亲给他的，他舍不得和人家更换，倒还有一些儿道理可说。父亲有什么要紧！父亲这东西，对我感情好，和朋友一样，亲热亲热没要紧。若对我感情不好，简直可以不认他，他有什么架子可以拿得！他图开心，害得母亲受苦。生下儿子来，他又诸事不管，推干就湿都是母亲。他有时高兴起来，还要拉着母亲求乐。这种事，我就时常干的。我和我老婆睡了，还嫌我女儿碍事。你看我女儿大了，她何必孝我？并且还有个道理可以证明父亲万不可孝：大凡家庭压制，使人不能享自由的幸福，就是这父亲坏事。我小时候这种苦也不知受过多少。我每次受痛苦，受到极处，恨不得一刀将他攘死。只自恨那时年纪小，没有气力，做不到。后来年纪大了，讨了老婆，他又不肯欺我了。我于今讲起来，心中还有些不服。”

胡女士虽辟家庭主义，然她没有什么私心。不过她自以为是一种新颖的学说，说起来容易使人注意。她并不是受了家庭的痛苦，发出那些议论来，泄自己的愤。此刻听了王甫察的话，实在是闻所未闻，心中也未免有些吃惊。独自思索了一会，也觉得有点道理似的，便道：“人类相处，完全是个感情。既没了感情，便是母子也必不能相容。所以说父子之间不责善，责善则离，离则不祥莫大焉。你父亲自己不好，先和你有了恶感，你不认他，自是当然报复之道。父子天性的话，完全是哄人的。你看古今来，有几个打不退、骂不退的孝子？这些人都是嘴上说得好听罢了，外面做得给人家看，博个好名声罢了。实有几个是真心孝顺的？我虽没年纪，看的人也不少。像老苏这样肯

做面子的，都没见过第二个。我常说古人造字真造得好，‘善’字煞尾，是个‘口’字，可见人口里都是善的。‘恶’字煞尾，是个‘心’字，可见人心里都是恶的。人的脸，像个苦字。两道眉毛，便是草头，一双眼睛，便是一横，鼻子是一直，底下一把口。所以人类苦境多，乐境少。自己不会寻乐，谓之自作孽。人家若妨碍我的行乐，定要将他做仇敌看待。因为世界上乐事本少，知道去寻的更少。我幸聪明比人家高，知道自己寻乐。人家又要来妨害我，不是我的仇敌是什么？”王甫察听了，拍手笑道：“妙论，妙论！我那老贼就是妨害我行乐，我怎能不将他做仇敌看待！我只当他死了。他的信来，我原封退回去，有时还在信面上，批‘不阅’两个字，出出心中的恶气。”胡女士笑道：“你是这般对待你父亲，你父亲还写信给你吗？”王甫察笑道：“他有什么不写信给我！他见我当经理员，每月有几百块钱的进款，想我付点钱回去，写信来巴结我。你说我肯理他么？我受苦也受够了。”

二人谈得高兴，不觉天色已晚。房主人送上晚餐来，王甫察道：“日本料理你能吃么？”胡女士道：“吃有什么不能吃？只是没味罢了。”王甫察道：“我还是第一次在这里吃饭，不知房主人弄的菜何如。看这样子好像不错，等我吃着试试。”说着用筷子夹了些放在口内，咀嚼了几下道：“不能吃，不能吃！我在日本多年的都不能吃，你是不待说吃不下去。”胡女士也夹了些尝尝，将筷子一撂道：“果然不能吃，怎么好呢？”王甫察道：“没法，我们还是上中国料理馆去。横竖吃了晚饭，也得到各处去逛逛。”胡女士喜道：“很好，我们不要耽搁了。我的像片就丢在你这里，捧着它在手里讨厌。”王甫察点头道好，二人遂下楼。王甫察向房主人道：“我们上馆子去用饭，你将房中的饭菜收了罢。”房主人自去收拾，不提。

二人步行到巢鸭町停车场。坐电车又到了神田，在源顺吃了些酒菜。这日因是礼拜，吃酒的人多。源顺只有三间房子，中间一间稍宽大一点儿，摆了三张桌子，用两扇屏风间着。王甫察和胡女士对坐在第二张桌子。第一、第三张桌子都团团的坐满了，撺拳猜枚，闹得十分高兴。王甫察喝了两杯酒，想和胡女士絮谈，被两边的声音塞了耳鼓。心中气忿不过，将坐位移近胡女士，并肩坐在屏风底下说话。胡女士也有了几分酒意，全不顾旁人看着不雅，和王甫察交头接耳的说个不了。第三张桌上的人本是在那里大家吃酒，一见了这种情形，都丢了酒不吃，吃起醋来。中有几个认得是胡女士的，更是酸气勃勃，只是都不好做何摆布。当下恼了一位好汉，端了一盘吃不完的海参，高高举起，从屏风上连盘直倒了下去。却装喝醉了，身子也往屏风上一扑。这盘海参淋得胡女士满头满脸，一声“哎呀”没叫出，“哗喳喳”屏风往背上直塌了下来。将身子往侧边一让，那经得屏风来势凶猛，直如泰山压顶一般。胡女士坐不牢，一个倒栽葱倒在屏风之下。那人也不顾压得胡女士骨痛，也四脚朝天的仰跌在屏风上面，口中还含含糊糊的，不知骂些什么。王甫察幸起身得快，不曾压在下面。登时满座的人都大哄起来。胡女士在屏风底下，大骂王八羔子。王甫察气得只是跺脚，也不知道去扶。还是第三桌的人慢慢的将那人扶起道：“教你不要多喝，你偏不听。喝醉了，又是这般胡闹，若将别人压伤了，看你怎好！”那人起去，胡女士觉得身上轻了，一翻身将屏风揭开，揩了揩脸上的油，跑过来，跳起脚骂道：“这还了得！留学界竟有这种野蛮的败类！什么喝醉了酒，分明是有意糟蹋人！老王，你替我去叫警察来，将这一群畜生都带了去！”胡女士这句话没说完，有几个人抢到胡女士面前，举起手要打道：“你骂谁是畜牲？谁怕你到警察署去？”胡女士

连忙退了一步，气得两眼发直道：“你们这些无礼的东西，都是畜牲！”王甫察见风头不好，怕胡女士再吃眼前亏，连忙止住道：“这些东西和他们计较些什么！遇了鬼自认晦气罢。”胡女士也明知不是这些人的对手，就闹到警察署去，他们说是喝醉了酒，也没有法子。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只怪我自己不好，赶快离了这是非场罢。闹久了，弄得大众皆知，更没有趣味。王甫察叫下女打水来，胡女士胡乱洗了洗头脸。一身很时式的西洋衣，已是断送得无可挽回了。不敢再耽搁惹人笑话，匆匆的和王甫察回甲子馆换衣服去了，暂且按下。

且说这位泼醋的好汉是谁哩？说起来，他的来头实在不小。他姓刘，名文豹，湖南人，是一个亡命的军官。他兄弟刘雄业，仿佛曾在湖南当过什么司的司长。第二次革命的时候，很好像是一个中心人物。及至取消独立的时候，湖南的军人政客，凡与革命有关系的，都向“谭三婆婆”（谭组安之绰号）要几个钱，往日本跑。刘雄业及刘文豹也伸着手向谭三婆婆要。谭三婆婆照例每人五千的给了，又拿了两万块钱给刘雄业道：“这两万块钱，你带到东京去，接济接济穷苦的党人。”刘雄业拿了这两万块钱插在腰包里面，以为人不知，鬼不觉，和他哥子刘文豹各带了大小太太飞奔日本东京来。古人说得好：“富润屋，德润身。”刘雄业兄弟有了这几万块钱，尽算有个富人的模样。两房眷属到东京之后，租了四谷区的一所极雄壮的房子，住了下来。刘雄业曾在日本留过学，日本的富家情形，也略略听人说过。到这时候，便实行依式摆起架子来。刘文豹本是个不安分的农夫，只因为刘雄业当了司长，想拔宅飞升，便小小的替他哥子谋了个军官位置。这次亡命到日本来，实是刘文豹平生最得意之事。他也不知道什么叫法律，每日只和同乡的一班小亡命客，三瓦两舍的胡钻乱撞。一日，他同几个人

走到上野公园，说是要去看动物园。在上野胡找了一会，也不知动物园在什么所在。正没作理会处，忽然刘文豹狂喜起来叫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，你们看这红漆牌上的金字，分明写着‘两大师’的字样，不是说这里面有两个大狮子吗？既有两个大狮子，自然是动物园了，我们进去就是。”同游的几个人见了，都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今番被你找着了。只是这动物园也建造得奇怪，怎的和中国的庙宇一样，恐是错了罢？”刘文豹摇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你们不认识字不知道，这牌上分明写着‘两大师’，不是动物园是什么？等我走头，你们跟着来就是，包你动物园在这里面。啊呀，你们看，好多的鸽子在那屋上飞，不是动物园吗？”说着抢先往前走，脑袋拨浪鼓似的，只管两边望，口中不住的喝彩道：“好个幽僻所在！做这里面的禽兽，也很值得。你看这一条石路，不像湖南的都督府吗？”同游的道：“我看这房屋很像湖南的万寿宫。”又一个道：“我看有些像北门外的多福寺。”刘文豹道：“不管它像什么，我们只要看动物。”说时数人已走近那像庙宇的台阶。刘文豹三步两跳的跑了上去，却被一个穿警察衣的人挡住去路，口中说了几句话。刘文豹一行人都不懂日本话，一个个翻着眼睛望了。那穿警察衣的人将刘文豹往台阶下推，刘文豹不服，喊道：“我是亡命客刘文豹，特来看动物园的，为何不许我进去？”那人也不解刘文豹说些什么，只管一手推着刘文豹，一手挥这几个同游的下去。同游中有个聪明些儿的人，想了一想，对刘文豹说道：“我仿佛听人说，这动物园要买入场券，这东西一定是向我们要券。我们没给他，所以不许我们进去。”刘文豹点头道：“是了。”随即从身边摸出一块钱的钞票来，递给那人道：“买五张入场券，少了钱，我再找你。”那人望了望刘文豹手中的钞票，忍不住笑起来，仍往台阶下推。刘文豹被推急了，

跳起来，大骂道：“我说了，钱少了再找，你还只管推些什么！入场券必有一定的价目，你难道还想勒索我，敲我的竹杠吗？”

“那人也动了怒，拿出个警笛来要吹。刘文豹一行人才知道有些不妙，恐怕真是错了，一个个往台阶下跑。跑了一会，刘文豹住了脚说道：“那东西真可恶，硬挡住不许我们进去。日本小鬼最喜欢欺中国人，我们不懂话，他更好欺。我们且去找些会日本话的来，和他办交涉。他若还是这样，有意的欺我们中国人时，等我多带几个人来，打将进去，看他可有能为阻挡得住。”刘文豹怒气填膺的说，同游的也都越想越恨，回头对着那像庙宇的所在，指手跺脚的乱骂了一顿。

归到家中，对他兄弟刘雄业如此这般的说了。刘雄业拍手大笑道：“哥哥你错了！哪有那样庄严的动物园？那是德川家康的祠堂，叫作东照宫。日本人尊敬他得很，不许闲人进去的。”刘文豹道：“德川家康的祠堂，外面竖着一块‘两大师’的牌子做什么呢？”刘雄业笑道：“那牌子不是东照宫的，是东睿山宽永寺的桮牌。并不是说有两个大狮子，你认字也不认清楚，这‘师’字，哪是狮子的‘狮’字？”刘文豹听了，才恍然大悟，将一肚皮图报复的气消了。

这日十月廿九日，刘文豹请了同乡的几个小亡命客在源顺吃酒，偏偏遇了胡女士与王甫察。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无赖，什么野蛮事干不出？当下弄得胡女士一团糟走了，一干人都非常得意。重整杯盘，大家又开怀畅饮，议论胡女士的事。忽听得第一张桌上吃酒的人大闹起来。一个人拍着桌子说道：“你们都讲胡蕴玉不好，我偏不服！你们只知道责备人家，全不想想自己。你们说胡蕴玉不好，说来说去，只是说她喜欢偷人，欢喜出风头，捏造着一些有影无形的话，有意来糟蹋她。你们凭良心想想，她欢喜偷人，是关她一个人私德上的事，与社会

国家毫无关系。你们不赞成她，不给她偷就是了。你们都是些有点身分的党人，请你们各人扪心自问：在座的人，谁是平生不二色的？男子狂嫖阔赌，没人过问。一到女子身上，便打齐伙攻击起来。中国的习惯虽是男子权重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的，然只能对于那一种不能自立的女子。她终身靠着丈夫养活，不敢失丈夫的欢心，男子才敢拿出那专制的架子，将女人拘束得和囚犯一样。不然，有什么理由说女人有服从男子、世守不渝的义务？胡蕴玉的知识足能自立，又不曾正式和人结婚，她要畅遂她自己的欲望，和爱嫖的男子一样，法律上的自由，谁能说她不好？至欢喜出风头，更是寻常之事。现在的人谁不爱出风头？几多令人肉麻的事，都是鼎鼎大名的政客干出来图出风头的，也没见你们骂他。我说句刺你们心的话：你们自问，谁没有想出风头的心思？能力薄弱的，不知道怎么出法罢了。三代以下，惟恐人不好名。出风头，就是好名一念，有什么可批评的？大家戴着鬼脸子哄哄罢了，都是打浑水捉鱼，说什么张三腿长，李四手短？并且鸣锣聚众的来攻击一个胡蕴玉，也就自视太小了。我并不认识胡蕴玉，只听她演过数次说。很亏她十几岁女孩，能这般口齿伶俐，任是什么议论，都能自圆其说。中国像她这样的女子也就不可多得。大家扶持她些才是，何必都是这般捕风捉影的糟蹋她！”

说到这里，便有一个质问的声音道：“胡君的话不错。不过说我们是捕风捉影的话，那就是胡君爱护胡蕴玉的心太重了。我们耳闻的，不能说靠得住；亲眼所见的，难道也是捕风捉影吗？我们与胡蕴玉有什么仇隙，定要故意的来糟蹋她？公是公非，自不能磨灭。胡君曾听谁人说过胡蕴玉一个好字？世人都不是说她好，只足下一人，任是如何爱护她，只怕于她也不能发生甚效力。”只听那人厉声答道：“你这话错了！我且问

你：‘亲眼所见的’，胡蕴玉若与你没有私情，她的不法行为必不能使你亲眼得见。若因她与男子同起同坐，即指定她与这男子有苟且，恐法律上也不能这般武断。难道胡蕴玉和男子调情，或和男子同睡，被你撞见了么？你亲眼所见的是些什么？我于今不特不替胡蕴玉辩护这些事之有无，姑认定都是真的，于胡蕴玉也无大损。我倒替我们男子抱愧，年纪轻生得齐整的人，都被她嫖了去。我说这话实未免轻薄，然我们男子，都是自家轻薄自家，赶着胡蕴玉拍马屁。她一个年轻女子又没有拘束，何能把持得住？乃至失身，我们男子又不知道给自家留体面，悠悠之口，只管将她破坏，以发挥我中国人的骂人特性。我平日对于骂胡蕴玉的人都不置可否，因为她自己先不尊重她自己的人格。我无话可和她说。刚才亲见胡蕴玉受辱，你们又鸣锣聚众的攻击她，我看了不过意，才说出这番话来。你们莫只顾偏着心议论她。即以刚才的事而论，难道也能说是胡蕴玉亏理？她和她朋友坐一块儿说话，与旁人有什么关系，必要给她这样一个下不去？她吃了亏，连发作都不许她发作，还一个个汹汹拳拳的举着巨灵拳要打她。这般一个柳弱花柔的女子，偏也忍心施出这种恶劣手段来对付。幸而胡蕴玉解事，自己顾全体面，不到警察署去。若是鲁莽些儿的，竟闹到警察署去了，中国人丢脸且在其次，酗酒行凶的人，任你如何会说，胡蕴玉总是个女子，衅不自她起，只怕几天牢狱之灾也免不掉。即不然，无端的受日本警察一顿训饬，于自己面上又有何好看！胡蕴玉走了很好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若再闹下去，说不定我会挺身出来，做这事的证人，证明那班人是有意侮辱女子。我看他们有便宜占！”

刘文豹等听到这里，各人打了个寒噤，缩着头开口不得。刘文豹心想：看这说话的，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悄悄的离了座位，

走到第一道屏风背后张望。只见一个身躯伟大的男子，踞坐在上面，侃侃而谈。看那男子的年龄，约莫二十五六，两道剑眉，斜飞入鬓。一双鱼眼，黑白分明。远远望去，很有些威凛不可犯的样子。听他口音，仿佛带些四川声调。刘文豹连忙缩脚，退到自己座上，催着大家快吃，算了帐，一窝蜂走了。

这边桌上发议论的，不是别人，就是四川的胡庄。他自那日因吊胡女士与罗福闹了警察署之后，此心总是不死，只恨彼此无缘，见面的时候太少，不得如愿。今年八月间，和张裕川闹了点意见，将贷家解散了，独自一个搬到牛込区林馆居住。那西洋料理店请来的下女，被张裕川正式讨了做妾，带回中国去了。他今日也是请了一桌的亡命客吃酒。这些亡命客，十有九是知道胡蕴玉的。大家想装正人，借着刚才的事，都发出些男女授受不亲的正论来，你哄着我，我哄着你，不料却犯了胡庄的忌讳，惹出他这一篇议论来。幸大家倒没疑胡庄有私心，都平心静气的，以为胡庄的话还不甚错。又都知道胡庄素日直爽的脾气，所以都存些避让的心思，由胡庄一个人尽情发挥了一会，词锋渐敛，得以尽欢而散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五十四章

店主妇赶走英雌 浪荡子又欺良友

话说王甫察跟胡女士回到甲子馆，胡女士换了衣服，重匀粉脸，再点朱唇。心中虽也呕气，却喜她素来旷达，又明知已吃了亏，气也无益，只得按兵勒马，徐图报复。后来毕竟被她侦知了刘雄业兄弟吞款情事，暗中挑拨了几句是非，弄得湖南党人大闹大松俱乐部，刘雄业兄弟在东京立脚不牢。此是后话，暂时不能详写。且说当晚胡女士改装停当，向王甫察道：“我们出去罢。再过一会，找我的又来了，不得开交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想我们去哪里好？”胡女士踌躇道：“我也没好地方去。我的意思，还是买些酒菜，带你家去吃，你说好么？”王甫察连忙道：“好，我们就去买罢。”胡女士道：“不必我们亲去。我写个字，教下女到广昌和拿便了，自己提着讨厌。”王甫察道：“只怕下女不认识菜，买些不成材的东西回来，不能吃。”胡女士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有我的字去，广昌和天大的胆，也不敢发不成材的货来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是他老主顾吗？”胡女士点点头。在桌上拿笔，问王甫察爱吃什么。王甫察道：“什么都好，只要便于携带的。”胡女士道：“便于携带的，无非是薰腊之类，只可惜他家没好酒。”王甫察道：“春日馆有顶好的牛庄高粱，教下女顺便去打一斤，岂不好吗？”胡女士笑道：“也好。你常去春日馆吃牛庄高粱吗？”王甫察点头

问：“怎么？”胡女士笑道：“你还装什么样，倒来问我。”王甫察正色道：“你这话怎么讲？我委实不知道。”胡女士一边写，一边笑道：“不知道罢了。我也不必追问你，你也不必追问我。”王甫察道：“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你以为我因春日馆有个下女还生得不讨人厌，时常去吊她的膀子么？你真错了。下女是个什么东西？便再生得美些，人格太差远了，我怎肯去拿正眼瞧她？你如果是这个意思，就太瞧我不起了。”胡女士写着字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你误会了。只是你说起春日馆的下女来，我又记出一桩好笑的事来了。前日康少将请酒，挑选有好下女的馆子。挑选了几日，神田中国料理馆大小二十来家，就只春日馆的当选。吃酒的时候，那所谓生得好的下女满座斟酒，时用眼睛望望这个，膘膘那个。宾主都欢然畅饮，异常高兴。谁知乐极悲来，座中有一个姓杨的，混名叫作小暴徒，被那下女几眼望昏了，拼命喝了几盅酒，醉得糊里糊涂的，搂住那下女，无处不摸。那下女倒好，眯缝着两眼一言不发，任小暴徒乱摸乱索。只气坏了一个混名叫作天尊的姓柳的，离了座嚷道：‘小暴徒，你一个人独乐，不怕天尊吗？’一面嚷着，一面拖了那下女的手，与小暴徒对扯。扯得那下女格格的笑得转不过气来。满座的人都跳起来，拍手大笑。小暴徒不及天尊力大，看看扯不过，想用脚抵住桌脚，助一助气力。谁知春日馆的桌子毫不坚牢，只一抵，便哗喇喇一声响，杯盘碗碟都一齐翻了下来。小暴徒吓得手一松，仰面一交也跌倒在地。我当时见他们太闹得不像样，悄悄的走了。后来不知道怎生结局。打破了碗盏，想必是要赔的。”王甫察大笑道：“笑话，笑话，碗盏自然是要赔的。”胡女士道：“那下女，我本想问她的名字，因她只顾和他们闹去了，没工夫和我说话，不曾问得。”王甫察道：“是不是镶金牙齿的那个？”胡女士连连点头道

是。王甫察道：“她名字叫作安子。你想问了做什么？”胡女士笑道：“我又不想吊她的膀子，问了做什么？不过因你说她和你的人格太差远了，我不相信你就这样的讲人格，特意用话探听你，果不出我所料。你既说她的人格和你太差远了，你又怎么屑去问她的名字？真不打自招了。可笑你们男子都是美恶兼着贵贱讲的。”说时，接着叹了口气道：“这种理解，也不是你这种头脑浑浊、势利熏心的人所能领会得来的，留以俟诸异日的知己罢！”王甫察也不往下问，只看着她写完了，即拍手叫下女来，拿了几角钱，教下女到广昌和买了薰腊之后，到南神保町春日馆买牛庄高粱。下女去后，二人又闲谈了一会。下女回来，王甫察提了酒瓶、薰腊，同胡女士归到家中，已是十点多钟了。王甫察打开薰腊包看，果是很好。于是二人坐着，开怀畅饮，直饮到十二点钟，方才尽兴，收拾安歇。

自此胡女士有兴即到王甫察家来。王甫察因怕遇见胜田馆主人，不敢多在神田方面行走。有时胡女士定要拉着出去顽耍，王甫察必坐马车或是汽车。在胡女士见了，以为王甫察是显阔。其实王甫察是怕步行，遇见了债主不好脱身。王甫察骗胜田馆二百块钱，除开销大谷的房饭帐及租房搬家费外，仅剩了一百五十来块钱。本想拿去还待合室的，因二十九晚与胡女士缠了一夜，次日又被胡女士强拉着坐马车到各处游行，胡女士买了些零星物品，这一日，花掉了五十多块钱。待合室的帐还不成了，连梅太郎也不敢见面。不到十来日工夫，胡女士连借带用的，将王甫察手中的钱弄了个干净。王甫察恐怕胡女士见笑，暗地将在上海嫖时所做的中国衣服两箱搬到维新料理店去押。这两箱衣服新做的时候总在一千元以上，抵押起来，才不值钱，仅押了一百块钱，还不知费了多少唇舌。一百块钱到手，胆又大了，但仍不敢到那待合室去。

一日，胡女士来说，有急事需钱使，要王甫察替她设六十块钱的法。王甫察不便推托，只得拿六十块钱给她，问她有什么急事。胡女士笑道：“事后你自然知道。此刻和你说了，反使你心中不干净。”王甫察见胡女士这般说，更要追问原由。胡女士抵死不肯说，被王甫察问急了，动气说道：“料我不至骗你这六十块钱！你安得以六十块钱的债权资格侵犯我的自由、监督我的用途？你再要问，钱现在这里，你收回去罢！”王甫察倒吓慌了，连忙赔笑说道：“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好，好，我不问你罢，你拿去用就是。”胡女士道：“你若不放心，我也不希罕你的。”王甫察大笑道：“说哪里话！莫说六十块钱，便是六百块钱，你要拿去也不值什么。我岂是这种鄙吝小人吗？”胡女士道：“只要你放心就是了。此刻家中有人等着我，不能和你闲谈了。相片你拿给我带去罢！”王甫察连忙拿给她，胡女士接了，匆匆而去。王甫察指望她干完了事，必然照常的来歇宿。这晚等到一点多钟，不见她来，才一个人安歇。次日坐等了一日，夜间也候至十二点钟，仍不见胡女士的影子。心中想念得不了，糊里糊涂睡了一觉。第二日一早起来，胡乱用了些早点，即奔到甲子馆来；下女说她昨日上午已经搬往别处去了。王甫察冷了半截，问下女道：“她留下新搬的地名没有？”下女摇头道：“没有。广昌和料理店的老板替他清理了行李，两个人一块儿走了。只仿佛听她对车夫说，到小石川表町似的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他们临行的时候也没对你说什么？”下女道：“没说什么。”王甫察寻思道：怎么广昌和的老板会来替她清行李，不是笑话？一定下女看错了。便问下女道：“你怎知道是广昌和的老板，看错了罢？”下女笑道：“哪会看错。他时常到这里来的，我也时常到那料理馆里去买东西。笑话也不知说过了多少，哪会看错！”王甫察听了，心中甚是诧异。

异，正待再问几句，只见甲子馆的女主人在里面放开破锣也似的嗓子，呼着下女道：“你这东西不开饭上楼去，在外面东扯西拉的说些什么？有来会客的，客在家就请进；客不在家，你回绝了，还得做你的事。我这里哪有你闲谈的工夫！”下女听得女主人发怒，也不顾王甫察还想问话，掉转身便往里跑。只听得女主人高声问下女道：“会谁的？你说了些什么？”下女说了几句，女主人哈哈大笑：“偏是这种烂淫卖妇，找她的还络绎不绝。她今天若再不搬，我一定将她的行李掼出去。”王甫察听了，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胡蕴玉这样有知识的女子，难道会弄出什么不堪的事来，给她们鄙弃吗？我倒要问个清楚才得安心。便呼着女主人道：“请你出来，我有句话要问问。”女主人停了半晌，才有声没气的答道：“先生不是要问那姓胡的女子吗？她已经被我撵走了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开旅馆，怎么能撵客走？”女主人鼻孔里笑了两声道：“我开旅馆，是正当营业，不能住淫卖妇。她自到这里，一两日换一个男子同睡，半夜三更呼茶唤水的。我早就回了她，教她搬往别处去住，她只当耳边风。房钱、伙食费，我都情愿不要了，只要她滚出去，我乐得耳根清静！”王甫察一句话也没得说，拔步往外就走。归到家中后悔不迭。闷坐到黄昏时候，实在无聊已极，跑到日本桥滨町，嫖了一晚艺妓。这艺妓叫作京子，在日本桥还薄薄有点微名。王甫察甚是得意，次日复去嫖了一夜。手中的钱又早用光了。打开箱子寻衣服去当，奈都是些洋服，当不起价；春夏冬六套仅当了廿五块钱。王甫察心中计算：长此抵当度日，如何是了？不如写信去神户，教哥哥寄几百块钱来。只是他前几日来信，说要到大连去，不知此刻已动身没有，且写封信去看看。当下写了封信发了。心中又忘不了京子，拿了二十五块钱，仍到滨町来，追欢取乐。过了几日，得了王无晦同住的朋

友寄来一封信，说王无晦已往大连去了。他们也是穷得一钱没有，七个人住一间八叠席的房，共有三床被卧，互相拥抱的睡觉，身上都还穿着夹衣。每日弄得着钱，大家才得一饱，弄不着钱的时候，只得挨饿。王无晦动身的时候，也只有到大连的盘缠。王甫察得了这个消息，心中大是着慌。他平日为人，同乡的都不说他一个好字。只有个姓吴名嘉召的，在宏文学院读书的时候，和王甫察同班。这吴嘉召是个自费生，为人道德学问文章，在江西留学生中间，都没人和他比并得上。王甫察那时读书虽不发奋，然也不十分偷懒，更兼生性聪明，功课自不落人之后。吴嘉召对于王甫察便抱了一种很希望他学问成功的好感，往来甚是亲密。王甫察考取高工的时候，他便考取了仙台第三高等学校，补了官费。和王甫察见面的时候虽少，而勤勉王甫察的函札一月总有一两封。后来听得王甫察所行所为都不合法，高工预科又落了第，吴嘉召特意跑到东京，苦劝了几日几夜。奈王甫察只是面从心违，吴嘉召去后，故态复作。吴嘉召听了，只得叹口气道：“朋友数，斯疏矣！我既三回五次劝他不听，只得由他去罢。”自此便不常通信。年暑假见面的时候，王甫察惟恐他说出逆耳之言，先自装出那饰非拒谏的样子来，使吴嘉召不好开口。不知吴嘉召却早存了个既入迷途说也无益的心思，因此王甫察愈趋愈下。此次来充经理员，吴嘉召已从第三高等学校毕了业，到东京来进帝国大学了。王甫察一向花天酒地，不特无工夫去访他，并且怕他见面又说讨人嫌的话。不过心中知道吴嘉召之为人为人，虽是自己有意和他疏远，他心中必没有什么芥蒂。这种忠厚人，只要对他说几句软话，他必然还肯替我帮忙。他自己的力量虽然有限，江西的同乡却都信仰他。他肯出来，必能解决我的困难问题。只是要我一时改变态度，和他低首下心去说，面子上总觉有些难为情似的。

一个人以心问心，踌躇一会，实在没法，便决定主意，装出懊丧不堪的样子，去会吴嘉召。

此时吴嘉召住在本乡一家小旅馆内，见王甫察垂头丧气的挨了进来，吓了一跳，连忙起身让座。王甫察坐下，吴嘉召含笑说道：“久不相见，近来生活怎样？听说已从大谷馆搬了出来，怎一向都没处打听你的消息？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你的行动，真令人不测！我久有心想找你问句话，只因同乡的都不知道你的下落，只索罢了。我和你既是同乡，又是同学，感情素来很好。关于个人道德上的事，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无须我唠唠叨叨多说。同乡的谈到你身上，也不过笑话笑话罢了。至你对于曹亮吉的事，是良心上的问题，外面说起来太不像样。我虽有意替你解说，无奈错得太不近人理了。便欲解说，显见得我是私心。我不解你怎的会荒谬到这步田地！”王甫察听吴嘉召说到曹亮吉的事，早流下泪来。此时揩了泪，长叹一声道：“我近来所行所为，到今日才知道是曲尽其谬，周行其非，不是一言两语所能忏悔。并且我从来做事不存后悔的心，只思补救之法。事已过了，后悔是无用的。对于老曹的事，固是良心上的问题，然老曹和我同乡同学，他患的病，本是不治之症，并没因我加他的症候。他所受损失不过几百块钱。在他家中丰厚的人，几百块钱也算不得什么。这事虽然干错了，心中却没什么放不下。只骗胜田馆一事，今日想起来，实在非人类所应有。我今早已折节立誓：从今不作谎语！同乡中惟你可说话，我和盘托出，说给你听罢。但愿你听了，与我以严重的教训，使我受教训的时候，心中得片刻之安。”吴嘉召愕然问道：“骗了胜田馆什么？快说出来看！”王甫察便从头至尾，一字不瞒的说给吴嘉召听。吴嘉召听了，吓得望着王甫察，半晌没得话说。王甫察道，“我此时的心理，惟愿此身立化为禽兽，任人宰割，方可

消灭以前种种罪孽。若讲补救的方法，则惟有剃度入山，才得六根清净。我生来天理不敌人欲，每次天理战胜，心中未尝不自知恐惧。争奈恐惧一念，随起随灭，渐至于无，无法无天的事，遂于此时着手做下。直到昨晚，一夜辗转不寐。今日起来，万念俱寂了，此时的方寸灵台，自信澈底澄清，方敢来见你。若有丝毫渣滓，也不肯跨进这边门了。从前我不多和你亲近，就是我的人欲，恐敌不过你的天理，驱使我逃走所致。此时见了你，便如小儿得了保母，一刻也舍不得离开。”吴嘉召素喜讲性理之学，王甫察这番议论，正投其所好，当下拍着手喜笑道：“古人说得好：‘以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以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’你能翻然改悔，并见得这般透澈，终不失为有根底的好汉。起念是病，不续是药。任是什么罪过，只一个念头便打消了。以前的事，都不必再讲。你既能澈底澄清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还有什么？待我来讲，只商量以后的办法便了。你说你现在打算怎样？我无不惟力是视的帮助你。”王甫察道：“我一切想头都没有，只愿剃度，过半生寂寞生涯。”吴嘉召摇头笑道：“非有志者所为也，赶快打消这念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不能剃度，就惟有速离日本这苦海，换一种新鲜空气。就是做苦工，自食其力，我都情愿。舍此以外，除死则无办法了。”吴嘉召道：“好，我帮助你离开日本就是。你得多少钱，才能动身？”王甫察道：“至少须一百元，到上海再定行止。”吴嘉召道：“我的经济能力你是知道的，一时要我拿一百元出来，万做不到。且等我替你设法，三四日之内，料想必能办到。你这几日就住在这里罢。筹了钱，再去搬行李动身。我上课去了，你就在家中看书，不要往外面去跑，遇了债主难为情。”王甫察诺诺连声的答应。吴嘉召写了几封信，给四个朋友，每人借二十块钱，自己也拿出二十块，第三日都送来了。吴嘉

召交给王甫察，教王甫察行将哪李搬来。吴嘉召办了几样菜，给王甫察饯行，亲送到中央停车场。王甫察买了往长崎的车票，坐在待合室(火车站待车室亦名待合室)等车。因来得太早，须等一点多钟才有车。吴嘉召把光阴看得最重，轻易不肯牺牲一分钟。见王甫察的事情都办妥了，不必定要看着上车，便对王甫察说了几句珍重的话，作别归家去了。

王甫察送出了车站，望着他走远了，心中好笑：吴嘉召老实人，果然落了我的圈套！我跑到上海去干什么！及时行乐，我才看得破。久不见我那梅太郎了，且去和她聚乐一宵再说。手中还有七十多元，不愁没有钱使。主意已定，将行李交给运送店，运到长崎。自己坐了乘东洋车，恐怕遇见吴嘉召，教车夫将前面的车檐搭上，缩身坐在里面，径向涩谷奔来。一会到了，下车开发了车钱，找了一家很小的待合室，平日不曾去过的。老鸨见王甫察穿着半旧的学生衣服，疑是个初学嫖的，有意无意迎接上楼，照例问王甫察有无相识的艺妓。王甫察笑道：“听说这涩谷有个叫梅太郎的艺妓，生得不错，我想将她叫来看看，不知你可能办到？”老鸨忍不住笑道：“梅太郎是此间有名的，只怕她太忙了，不得来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去问问，能来也未可知。”老鸨笑着去了。一会儿转来笑道：“我说怕她太忙，果然已有了客，不能来了。请换一个罢。”王甫察故意踌躇说道：“我脑筋里只有个梅太郎，哪有一个可换？”老鸨道：“容貌和梅太郎差不多的，叫一个来好么？”王甫察摇头问道：“梅太郎果真就有了客吗？此刻还不到十点钟。”老鸨道：“确是已有了客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替我再去一趟好么？”老鸨笑道：“她已有了客，还去做什么？”王甫察道：“你试再去看看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说着从怀中抽出个日记本，撕了一页下来，用铅笔写了句“早ク来イ”的日本话在上面，画了

个林字的花押。这林字花押，是王甫察和梅太郎私约了通信的暗号。老鸨看了，并不懂得，只是摇头。王甫察挥手，教她拿着快去。老鸨只得执着纸条儿，一步懒似一步的去了。王甫察坐着等候，不一刻，只听得梅太郎和老鸨一边上楼，一边笑着道：“我只道是谁，原来是他。你早说我早来了。”王甫察连忙起身，迎到楼口。梅太郎一把握了王甫察的手，紧紧的捏着，张开口只是笑得合不拢来。半晌忽然流下泪来道：“想得我好苦呀！”一句话说完，早哽咽得不能成声了。王甫察也陪着流泪。携手进房，王甫察捺梅太郎坐下，自己挨身坐着，拭泪笑道：“你此刻不必悲伤。你我悲伤的事有在后面，此时且快乐快乐，再叙苦事。”老鸨见了二人的情形，站在一旁痴了似的，不知怎样才好。王甫察教他赶快办酒菜来，老鸨才退了出去。梅太郎问王甫察道：“差不多一个月不见你来，是什么道理？今日为什么忽然跑到这里来叫我？”王甫察长叹一声道：“不如意事常八九。这一个月来我所受的痛苦，一时也说不尽。即说了出来也是徒然使你伤感。一言以蔽之，不遂心罢了。我前月不是说已写信家去，教家中汇一千块钱来吗？那时我手中还有六百多块钱，你是知道的。哪晓得我家中因我哥子革命的关系，被江西都督李纯抄了家，我哥子也逃到日本来了。父母都寄居在亲戚家中。所有财产二百多万，一文也充了公。莫说要一千块钱，便是一百块钱也凑不出。而我手中的六百多块钱，除买了个戒指给你，剩下的都是我哥子来用了。我一个钱也没有，连酒菜帐都还不起，教我有什么脸来见你！此刻听说有将财产发还的消息，我哥子有革命的关系，不能回国办这交涉，我只得去走一趟。本定了今日动身，因实在舍你不得，瞒着哥子，来看一遭儿。你看我的车票都买了。”说着从袋中拿出车票给梅太郎看。

不知梅太郎如何说法，且待第四集书出版，再和诸君相见。

第五十五章

真留别哄哭梅太郎 假会亲骗嫖多贺子

话说梅太郎从王甫察手中看了看车票，低头半晌无言，只一滴一滴的眼泪，和种豆一般落了下来。王甫察用汗巾替她揩了，正待用软语安慰她，忽听得楼梯声响，回头见老鸨同着一个下女，端了酒菜上来。王甫察连忙移坐位，腾出地方来摆台子。一面笑向梅太郎道：“不要悲伤。我们且饮酒行乐，莫辜负好时光。你我欢聚的日子有在后面。只要永远保持你我的心不变，又没有人从中阻碍，怕不得遂心如意吗？你此刻纵急坏了，也是无益。”老鸨放好了酒菜，也帮着夹七夹八的来劝解梅太郎。梅太郎才慢慢的收了眼泪，换出笑容来，陪王甫察饮酒。老鸨和小下女自下楼去。二人破涕为笑，虽勉强行乐，然各人心中都存着不快之感，到底鼓不起兴来。王甫察胡乱用了些酒菜，梅太郎点滴不曾入口。老鸨收了杯盘，梅太郎低声问王甫察道：“你刚才给我看的，不是张三等车票吗？”王甫察点头道：“是。”梅太郎翻着眼睛，望了王甫察道：“难道你连路费都不充足吗？”王甫察微微点头笑着，接着叹了口气道：“岂但不充足，我此刻身边只剩了八块多钱。从长崎到上海的船票，还没有买。”梅太郎道：“船票要多少钱？”王甫察道：“三等七块多钱。我若不来见你，也可敷衍到上海。只是我不来会你一面，将情形说给你听，如何能安心到上海去？”

”梅太郎道：“你到长崎不就没有钱了吗？”王甫察点头道：“且到长崎再设法。”梅太郎摇头道：“那如何使得！既家中有这般大事，岂可耽搁。可惜我手中也没有多钱。”说时，从腰带里面抽出个小小的绣花钱夹包来，打开看了看道：“我的钱，横竖是你送给我的。这里面不过二十多块钱，连包送给你罢，我回去只说掉了就是。”王甫察心中高兴，连忙伸手接了，也不开看，即纳在衣袋内。二人又谈了一会，便收拾安歇。

次早起来，王甫察背着梅太郎，拿出自己的钱夹包来，将梅太郎给他的钱放在里面，加了三十块钱的钞票进去。将剩下的钱，都纳在梅太郎的钱夹包内。和梅太郎吃了早饭，心想：时常听得梅太郎说，她有个姐姐在品川当艺妓，名字叫作多贺子，容貌生得和梅太郎差不多。我久想去看看，因太远了，懒得特意跑去。于今何不趁这时机，到品川玩一夜，再至长崎？主意已定，也不和梅太郎说，会了帐，与梅太郎叮咛握手而别。梅太郎送到门口，等王甫察穿靴子。王甫察将靴子穿好，拿出自己的钱夹包来，递给梅太郎道：“我这钱夹包，送给你做个纪念罢。我此刻没有钱，横竖也用它不着。”梅太郎接着，即用汗巾包了，揣入怀中。王甫察出来，得意非常的走到停车场。乘车向品川进发。因为天色尚早，不是饮酒叫妓的时候，王甫察一个人，就在品川徘徊了一日。直到夜间七点钟，才走到一家名叫竹屋的待合室。王甫察动身的时候，因怕吴嘉召说话，穿了身半旧的学生服。这种服色，在嫖场中实是罕见，他也知道不甚相宜。只是行李已由停车场运往长崎去了，一时间没得更换。仗着不在品川做资格，不过想见见多贺子，故也不甚计及衣服。当时王甫察推开竹屋的门进去，一个五十多岁的虔婆迎了出来，就电灯光下，将王甫察浑身上下打量了一会，懒洋洋的叫了声：“请进。”王甫察略点了点头，弯腰脱了靴子，

跨进房去。欲待上楼，老鸨连忙拦住说道：“就请在底下坐坐。”王甫察心中暗笑，她们这班东西，只看见衣服，不看见人，我今日倒得在这里施展施展，使她吃了一惊才好。心中一边想着，一边跟着老鸨进了一间四叠半席的房。举眼看那房中黑魑魑的，只安了盏五枝烛的电光，吊在半空中打瞌睡。席子上除几个漆布蒲团而外，一无所有。门上挂一块“清风明月”的横额，也不知是谁人写的。书法恶劣倒在其次，只清字少了一点，变成了个“清”字，月字就写成个“□”字。不觉暗暗点头道：“真所谓物必有偶。有了这样的一块扁额，若没有这样的一间房来配它，也不合色。”只见老鸨抢进房，拿了一个蒲团，往席上一撂，似笑非笑的问道：“先生有熟识的艺妓没有？请说了，我好去叫来。”王甫察摇头笑道：“我初从此地经过，那有熟识的，随意叫几个来玩玩罢了。我本是个过客，因旅居寂寞，到你这里来开开心。难得你这房子雅致，与别的所在不同。我倒想多叫几个来，歌舞一回。”老鸨听了，又将王甫察浑身上下打量了一会，立刻换了副笑容，点点头道：“承先生如此照顾，好极了。且等我去楼上看看，房间空出来没有。这房间太小，容不下多人。”王甫察故意吃惊道：“楼上还有房间吗？我只道就是这一间呢。”老鸨也不答话，折身上楼去了。不一刻下来，向王甫察招手。王甫察跟着上楼，进了一间八叠席的房。看那房中陈设，虽不算富丽，比底下自然强多了。老鸨送蒲团给王甫察坐了。王甫察从衣袋中拿出烟来，老鸨见了，连忙擦火柴。王甫察就老鸨手中吸燃了烟，挥手说道：“你且不拘老少，胡乱替我叫几个来吃一会酒再说。”老鸨嘻嘻的笑着去了。不一会，只听得楼下一阵笑声，接着咚咚的楼梯响。王甫察向楼口一望，只见粉白黛绿，长长短短的，蜂拥一般上来，足有十来个，争着向王甫察行礼。王甫察从头看去，没一个中

意的。一一问了名字，幸喜无多贺子在內。略略与各艺妓接谈了几句，老鸨搬上酒菜来。王甫察叫添了十来份杯箸，请大家坐着吃喝。这些艺妓哪里肯呢，都扭扭捏捏的，你推我我推你，不肯上前。王甫察让了几遍，也就罢了。独自饮了几杯，听唱了几支曲子，心中想起梅太郎来，忽然不乐。拍手唤老鸨进来，就她耳边说道：“你去替我将多贺子叫来。”老鸨听了，怔了一怔道：“多贺子恐怕没有工夫。”接着改口问道：“先生旧日与多贺子有交情吗？”王甫察听了，登时沉下脸来道：“你还没去，怎知道她没有工夫？我要你去叫，你去叫来就是，管我有交情没有！”老鸨见王甫察生气，不敢再说，只呆呆的望着王甫察，也不走开。过了一会笑道：“我真该死，先生来了许久，我还没请教先生的姓名。请先生说了，我好去叫她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只说从东京来的中国人，姓王就是了。”老鸨听说是中国人，更是诧异。她平日听人说起东京的中国留学生，无不攒眉皱眼的说“惹不得”。今日见王甫察穿得这般平常，举动又是这般散漫，多贺子本是品川有一无二的艺妓，她接一个客，必得几番审慎。并且她有一定的待合室，别家去叫，十有八九是推故不来的。若是有些名望的嫖客，或是日本的绅士，衣服穿得阔绰，容貌生得齐整，还有几希之望。王甫察是这般的资格，又是最不讨好的中国人，在老鸨的心理，以为这钉子碰定了。但是王甫察既生起气来，说不得也要去撞撞木钟。当下向王甫察告了罪，鼓着嘴去了。

王甫察虽逼着老鸨去了，心中也恐怕多贺子不来，自己面子上下不去。低头寻思了一会，喜道：“有了。她若不肯来，只须写个字去，说梅太郎叫我来，和她有话说。好在我身边有梅太郎的小照，又有她送我的钱夹包，不愁她不相信。不过她既知道我与梅太郎有了关系，必不肯接我。但是只要她来，顾

全我的面子就罢了。”王甫察一个人低头乱想，那十来个艺妓，都坐在那里交头接耳的议论。王甫察听得一个艺妓细声说道：“这个人言语举动，都和日本人一样，怎的会是个中国人？只怕他是故意说着当玩的。”即听得一个艺妓也细声答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一定是中国人。”旁边又有一个悄悄的问道：“你怎知道一定是中国人？”这个笑答道：“这很容易知道，若是日本人要叫多贺子，有交情的，必然到关三家去。没有交情的，就在各家大料理店，决不会跑到这里来。并且穿这种衣服的日本人，也想不到叫多贺子。只有中国人，多是不思量自己的资格，只知道要拣最有名的去叫，情愿出钱不讨好。我从前在日本桥的时候，听人说的实在不少。”他们说话的声音，自以为细到极处，其实王甫察字字听得清楚，心中气愤得委实忍耐不住。欲待发作几句，转念觉得无味，只装着没听见，举起酒瓶来满满斟了一杯酒，一口气喝了下去。艺妓们见王甫察豪饮，都停了嘴不说话，望着王甫察，王甫察接连喝了几杯闷酒，不见老鸨回来，心中大不自在。若在平日，虽有梅太郎在座，也必和别的艺妓调笑几句，不冷落她们，使人难过。今日见这些艺妓都仿佛存着瞧他不起的心思，又被她们冷讽热嘲了半晌，恨不得她们都立刻滚出去，免得老鸨回来的时候，多贺子不来，又受她们的讥刺。只是王甫察心中虽是这般想，却说不出叫她们都走。又默坐了一会，只听得楼梯响，老鸨气喘气急的奔上楼来，倒把王甫察唬了一跳，连忙问：“怎么？”各艺妓也都出了神。老鸨奔到王甫察面前，跪下去笑问道：“王先生可是与梅太郎有交情的？”王甫察点头问：“怎么？”老鸨拍手笑道：“她就来，请先生等一刻儿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怎知道我与梅太郎有交情？”老鸨打着哈哈道：“我哪里会知道。我刚才到多贺子家里，说东京来的一个姓王的中国人，要叫姑娘。

多贺子听了，低头想了一会问我道：‘那姓王的多大年纪了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’我都说给她听了。他又问先生的举动言语，我也都说了。她点头道：‘一定是我妹妹梅太郎的恋人。我妹妹时常写信给我，说她那恋人姓王的，性格如何温和，言语如何文雅，举动如何大方，容貌如何齐整。两下里已订了嫁娶之约。我久想见见那个人，几回到东京，都是来急去忙，不曾会面。他既来此地叫我，必定有事故。你快去对他说，请他坐坐，我换好衣服就来。’她是这般对我说，我所以拼命的跑回来告诉先生。”

王甫察听了，心中大喜过望，本有了几分酒意，听得高兴，又喝了几杯。不一时，下面门响，老鸨连忙起身道：“来了。”说着又奔下楼去了。那十来个艺妓，都面面相觑。王甫察也起身走到楼梯口。只见老鸨在下面，咬着一个妙龄艺妓的耳根说话。那艺妓似理不理的向楼梯上走来。王甫察笑着问道：“来的可是多贺子姑娘？”多贺子笑应了一声，已上了楼。王甫察侧身引着进房，就电光下见多贺子的态度丰采，比梅太郎还要动人几分。虽听说她年纪有了二十二岁，望去却才如十五六岁的光景，止不住心中只管乱跳。多贺子进房，照例行了个礼。举眼见房中坐着一大堆的艺妓，心中有些不快，望着王甫察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王先生从东京来到这个小地方，只怕很难得尽兴。”说时又回头望望这些艺妓。

王甫察知道她带着讥讽的意思，心想：若说出我的名字来，她必定不肯招待我，不如骗她一骗，和她睡一晚再说。主意已定，连忙笑答道：“我哪是有意尽兴。只因为舍弟在东京，与令妹梅太郎感情甚好。他两个人私下订了婚约，舍弟求我去筹钱，替令妹赎身。我时常对令妹说笑话道：‘筹钱不打紧，但

是你两人结婚之后，拿什么来报酬我哩！我也是个没有娶妻的人，只怕也要成全我一对才好。’当时令妹笑道：‘你意中又没有人，教我们如何成全呢？’我说：‘没有人，难道你就不能和我介绍吗？’令妹道：‘要介绍我倒有，只不晓得你福分如何。’我就问她是谁，她便将姑娘说了出来。我笑道：‘岂有此理，你竟敢拿着令姊做人情。介绍我拜见拜见，是很感激的。若说是报酬我，那就是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当。’今日到这里来，本是特意访的姑娘。因为与姑娘无一面之识，又存着一团恭敬之心，所以不敢直叫。估量着像品川这样的小地方，艺妓必然不多，拣有名的叫十几个来，以为必有姑娘在内。这也是我该死，没想到姑娘的身分，比寻常的应该不同些。及至问她们的名字，才知道姑娘不在内。没法只得教老鸨来请。还望姑娘恕我唐突之罪。”说罢，拿酒杯在清水盥里洗了，递给多贺子，就她手中斟了一杯酒。多贺子轻启樱唇，略呷了些儿，便在清水盥里将酒杯洗了，回敬一杯给王甫察。低头坐着，一言不发。那些艺妓听了王甫察一番话，一个个面子上都觉没有光彩，一窝蜂起身告辞走了。王甫察巴不得她们快走，连假意都不留一留，望着多贺子笑道：“我明日就得动身回中国去筹钱。因为家中的财产，为革命的关系被政府抄没了。现在有发还的希望，不得不赶急回去办理。预计一个月内必能料理清楚，再来办舍弟和令妹结婚的事。”多贺子听了王甫察的一篇鬼话，哪里疑惑他是捣鬼？又见王甫察这般殷勤周致，容貌虽不算是美男子，在日本男子中比较起来，自然算是很漂亮的了。大凡一个人有几分长处，那希望人家尊敬他的心思，必比平常人较切。即古今来所谓感恩知己，就是得了个和自己知识相等、或高似自己的人尊敬他，知道他的长处，所以他心中就感激，谓之知己。一成了知己，便是赴汤蹈火也是不辞的。多贺子今

日虽是初次遇王甫察，只是听王甫察的一番话，便很觉得在自己身上用心不错，非寻常拿着自己开心的嫖客可比。那径寸芳心不知不觉的就有终身之想。当下听王甫察说完了话，苦不得言语回答，只不住的用眼望着王甫察出神。王甫察老在风月场中混的人，已十有八九看出了多贺子的心事，便着实在多贺子身上用起情来。他们所谓用情，无非是灌迷汤，拍马屁，不消一两个小时的工夫，早把多贺子灌拍得无可不可。王甫察这晚，便享尽了人间艳福。

次早起来穿衣的时候，不提防衣袋里的梅太郎小照忽然掉了出来。连忙弯腰来拾，早被多贺子拾在手里，看了一眼，往房角上一撂，登时朱颜改变，战兢兢的望着王甫察冷笑道：“你、你、你，分明是骗我，我姊妹两个都上了你的当！”王甫察见像片被多贺子拾了，心中早有些惊慌。但是他作恶惯了的人，无论如何外面总看不出他惊慌失措的样子来。当下见多贺子将像片拾了，说出气忿的话来，连忙故意吃惊道：“你为什么无端的见了令妹的像片会生起气来？我实在不懂你的用意。”多贺子鼻子哼了一声道：“你还装什么样。你分明就是我妹妹梅太郎的恋人，怎么假作他的哥哥又来骗我？我姊妹两个不都上了你的当吗？”王甫察故意打了个哈哈道：“你何以见得我就是梅太郎的恋人？”说时，接连叹口气道：“我说这话都是罪过。”多贺子道：“你不是她的恋人，为什么有她的像片在身上？”王甫察听了，用手指着多贺子的脸笑道：“可笑你们年轻女子真没有见识。你知道我是到哪儿去么？我不是说了今日就要动身回国去的吗？”多贺子点头道：“是呀。她的像片，与你回国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伯爷子要弟媳妇的像片做纪念？”王甫察忍不住笑道：“你说话岂有此理！你不用着急，我说给你听罢！我们兄弟虽说是自由身体，父母不加拘束，但

是有父母在上，到底不能不禀明一声。凭空回去说，纵说得天花乱坠，父母是不放心的。所以特从令妹手里要了这张像片，教我带回去，好和父母说。像你这样的气忿，不思量来去，不冤屈死人吗？令妹给我的纪念，不瞒你说倒有一样，只是也有个做纪念的道理在里面。”说着，从袋中将那绣花钱夹包拿了出来，递给多贺子看。多贺子已坐了起来接着，王甫察替她披好了衣。多贺子一边伸手穿衣，一边执着钱包问道：“有什么做纪念的道理在里面？且说出来我听。”王甫察笑道：“你是个聪明人，做纪念的道理岂有不知道的？从来也没听人说拿钱包做纪念的，无非是教我回国不要忘记筹钱的意思。”多贺子听了，似乎近理，微微点头道：“那就是了，我错疑了你，却不可怪我。”王甫察连忙赔笑道：“岂有怪你之理。事本涉可疑，幸你是聪明绝顶的人，容易明白。若遇了糊涂的，那才真是教我有口难分呢。但是糊涂人我也用不着和他分辩，由他去错疑一会子罢了，谁还用工夫去理他呢。”多贺子笑道：“事情真是可疑，你能说得明白罢了。即不然，雪里不能埋尸，终有明白的一日。只须我去东京一趟，怕不得个水落石出？”王甫察也点头道：“是。”多贺子说着话起床，二人盥漱已毕，用了早餐，还说了许多缠绵不断的话。老鸨送帐单上来，一夜工夫，花了四十多元。吴嘉召的一百块钱，至此一文不剩。真是无钱没事。别了多贺子，坐着三等火车，安心乐意的到长崎，找他哥子的朋友贵州人林巨章去。幸在火车上遇了熟人，不然连买便当的钱都没有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五十六章

现身说法爱情无真 脍臂夺食骗术有效

话说王无晦的朋友林巨章是士官学校的学生，本是老同盟会的人。民国元年在贵州当了几个月的旅长，癸丑年却从四川逃了出来。这人文章经济，都有可观，年龄在四十左右，生得高颧鹰目，英气逼人。因见东京的亡命客太多，鱼龙混杂，而一般生活艰难的，都眼睁睁的望着他，说他有钱，他便恐怕缠扰不休的讨厌。因此带了他的姨太太及两位同志，在长崎一个僻静所在居住。这两位同志，一位叫周克珂，一位叫张修龄。周克珂是他的秘书，张修龄是他的参谋。这位姨太太，是新从上海花了五千块钱买来的。听说这位姨太太在上海长三堂子里颇有点名望，名字好像就叫作陆凤娇。林巨章讨她的时候，还有段足令人解颐的故事。虽发生在上海，与本书无甚关系，然写了出来，使看书的人见了，亦足见上海乐籍中大有有人在，林巨章艳福不浅也。林巨章同周、张二人初从四川逃到上海来的时候，本打算就在上海多住几时，等袁世凯自毙。那时从湖南、江西独立各省逃来的亡命客，人数颇不为少。和林巨章凑拢在一起的，都是些志同道合之人。凡英雄不得意的时候，就有些逸出常轨的事情做出来。在上海这种文明极乐之场，手头宽绰，又有些同志聚作一块，自然是你请我约的，在堂子里借酒浇愁。林巨章初遇陆凤娇，即倾倒得无所不至。陆凤娇本是官家小姐，

戊戌、己亥年，随着她父母在直隶候补。庚子年义和团事变，全家被戮，只陆凤娇不知躲在什么地方，免了这场惨祸。后来被人拐到天津卖入窑子里。她还能不忘根本，时常读书，很能认识几个字，又说得来官话，不像专说苏州话的长三使外乡人纳闷。林巨章是一句苏白不懂的人，故对于陆凤娇，更是特别的看待。陆凤娇也知道林巨章是个有气魄的男子，特别的逢迎。不消一个月工夫，弄得林巨章有天没日头，一刻也不能离陆凤娇左右。报效的钱，也实在不少。张修龄见太闹得不把钱当钱使，恐怕一年半载的弄下去，财源一竭，在上海存不得身，内地又不能去，不好下场，邀同周克珂劝了林巨章几次。奈林巨章正和陆凤娇在火热一般的时候，二人的话，只作了耳边风。二人设法，便商量着教林巨章将陆凤娇讨了来。林巨章却甚愿意，教张修龄去和陆凤娇的妈议身价。陆凤娇的妈知道林巨章和女儿情热，手中又拿得出，硬抹煞良心，要一万五千块钱。张修龄吓了一跳，议减了许久，还要一万元，丝毫不能再少。张修龄知道她要在陆凤娇身上发一笔大财，和她说是没有成的希望，回了林巨章的信，教林巨章和陆凤娇商议。林巨章真个要陆凤娇和她妈说，她妈还是咬定了要一万元。陆凤娇和她妈哭着吵闹，也是无效。

林巨章气忿不过，问陆凤娇道：“你到底是真有意嫁我不是？你不要委屈，只管直说出来。”陆凤娇望着林巨章发愣道：“有你不嫁，待去嫁谁？”林巨章喜道：“只要你真有意嫁我，不问你妈要多少。你妈仗着你不是她亲生的女儿，只要她有钱得，就终身将你困在火坑里，她也不心痛。这种没有天良的东西不坑她一下子，她真把我当冤大头了。你说是不是？”陆凤娇道：“你打算怎样坑她？”林巨章道：“你既非我不嫁，要坑她不很容易么？你不动声色的将细软的东西收拾收拾，悄悄

的同往日本一走就完了。她到哪里去喊冤！”陆凤娇听了吃惊道：“这事只怕干不得。”林巨章道：“为什么干不得？难道她是这般把持你嫁人，不许你跳出火坑，你还对她有母女之情吗？你既和她还有母女之情，那要嫁我的心，就不算真的了。”

陆凤娇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她养了我一场，平日待我也不薄。要说完全无母女之情，那是欺你的话。她把持我嫁人，我也知道恨她。不过我所说只怕干不得的话，不是为她，我只怕一走，你这拐逃的名声当不起。事情关系太大，不是当耍的。”

林巨章笑道：“怕什么！要拐逃就拐逃。老实讲给你听罢，我是个当亡命客的军官。当那打仗的时候，奸淫掳掠的事，哪一天不干几件？便拐逃一个妓女，算得什么！”陆凤娇听了，打了个寒噤，望着林巨章半晌道：“我见你的举动情形，早猜到八九成你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但是我也不是怕事的，所以特别和你要好。我的性格你大约不大知道，越是你这样不拘细行的男子，我越欢喜。我时常说，宁跟英雄做妾，不跟庸夫做妻。不过越是欢喜之中，越夹着几成恐惧在里面。”林巨章听了陆凤娇的话，自顶至踵，通体快活非常。忽听到“越是欢喜之中，越夹着几成恐惧在里面”的话，不觉插嘴问道：“你这话怎么讲？”陆凤娇笑道：“这有怎么讲。就只怕你这样的行为惯了，爱情不得专注。”林巨章笑道：“哪有的事？我的爱情最是专一。你不看上海多少的长三，我自遇你之后，任是如何漂亮的，我拿眼睛角瞧过她一下子没有？这样待你，还说怕我不专注，真算是不怕委屈死人了。我若有什么破绽给你指出来了，说怕我爱情不专注我也甘心。”陆凤娇摇头笑道：“你这话说得粗浅了，看人不是这般看法。你于今是不错，算是有一无二的爱我，和我寸步也不能离开。只是你要晓得，这算不得真正的爱情，一点也靠不住的。”林巨章诧异道：“你这话就奇了，

这样还算不得爱情，要怎么才算得是爱情？你这爱情的解说我就不懂得了。”陆凤娇道：“你虽是个读书人，然而在军队里弄了这么久，天天和一班杀人放火的莽汉做一块，脑筋自然一日一日的简单了。哪里有工夫去细细研究这爱情是怎么个讲法，这也难怪你不懂得。”林巨章笑道：“你的话虽说得聪明可听，但是凭空硬派我对你不是真爱情，丝毫拿不出证据来，随你说得如何好，我到底有些不服。”陆凤娇道：“要我拿出证据来很容易，只是你不要赖，我就说给你听。”林巨章道：“我是个男儿，做了事哪有赖的，况且还是对你。我的爱你之诚，是从心坎中出来的，难道还怕你寻出假的证据来要和你抵赖？你只管说就是。”陆凤娇道：“我的证据是从人类性质上研究出来的，所说的不仅你一个，你听着，心中明白就是了。我说凡是有飞扬跋扈之性的人，脑筋必是比寻常人活泼，欢喜感情用事。你说是不是？”林巨章想了一想道：“有些儿像，但是也未必尽然。”陆凤娇道：“不必要尽然，只要大多数是这般就得了。赋有这种性质的人，不必男子，女子也是一样。你只看荡检逾闲的事，哪一件是莽男蠢妇干出来的？既是欢喜感情用事，没有一些儿外来拘束，无所顾忌，自然是触处生情，不到厌倦的时候不止。这算一时的感触，能力最大，能使人颠倒一切。即如现在的你我，就是这样的标本，怎能算得是真爱情！幸而你遇见的是我，我遇着的是你，你我心中便觉得我之外无我，你之外无你。殊不知这是毫不足恃的感触。你自己问问自己，假若你遇的不是我，而性情人品和我差不多，或比我更好，你也是这般爱她不爱？我敢替你自己答应，一定也是这么样爱，或且更加一层。如此说来，可见得你爱的不是我，我爱的不是你。各人爱的有各人的目的，这目的一失，你我的爱情都化为乌有了。怎能算得是真爱情！”

林巨章大笑道：“你越说越把我说糊涂了。我也要问你：外来的拘束是什么东西？依你说，要怎么才算得是真爱？”陆凤娇道：“外来的拘束很容易明白。就高尚的说，就是礼义廉耻。普遍的说法，便是有法律上一定的限制。礼义廉耻，是有一定的标准，只可自己防范身心。法律上的限制，也是对于你和第三人施用爱情的时候才有效，而对于我是无效的。我这话说出来，你一定又不懂。”林巨章点头道：“果然不懂。”

陆凤娇道：“我所谓法律的限制，不是限制你我的爱情，不向第三个人施用吗？”林巨章道：“是呀。”陆凤娇道：“你我爱情向第三人施用，固有法律限制。倘若你我都愿牺牲你我的爱情，不向第三人施用，只是你我也不交换，法律还有效力没有哩？”林巨章想了想道：“法律对于没有爱情的夫妇有什么法子？自然是没有效力。”陆凤娇笑道：“是吗，所以我说是对于你和第三人施用爱情的时候才有效，对手我是无效的。”

林巨章道：“依你这般说法，世界上简直没有真爱情了，未免持论过苛了一点罢！”陆凤娇摇头道：“一些儿也不苛，真爱情是有很多的。真爱情，不过是不能在富贵人跟前去寻，更不能到堂子里来寻。”林巨章道：“然则你我永没有发生真爱情的一日吗？”陆凤娇点头道：“若是这样的维持现状过下去，便过一百年，我也不承认是真爱情。必得你我都有一桩事，深印入各人的脑筋里面，将现在的这种浮在面上的爱情都打消。另在那一桩事上，生出一种入木三分的情来，那才保得住是永不磨灭的爱情。”

林巨章思索了半晌，恍然大悟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我此刻才知道这真正爱情之足贵重了。我问你：你必待我有了这种爱情之后才能跟我吗？”陆凤娇道：“那却不然。我今年二十三岁的人了，得你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不满意？刚才所说的不过就

我七八年来在风尘中经验所得的，说给你听，本意在不愿你因我做那损害名誉的事。你说拐逃不要紧，我看是要紧极了。往内地走，弄出事来，还是在自己家里丢丑。到日本去，弄出事来，不真是丑到外国去了吗？”林巨章此时心中很佩服陆凤娇是个极有知识的女子，要讨她的心，更加了一层。听了这话，皱着眉头说道：“你妈硬咬定要一万元，我拿不出这么多，不走却怎么办哩？你还可以去求求情么？”陆凤娇摇头道：“她只知道要钱，任如何求情是无效的。我倒得了个两全的法子，不知你可能照办？”林巨章喜笑道：“只要能行，没有不照办的。”陆凤娇道：“你去打听几时有开往日本的船，将船票买好。我只拣紧要的首饰带几样，悄悄的和你上船去。上船之后，方教你的朋友张先生或周先生于差不多开船的时候，拿五千块钱来，和我妈说。她没法，一定要应允的。到那时候，她若再不允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”林巨章道：“万一她竟不应允，你便怎么样？”陆凤娇摇头道：“决无不允之理。如竟不允，就教她到船上来和我说话，我自方法对付她。”林巨章听了，喜出望外，嘻嘻的笑道：“你真要算是女诸葛了。即此一事，便可深深的印入我脑子里面，使永古不得磨灭。我此刻就去打听，今日可有往日本的船。”林巨章出来，和周、张二人说了，二人也自欣喜。那日果有“山城丸”开往日本。“山城丸”和“近江丸”一样，没有二等舱，遂买了四张头等舱票。周、张运行李上船，林巨章回陆凤娇家来。陆凤娇自去收拾细软，做一包给林巨章拿了，叫了乘汽车，说出去兜圈子，人不知鬼不觉的上了轮船。等到夜间十二点钟以后，周、张二人携了五千块钱的钞票来到陆家，将事情始末给陆凤娇的妈说了。陆凤娇的妈起初听了，大闹着说不依，定要闹到轮船上，将陆凤娇拉回来。后来被周、张二人劝的劝、恐吓的恐吓，也就没事了。

当下收了钱，写了字。周、张又赏了娘姨、相帮些钱，手续办妥了，陆凤娇的妈同送到轮船上来，和陆凤娇对哭了一会。到要起锚了，才泪眼婆娑的回去。

四人到了日本，在东京住了一会。一般小亡命客望了他们眼红，每日必有几个人向他们需索，林巨章就赌气搬到长崎来住。他本来和王无晦是朋友，王甫察也是素来认识。这日王甫察来到他家，周、张二人都出外看朋友去了，只有林巨章夫妇在家里。见面自有几句客气话，不用叙它。林巨章向王甫察道：“令兄前几日有信来，说大连的党人也困苦得很。小鬼受了袁政府的运动，对于党人的举动异常注意，行动很不自由。将来只怕都在大连站不住，要退回来。令兄的经济非常困难，要我寄些儿钱去。我也正在手中拮据的时候，哪里腾得出钱来寄到大连去？昨日才从谈平老那边抵死的扯了二百块钱来，打算寄六十块钱给令兄。今日因是礼拜不能寄，你来了很好，明日就请你去邮便局走一趟。”说时叹了口气道：“真是没法。同在患难之中，不能不彼此相顾。其实我也是手长袖短，扯曳不来，还要求令兄能原谅我才好。若也照那班不识好歹的人一样，骂我鄙吝，那就真不值得了。”王甫察笑道：“说哪里话来！家兄和足下相交不止一日，不是不识心性的。莫说足下还寄六十块钱去，便是一个不寄去，家兄也决不会因借贷不遂，便不问原由，即骂人鄙吝。如果真因借贷不遂，即和足下生意见，由他骂去也就罢了。这种人又何必交往！是朋友，必不肯因银钱小故即生嫌隙。生嫌隙，便不是朋友了，得罪了也没要紧。”

林巨章听王甫察说话，很像懂事的人，心中倒很欢喜。二人又谈了会别的话，周克珂回来了。王甫察曾在东京见过的，彼此握手道契阔。林巨章问周克珂道：“你们二人同出去的，修龄怎不见回来？”周克珂笑道：“他要同吉野去吃日本料

理，我懒得去吃，就回来了。日本料理有什么吃头，没得糟蹋钱。”林巨章道：“修龄就和吉野两个人去的吗？”周克珂点头道：“修龄近来和吉野很说得来，时常低声细气的唧唧呱呱，不知说些什么。我又不大懂日本话，和他们混作一块，没趣极了。”林巨章笑道：“你不懂日本话，自然没趣。吉野本是个浪人，最会逢迎亡命客的。”王甫察问道：“这吉野不就是在江西替荫青当参谋的吉野光雄吗？”林巨章道：“不错。你认识他么？”王甫察笑道：“我怎么不认识他！他曾到大谷馆几次，还和我很好。这人聪明极了，最能体贴人家的意思。他有个兄弟叫吉野归田，在长崎当侦探长，也是个很随和的人。”林巨章道：“呵，是了。他们是亲兄弟吗？我前回从上海去东京，在此地搭火车。已经坐在车上，差不多要开了，忽然来了个三十多岁穿和服的男子，恭恭敬敬递了张名片给我，说是受了政府的命令，来保护我的。当时还把我吓了一跳，以为是受了袁政府的运动，来与我为难的。我便装作不懂日本话的没有睬他。他盘问了一会，问不出头绪，火车要开行，他便下去了。我记得那名片上，就是吉野归田四个字。至今我心里还是疑惑，以为必是受了袁政府的运动。你一说我才明白了，他是受了日政府的命令，倒是一片好意来的。”王甫察笑道：“也不是好意，也不是恶意。他的职务是当侦探。那时亡命客络绎不绝的到日本来，日本政府非常注意。他的职务所在，不能不在轮船、火车上拣那行迹可疑的盘问盘问。但是日本侦探的本事，也就有限得很。”

正说时，只见张修龄喝得酩酊大醉的回来。见了王甫察，连忙伸出手来，给王甫察握，哈哈笑道：“今日喝酒喝得痛快极了。你何时到这里来的？你晓得么，你的令兄差不多要给日本人驱逐出大连了。”王甫察见他东一句西一句的乱说，不好

答白。张修龄也不再说了，松了手，趑趄趑趄的往隔壁房里走。林巨章教周克珂扶进房去睡。王甫察听了个睡字，才记起自己的行李还在火车站，没有搬来。便向林巨章借了几块钱，到火车站将行李搬回，与周、张二人一房居住。次日，林巨章拿了六十块钱的日钞，写了封信，交给王甫察送到邮政局里去。王甫察接了出来，一边走一边想道：六十块钱付给我哥哥，济什么事？他还怕到旁处筹不出几十块钱来，要巴巴的从这里寄去！放在我手里，倒可敷衍几日。我到这里来，身边一个钱也没有，零零碎碎的向人开口，也很不便当。昨日和老林要借五块钱，他就迟迟延延的只拿出三块钱来，说家中除三块钱外，只剩了几张十元的钞票，教我用了再说。话虽是委婉可听，那不愿意的情形却都露出来了。难道十元的钞票就不能给我换了去用的吗？他们有钱的人都是这样，我也不怪他。这六十块钱我且拿着用了，写封信给我哥子，将老林的信也做一块儿寄去。哥子回信，必不会说穿。对老林说，只说钞票是套在信里寄去的就是了。好在大连也是用这种钞票。主意想定，顺便买了信纸信封，走到长崎医学校，找他同乡的朋友朱安澜。

朱安澜本来是自费到日本学医，王甫察当经理的时候，才补了一名官费。在长崎医学校，差不多要毕业了。年纪三十左右，倒是个热心向学之士。王甫察走到学校里，刚遇着上课的时候，朱安澜在讲堂上听讲，不能通报。王甫察就在应接室坐了，向门房借了笔墨，写了封信，和林巨章的信一并封了。猛听得叮当叮当铃子响，门房执着王甫察的名片进去了。不一会朱安澜出来，略谈了谈别后的情景。叮当叮当铃子又响，王甫察道：“你去上课，我走了。”朱安澜道：“你住在什么地方？后日礼拜三下午，我好来候看。”王甫察说了，辞了出来，到邮政局将信挂号寄去。回到家中，不待林巨章问，他便说是将

钞票套在信里面寄去的，两边都可免兑换的手续。林巨章踌躇道：“不妥不妥。倘若查出来了，白丢了几十块钱，还得受罚。这手续是万不能免的。”王甫察笑道：“放心，决不会查出来。这种事我干过多次，并且见旁人也干过几次，曾不见有一失败。只要将信挂号，不至遗失就得了。去年我的同乡朱安澜在这里的医学堂读书，本是自费，他家住在抚州，托人在省城付二百块钱给他。那受托的人不知道汇兑的方法，就买了二百元日钞，用油纸包了，当作小包，由邮政局里寄了来，也没失事。朱安澜接了，还吓得吐舌头。邮政局对于这些地方不甚关心的。你看，不出几日，家兄必有信来，说平安收到了的。”说着，将挂号的凭单拿了出来。林巨章接着看了看，交给周克珂收着，说道：“虽则如此，我总觉不很放心。都正在困难的时候，小心谨慎的，还怕有意外的事发生。这样大意，坏了事问谁去要赔偿。克珂，你再替我写封信去问问，教他接到了，赶快回信。”说时，叹气唉声的道：“少年人做事，总难得老成。”王甫察心中好笑，也不和林巨章分辩。周克珂自去写信。只见下女拿着一张名片进来，林巨章接着看了，点头教请进，回头喊张修龄道：“客来了，你出来陪陪，说我身体不快就是了。”张修龄从隔壁房中走出来，林巨章给名片他看。张修龄笑道：“原来是他又来了。他若开口，该怎么样发付他呢？”林巨章望了王甫察一眼，踌躇道：“随你去办就是。”说时听得外面脚步声响，林巨章即折身进去了。不知来者何人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五十七章

藏皮鞋俏下女报仇 吃急酒如夫人斗气

话说林巨章说话时，听得脚步声响，即折身进去了。王甫察不知来的是谁，恐怕他们说话不便，正想起身进里面回避，来人已推门进来。王甫察一看，才大吃一惊，来的不是别人，就是拿男子当玩物的胡蕴玉女士。即连忙起身打招呼。胡女士一眼见王甫察也在这里，登时吓得退了一步，脸色都变了。忙敛了敛神，复走向前与张修龄行礼，回头问王甫察道：“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，怎没听人说过？”王甫察笑道：“我昨日才来的。你到这里很久了吗？”胡女士点点头，即向张修龄道：“巨翁既在家里，怎的不见出来？”张修龄道：“他今天身子不快，还睡着没有起来。先生若有事就请对兄弟说了，巨翁起来的时候，代先生转达，也是一样。”胡女士笑道：“没旁的事。请先生替我对他说声，我前日和他说的话，他原说昨日送来的，怎的还不送来？我就在二三日内要回东京去了，请他今晚或明日，无论如何得送到我那里去，我靠着他的使用。”张修龄点头道：“先生放心，代先生达到就是了。”胡女士谢了声，问王甫察住在哪里。王甫察道：“我暂住在这里。”胡女士道：“你此刻有事没有？若没事就同我到外面去逛逛。”王甫察喜道：“很好。”胡女士起身，辞了张修龄，同王甫察出来。走到门口，复叮咛张修龄一会，才与张修龄握手而别。王

甫察道：“你打算到哪里去逛？”胡女士看了看手上的表道：“差不多十二点钟了，我们且到四海楼去吃点料理再说。”王甫察道：“我们坐人力车去罢！”胡女士本来最爱坐人力车的，在东京的时候，时常坐着人力车到人家去，教人家开车钱。和她来往的人都知道她有这种毛病，虽不愿意，却是都有说不出的苦。

闲话少说。当下王甫察叫了两乘人力车，飞奔到四海楼。王甫察开发了车钱，一同上楼。见那间日本式的房子空着，便卸了木屐进去。胡女士也将皮靴脱在外面，跨进房。王甫察即向她努嘴，教她把门关好。胡女士真个推关门，与王甫察行那极亲密的西洋礼。过了一会，忽听得外面有人敲门，吓得二人一齐连忙松手，整理衣服。王甫察问道：“谁呀？”问两句，不见人答应。王甫察推开门看，只见一个下女一手托着茶盘，一手握着菜单、铅笔，站在门口出神。王甫察让她进房，仍旧将门关上。下女见房中的蒲团都两个一叠的并排摆着，胡女士头上的花撂在一边，头发都松松的乱了，独自站在房角上，在那里理鬓，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，颜色不定，西洋式的裙子，也揉得皱作一团。不觉心中也突突的跳，脸上如火一般的热。将茶盘、菜单放在桌上，低着头用眼睛偷看王甫察。王甫察看这下女，年纪约十八九岁，容貌虽不甚美，皮肤却是很嫩，一双眼睛更含着十分荡意，一看很能动人。便喊胡女士看，并做手势想引诱她。胡女士正被这下女吓得没有遂意，见王甫察要引诱她，心中甚喜，好借此出出气。便点头走近王甫察身边，挨身坐下，用粉脸靠在王甫察肩上，教王甫察拿菜单看着同点菜。王甫察伸脚挨着下女的大腿，左手执着菜单，右手只在胡女士脸上抚摩，两人都装出十分淫态。下女的腿靠着王甫察的脚，觉得一股热气，直冲得浑身无力，芳心摇摇把持不定，不

住的用腿往王甫察脚上擦，口中有声没气的说道：“先生快些点菜，时候不早了。”胡女士悄悄的向王甫察耳边笑道：“是时候了。”王甫察摇摇头，将脚伸进了些，用脚尖去探下女的巢穴。下女连忙用手紧紧的将脚握住，往桌子底下一推，拔地立起身来，推开门往外就跑。二人都吃了一吓。

胡女士埋怨着王甫察道：“教你动手，你不动手，直弄得她忍耐不住赌气跑了，看你有什么意思！”王甫察摇摇头笑道：“不行的，你莫把日本女人看得太容易了。有第三个人在旁边看着，她也肯吗？就是最下贱的淫卖妇，在清天白日之下，她也还有许多做作。若是当着人干，除非是和她常做一块儿卖的，然而也要是下贱极了的才行。她当下女的，自然有下女的身分，非淫卖妇可比。有我两人的活春意给她看了，使她心里难过一阵可以。想当着你和她实行，是万万做不到的。她若一嚷起来，外面吃酒的人听了，才真是笑话呢。”胡女士道：“我不信她日本女人有这般贞节！刚才你没见她那种抓搔不着的样子，莫说是当着我一个女人，我想既那么样动了心，只怕就在大庭广众之中，也有些按捺不住。”王甫察抱过她的脸来亲着笑道：“然则你若遇了这种时候，是一定不跑的了。”胡女士在王甫察脸上咬了一口道：“谁敢当着我是这么无礼！点菜罢，吃了好出去玩。”

王甫察松手将胡女士放了，拿起铅笔来，问胡女士吃什么？胡女士笑道：“你这东西真该死！连我欢喜吃的菜都忘记了。”王甫察偏着头想了一会，笑道：“呵，想出两样来了。生炒鲜贝、白鸽松，是你最欢喜吃的了。你还吃什么不吃？”胡女士道：“够了。看你想吃什么，你自己去点。”王甫察提起铅笔一阵写了，拍手叫下女。拍了一会，不见人来。起身走到门口拍了几下，才有个中国的堂倌走了来。王甫察将菜单给

了他，回身关门问胡女士道：“我还没问你，怎的在甲子馆住得好好的，忽然一声不做的就搬走了，也不给我个信儿？”胡女士笑道：“再不要说起我那回搬家的事！上了人家一个很大的当，还不能和人说。罢了，你也不必问，我也懒得说。总而言之算我瞎了眼认错了人，有些儿对你不住就是了。”王甫察寻思道：“你这样说，我真不明白。何妨对我说，到底算怎么回事？”胡女士摇头不做声。王甫察只管追问，胡女士急道：“你定要问了做什么？想我说给你听是不行的，你有本领打听着了，你去打听。”王甫察见她发急，便不再追问。后来才仿佛听人说是广昌和的小东家在胡女士身上用钱太多了，亏了本不能支持，被伙计们责备得翻悔起来，将胡女士骗到神户，把胡女士的金镯、钻戒一件一件都偷到手，一溜烟走了。胡女士弄得人财两空，跑回东京找广昌和。谁知广昌和已经倒闭几天了，只气得搔耳抓腮，不得计较。因想到林巨章手中还阔，和自己的交情也还过得去，便跑到长崎来，住在万岁町的上野屋，找着林巨章谈判了几次。林巨章因为怕陆凤娇疑心，不敢十分招揽。今日不提防遇了王甫察，抵死的盘问，触发了她的心事，异常难过。当下酒菜上来，不似平日那般放量尽吃。王甫察不知就里，只管逗着她说笑。一顿饭吃完，胡女士的心事也渐渐忘了。王甫察会了帐，同起身出房。胡女士一看，靴子没有了。王甫察惊异道：“谁跑到这来偷靴子？并且女子的靴子男子偷了也没用。必是那下女不服气偷去了。怪道刚才拍手不肯来呢。”胡女士发急道：“你还不快叫她来，问她要。她若不肯拿出来，便问这里的老板要赔。”王甫察点点头，拍了几下手，一个三十多岁的下女走了来问：“做什么？”王甫察道：“一双靴子脱在这里，怎的不见了？”下女听了发怔道：“我不曾见。先生的靴子，放在什么地方？”王甫察怒道：“

你说放在什么所在，人在这房里，自然靴子脱在房门口。你说放在什么所在？”下女东张西望了一会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人坐在房里，靴子脱在房门口，会不见了？这里送饭送菜的没有乱人，除在这里吃料理的，没旁人进来。”王甫察大声道：“我不管你有旁人进来没旁人进来，在你馆子里失了靴子，你馆子里应该负责任。又不是贵重东西，应该交明帐房存贮。你不配和我说话，快去唤你的主人来！”下女没法，鼓着嘴去了。

大厅上有几个吃料理的中国人，听见失了靴子，都放了筷子，走过来看新闻。胡女士只急得在席子上乱转。一会儿帐房走上來，王甫察怒不可遏的说道：“你当帐房做什么事的？脱在房门口的靴子居然被人偷了去，你都不管。”那帐房听了也怒道：“我当帐房是管帐的，谁替客人管靴子！”王甫察气得发抖道：“这还了得！你这东西，不送你到警察署去，大约你也不知道什么叫法律！”帐房冷笑道：“警察署又不是你的，要去便去就是，谁还没见过警察？凡说话总得有个情理。我当帐房坐在帐房里，怎知道你的靴子会失，着人来替你看守？这料理店不断的有人来吃喝，吃喝了就走，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人。这替客人管理靴子的责任，请教你怎么个负法？又不是进门就脱靴子，换了对牌，有专人管理！”胡女士在房中听帐房说话尖利，恐怕受他的奚落不值得，便也在房中冷笑道：“照你这样说来，我的靴子简直是应该失的了。你这馆子里是这般的招待客人，客人还敢上门吗？一双靴子本值不得什么，也不见得便教你赔，不过你图出脱的心思太狠了。说出话来，给人难堪，恐怕于你自己营业上不见得有什么利益。”大厅上吃料理的客人听了胡女士的话，也都表同情，说帐房说话太轻慢客人。正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，忽听得后面一个下女喊道：“不要争论，靴子在这里了！”一些人都回头望着下女，只见那

下女用手指着王甫察立的房门上道：“你们看，那横额里面露出来的黑东西，不是只女靴底子吗？”众人抬头一看，都道“不错”。帐房即走拢去，伸手在上面拖了只下来，交给王甫察。再伸手去摸，却没有了。即端了张椅子垫脚立上去，见横额里空的，一无所有，不禁笑着骂道：“不晓得是哪个短命鬼，这样和人开玩笑！还有一只，教我去哪里寻找？”帐房一边说着，一边跳下椅来。大家都嘻嘻的笑着，帮着弯里角里寻找，当作一桩很开心的事干。王甫察拿着一只靴子皱着眉不做声，胡女士在王甫察腰眼上捏了一把骂道：“都是你这色鬼，青天白日的教我把房门关上，才弄出这种笑话来，给人家开心！”王甫察叹了口气，高声骂道：“什么混帐忘八羔子和老子开玩笑！再不拿出来，老子可要臭骂了。”骂了几句，也没人答白。胡女士道：“骂得出来的吗？你去找找，必塞在什么地方去了。但是据我想，还在楼上，没拿下去。”王甫察只得将手中的靴子放下，厅上看了会没有，寻到解小便的地方，分明一只女靴子，浸在尿坑里。王甫察弯腰捏着鼻子提了起来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。叫下女拿去洗刷干净，自己回房告知胡女士。气得胡女士又将王甫察骂了一顿，王甫察只得诺诺连声的认罪。不一刻，下女将靴子洗刷好了送来，王甫察接着嗅了嗅，还有些臊气。不敢说出来，怕胡女士又骂，连说很干净了。胡女士也不计较，急急忙忙穿了下楼，王甫察跟着后面走。楼下的人一个个都带着揶揄的样子望着。胡女士只顾前走，连正眼也不瞧他们一眼。王甫察跟着走了几丈远，胡女士才回头说道：“唤两乘人力车坐着去罢。”王甫察真个唤了两乘人力车，坐着往万岁町上野屋来。

坐不到两点钟，只见下女引着张修龄进来，胡女士忙起身让坐。王甫察虚心，觉得有些惭愧。见张修龄从怀中抽出封很

厚的信来，递给胡女士道：“巨翁说千万对先生不住，奉上五十金，略备茶点。”王甫察不待张修龄说完，拿起帽子对胡女士告辞。张修龄停了话问道：“小王就走吗？”王甫察应了个“是”，即走了出来。打各处游行了一会，回到家中，已是上灯时分。走到客房门口，听得里面有林巨章的声音，和人说日本话。王甫察不知是谁，不敢进去。走到周克珂房里，见周克珂躺在席上看书。王甫察问客厅里的日本人是谁，周克珂道：“就是吉野那没路鬼，跑来找老张去玩。老张没回来，他就坐在这里等。我是没这精神陪他。”王甫察故意问道：“老张到哪里去了？”周克珂道：“老林托他送钱给胡蕴玉，去了好一会，大约差不多要回了。你不是和胡蕴玉同出去的吗？”王甫察点头道：“我在胡蕴玉那里遇了老张，我出来又看几处朋友，以为老张回了。”周克珂仍看书不答白。王甫察心想：何不去会会吉野，也多个人谈谈。想着，即走进客厅。吉野见王甫察来了，登时现出极欢迎的样子，与王甫察握手，两人都说了许多客气话。吉野定要替王甫察接风，林巨章笑道：“我这做主人的倒将接风的这件事忘记了。客在我家里，让你先接风似乎不妥。还是我教内人弄几样菜，我们大家乐一乐。馆子里你知道我是不去的，那些地方人杂得很，万一遇着了一两个同志，又要缠扰个不休。”说着起身进房里去，交待陆凤娇弄菜去了。王甫察便和吉野闲谈起来。

他们二人本来同玩过的，什么话都说得来。王甫察问吉野道：“长崎的情形，你算是很熟悉的了。有一个中日合璧生出来的女儿，叫柳藤子，听说生得很是不错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吉野拍着桌子笑道：“柳藤子连你都知道了吗？是谁对你说的？这事情危险，你注意了，就有几分不妙。”王甫察笑道：“这话怎么讲？日本的好女子多着，只要我知道了就危险，那

也不知危险过了多少。你既知道详悉，请说给我听，是个什么样的模样，什么样的性格，什么样的家庭，什么样的身分，我都是必要打听的。”吉野笑着，连连的摇头道：“不成功，不成功，我劝你不必打听。”王甫察笑道：“你知道我打听了做什么？什么事不成功、不成功？”吉野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问柳藤子还有别事吗？不是要打她的主意做什么？我说给你听罢，你这念头打错了。我常听我兄弟说，长崎第一个有把持的女人就要算柳藤子。她年纪有二十岁，终日 and 男子们做一块吃酒唱歌，曾没有半个坏字给人家讲。想引诱她的男子也不知有多少，中国人、日本人都有，随你使尽了方法，没一个得了她半点好处。有一桩事说起来好笑，一个日本的商人，年纪和柳藤子相上下，容貌也还生得不错。住的地方又就在柳藤子的后面。这商人每日和柳藤子相见，心中爱极了柳藤子，调了个多月的情，柳藤子就仿佛没有看见。请吃酒，柳藤子便去吃酒；请看戏，便去看戏，一些儿也不露出避嫌的样子来。别人见柳藤子和这商人深更半夜的还在街上闲走，多以为他们必有了关系。后来这商人的好友问他，和柳藤子有没有关系？这商人叹道：‘我要闻了闻柳藤子的气，死也甘心！我使尽了方法想她动心，她只当没听见、没看见。弄得没法，暗地花了许多钱，买了些极厉害的春药，请她一个人吃酒，放在酒里面给她吃了。他不过脸上红一红，没有一点效验。过了几日，她才和我说，那日的酒吃得不爽快，以后再不要吃酒了。要说她和我不亲热，实在是像很亲热的。’这商人的好友听了，出来对这些打柳藤子的主意的人说。这些人各人想起柳藤子待自己的情形，知道是枉费心机，才一个一个的将野心收起。你说你这念头打错了没有？”

王甫察听了，低头思索了一会，忽然抬头向吉野道：“她

既有这般的操守，我自然也是不中用。但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有希望无希望，你都不必管。你只说你能介绍我见她一面不能？”吉野笑道：“要见她很容易，她时常在绮南楼，我们只去吃几次料理，包你见得着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不是这般见法。我以为你能介绍和我说话，只见一面，有什么好处。”吉野笑道：“只要在绮南楼遇了她，我自能和你介绍。她又不像旁的女人，怕见生客的。她若不是大方，也不显她的操守了。”王甫察听了，只管偏着头出神。忽听得林巨章在隔壁房里喊道：“你们来吃饭罢，菜都弄好了。”吉野起身道：“怪呢，张先生为什么还不回来？我们吃了饭，同到外面逛去。”王甫察似理会不理会的起身，同吉野到食堂里。只见下女正在那里拿碗盛饭，林巨章和周克珂都站在那里，桌上摆了几大碗的菜。林巨章问王甫察吃酒不吃。王甫察问吉野，吉野说少吃点也好，林巨章教下女去打酒。陆凤娇在厨房里答道：“这里有酒，不用去打。”周克珂即走到厨房里，提着一瓶酒，笑嘻嘻的走出来。大家就座，饮酒吃菜。王甫察见林巨章旁边空着个位子，摆了杯酒，知道是陆凤娇一块儿同吃。但吃过几杯酒，还不见她出来，便问林巨章道：“嫂子不来一块儿同吃吗？”林巨章点头向厨房里喊道：“菜够了，还吃不完，出来同吃吃算了罢。”周克珂即起身一边向厨房里走，一边笑说道：“弄这多菜，吃不完也是白糟蹋了。我来做个催菜使者罢！”周克珂进厨房，不到喝一杯酒的时候，便两手兢兢业业的捧着一大盆的鲤鱼出来，陆凤娇也跟在后面。吉野、王甫察都起身道谢。陆凤娇笑着对二人鞠了一躬，便坐在林巨章肩下。周克珂放好了菜，拿着瓶子替陆凤娇斟酒。林巨章回头对陆凤娇说：“酒要少吃些。你总不记得医生的话，说你的身体不宜喝酒。我今日本打算不用酒的。”说时望望吉野，叹了口气。吉野不懂中国话，没作

理会。倒是陆凤娇替吉野不平，端起周克珂斟的那杯酒，一饮而尽，伸手再教周克珂斟，一手用汗巾揩着嘴说道：“谁也不是小孩子，喝口酒也有这些话说，好意思还要怪到旁人身上去。我要做什么，谁也阻挡我不住。真没得背时了，无端的跑到这里来。终日关在鸟笼里一样，一点开心的事也没有，连一杯酒都想割掉我的。要我受这种罪，也太没来由了。”说着，又喝了一杯。陆凤娇当着外人说出这些话来，把个林巨章急得什么似的，只得勉强笑道：“你的小孩子脾气又来了。你定要喝，你喝就是，我是怕你喝多了有些气喘。”陆凤娇真个又喝了口，冷笑道：“我在你跟前自然是小孩子，你差不多生得几个我这样的女儿出来了。”林巨章勉强打了个哈哈，端起碗吃饭。周克珂望了陆凤娇一眼，陆凤娇才住了嘴，再伸杯子给周克珂斟酒。周克珂拿着瓶给王甫察、吉野斟了，在自己杯里也满满的斟了一杯，只不替陆凤娇斟。陆凤娇一把将周克珂手中的瓶夺了过来，鼻子里哼声道：“不怕丑，干你甚事！”王甫察看了这情形，心中非常诧异，忙对吉野使了个眼色，不吃酒了，大家吃饭。林巨章不待终席，即起身到客厅里坐去了。

不知后事若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五十八章

陆凤娇一气林巨章 王甫察初会柳藤子

话说王甫察见林巨章气得饭都没吃完，便一个人跑到客厅里坐去了，心中非常诧异，暗想：陆凤娇这样如花似玉的美人，配给林巨章，也难怪她不愿意。看周克珂的情形，好像已经和陆凤娇有了一手儿。周克珂虽不算什么漂亮人物，然比起林巨章来，自然是强多了，年龄又正在二十多岁，倒是一对相当的配偶。只可笑林巨章平日自命非凡，得了个陆凤娇，更得意得什么似的，常对着人拿陆凤娇比红拂。这一来可糟了。王甫察一边想着，一边吃饭，只见克珂对陆凤娇说道：“嫂子的酒，我看也可不喝了。巨翁白天里也没多吃饭，此刻若再不强着他多吃点儿，只怕身体上要吃亏。嫂子何不去拉他来，趁着热饭热菜，教他勉强吃点。”陆凤娇扬着脸笑了声道：“他说我是小孩子，他须不是小孩子，难道还不知道饥饱，吃饭也要人来劝，和我别气吗？我生成了这种脾气，不惯将就人的。你要拉他来，你去拉罢。”王甫察听了陆凤娇的话，留神看周克珂怎样。只见周克珂对陆凤娇使了个眼色，脚底下还好像推了陆凤娇一下。陆凤娇登时叹了口气，接着变过脸来，笑了一声道：“真要和我别气吗？说不得受点委屈，将就你一回。我巴巴的弄了这一桌的菜，你一点也没吃着，岂不可惜！”说着起身走进客厅，笑道：“你听见么，饭也不吃，躺在这里做什么？来

来，不要和我一般的小孩脾气，给王先生和吉野看了笑话。”林巨章道：“你虽说的是玩话，但是说得太过了点儿，使我没地方站。我也知道你在上海住惯了的，住在这里，是很受了些委屈。不过是个没法的事，非我忍心故意要在这里，使你受罪。我心中正时时刻刻的难过，你若不原谅我一点儿，我更加不了。”陆凤娇笑道：“谁爱听你三回五次的说这些拉拉扯扯的话？算了罢，同我吃饭去。天气冷，饭菜都要冷了。”林巨章道：“我见了你不高兴的样子，心中一难过，便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。你若高兴吃，我就陪你去吃。若仍是要喝酒，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你把身子糟蹋。”陆凤娇笑道：“酒已经吃完了，谁还吃什么酒。”林巨章听了，才欢欢喜喜的携着陆凤娇的手到食堂来。跨进食堂门，陆凤娇即将林巨章的手摔开，一同归座。林巨章叫下女换两碗热饭上来，陆凤娇道：“我不要换，就是冷的好。”林巨章又着急道：“有好好的热饭为什么不吃，定要吃这冷的，岂不是故意和自己身子作斗！”陆凤娇也不答话，端起冷饭，就往口里扒。林巨章翻着眼睛望了一会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复起身走向客厅里去了。

王甫察、吉野的饭都已吃完，也走到客厅里来坐。只见林巨章躺在一张沙发上，苦着脸一言不发。王甫察、吉野都不便开口说话。下女送上茶来，二人相对无言的喝茶。半晌，林巨章轻轻的开口道：“小王，你看她这种小孩脾气，令人灰心不令人灰心？”王甫察只点点头，不好答白。林巨章又叹了口气道：“怪是也怪她不得。我素性莽撞，不细心待她的地方是有的。她娇生惯养大的，效红拂私奔，跟我跑到这里来。我不能体贴入微的待她，她受不来委屈，自然是要和自己身体作斗。不过她们女人家想不开，这种想法，实在是想错了。我待她可以过得去，不必是这样，若真有过不去，不值得是这样。”王甫察

只望着林巨章说，不知要如何答应才好。林巨章自怨自艾的说了会，仍是不放心陆凤娇吃冷饭，站起来往食堂里走。谁知陆凤娇和周克珂已吃完了，到了厨房里说话，下女在食堂里收碗。林巨章问道：“你就只吃碗冷饭，不吃了么？”陆凤娇出来笑道：“你一碗都不吃，我吃那么多干什么？好笑！一个四五十岁的人，只闹着玩玩也会动气，真怕是老糊涂了。”林巨章也笑道：“老是没有老糊涂，却被你晴一阵雨一阵的闹糊涂了。”

王甫察在客厅里听了，暗自寻思道：林巨章并不是不精明的人，周克珂和陆凤娇这样的形迹可疑，怎一点也看不出？若说看出了，公然能容忍下去，那就不是人情应有的事了。但天下事都是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，每每的因相信太过了，闹出极不见信的事来。

吉野见林巨章夫妻不闹了，便向王甫察道：“我们到外面玩去。”王甫察忙点头道好。二人走了出来，在街上边说边走的闲逛了一会。王甫察问吉野道：“柳藤子的家住在什么地方，你知道么？”吉野道：“知是知道，但是我和她家没往来，不便进去。她家在江户町，柳复兴杂货店便是。”王甫察笑道：“我们左右是闲逛，何妨逛到她家门口去看看，借着买一两样货物，或者可见一面也未可知。”吉野笑着点头道：“也好，看你的机会罢！”于是二人取道向江户町走来。不一会吉野便指着前面一家店门说道：“你看那檐口悬着四方招牌的，就是柳复兴。”王甫察一看，只见一间小小的门面，陈设和内地的杂货店差不多。估计他的资本，约莫也有两三千块钱。王甫察进去，见里面只有个四十多岁的妇人，抱着个两三岁的小孩坐在那里。王甫察和吉野在货架上看了会货，用得着的很少，只得拣好些儿的牙粉、香皂买几样。那妇人见有人买货，即将小孩放下，走到货架子跟前，照王甫察手指的取出来。王甫察

接过来看，忽听得柜房里面咕咚一声，好像是那小孩跌了个跟斗。一看果然不错，那小孩跌得哭哑了，转不过气来。妇人慌了，忙跑进去抱起来，不住的呵拍，好一会那小儿才哭出声来。吉野道：“我们的货物不用买了罢！”王甫察正待将香皂放了出来，猛然见柜房里来了个二十来岁的女子，从妇人手中将孩子接了。同时吉野也看见了，便在王甫察衣角上拉了一下。王甫察知道就是柳藤子了。留神看她的容貌，并不觉得什么美不可状，若比起梅太郎、多贺子来，还差得很远，不过态度高雅些儿。妇人仍走了过来，问王甫察货物要不要？王甫察连忙说要，从怀中拿出钱来，照价给来。再看柳藤子，已抱着小孩进去了，只得拿了香皂，同吉野走出来。吉野笑道：“凑巧得很，若不是小儿跌一交，今晚一定是白跑。你看清楚了没有？”王甫察笑道：“怎么没看清楚？也不过是这么个人物罢了，哪有什么惊人的地方。”吉野笑道：“你还看不上吗？你不要故意的装眼睛高，虽没什么惊人的地方，你可看出她什么破绽来没有？她一点也没修饰，有这个样子，也就很不容易了。你不信，明日再看她装饰出来是什么模样。她的美完全是天然的，越见得她次数多，越觉得她好看。你没见她笑起来，就是几十岁的老头子，也可笑得他五心不做主。”王甫察大笑道：“柳藤子又没托你替他做媒，为什么这样的给她夸张？只怕是刚才她望你笑了一笑，笑得你五心不做主子。”吉野摇头笑道：“刚才她若看见我也好了，必然打招呼请我们进去坐。她头都不抬的抱着她小兄弟进去了。我想咳声嗽，引她回头望望我，好和她谈两句话，趁机会就给你介绍了，可省多少事。无奈那小孩只管放开喉咙啼哭，我咳了两声，她并没听见。”王甫察笑道：“你何时咳了两声，怎的连我也没听见？”吉野道：“拉你衣角的时候，不是咳了两声吗？你看出了神，五官都失了作用，

怎的得听见我咳嗽！”王甫察道：“我们明日还是到绮南楼去，你说一定见得着么？”吉野道：“她在绮南楼的日子多，十有八九是见得着的。她的母亲和绮南楼的老板奶奶是姊妹。那老板奶奶有个女儿叫雪子，年纪比藤子大，大约有二十七八岁了，容貌也还过得去。听说从前当了几年艺妓，后来嫁了个做古董商的中国人。这古董商在中国的日子多，每年来长崎两次。雪子因过不惯中国的生活，不愿意随着丈夫走，就住在娘家。古董商来的时候，也是在崎南楼住。藤子和雪子的感情很好，每日都是做一块儿玩耍。”王甫察笑道：“藤子既每日和一个当艺妓的姨表姊妹同做一块，又是二十岁的人了，真亏她能把持得住，没被雪子教坏。”吉野道：“越是当艺妓的见得惯，越有把握。你说没被雪子教坏，我说她是这般的操守，只怕还是雪子的功劳。”王甫察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你这话很有道理。但是我们只管说着话往前走，走向哪儿去？”吉野从腰间摸出个表来，看了看道：“十点半钟，不早了，我们且回去歇息了，明日再到绮南楼去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上午去吗？”吉野想了想道：“午后一两点钟去好么？”王甫察笑道：“我有什么不好。你说要什么时候去，便什么时候去。”吉野便点点头分手道：“我来邀你，你等着就是。”说完摇头掉臂的走了。

王甫察回到林巨章家中，周克珂已蒙着被卧睡了，张修龄还没有回。林巨章在里面说话，好像没睡，但不便进去。一个人坐了一会，只得铺好床，解衣安歇。在被卧里，空中楼阁、万象毕陈的想了许久，兀自睡不着。听得打十二点钟，忽见张修龄轻脚轻手的走进来。王甫察正苦寂寞，见了张修龄，心中甚喜，从被卧里探出头来问道：“怎的这时分才回来？”张修龄道：“看活动写真来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一个人去的吗？”张修龄道：“特意请胡女士去看，一个人哪高兴去？你今日为

什么见我去就跑了？”王甫察道：“不相干。我约了两点钟去会朋友，你不去，我也是要跑的。你和胡女士是旧相识吗？”张修龄摇头道：“这回来才见过几次。不过早就闻她的名，知道她的常识很充足，名不虚传，到底有些不可及处。男子伟人之中，有她那种知识谈吐的，只怕也有限。不过她有层脾气不好，就是手中太好挥霍，简直不把钱当钱使。这也是她年纪太轻，阅历不足的原故。除了这一层，就是玩心重，还有些小儿脾气似的。小王你大约结识他很久了。”王甫察听了，心中好笑，暗想：且不揭破他，我上了当，须得给他也上上看。便道：“认识的日子却不少，只是平日她的事忙，我又没正经要和她商量的事，因此会面的时候很少。间常在开会的时候遇着，她总是演了说就走。见面不过点点头，交谈却是难得机会，今日倒聚谈了两点多钟。我说胡女士的不可及处，就是能有精神，对一种人有一种的招待。只要不是她心中厌弃的，决不至无端的使人有不愉快之感。”张修龄听了，用手拍着大腿道：“着呀！小王看得一点不错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说她好挥霍，也是对的。不过她这样的一个女人，开男女革命的先河，就供给她些挥霍，也是应该的。”张修龄又拍着大腿道：“是呀。”张修龄这声是，不留神喊得太高了，把周克珂闹得忍不住，翻身爬了起来，坐着笑道：“你们不要是给胡蕴玉迷失了本性，在这里发狂呢。半夜三更的也不睡觉，‘着呀’、‘是呀’的吵得不安宁。”王甫察和张修龄见周克珂猛然爬了起来，都吓了一跳。张修龄委实觉着也有些不好意思，讪讪问道：“你早醒了吗？为什么装死不做声？”周克珂笑道：“小王回来的时候，我正要睡着，被小王开柜子、打铺盖，一阵闹醒了，我也懒得说话。只是一直等到你回来，仍不曾睡着，便听你们发迷了。我以为你们说说就罢了，本不打算答白的，谁知你们越说

越高兴，实在忍耐不过，不得不喊破你一声。你们这样迷信胡蕴玉，待我说桩事给你们听，你们便知道她的身分了。他去年住在四谷的时候，一日忽然由邮政局递来一封信，封面上是写由大连发的。胡蕴玉拿着信且不拆看，抬着头翻着眼想了一会，兀自想不出这寄信的人来。”王甫察插口问道：“不知道寄信的人，拆开一看自然知道了，为什么要抬着头翻着眼，只管瞎想哩？可见得这话是捏造的，毫无根据。”周克珂笑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，那封信缄封得实在有些奇怪。信封里面好像放一包什么似的。那时胡蕴玉疑心是危险物，所以不敢拆看。巴巴的约了好几个朋友来，小心谨慎的开拆。不看犹可，这一看可要把胡蕴玉羞死了，气死了。你说信里是包什么东西？原来是一张稀薄的洋纸，上面重三叠四的浆糊印迹。仔细一看，那印迹上还有一颗一颗的。闻了一闻，微微的有点腥气，却原来是干了的精虫。上面还写几句情致缠绵的话，说‘卧别之后，相念良殷，于飞不遂，非法出精，伏希吾爱，鉴我鄙忱’。当时对着大众，发见了这种千古未有之奇信，胡蕴玉羞得恨无地缝可入。来的这几位朋友欲笑不敢，不笑不能，都一个一个的掩着鼻子走了。胡蕴玉第二日就搬了家。你们说胡蕴玉是个什么身分的人了？”张、王二人听了，虽也忍不住笑，只是还有些将信将疑，然当晚便没兴致再谈胡女士了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吃了午饭，朱安澜来会王甫察，谈了点多钟。吉野也来了，便一同出外，到绮南楼来。进门并不见藤子，王甫察心中惟恐遇不着，到楼上坐定，问吉野道：“她平日来这里，是坐在什么地方？”吉野道：“这没一定，也时常会上楼来找熟人谈话，且等我问问她来了没有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打算去问谁？”吉野道：“问下女就知道了。”朱安澜不知就里，问王甫察是怎么一回事。王甫察并不隐瞒，一五一十对他说了。吉

野见下女送茶上来，便笑着问道：“此刻藤子君来了没有？”下女道：“刚来不久，在下面和我家小姐谈话。”吉野欢喜，抽出张自己的名片来，给下女道：“你拿了去对藤子君说，我要请她上楼来说句话。”下女接了名片，答应着去了。不一刻，只见一个幽闲淡雅的女子从从容容的走了上来，见了吉野，远远的行了个礼，含笑说道：“吉野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一向身体可好？”吉野连忙起身答礼，口中谦逊了几句，也问了藤子的好。藤子走近前，看了王甫察、朱安澜一看，笑问吉野道：“这两位是谁？好像从来不曾见过。”王甫察忙拿了张名片出来，放在藤子面前，恭恭敬敬的行了个礼，说道：“久仰女士的清名，常恨无缘法奉访。前和吉野君谈到女士，吉野君说和女士有数面之雅，并愿替小生介绍，千万乞恕唐突。”随用手指着朱安澜道：“这位是小生的同乡。”王甫察说了，要朱安澜拿名片出来。朱安澜笑道：“我的名片还没去印，下次印好了，再专诚奉谒罢！”王甫察心中大不高兴，以为唐突了美人。藤子却不介意，笑吟吟的问朱安澜道：“先生贵姓？”朱安澜起身说了。吉野让藤子坐，藤子笑道：“刚吃了饭不久，实不能奉陪，三位随意请用罢！王先生尊寓在哪里，请写给我，改日好来奉看。”王甫察一想，林巨章那里是不妥的，将来事还没做，倒弄得大众皆知了。只是除了他那里，没有地方。踌躇了一会，便笑道：“我此住在朋友家里，实不敢屈驾，不久就要搬房子，等搬妥了，再写信告知女士。不知女士的通信地点，是什么地方妥当。”藤子道：“先生有信，就请寄这里罢！”藤子说了，掉转身向吉野道：“承先生的情，给我介绍朋友，非常感激，闲时请常到这里来坐谈。我还有点事去，不能奉陪三位了。”说完，对三人各鞠了一躬，缓步下楼去了。王甫察眼睁睁望着藤子下去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只慢慢的吐着舌摇摇

头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！真算得是玉精神、花模样。我今日若不是亲自遇着她，真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人物。怪不得她瞧一般人不起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好笑，好笑！”朱安澜见王甫察自言自语，癫了似的，心中好笑：这老不长进的东西，见了个稍微可看点的女子，便如失了魂魄一般，也不知他是什么意思。难道你是这样一失魂丧魄，那美人便欢喜你吗？怎的我和吉野见的也是这个女子，一点也不觉着怎么。不过在女子中，算得个有些大方气的罢了。他就简直视为世界上有一无二的人物，岂不好笑！只见吉野说道：“我们也刚吃了饭来，只随便吃些点心罢了。”王甫察点头道：“随你叫他们弄几样吃吃就是了。醉翁之意原不在酒。只是虽然见了面，事情还是很费踌躇。吉野君你无论如何得帮我的忙，看是怎样下手的妥当。”吉野笑道：“别的事，不才或可效劳。只这事，早就敢告不敏的了。不才的力量，到今日介绍，到了极点，想再进一寸也是不能了。好在你是个老行家，这些事用不着帮手。若在你手上还没有希望，别人更是不待说了。”王甫察听了，平日虽也自信手段不弱，只是此刻对于藤子，确是一筹莫展。在未见面的时候，对于自己理想中的藤子，倒像还容易下手。一个紧锁双眉的，将事情前前后后都重新推测一遍。不知曾推出个什么道理来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五十九章

假面目贞女上当 巧语言乖人说媒

话说王甫察一个人苦苦的思索了一会，似乎有了些头绪。随便用了些点心，问吉野道：“我想住在林家有許多不方便，不如寻一个清静的赁间住下，事情好着手些。”吉野笑道：“你要寻赁间，我却知道有一处地方很好。前几月我有个朋友曾住在那里，没住好久，就因事往别处去了。那里楼上一间八叠席的房，每月房租五块，连电灯伙食每月十二元。”王甫察喜道：“好极了，就请你介绍，免得我去寻找。”吉野点头道：“房子在大浦，从这里去不远。”王甫察道：“就请你和我同去看看。”说话时清了点心钱，同吉野到大浦町。朱安澜自回医学校去了。王甫察和吉野看了房子，果然很好。当下交了定钱，回到林家搬行李。林巨章只问搬向什么地方，并无挽留之意。王甫察也不在意，谢了扰出来，押着行囊，到大浦居住。从此王甫察又换了种生活。一连去绮南楼几次，渐渐与藤子厮熟了。王甫察仪表本来过得去，媚内的手段，更是从悉心研究得来，不到一个月工夫，藤子居然和他有了些感情。王甫察知道她是不肯轻易和人家生关系的，便也绝不露出狭邪的样子来，只一味和藤子讲精神恋爱。饶你藤子有多聪明，雪子有多老练，都把王甫察看作一个有志行的男子，时常两姨表姊妹自己将中国酒菜或点心带到王甫察家来同吃。王甫察知道藤子最

是信雪子的话，在雪子面前更是规行矩步，言不乱发。那时他哥哥子已经回信给林巨章，说六十块钱已收到了，信中还托林巨章照应王甫察。林巨章见王甫察搬后，并不常来，借钱的话，更不曾开过口，虽是由王无晦的情面，心中却也很欢喜王甫察。以为比那些无赖的小亡命客见路即钻的人品强得多，特意教张修龄时常来探问王甫察的情况，十块五块的零零碎碎的送来。王甫察得了钱，无排拣藤子、雪子用得着的，买了孝敬。好在藤子、雪子都不在银钱上着眼，就是几角一块钱的东西，都觉的王甫察是由一片至诚孝敬来的，比值一千八百的还好。王甫察见水磨工夫已经成熟，估量在此时开口求婚，必不至碰钉子。

一日，藤子一个人来到王甫察家，王甫察便委婉将求婚的意思说了。藤子因平日常听王甫察说家中没有妻室，久有几成属意。今日听了求婚的话，不觉面上红了起来，半晌不好意思回答。王甫察等了一会，催她答复，藤子道：“这是我终身的事，待我思量一日，还要问我母亲，看她许可不许可，明日再来答复你。”王甫察忙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是应该仔细思量的。也不必明日，我静候你的答复便了。”藤子听了这话，登时又加增了一层爱王甫察的心思，只是面上总有些羞怯怯的。不好久坐，辞了出来，到绮南楼和雪子商议。雪子道：“我早知道他是有意要和你求婚的，这事在你自己斟酌。王君人是不错的，只不知他家中确有妻室没有。”藤子道：“他说他十四岁便出来奔走革命，十多年不过回家两次，家中妻室，倒像确实没有。”雪子点头道：“王君为人小心谨慎，又很诚实，我料他也决不至说谎话。不过可虑的就只怕他爱情不专一。”藤子吃惊似的问道：“何以见得怕他爱情不专一？只怕是你看错了罢！”雪子笑道：“并没看出他爱情不专一的证据来，我是一句猜想的话，你何必发急，便替他护短哩。”藤子道：“我哪是替他

护短？这事情不是当耍的。他若果真爱情不专一，便不答应他罢了。今日爱这个、明日爱那个的男子，嫁他做什么？你是这样说，怎能怪我发急。横竖不关着你的痛痒，你自然是不发急的。”雪子知道藤子的性格，最怕听人家说她亲人的坏处。她自己时常拿着亲人的坏处给人家说可以，人家听了她的，切不要帮着他，越是反对她厉害，她越是高兴，越是感激。若不知道她的性格，跟着她说她亲人的坏话，她便立刻不高兴，有时还要给说的人下不去。雪子见藤子发急，哪敢再说，忙拿着王甫察的好处来打岔，藤子才没得话说了。过了一会，藤子道：“父母是不管事的，母亲面前须得你替我去说。好在是见过几次的，大约没有甚不愿意。”雪子道：“你我说不错，她老人家有甚不愿意？”藤子道：“那么请你去问了我母亲，顺便就去回他个信，不要害得他久等。”雪子点头笑道：“便多等等，有什么要紧。你我同去问不好吗？”藤子不悦道：“你教我怎么好意思？好姐姐，你去问问就是了。你只对我妈说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红了脸，不说下去。雪子笑道：“说你怎么？呵，我知道了，必是要我说你已经愿意，是不是？”藤子红了眼睛道：“姐姐你再要拿我开心，我就真急了。我此时心中不知道如何难过，你还和我开玩笑。你也太没有良心了。”雪子笑道：“不用着急，你放心就是，我会说话的。难道不替你出力吗？”藤子喜道：“好姐姐，你就去么？我看请你就去的好，我在那里等你。”雪子恐怕藤子着急，登时答应，换了衣服。藤子送了出来，雪子道：“妹妹家去坐着等信，我回来得很快的。”藤子点点头，望着雪子走了几丈远，忽然想出件事来，连忙追上去，叫：“姐姐慢些走，我有话说。”雪子听了，停了脚问道：“什么话？”藤子走到跟前，望着雪子要说，忽觉得有些难出口似的，低着头只管不说。雪子道：“妹妹有话只顾说，

姊妹跟前还有说不出的话吗？”藤子又忍了半晌，实在忍不住，才说道：“姐姐对我妈说时，千万不要提那爱情不专一的话，不答应人家可以，冤枉人家要不得。”雪子忍住笑答应：“晓得，你放心就是了。”说着，挥手教藤子家去坐着等信，自己向今町走来。一边走，一边心中好笑，情魔的能力真大！事情十有八九成功，我犯不着不赞成，两边不讨好。藤子既这般情急，我此去若不说妥，她必怪我没有尽力。她平日虽是精明，此时却没工夫细想。她只知道我姨娘往日最肯听我的话，今日若不听，必说是我说得不好。我这遭关系倒很是重大，不得不思量个进言的方法。雪子心中想着，不觉已到了今町柳家杂货店门首。藤子的母亲正坐在铺房里，见了雪子，忙起身笑道：“你打哪里走人家回吗？”雪子行礼笑答道：“特来看姨娘的。”说着，进了柜房。坐下闲话了几句，雪子开口笑道：“我今日来看姨娘，要和姨娘讨妹妹的一杯喜酒吃，不知姨娘可肯给脸？”藤子母亲道：“你想说的是谁？你的眼力必是不错的。”雪子笑道：“我知道什么，哪能说眼力不错。我想说的人，我是固然说好，就是姨娘和妹妹，也都说过好的。要不错，也是姨娘和妹妹的眼力不错。我不过赞成，想讨杯喜酒吃吃罢了。”藤子母亲听了寻思道：“是谁，我曾说过不错来？你说给我听听。”雪子笑道：“你老人家还没留神吗？近来妹妹不是时常和江西人王甫察君做一块儿耍吗？也来看过你老人家几次，前回不是还送了匹中国缎子来给你老人家做腰带的？”藤子母亲道：“哦，是他呀！他怎么讲，想和藤子结婚吗？”雪子道：“他久有这层意思，只因为不知道你老人家和妹妹怎样，一向不敢提起。近来见妹妹待他很好，他才托我来求你老人家。”藤子母亲道：“你妹妹怎样？”雪子笑道：“这事是要你老人家做主。”藤子母亲笑道：“你说我能做你妹

妹的主么？她终身的事情先要她愿意。我和姓王的不过见了几面。他既久有向你妹妹求婚的意思，见我必然处处谨慎，不露出破绽来给我看见。我看了不错，是不能作数的。你妹妹感情用事，说好也不见得的确。还是你看了，说怎样便是怎样。”

雪子笑道：“你老人家是知道我不肯轻赞成人的。妹妹终身的事，我怎能不处处留心？王君为人，凡和王君认识的，都说很好。但是婚姻之事也有一定的，缘分合当为夫妇，无论如何也离不开。缘分不当为夫妇，无论如何也合不拢。据我看妹妹的情形，好像已和王君有不可解的情分。我想：妹妹平日的操守，很足令人佩服，从没见她和人亲近像和王君一样。这一定不是人力做得到的。你老人家说是怎样？”

藤子母亲道：“你这样说来，他们二人已是有夫妻的情分了。你也由你妹妹这样胡闹吗？”

雪子听了吃惊道：“妹妹胡闹了什么？”

藤子母亲道：“你不是说你妹妹已和姓王的有了关系吗？”

雪子道：“我何时说妹妹和王君有了关系？我不过见他们感情浓洽，比常人不同，以为有前缘注定，不是人力做得到的，何尝说已有了关系？”

藤子母亲低头想了一会道：“你的话不错。姻缘有一定的，既你妹妹愿意，你又说好，我还能说甚不愿意吗？不过也得和你姨夫商量，看他如何说。他虽素日不甚管这些事，但不能不教他去调查那姓王的根本来历。并且这桩事须得问他。聘金要多少，是不能由我做主的。藤子虽已成人，嫁娶还是一些儿不曾办好，这须瞒你不得。近年生意不好，你姨夫支持门面都支持不来，哪有闲钱去办嫁妆？你妹妹平日又只知道到外面玩耍，这些事一点也不关心。一旦成起喜事来，你我这样的人家，总不能光着脊梁到人家去。现在的衣料又贵，随便缝两件就是几十几百。还有房中的器具，头上的首饰，都不能不办。没法，只得从聘金上着想。且等你姨夫回来，和他商议商议，看他要

取多少。”雪子点头应是。因怕藤子等得不耐烦，即兴辞出来，回到绮南楼。

藤子用那失望的眼光，望着雪子道：“不行么？”雪子笑道：“那有不行的！不过还有待商量的地方。”藤子道：“还有什么要商量？”雪子将刚才问答的话说了一遍。藤子低头闷闷不乐。雪子安慰了一会道：“你此刻就将这话去和王君说说，使他好放心。”藤子道：“这话教我怎么去说？难道我好意思教他赶紧预备钱吗？你又不是不去他家的，你和我去说给他听。他筹得多钱固好，便是筹不出钱来，也不着急，我总等着他就是了，两三年我都不问。你这样一讲，他就放心了。”雪子道：“这样也使得。但是你自己去和他说，觉得恳切些。我并不是偷懒，这话从我口里说出来，更显得生分了。你说是不是？”藤子想了想道：“也好；我既决心是这么办，就去说说何妨。”当日天色已晚，就在绮南楼吃了晚饭，一个人向大浦来。王甫察正一个人坐在家中纳闷，见藤子一个人进来，欢喜万分，连忙起身将自己坐热了的蒲团给藤子坐，自己另拿一个坐了。看藤子神情，露出十分失意的样子来，疑惑她不能应允求婚的话。或是和她母亲商量，被她母亲拒绝了。便开口问道：“你在这里出去的时候，不是说了明日来的吗？怎的今晚就来了？想必是出了什么意外。”藤子摇头道：“没有什么意外。你对我说的话，我都思量过了，也没有和你不同意的地方。不过我妈妈有一层意思，说出来，很觉有些难为情。待不说罢，于事情上又有阻碍。我妈因为没和我置办得嫁奁，想从你跟前取点聘金。但是这话是我妈妈一个人的意思，我父亲还不知道。将来要多少，尚不可知。我看没法，只得先事预备一点。”王甫察听了，心中虽不免有些惊慌，但不肯露出来，给藤子看见，故意笑道：“好极了，这事情容易。妈妈还有别的意思没有，

索性说出来，我无不遵命办理。莫说聘金是应备的，便不应备，妈妈既有意思要怎样，我也只得怎样。只看妈妈的意思要多少，先示个数目，我写信家去，教家里人寄来就是。”藤子听了心中甚喜，脸上失意的神情也就退了。

王甫察到处钟情的人，终日 and 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做一块，哪有不动心之理？只因为知道藤子的脾气不好，若不拿实了她心里许可，弄翻了不好收拾，所以勉强按捺住欲火，诚惶诚恐的牢笼藤子的心。今日见藤子已经许嫁了，料想决不会不肯，便不客气，换了副面目和藤子调起情来。看藤子的神气，也不招揽，也不动气，任王甫察如何调弄，她只是温顺和平的样子，低头坐着，一言不发。王甫察情急了，渐渐挨近身来，想搂住求欢。藤子忽然立起身来道：“你我的事尚没有定，你怎么便忘起形来了？”王甫察被这一说，将欲火吓退了一半，涎着脸问道：“你我的事为什么还没有定？难道还怕有意意外的人出来阻扰吗？”藤子道：“我父母要向你取聘金，你还不知何时能筹办得到手，怎说没有阻碍？”王甫察笑道：“你放心，不过几百块钱罢了，有什么不得到手的。就是一刻不得到手，但是你心里是许了我的。你心里既许了我，就是到海枯石烂，也是我的人。便早一些儿生关系，也只有增长你我爱情的，有什么要紧。”藤子道：“话是不错，我也是这般想。你就是两三年筹钱不出，我总在这里守着身子等你。不过没有正式行结婚式，苟且之事终是使不得。倘若你有事到国内去了，两三年不回来，将来正式结婚的时候，谁信我为你守节？”王甫察听了大笑道：“痴人痴话，真令人忍俊不禁！你怕我两三年不回来，正式结婚的时候，无以取信于我。你要知道，我即和你正式结婚之后，也说不定有三年五载不见面的事。我若不信你，你又当怎样哩？这正式结婚不正式结婚，是形式上的问题，不

是精神上的问题。你是个聪明人，还不明白吗？如你信你自己不过，要借着正式结婚的话来搪塞我，我却不能勉强。不然，你就固执得没有道理。”藤子道：“你这话怎么讲？我怎的是自己信自己不过，借正式结婚的话来搪塞？你倒得说给我听。

”王甫察道：“你不是自己信自己不过，恐怕一旦失身于我，将来翻悔起来，没有救药，你怎的不肯和我生关系？我刚才不是说了，你既决心嫁我，便是海枯石烂也是我的人，是什么禽兽敢疑心到你不为我守节？并且这守节的话，也无所谓我为谁，这是关于你自身的人格。你不认识我以前，这节是为谁守的呢？你说为我破节，倒还有些意思。你心目中没有我，尚且能守，岂有和我生了关系之后，倒不能守的道理？你这话推诿得不成理由。”

藤子低头想了会，觉得羞惭得了不得，拿了领襟，一边往颈上围绕，一边拔足往门外就走。王甫察一把拉住道：“你为什么就是这样走？未免太不给我的脸了。依不依由你，只是也得说个清楚。”藤子被拉不过，停步回头道：“依不依如何能由我？你一张嘴说得天花乱坠，教我把什么话回你。我若不依你罢，你又说我是自己信自己不过。待依了你罢，是这般苟且，我实在有些不愿意。不如走了干净。”王甫察抱着她坐下安慰道：“你既有些不愿意，我怎忍心勉强你。不过我的意思，男女的爱情，没有到这一点，总像有一层隔膜似的。我想将这一层隔膜去掉，不能不是这样。非是我贪淫，无端的将我心爱的人蹂躏。你既为这事受委屈，那我又何必是这样，你放心就是。你不可怜我，表示与我亲密的意思，我以后决不敢冒昧。我今晚真是该死，你照照镜子看，连脸色都变了。我又不是强盗，何必惊慌到这步田地？”说时，从桌上拿了个四方手镜，给藤子照。藤子看了一眼，用手将王甫察的手推开，叹了口气，不

由得一阵悲酸，扑簌簌的掉下泪来。王甫察慌了，忙从藤子怀中抽出一条粉红丝巾，替她揩拭，温存问道：“为什么忽然伤心起来？你这一哭不打紧，教我心里怎么得过！”说着，不住的跺脚道：“我真该死！总求你原谅我是个男子，不能细心体贴你的用心，才有此失着，以后决不敢了。”藤子接过丝巾，自己揩了一揩眼睛，长叹了声道：“但愿你不久能将聘金筹得，早完了这层手续。不然，像这样长久厮混下去，只怕任是谁人，也不能保守。人非木石，你待我的深情，岂不知感！形势上的拘束，只能拘束一时。我又何尝忍心使你精神上受这般痛苦？罢罢，横竖我的身体是你的。不过我虽长了二十年，此身终是清清白白，你若薄幸，也只由得你，凭我自己的命运去罢。”

不知王甫察干出什么事来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章

验守贞血荡子开心 开纪念会侨客寻乐

话说王甫察见藤子这般说法，心想：我的目的，只要能够上手，就算达了。她此刻已是明明的说允了，还不下手，更待何时？当下指天誓日的说了些决不薄幸的话，铺好床，拉着藤子共寝。可怜柳藤子二十年的清白，便轻轻被王甫察点污了。事完之后，藤子止不住伏枕痛哭起来。王甫察百般的安慰，才慢慢的收了泪叹道：“我从今以后对人说不起嘴了。你要知道，我一个女子能和男子交际，就只仗着操守清白，人家才不敢轻视。我一失脚，便一钱不值了。我是个要强的，你是这样逼着我，既有了这事，教我以后怎么见人？”王甫察道，“你不对人说，人家怎得知道？难道和我有了这事，面上便带了幌子？”藤子摇头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定要人家知道，我才不好见人，那我又成了什么人了？我于今被你一刻工夫，觉得通身骨头骨节都脏透了。就是跳在大海里面，一生也洗不清白。你若可怜我，不变心，使我不受父母责备，不遭世人唾弃，便教我立刻化成灰来报答你，我都愿意。我就怕你应了我姐姐的一句话。我死在你手里不要紧，人家还要骂我不认识人。”王甫察惊问道：“姐姐说我什么来？”藤子道：“不相干。她也不过是一句猜度之辞，并没说你别的。”王甫察追问道：“她猜度我什么？你说给我听。猜错了不要紧，若没猜错，我就改了。”藤

子道：“问它做什么？我知道你没有就是了。”王甫察不依道：“她到底说我什么，说给我听，使我好放心。”藤子笑道：“你放心就是，没说你什么。你定要我说，我便说给你听也使得。她不过说怕你的爱情不专一。”王甫察暗自吃惊道：雪子果是不错！我这样的处处留神，她还疑我爱情不专一。怪道别的男子她看不上眼了。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？便故意笑了声道：“爱情专一不专一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不知她是从哪里看出来的，她和你说过没有？”藤子摇头道：“她没说，我也没问她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为什么不问她？”藤子气道：“人家说你的坏话，我问她做什么？难道问出你不好的证据来，好开心吗？我的脾气是这样，无论是谁，不能当着我说是我欢喜的人的坏话。就是千真万确的，我也不愿意听。不过既有了这句话到我脑筋里面，不能不怕你果然做出爱情不专一的事来。但是我生死是你的人了。你们男子，又是建功立业的时代，东西南北，行止没有一定，难道还能为一个女人留恋在这里，不去干正经事？我也知道我的命苦，不过既有今日，使我享幸福受困苦的权衡，都操在你手里，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牢笼你的心的地方。不过只求你念我对你没有错处，不见了别人，便将我丢了。那我就为你死了，也都值得。”王甫察道：“你难道真听了姐姐的话，不信用我吗？专拿些这样防我变心的话来说。”藤子忙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我决没有丝毫不信用你的心。你此后是我终身倚赖的人，何能有丝毫不信用你。不过我自己一时失算，不待经过正式手续，便和你有了关系，怕你存个轻视我的心思，我一世抬不起头来。于今是这样，自今日为始，你设法去筹钱来，等到行结婚式的时候，我才和你见面。你若是随随便便的不以为意，那就莫想见得着我了。此刻已将近十二点钟，我要回去了。”说着揭开被卧起来。王甫察留她再睡一回，

藤子哪里肯顾，披了衣立起来。

王甫察见她的水红腰卷上，有许多点数猩红的血印，良心上不觉打了个寒噤，也连忙爬起身来。见白布垫被上也有几块，恐怕藤子不留心，被人家看见，将腰卷上的指给藤子看。藤子看了，背过身去。一会儿，又泪流满面系好了衣。王甫察替她揩了眼泪。围了领襟，斟了杯热茶给她喝。藤子就王甫察手中呷了一口，摇摇头道：“不喝了。”王甫察将剩下的喝了。藤子又一边拭泪，一边说道：“我的事，你是必放在心上。不到行结婚礼的时候，我是万不能见你的。”王甫察道：“那又何必这样拘执。我虽竭力筹钱，然等到行结婚式，大约至少也得一个月。这一个月的清苦，教我怎生忍受！我在这里又没有几个朋友可以闲谈的，你和我有了这事，反和我生疏不来往了，倒不如不和你生关系的好多着。我也不知道你以后不到我这里来，是什么意思。若说怕我再和你缠扰罢，我敢发誓以后绝对的不再扰你。若还不肯信，就请每日和雪子姐姐同来看我一遭。”藤子摇头道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若苦寂寞，我教姐姐每日来陪你几点钟就是。要我再来，是万万不行的。”说着，伸手握了王甫察的手，紧紧的搓了几下，咬着嘴唇，一双俊眼望着王甫察的脸。半晌将手一松，现出种极决绝的样子说道：“我走了，当心点儿。你若不上紧，你我永远无见面的日子了！”王甫察虽则无情，到了此时，也觉五内如油煎一般。眼望着藤子一步一步往外走，自己跟在后面，如失了魂魄，径走到门口。藤子回身搂过王甫察的颈，亲了个嘴，脸偎脸的偎了一会。藤子脱开手，一言不发的走了。王甫察追上去送，藤子挥手道：“你不要送，外面冷得很。刚从热被卧里出来，又没穿好衣，仔细冻了。快进去，我明日教姐姐来。”王甫察不肯转身，想再送几步。藤子急得跺脚道：“你再不回去，我真急了！这多

送两步，算得什么呢？”

王甫察打转身回到自己房里，见了垫被上的血印，心中疑惑，怎么二十岁的女子，在日本还有没开过的？况且她日日和男子做一块，这事情真奇怪。莫是她身上来了，或是拿别的血来骗我的？拿电灯照了一会，也看不出是真是假，仍旧脱衣睡下。想了想道：有了。现放着个医生在这里，何不教他化验化验。若是真的，那我的存心，就有些对她不住了。当晚已过，次日上午找了朱安澜来，验了那血，确是女子一生有一无二的守贞血。王甫察心中也很一阵难过。但是已经将人家好好的闺女破坏了，自己家中又有妻室，一时也无挽救之法。

午后，雪子来了，教王甫察尽力筹钱；柳家只取二百块钱的聘金，这事情很好办。王甫察不敢露出破绽来，满口答应不久即可筹得。其实教他到哪里去筹？雪子去后，王甫察走到林巨章家里，和林巨章说要弄盘缠回上海去。林巨章问有什么事？王甫察道：“我又没有亡命的关系，久住在这里，既不留学，有什么趣味。不如回中国去，或者于生计上还有点希望。”林巨章听了道：“不错。你打算几时动身，要多少钱？”王甫察道：“钱要不着多少，七八十块钱就足够了。若坐三等舱，只将这里的帐了清，就是五十块钱也差不多了。有了钱，随时可走。”林巨章皱了会眉头道：“若是三十块钱能走，就在我这里拿三十块钱去。”王甫察道：“有三十块，所差的就容易设法了。请你就拿给我，好去打听明日有没有船开往上海。”林巨章进去，一刻儿拿出三十块钱来，交给王甫察。王甫察收了钱，别了林巨章，问周克珂、张修龄二人到哪里去了？林巨章道：“张修龄到东京去了。周克珂出外买东西，没有回来。”王甫察道：“若是明日有船，恐怕来不及到这里辞行了。将来再会罢。”林巨章点了点头。

王甫察出来，到邮船会社问了，明日午后四点钟，有山城丸开往上海。即买了张特别三等的票，揣着到绮南楼来。找着雪子，到僻静地方说道：“柳家虽只要两百块钱的聘金，但是结婚的一切用度，不可草草，至少也得二三百元，才能敷用。五六百块虽不算巨款，然一时间坐在这里，教我实在没有办法说。我已决计回中国去筹办，请你即刻去和藤子说一声，看她能否再来见我一面。我此刻回去收拾行李。她若定不肯来，也就罢了，免得她见了，又要伤心。”说罢，将船票拿给雪子看。雪子看了，踌躇好半晌，问道：“你这一去，打算几时来哩？”王甫察道：“迟早虽不能一定，只是我总尽我的力量，能早来一日是一日。”雪子道：“你自己估量着，年内有没有来的希望？”王甫察道：“今日是十一月十七了，年内恐怕赶不及。开年不到二月，一定能来的。”雪子道：“那就是了，我替你说到就是。她今晚到你家来不到你家来，却不能一定。因为她的脾气不好，我也不好劝她。只是你去了，得时时写信来，不要使她盼望。”王甫察点头答应。雪子向今町去，王甫察回大浦来。将行李收拾，装好了箱，搁在一边。看表已是十点钟了，打开被想睡。料藤子已是不来了，拿出信纸来，写封信留给藤子。才写了一半，藤子来了。两个眼眶儿通红的，进房即坐着，低头掩面哭起来。王甫察连忙安慰她说：“开年一准来，若年内筹到钱，就是年底也要赶来的。你安心等着，我决不负你。”藤子痛哭了好一会，拭泪说道：“我不伤心别的，我只伤心金钱的魔力太大。你我好好的爱情，就只因为钱，不能不活生生的拆开。你这种人，日夜在我跟前，我不怕你变心。一旦离了我，知道你保守得住保守不住？男子变了心，还有什么话说。我的苦处，我的心事，都向你说尽了，任凭你的良心罢。我明日也不来送你的行。”说着，从怀中取出张小照来，递给王甫

察道：“但愿到你到中国去，永远不忘记有我这薄命人在长崎茹苦含辛的等你，我就感你天地高厚之恩了。我一个弱女子有什么能力？平日和男子厮混，也不过想拣一个称心如意的人，做终身之靠。不料遇了你，情不自禁，不等待手续完备，草草即生关系，完全与我平日的行为相反。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种什么心理，大约也是命里应该如此，才能这样容容易易的将自己千磨百劫保守得来的身体，凭你葬送。女子可贵的就是一个贞守，我既不贞，还有什么可贵？但我这不贞的说话，是对于我自己，不是对于你。你心中大约也明白，我于今并不要求你如何爱我，只求你不忘记我，赶紧来这里完了这结婚的手续，免得貽笑千人。”

王甫察接了像片，呆呆的听藤子诉说，一时良心发现，不觉陪着痛哭起来。藤子拿自己的丝巾，替王甫察揩了眼泪，自己也止了悲声，望着王甫察笑道：“你此刻心中觉着怎么样？你也不必悲伤，身体要紧。只要你我各信得住心，不怕千山万水，总有团圆的一日。王甫察也勉强笑道：“我心中原不觉怎么，只要你知道保重你自己的身体，我就放心走了。我也留张小照放在这里，你朝夕见着，就如见了我一般。”说着，起身从箱里拿出张小照来，提笔写了几个字在上面，交给藤子。藤子接了就要走，王甫察留住她，想再行乐。藤子却不过，只得又随王甫察侮弄了一会，才整衣理鬓出来。王甫察送至门口，问道：“你明日不来了吗？”藤子道：“不来了，你保重些就是了。”王甫察站在门口，望着她去远了，才回身进来，将刚才的信撕了，解衣安睡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清了房饭钱，把行李运到船上后，上岸到绮南楼辞行。雪子免不得又要叮咛几句快来的话，王甫察都诺诺连声的答应了。回到船上，打开了铺盖，因昨晚劳动了，又有心事，不曾

睡好，放倒头便睡。刚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猛觉得有人推他。睁开眼一看，原来就是藤子，一双眼睛肿得和胡桃一般的。王甫察吃一惊，连忙爬起来揉了揉眼睛，望着藤子：“你不是说了不来的吗，又跑来做什么？没得伤心了。”藤子笑道：“我怕你不记得带水果，特买的水果来，好在船上吃。你这铺位光线还好，不过当着天窗，睡觉的时候，仔细着了凉。刚才你睡了，就没盖东西。出门的人，怎好如此大意。”王甫察此时心中实在是感激藤子到了万分，转觉惭愧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晓得望着藤子笑笑，点点头，如呆子一般。同船的人也都望着藤子出神。猛然当当的点声，锣声响亮，王甫察道：“要开船了，你下去罢！”藤子答应着，对王甫察深深行了一礼。王甫察送她上了小火轮，只听得汽笛一声，小火轮向岸上开去。藤子拿着粉红丝巾，对王甫察扬了几下，即背过身去拭泪。拭了几下，又回过头来。渐渐的小火轮转了身，看不见了，王甫察还站在船边上望着。小火轮抵岸，山城丸也开了。

王甫察这一去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长崎来和藤子行结婚式。以不肖生所闻，至今两年了，只知道王甫察在广东做那一县的县知事，并不曾听说他再到过长崎。想这薄命的柳藤子，必然还在长崎死守。何以知道她不会另嫁别人哩？这却有个道理在内。原来柳藤子从小时跟着她父亲，受了些中国教育，颇知道些三贞九烈的道理。见过她的人没一个不是这般说。将来或者就死在王甫察手上，也不可知。去年从长崎来的朋友还有见着她的，说她容颜憔悴得很，不及从前百分之一的精神了。有知道这事的朋友，去问雪子，雪子说起就哭，说：“倘若王甫察再一年两年不来，只怕我这妹妹性命有些难保。她时常咳嗽吐痰，痰里面总带着血，她又不肯去医院里诊视。从前还天天在外面寻开心，和人耍笑。自从王甫察去后，就是我这里，

也不常来了。除非是王甫察来了信，她才有点笑容。不然，终日是闷闷的坐在房里。这样的日子，便是个铁汉，也要磨死。何况是那样娇生惯养的女子，能够拖得到三年五载吗？我用话去劝她，口说干了，也是无用。有时劝急了，她便大哭起来。我姨娘、姨夫都急得没有法子。”知道这事的朋友便问雪子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为什么不打电报去叫王甫察来呢？”雪子却道：“王甫察若有一定的地方，还到今日？早就打电报去了。他来的信，今日在上海，过几日又到了广东，再过几日，又是江西，总是没一定的所在。信中的话，并写得缠绵不过，绝不像个无情的人。”知道这事的友朋也没有法子帮助藤子，惟有长叹几声，跑来说给不肖生听。不肖生听了，一副无情之泪，也不知从哪里来的，扑簌簌掉个不了，恨不得立刻变作黄衫客，将这薄幸的王甫察捉到长崎去。但是也只得一腔虚忿，王甫察还是在广东做他的县知事，柳藤子还是在长崎受她的孤苦。只害得我不肖生在这里歔歔太息，一滴眼泪和一点墨，来写这种千古伤心的事，给千古伤心的人看。

但是写到这里，不肖生这枝笔，悬在半空中，不知要往谁人头上落下去才好。盘旋了一会，却得了个很好下笔的所在。时候不迟不早，正是王甫察动身的那几日，日本和学校，都差不多要放年假了。今年的年假，与这《留东外史》里面的人物最有关系的，诸君知道是谁？诸君试覆卷想一想。不是苏仲武的梅子，和年假很有关系吗？她母亲来信，原说年假的时候到东京来接梅子。于今是差不多要放年假了。难道黄文汉替苏仲武负下了这千斤责任，到了这时候，毫无准备吗？诸君不必性急，自然按着层次写来，不致有丝毫脱漏，使诸君看了不满意。

这日正是十月初九日，黄文汉和圆子早起接了一张通告，一看是湖南同乡会发起开双十节纪念会了。黄文汉心中好笑：

留学界中只有湖南人欢喜闹这些玩意，不知道有什么益处。共和早已没有了，还躲在这里开什么共和纪念会，没得给日本人笑话。听说今晚在中国青年会开预备会，有章名士到会演说，我倒要去听听。看他这位学者到了这时候，还发些甚议论。想罢，用了早点，问圆子高兴同去看梅子不？圆子道：“二三日不见他了，同去看看也好。”二人遂换了衣服，同走向苏仲武家来。刚走到水道桥，只见郑绍畋穿着一身铭仙的夹和服，套了件铭仙的外褂，系着一条柳条的裙子，摇摇摆摆的迎面走来。黄文汉许久不见他了，看他的脸色，比从前更黯淡了许多。郑绍畋低头走着，想什么似的。黄文汉故意走上去，和他撞个满怀。郑绍畋不提防，吓了一跳。正待开口来骂，抬头见是黄文汉，忙住了口，笑着行礼。一眼看见黄文汉后面的圆子，忙问黄文汉是谁？黄文汉略说了几句，郑绍畋也行了个礼。黄文汉道：“好一向不曾见你，听说你和周撰散了伙，还闹了些不堪的风潮，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？外面说得很不中听，我说你在这里，也不可太胡闹了。”郑绍畋听了，长叹了一口气。

不知说出什么话来，且俟下章再写。